

# 沉默之声

跨越两个世界的桥梁



楠·乌姆瑞伽

## 对《沉默之声》的赞誉

“对楠来说，来自卡尔的讯息，消除了她对灵界真实性的怀疑，而对许多其他人来说，这些讯息则再次肯定了存在于那个世界的美与爱。”

——尼莎·高希，浦那《印度时报》

“内容激越动人，《沉默之声》是一部关于爱、生命和死亡的不寻常故事。”

——赫玛·阿夏，《周日午报》

“我今生读过的最诚实感人的书之一。我认为它是印度当代的一部描述死后生命理论的重要著作。文风质朴，由心而发。”

——美赫·卡斯泰利诺，《周日自由新闻》

“希望是本书的深层主题，楠十分坦率地讲述了她的经历。”

——苏佳塔·阿索穆尔，《印度快报》

“自从《沉默之声》1996年面世，可谓吉星高照。本书甚至在主流媒体赢得好评。它被引述、讨论、手手相传。如今它已成为灵性瑰宝，帮助许多人蹒跚地走上道路。楠和她的这本书，给成千上万的陷入绝望深渊者带来希望和援助，这是毋庸置疑的。”

——苏马·瓦鲁吉斯，《积极人生杂志》

“《沉默之声》优美感人地记录了一位母亲与因事故英年早逝的儿子之间的互动。本书文风简练，幽默而说不教，尤为亲切。这是一个关于成道、希望、安宁和力量的故事，尤其适合就像楠本人曾经那样、对生活 and 神感到幻灭的读者。

——阿希韦纳·瓦吉尔，《社会杂志》

“《沉默之声》是一部不朽之爱的故事。该书讲述了我们所有人好奇的主题——超自然现象。不过楠做得更多，她坦露心灵，描写了从故事开始对儿子的爱，而随着《沉默之声》的写作，这份爱臻至高潮。

——浦那《城堡杂志》

“从我阅读《沉默之声》以来，发生了许多奇迹，自始至终美赫巴巴和卡尔，通过楠对我示现了他们自己，并引导我前进。而且我认识到，与该领域建立联系且通过视听媒介，以自身方式做出微薄贡献的这个经历，已重塑我自己的唤请！”

——R·A·马茜玛，英国《电视真人秀》系列制片人

“本书以纯朴风格表述事件和思想，是该经验领域的宝贵贡献。一切如实陈述，毫无辩解、软化真相或企图伪装。此书引人入胜，难以释卷。这是一部精彩的书，是对灵性著作的经典贡献。”

——邓·斯蒂文斯，亲密朋友和美赫巴巴著作的编辑

“此书对所有人,尤其是所有追求真理者,是强有力的指南。它不仅文笔好,设计精美,而且指出神的不可测量方式,以及每个灵魂回归源头之旅的独特性。”

——埃瑞奇,巴巴的声音——他手势的翻译者

# 《沉默之声》

跨越两个世界的桥梁

楠·乌姆瑞伽著

贝贝翻译 石灰校对

翻译顾问: 杜尔加 普拉塔普 辛 西索迪亚



YogiImpressions



YogiImpressions

《沉默之声》 (SOUNDS OF SILENCE)

**瑜伽印象图书私营有限公司**

Yogi Impressions Books Pvt. Ltd.

1711, Centre 1, World Trade Centre,

Cuffe Parade, Mumbai 400 005, India.

Website: [www.yogiimpressions.com](http://www.yogiimpressions.com)

初版及版权：First published in India in 1996 by Huma Enterprises

Copyright © Huma Enterprises 1996

本书引用的美赫巴巴的《大师祷文》、《忏悔祷文》、《巴巴爱者祷文》、《宇宙讯息》、《怎样爱神》和《至师》之版权，  
归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共慈善信托。

美赫巴巴、美婣、至师们和乌玛树的照片之版权，归属于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共慈善信托。美赫巴巴三摩地的照片之版权，归属于霍姆亚·J·米斯特里。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的书面许可，不得全部或部分复制，或通过任何形式转载传播本书内容，除了书评作者的小段摘引之外；未经出版者的书面许可，也不得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内容，存入检索系统，或者通过任何电子、手工、影印、录像及其他手段，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传播。

英文修订版：2006年3月

英文重印：2015年11月

原版书号：ISBN 978-81-88479-35-1

英文印刷：Repro India Ltd., Mumbai

他是穿上梦服  
为我们披衣，  
使我们成为  
赤裸的至高真理者；  
是所有人寻找，  
却鲜有人寻得者。  
因为他所生活的领域  
不为头脑所及。

——弗兰西斯·布拉巴赞 (Francis Brabazon)

# 目录

致谢	<i>ix</i>	
前言	<i>xiii</i>	
卡尔		1--7
他的梦想		8--13
那场比赛		14--17
沉默		18--22
书写		23--30
讯息		31--35
吉米		36--40
帕特里克		41--47
觉醒		48--52
穿透迷雾之光		53--60
珍贵时刻		61--67
1987 年		68--72
我的家人		73--83
网络扩大		84--90
尼珂		91--101
琵罗		102--106
非洲		107--111
史坦斯岱庄园		112--119
巴巴是上帝吗?		120--134
“偷心者”		135--144
信使		145--156
度内		157--162

爱之海洋	163--172
伦敦, 美赫巴巴中心	173--176
往内看	177--185
一些经验教训	186--192
美赫巴巴的板球队	193--202
反弹球	203--209
信心	210--218
巴巴的礼物	219--224
巴巴的爱	225--232
卡尔	233--237
附录	
1、美赫巴巴授予的祷文	238--240
2、美赫巴巴的《宇宙讯息》	241--242
3、至师	243--245
4、卡尔的讯息	246--257
5、美拉巴德朝圣者须知	258--259
6、美赫巴巴中心的资讯	260--261
7、术语汇编	262--267
8、引文注释	268--271
9、推荐阅读	272--273

## 致谢

我不敢相信居然写成这本书。为何把一切诉诸笔墨，我真不知道，但我自感被一股外部力量驱使这么做。那力量莫名地使我按时间顺序记录所发生的一切。

“那就是你实际做的全部，”我说服自己。可随着岁月飞逝，一条激动人心的道路自动呈现。思想和话语一跃构成章节，蓦然间竟组成整本书。人们不可思议地登门造访，带着美丽的故事并交织着奇怪事件，而且永远成了我的好朋友。

缺少他们中任何一位——尤其是艾米·拉芭迪——的帮助和鼓励，我绝不可能担负起撰写本书的任务。我现在知道，艾米被带到我身边，是为实现一个明确目的。我最深切地感谢她的帮助、指导和支持，这些是真正无价的。她在背后默默无闻，不倦地工作，调整章节、帮助我找到恰当的词句。我们一起工作，精确地表达我的思想；有些时候，正是她的深刻感受使我重估这些思想，并全面合理地看待之。每隔一周左右，我们举行写作聚会，期间我会朗读写好的初稿。通常会佯装绝望地默默摇头，不过我们会一起讨论、质疑、修改、开玩笑，用晚餐后，我开始重新写一遍。

我为人相当内向，原本宁愿将经历限于亲人好友的有限圈子。但发生过这么多事，我内心知道，还会发生更多更多，因为生活就是如此。人人都会面临悲伤与不幸，奇怪的情形会导致更奇怪的事发生。因此，对过去 15 年来，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却未在书中提及的所有人，我伸手表示感谢。我想让他们知道，多亏他们每一位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我的灵性觉醒，才成就本书。有人通过只言片语或一个微笑，有人通过其信心力量，有人甚至通过他们的将信将疑。个别名字有改动以保护隐私，但大部分人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真名。对于二者，我都致以至深的感谢。

我感谢许多朋友，不过在可以提名字的友人中，我要特别感谢：巴夫纳格瑞夫人和她的灵界儿子，维斯皮和拉图，为我开启了新世界之门。睿希女士则使门更敞开，有助于呈现那隐藏背后、等待被发现者的名字；皮罗·卡帕迪亚先生对我描述了未知世界之美；还有艾微·诺瑟菊，因为她最终为我阐明了一切。

我尤其要向乔治·查普曼表示敬意，他的疗愈力量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我必须提到罗伊·斯代蒙，他在早期阶段给了我大量鼓励，而且在我犹豫不决将手稿付诸出版时更是如此。

我的人生有个关键阶段，当时我需要诸多帮助和支持。在该阶段，艾米和我有了芙芮妮·佩坦的加入，她的耐心倾听和轻松态度，帮助我们完成后面的最困难几章。巧合的是，我有幸能够将芙芮妮的才华用于设计和编排书页的艰巨任务。我不仅感谢她的努力，还感谢她的信心与爱。

特此感谢卡玛·穆拉、夏拉·博加和昌德拉勒卡·莫伊特拉的编辑建议和与文学界的联系；感谢拉宾德拉·哈扎里的法律建议，和萨若希·达斯托在我们用电脑工作面临各种问题时给予的耐心和帮助。我们最需要他时，萨若希就会过来。

我要感谢引文注释中提及的所有人士和机构允许我使用资讯，并且复印摘引多种资料。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保·纳图和宝·喀邱瑞提供的所有资讯、帮助和鼓励，并感谢沃德·帕克予以汇总并帮助我获得必要的许可。

我深深感谢喜拉·塔沃和考特沃一家，他们对神的爱有助于为我指明道路。

我也要感谢费罗泽和费罗扎·梅塔成为我的朋友，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我的经历的真实性。

我必须特别感谢我丈夫的激烈辩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总是值得我深思，防止我被自身情绪冲昏头脑。有时，正是他的批评态度促使我深入挖掘、找到答案。

我必须提到我亲爱的家人，他们和我分享快乐时光，支持我度过所有的艰难时日。

最后，感谢我的儿子卡尔，若没有他，绝不可能撰写本书——是他促使我写的。

## 前言

少年卡尔·乌姆瑞伽的生活中只有一项嗜好——马和赛马。18岁时，他童年的梦想成真——赛马成名。他赢得赛季的每项大赛，征服了世界，但悲剧降临。卡尔因意外事故丧命赛道。

不过，本书不是关于他一举成名或悲惨结局的故事，而是对六年后发生的事件——卡尔决心指引他母亲脱离悲伤、走向幸福的如实记述。

我就是他的母亲。

他去世后的那几年对我来说是黑暗的，但1984年发生的事，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从那天起，我启程踏入神秘主义和自动书写的领域。“声音”从“沉默”中传进来，我开始与一股能量动力交流，最终我相信那就是我的儿子。我振奋不已，但同时不禁质疑这种现象。这是幻想、想象或者只是我一厢情愿？真的有更高能量、更高意识——天使、指导灵、保护神和上帝吗？

不久，卡尔指导我去了一个与我的生活方式或信仰格格不入的地方，并去了一个叫美赫巴巴而且被认为是“本时代阿瓦塔”的人的三摩地。我对灵性大师的生活并不感兴趣，可我的“灵界儿子”引领我去的态度和韧劲，使我感到好奇。为了弄明白发生的事，我寻找并且开始接触印度及国外的“灵媒”，提的问题他们似乎回答不了。“在通灵领域里，”科洛·珀菊说，“从未有过你这种经历记录。”为了努力对那些登门拜访者解释某些经历，在卡尔和美赫巴巴之间，以及美赫巴巴和我之间的联系中找到答案，我不得不一遍遍地复述我的故事。

对第一个敲我的门铃的艾米·拉芭迪来说，卡尔的沟通是无可置疑的。随着时间推移，她不仅依靠自己的直觉和对美赫巴巴的详细研究，还主动鼓励支持我，那时尽管我顾虑重重，仍认定是时候对外界分享我的经历了。随后她开始调整自己，无私地参与本书的写作、出版和分销工作。“这本书将给许多人带去深远影响，”她说，“最重要的是，它将触及心灵，因为那是属于美赫巴巴的位置，他的爱恩赐我们所有人。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也在我们心中，因此属于巴巴——这点对我足矣。”我必须承认，那时我注意力的顽固焦点是卡尔和他的故事，是艾米自始至终引导我直到本书的完成，至此我不但得承认：我对美赫巴巴的爱是绝对的，而且他曾经和现在都是我的上帝。

《沉默之声》于1996年12月出版——第一批书问世。尽管有亲友们的安慰保证，我仍担心新书招待会。会有人听吗？他们会信吗？而我其实并不需要那么担心。此书获得了自身生命，触动许多人的心。它的吸引力似乎在于该事实：它不仅是一个印度著名的年轻男孩的真实故事，而且是关于一对母子之间的爱——不朽之爱——的故事。这是新颖独特的。这本书被成千上万人阅读，读者的兴趣与日俱增。本地的报纸和国际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报道。女士俱乐部和扶轮社举办聚会和研讨会，讨论它的内容。这一切会真实发生吗？它会是真的吗？缓慢而稳定地，兴趣从社交聚会蔓延进入家庭，人们开始讨论曾发生的不可思议事件，分享卡尔从灵界传来的优美讯息，并惊叹他从大师美赫巴巴获得的一些帮助。随着进展，人们希望对大师了解更多。

就这样继续。反响一直相当热烈——反应自发，暖人心田。“我不再害怕死亡了”，或者“……我把书放在床边，因为它让我感到被爱被保护”，或者“每

当我陷入麻烦，就翻到一页，便找到答案”，这些是我收到的一些读者评论。通过一页页内容，卡尔以其独特方式，鼓励人们与阿瓦塔建立自己的联系，并且从新的视角看待生活。在巴巴的帮助下，许多心灵获得愈合。那些丧亲者认识到，心爱的人并未永远失去。中断的关系得以巩固，新的关系得以形成。人们获得示范，怎样释放痛苦找到内心和平。许多人的生活经历了转变和改善。

自从《沉默之声》初次出版，已有九年。然而，人们对本书的兴趣似乎与日俱增。现在到时候让它走得更远的了——走向一个进化到崭新意识的世界，一个追求和平、幸福以及永恒灵性之爱的世界。

楠·乌姆瑞伽

2006年1月

备注：

- 1.在作者确信美赫巴巴的神人身份之前，所有述及美赫巴巴的地方，都采用小写字母，例如“his”，而不用“His”。
- 2.读者将在本书中读到的，源自卡尔的引文和讯息皆为忠实复制，作者本人未做任何修改或编辑。



卡尔

## 第一章



### 卡尔

“醒来吧，妈，早晨了。”随着卡尔兴奋地低唤，我突然睁开眼。我迅速应道，“好，儿子，我起来了！”可睡眠惺忪的我，腿还没晃到地面，他就走开了。

当我往脸上泼水时，听到了急躁的茶杯磕碰声。几分钟后，我依然用毛巾拭眼驱除睡意，一边走回卧室，不时瞥见他趁着大口喝热茶的间隙，套上马裤、运动衫，心急火燎地穿上靴子。他一手抓起帽子和马鞭，往门外跑，叫道，“快点，妈，我训练要迟到了。”我被他催急了，把望远镜、秒表、笔和本子一股脑儿塞进包里，跟着他冲出去。

天仍是黑的，我们驾车进入赛马场——此时此地，于我一直很特别。我走过沾着露珠的淡褐色草坪，尽情享受美丽清晨的万籁之声。我能听到，在林间拍翅的鸟儿的婉转啼鸣声，大颗的红杏果掉落树下湿土上的砰砰声。能听到马匹嚼着草被领到圆形教练场，绕圈等待操练时，扯拽缰绳发出的喷鼻声。我走向看台上平时的座位，路上交错着模糊的身影。我安坐下来，望着金色阳光透过晨雾冉冉照射过来。我调节好望远镜，搜寻卡尔，捕捉到他的矫健身姿，随其他骑手策马慢跑。我往后靠着座椅，自豪地想起，当天有望给他带来什么。

那天是1979年4月15日，星期天——孟买赛季的最后一日。

卡尔刚刚打破了单赛季54场胜利的印度记录。在当天结束前，他只要再赢几分，就能保持领先于赢者积分榜上落后他4分的劲敌。就会获得冠军杯，实现我的记忆中他一直珍藏的梦想。

我想到，我们已打点行囊准备让卡尔第一次出国旅行，他在国外将跟最佳的职业选手较量竞技。我好奇，他的未来将会怎样呢？

我愉快地放飞思绪，任它回到卡尔出生那天——1960年10月4日。他是早产儿，体重4磅4盎司。我记得那一刻，医生提醒我们注意婴儿的体重轻得吓人，警告我们要做好不测准备。我伤心无助，躺着低声哭泣，祈祷他能活下来。

我第一眼看到他皱巴巴的小脸和骨瘦如柴的身体，就对他充满同情。我极度渴望伸手紧紧抱住他，却不能碰触他，因为他脆弱的身体几乎被医生插满管子。

日复一日，我坐他身边，悄声说话，希望并祈祷小卡尔能感受我的爱和我同他享受人生的需要。这些时刻常被打断，护士会把一瓶瓶的血推进来，给他输血。我无休止地担心。给他喂食的唯一途经，是通过一根滴管，调控乳汁滴入他尚未发育好的消化系统。他怎样才能活下来？

每个夜晚，卡尔皮肤会变得青紫，使医护人员和家人焦急地奔到他床边，打开氧气瓶。总会转危为安，不管怎样，他又活过一天。

就这样，他一心一意、神秘地战斗着，这种品质将伴随他决定值得拼搏的一生。

卡尔逐渐长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从不缺乏勇敢。他个子瘦小，却有必胜的坚强意志。他把精力用于拼命追赶英俊的兄长内维尔，内维尔正顺利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

内维尔在学校最后一年，由于几乎在每项运动上拔尖，被授予七面锦旗，并光荣地率领方队，护持校旗。

所以小卡尔呢，很难赶得上这么优秀，就更多被拳击吸引，他打得非常熟练。有时候，他的挫折感爆发，导致两小子徒手搏击。他的拳头小巧却结实，带着难以想象的狂暴进攻内维尔；长满浓密黑发的头低伏着，弯下瘦削结实的身躯，就像公牛冲入竞技场，满不在乎后果。谁敢嘲笑谁倒霉——到时将大祸临头！

尽管有竞争，兄弟俩的关系依然很特别。内维尔始终扮演保护者和防御者的角色，卡尔则有进攻者和战士的精神。我一向知道，他素来任性倔强，可我也了解他性格中的另一面——温柔、有爱心、体贴家人的需要。不用提示，他会赶去帮助年老的祖父母迈出艰难的步伐，或者让他们舒适地坐到椅上。他特别喜欢小孩，会把他们抱在膝上，跟他们玩上数小时。他的小妹蒂娜，大量享受到这样的亲情。如果我生气了或选择惩罚他，他会直冲过来给我一个熊抱，脸上绽放最可爱的笑容。当然啦，几秒钟之内，一切不快便抛诸脑后。

他小时候，最喜爱在我膝上休息。即使他长大一些，依然如此，他会把头枕在我的膝上，酣然入睡。

不过，他生活中的最大爱好是马。

卡尔上幼儿园那几年，我们发现这点越来越明显。学校在他眼里只是个游乐场，那儿字母表更令他兴奋，因为他把字母跟马匹和骑师的名字联系起来。只有那样，他才肯学！他的英雄是驯马师，游戏则始终是从起跑门出发比赛。

我自己作为热心的爱马人士，把大量时间花在马厩里，教他如何给马洗刷、喂食料、喂水。那天的特别款待就是，跟我一起双人骑马，绕着马场或马厩周边区域来回慢跑。他毫不畏惧，才两岁不到，就能独立骑小马。

我鲜活地记得有一天——在我们定期去度假的马泰兰山间避暑地，那是个雾蒙蒙的早晨。我带卡尔拉着引导缰，策马小跑穿过一个集市。这个两岁小孩像王

子般骑在他的小马上，情景吸引了路人的注意。人们扭过头微笑，很快纷纷鼓掌，卡尔则继续骑行，无视他给群众带来的影响。我当时很纳闷，不过现在懂得，他天生对马有一种罕见珍贵的亲和力和爱。我也懂得，这种魅力会使他受到众人瞩目并为他喝彩，就像那天的情景。

每年圣诞节，当其他小孩索要玩具时，他会激动地收下满满一袋硬币，去付钱骑马，绕行我家附近的室外音乐台。他会一点点花钱，直到钱用光，然后再来讨要。出租马的马馆很喜欢他。他们会说：“Yeh toh jockey bunnay-walla hai（他肯定会成为骑师的）。”听上去好像他们比我们更了解他的未来！

卡尔七岁那年，已是一名优秀骑手，会骑无鞍马，会越障表演，很成功地参加马术运动。为表彰他的种种努力和成就，我们送了他第一匹小马，恰当地取名为“狂怒”。

不过，他的最大梦想是赛马。

卡尔会把枕头做成幻想中的马儿，别出心裁地往上面挂皮带，骑乘并用鞭子抽打“马儿”，直到棉絮飞出，象雪片般飘满房间。他会大声进行实况解说，让自己进入狂热状态，他就用这种方式，多次“赛马”使自己成为想象中的赢者！

我记得有一回，我和丈夫出去看电影，留下卡尔在家幻想玩耍。三小时后我们回家时，他仍沉浸其中，全身大汗淋漓。他的嗓音极度亢奋，“……骑‘墨西哥帽’的卡伦辛格来到弯道，领先骑‘风暴’的艾里克·埃丁两个马身……‘墨西哥帽’先于‘风暴’，‘墨西哥帽’先于‘风暴’，‘风暴’先于‘墨西哥帽’，他们并驾齐驱冲过终点柱！”我们观望着，惊讶不已，这时他伸直胳膊，肩膀起伏着，瘫软在枕头里，对我们外出又返家的时间和事实则浑然不觉。这就是他的激情！

你可以想到，卡尔对文化课不感兴趣，因为他是梦想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得不威胁他，若他不做家庭作业，将面临可怕后果。不过，他总会准备好借口。有一天，他没带作业本去学校。老师责备他时，他爽快地回答，“哦，您知道吧先生，我把作业带到赛马场去做的，您相信不，马把它吃掉了！”历史和地理这些学科上，他总是装聋作哑，可只要被问到骑马、获胜、马身长度、距离等问题，他的头脑会异常活跃、反应奇快，眼睛也会闪闪发亮。他大概从父亲吉米那里遗传了这方面的专长，他父亲的赛马照片激发了卡尔的强烈兴趣。他喜欢我们用这些相片测试他，没有人能在针对任何赛事结果的辩论中赢过他，因为他的“赛马”头脑熟知每匹马和每个骑手，即使我们用手遮挡名字。他毫不犹豫，对答如流，因为他在自己房间私下骑着幻想中的马（枕头）时，把它们全骑过了！

他十岁那年，终于有一天参加了首场金卡纳赛。他骑“狂怒”获胜了，使他很开心，但这不够。他要求更多，多得多。金卡纳赛后的第二天，他坐在称重区外，满心期待望着马主们出入。被问起时，他回答：“哦，妈，我在等着，说不定有机会骑马。”



卡尔骑着“狂怒”

“快点，走吧，”我责备道。“你知道的，你父亲决不允许这样做，”说完，我几乎是把他拖走的，让他加入看台的观众。

可接着下个星期天，卡尔又躲在老地方。这次，他时来运转，很快匆匆朝我跑来，脸高兴得通红，身边带着一个魁梧的大个子。“你瞧，妈，他想要我骑他的小马，因为他没有骑手。哦，求求你，就这一次，让我骑吧，”他央求着。我实在不忍回绝他，但是他对我提的要求并非易事。首先，我得面对他父亲的迁怒。其次，我得让他达到45公斤的规定重量才能骑，而他只有30公斤。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四处奔走弄到一副重马鞍和一只重袋，我们总算终于准备就绪。然而最糟糕的打击还在后面。当前述的小马被牵入围场时，我扫了它一眼，就想逃开。它瘦骨嶙峋，全身长满疮痍。除此之外，必须拉着它走，因为它简直举步维艰！卡尔似乎没看见这些，也没注意到一名赛事官员，他的父亲，阴沉着脸朝我们走来。“这是什么意思？”他质问道。但更改为时已晚，兴高采烈的卡尔骑上小马，策马奔向起跑柱。

铃声响了，他们出发。我焦急地搜寻卡尔，骑手们绕过弯道，接着驰向直道，却不见他在场地。他们越过终点柱时，仍不见他的踪影！我用望远镜扫视赛道。好久我才看到，一个小小身影专心地催赶着马，可那匹马啥都不做，只是缓步踱达。他最终越过了终点柱，毫未觉察其他骑手已进入备鞍围场。可他越过终点后止步并回心转意了吗？不，他继续骑着！我恼火了，不再理他，专注别的事；可不久，我大吃一惊，看到他返回，正迎头撞上那些离开围场参加下轮比赛的马儿！我跑过去捉住了他，知道如果任由他，他就会调头，跟他们一起再次参赛。

可他是那么快乐！他没有因为小马模样丑、无法疾驰或跑在最后的事实而却步。那是能骑马的简单快乐。这一天他好开心。他又骑马参赛了，部分梦想已成真。

几年过去了，可对卡尔来说还不够快，因为他刚满 15 岁，就求父亲允许他申请骑师执照。经多方面考虑并且和家人讨论后，我们总结出，我们不能拒绝他所痴迷的事业。于是我们同意，但条件是他要完成学业。他欣喜若狂。并且顽强地参加了期末考试，内心知道：他离梦想实现仅有一步之遥了。

他焦急地等待着那一天。

## 第二章



### 他的梦想

“夫人，夫人。”侍者端着热咖啡和松饼，叫了好几遍，我才意识到他的在场。我太沉浸想卡尔的往事，甚至忘了掀跑表按钮，没留意上午的赛马。我感恩地呷着咖啡，思绪很快飘回刚才中断的地方——回到1976年。

那是12月份，卡尔最终被皇家西印度赛马会批准，参加训练赛马、晨练或选拔赛操练。这也是考核期，看他能否适应。他喜出望外。终于成了“新骑师”之一。

每天早晨，无需闹铃，5点半之前，卡尔就自己起床。他会骑单车去训练。我依然记得，身材小巧的他穿着卡其布衬衫和马裤，腰带上插着马鞭。他把头盔吊在车把上，愉快地挥挥手，朝远方骑去。

当然，我会驾车随后，及时到场观看他和其他新骑师一起站着排队，见证当教练挑选他骑马训练时，他的满脸欣喜。我依然清晰记得，他像“新骑师们”那样用茶碟喝茶，围着那个蹲坐着的“茶瓦拉”（茶贩），后者身边有一只装着热气腾腾茶水的不锈钢壶。我能听到，晨雾中传来他的“哎-耶普”喊声，警告那些慢行的马给他让道，他则飞驰而过。我依然记得，当个个结束回家时，他最后骑着那匹马。有时，他会偷偷骑上两圈，而非惯常的一圈，只是为了能多骑一会儿。他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1977年1月20日，卡尔终于被授予职业骑师执照。他的第一匹坐骑叫“忠诚梦想”。对他来说，没有更具象征意义的了，因为这是他整个少年时期梦寐以求的。他原以为会轻松获胜，因为对自己的能力极有信心。可当他输掉第一场比赛时，一度有点垂头丧气。新闻界也不太客气，因为他“只是障碍赛骑手”，未有任何正规训练，就期望一举成名。但他的一贯性格就是坚持不懈，未因首次失败而畏惧。后来几次他差点获胜，常言道“只差一个马头距离”。随后，他会咬紧牙关，对我们发誓：他下次一定会赢。

就这样直到1977年3月5日，他开始参赛后的1个月零12天，卡尔首次获胜。他欣喜若狂！

从那之后，便勇往直前。卡尔越来越强大，赢得双冠、三冠和四冠。之后，1977年4月6日，首次参赛后的第73天，他一天内赢得5场胜利——这对任何见习骑师都是罕见壮举，本身就是一项世界纪录！观众近乎疯狂，新闻界迅速大加赞颂。他曾经作为学徒起步，没有任何正规训练，“只是障碍赛骑手”，可现在，头版标题大肆宣扬：“杰出少年卡尔·乌姆瑞伽”。他们赞扬他是“崭露头角的赛马明星”、“神童”、“天才”、“神奇小子”。

日复一日，他继续在比赛中击败那些著名骑手，赛马界公众开始爱上他的笑容和热情。随着一次又一次获胜，人们向他抛献鲜花、花环、溢美之辞，对他的举止称赞备至。但自始至终，卡尔头也不回，继续慷慨对待那些出身寒微的人。虽然他有收入，我们仍体谅地给他一笔津贴，他选择把它施舍给许多人，他们会蜂拥上前问他“Baba, aaj kya khelengay（先生，我们今天该怎么赌）？”。卡尔则会大笑，总给他们提到两三匹马的名字，这些马他认为不错，大多是他自己的马。

吉米和我守护着他的进步，深感自豪。尽管我教他成为一名骑手，然而他父亲以卓越的赛马知识，证明成为贯穿卡尔的非凡职业生涯的指路明灯。

我记得那些充满愉快争辩的日子，当时尽管有明显不利因素和已知的成绩，卡尔会向他父亲发出挑战，威胁要靠骑一匹根本没有机会的马获胜，以证明我们都判断错误。我们听卡尔说说，却把赌注押在自己中意的目标上——往往会后悔，那时卡尔会从获胜者围场用手指着我们，说，“我告诉过你们哦！”，表示绝不同情我们的财富缩水。我们为他这种顽强品质和无情鲜明的独立性而自豪。那些日子是快乐的，全家人其乐融融，充满乐趣欢笑。



“我告诉过你们哦！”

1977年8月14日，仅6个月多一点，卡尔不再享有赛马让磅。这项规定，在见习骑师赢得40场胜利成为正式骑师后，便自动生效。他的晋升是当时全世界最快的，至今也无人超越。

卡尔很幸运，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有一匹叫“皇家燕鸥”的良驹。他第一天骑这匹马，就精神抖擞地回家，说道，“妈，我马厩里养了一匹冠军马。”他每天勤奋地去调教新马。他不辞辛苦，确保在他的训练下一切进展顺利，甚至拒绝了由澳大利亚的20年冠军教练汤米·史密斯提供的，赴该国伴随他深造和工作的机会。我们支持该决定，因为我们意识到卡尔是天生的骑师，而且他自身的热情和他父亲的指导及专业认知，就是他最好的老师。

“皇家燕鸥”达到了卡尔的全部期望。赢了几场预赛后，这对搭档便备战南印度赛季的大赛——班加罗尔德比赛。有多名善意的朋友，建议“皇室燕鸥”的主人——戈库达斯家族，不要把他们的良驹交给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少年，因为毕竟他们跟赛马打交道长达82年，该家族只拥有一场经典赛冠军。卡尔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他们会换掉他吗？不过他们坚守了自己的信念，即尽管卡尔年龄稚嫩，他将会顶住参加经典赛的压力和紧张赢得胜利。

那是1978年7月16日，大赛前的夜晚。暴雨如注。我们全家旅行南下班加罗尔陪伴卡尔，于夜深人静之际，围在一起坐着，聆听倾盆大雨和雷鸣。我们心里沉甸甸的，很担忧。“皇家燕鸥”能否应付松软的赛道，因为它此前从未在上面跑过？卡尔能否成功地驾驭它，击败四名挑战者的共同努力，而对手都属于一名马主，此人正为觊觎已久的桂冠孤注一掷？我们低声交谈，以免吵醒熟睡的卡

尔。不过他像国王一般，双手枕头后，仰面平躺着，继续睡得很香甜，浑然不知周围的暴风骤雨！他根本不操心，因为他对自己和爱马有充足的信心。

卡尔骑了一场完美无瑕的比赛，全然不顾其他赛马、他们的策略、泥泞的赛道以及倾盆大雨。他领先对手两个马身。他驰过终点柱时浮现的胜利笑容，令见证者欣喜不已。他年仅17岁半，是全世界赢得德比赛的最年轻骑师！

众人共饮香槟，许多人向这位少年的勇气举杯致敬。冥冥中有人用魔杖碰触了他，使他梦想成真。但他只抿了一口，就把那杯香槟酒留给我。“你喝完吧，妈，”他说，因为他该回家了。第二天他得早起操练马，满怀期待想做的事。



卡尔骑着“皇家燕鸥”

1978年是卡尔辉煌的一年。他赢得多项大赛，包括印度2000坚尼赛和印度橡树赛。最后，在一项比赛上臻达高潮，即每位骑师的夙愿和梦想——印度德比大赛。

1979年2月4日，如今自信满满、彼此默契的卡尔和“皇家燕鸥”，轻松完成这场终极大赛。当日在马哈拉克希米赛马场上，让众多观众狂喜的是，第37届印度德比大赛载入了史册——卡尔·乌姆瑞伽和“皇家燕鸥”的名字，永远添加在它的荣誉榜上。

但卡尔安心了吗？没有。他想要骑更多马，更多比赛，更多胜利。终于赛季临近尾声时，他打破了单赛季54场胜利的纪录。现在再过一天，他就可以获得冠军奖杯。他要做的，就是保持领先4分。难以形容我们对他感到多么自豪！

“来吧，妈，我训练结束了。我们回家。”他的声音使我脱离了遐想——我一直出神多久了？绿色赛道和赛场的白围栏又浮现面前，我的目光慢慢聚焦在卡尔那张微笑着、流汗的脸上。

### 第3章



## 那场比赛

这一天似乎跟往常并无不同，大家都坐在我的卧室，参加一轮常规赛前讨论和友好争论，甚至小妹蒂娜也加了两便士赌注。在争辩白热化之前，卡尔就去休息，小睡一会儿，然后再出发参赛。

时间到了。我像往常一样，到电梯口送别卡尔。门刚关上，我就兴奋起来，盼望全家人见证他赛马获得荣誉。我们心中确信无疑，他必定会赢得冠军。

那天的首场比赛，场上只有三匹马。全场观众勉强刚坐下，就听到蜂鸣器响起，表明赛马出发了。几秒钟后，群众倒吸一口气。“卡尔坠马了！”吉米喊道。我通过望远镜，也看到卡尔的马失蹄倒地，在此过程中他被抛出去。我并未过于不安，因为他此前曾坠马多次，可是他并没有起身，此时我开始感到第一波恐惧。我的视线盯着他一动不动的身影，直到看见救护车向他飞速驶去。那时我站起身，跟随吉米奔向医护室。救护车朝我们驶来，人们将他抬出，我们冲到他身边。“你受伤了吗，卡尔？”我问道，同时他伸出手，攥住我的手。“没有，”他回答，茫然而不确定。“发生什么事了，妈？”他问道，随即咳嗽，那种奇怪、咕噜响的咳嗽声令我惊慌。我用手指狂乱地解开他彩色赛服的纽扣，看到他结实瘦削的胸口上有个通红的马蹄印。我难以置信地久久注视，感到一股血液直往脸上冲。我听到自己慌张地说，“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掠过冷冰的走廊，卡尔被匆匆推入X光室，由一位医生朋友陪着，他碰巧在比赛现场。那是周日下午，没有随时待命的技术人员，X光室空无一人。宝贵的时间在流逝，之后他们才发现受伤的严重程度。由于遭到赛马蹬踢，导致内出血，卡尔的肺部塌陷，必须实施第一项应急程序：气管切开术。谁都没有时间或先见之明，为内维尔和蒂娜将要目睹的场面做些准备，因为他们不肯离开卡尔身边。当手术刀通过喉咙底的某个部位，熟练地切入气管时，一股血突然涌出。孩子们被吓坏了。专家们冲了进来，手术室大门在我们面前紧紧关上。

我们拥挤着坐在外面的大厅，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我们内心恐惧而颤抖，试图想象手术室内发生的事——他们会发现什么？他们能够修复创伤吗？我们紧扣双手，拼命向上帝祈祷，救救心爱的卡尔。似乎无尽的等待后，医生们重新露面了。我在他们的脸上搜寻希望，可他们的眼神显示的情况却不同。谁都没有正视我，随后披露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们感觉卡尔活不过当晚。

但他挺过去了。第二天早晨，他睁开棕色的眼睛，握住我的手，问，“谁赢了，妈？”

“你赢了，卡尔，你赢了，”我泪眼模糊地安慰他。“你赢得了冠军，我的儿子。”

他确实赢了。他赢得了梦寐以求的冠军杯，胜者得分榜上的对手仍落后他一分。

那天晚些，出现并发症，使他的身体爆发一系列问题。我们不知所措，无助地望着他被放置在冰块上，且不许用嘴喝一滴水。医生们紧急会诊，认定能让卡

尔有机会存活的唯一办法是：尝试给肺部做搭桥，一项在孟买相对较新的医疗手段。

时间仿佛凝固了，直到一小批会诊的专家和外科医生达成决定。当天晚间，通过一条主动脉实施罕见手术。我们坐着守夜，内心绝望，提心吊胆。时间漫长难捱。夜晚静悄悄，只有一些低语声，有些人前来鼓励我们，加入我们的祈祷，希望卡尔康复。

卡尔熬过了大手术，又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数个昼夜，状况时好时坏。整个期间，各大报纸追踪报道他的病情进展，许多家庭和学校祈祷他的康复。数以千计的人们聚集在布里奇坎迪医院的大厅和庭院，不舍得离开，直到他们得知心爱英雄的一些消息。富人和穷人都来提供支持。我们准备尝试可能管用的任何东西——药物、祈祷、自然草药等等。我们接受他们的所有赠礼；诸如一位因奇迹闻名的大师赛巴巴陵墓的圣灰；圣方济的圣水、圣牌、十字架，可能有助于挽救他生命的任何一切东西。

当大家精疲力竭、心情低落时，我儿子内维尔依然坚若磐石，相信没什么能摧毁卡尔渡过难关的意志。就吉米而言，他相当确定：我们诚实地生活，自有公道回报。所以，他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因为他相信在天之神必仁慈垂顾我们。

我站在ICU病房外，全力祈愿卡尔渡过难关。数个夜晚的紧张和痛苦，使我面容憔悴。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么多的事居然发生在我的儿子，令我们深感骄傲的儿子，其正直和体育道德都不容置疑的儿子身上。每当被允许，我就坐他身旁，让他在间歇意识苏醒期间安心：我在他身边，他并不孤单。

“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会喃喃地说，我会强抑呜咽，点头说，“快了，卡尔，快了。我保证会带你回家的，我的儿子。”

后来，他的肾脏衰竭，脑部被发现有血凝块。更有甚者，他的左腿处于可能截肢的危险，因为已形成坏疽。我沉默地尖叫，希望叫声抹掉我的愁思。“求求您，亲爱的上帝，别再多了。求求您，别再多了，”我恳求道。我们坚持下去。噢，我们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过了战战兢兢的 17 天后，推开的门缝中透出第一缕曙光。医生居然微笑着出来。最糟的情况已过去，卡尔将会活着。

难以形容那天我们全家的反应，我们奔赴四面八方，供奉对上帝的感谢。吉米赶往班德拉的玛丽山教堂，一座以奇迹闻名的教堂。我则去了帕西火庙。那是 17 天来，我唯一一次离开卡尔身边——不料一回来，却仿佛天塌地裂。

“我的天，出什么事了？”我哭道，不敢面对实情。

“卡尔的动脉破裂，”他们说。

我站着盯住面前的一幕，医生们紧张地工作以抢救卡尔。然而，他们一个接一个垂头走开，只留下我清醒地望着我曾经的儿子——那具纹丝不动的躯体。

“王者已逝”，《印度快报》头版头条报道。

1979 年 5 月 3 日，卡尔被安葬于那片树林中间的静塔……巨大的悲恸默默降临于我们。

## 第4章



### 沉默

我们毫无防备，黑暗猝然降临。我们曾深深依赖于此：即卡尔的诚实和坦率——这些品质在该行业不可多得——必有回报。成千上万的穷人在卡尔身上押下小额赌注，成了赢家。许多人依靠他的能力养家糊口。我们感到被背叛——我们放弃了上帝、宗教和善有善报的信仰。

他的房间依然花香四溢。连续数日，令人心碎的信件和诗作雪片般寄来。为了掩饰悲伤，我们去了马泰兰，那是卡尔学会大部分骑术的地方，有他的诸多美好回忆。我们想清静些，希望短期离开会赋予我们力量重新面对生活。然而这是个错误，因为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使我们想起他。我们不忍凝望他曾经深爱的美丽群山和幽谷。我们不忍触摸他钟爱的马儿，也不忍和马倌们说话，他和他们曾经共度许多时光。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深深的空虚，什么都无法弥补。我们回家时比之前更痛苦，因为有了卡尔，一切变得冰冷空虚。

回到家，我们小心翼翼，各自寻找逃避的角落或者独自哀悼——谁都没有力量或能力足以安慰对方。生活变成如此可怜的模式，以至很难看着对方而不使自己想起卡尔的悲剧。

吉米选择了离群索居。他为之辛苦努力的胜利化为灰烬，后来遇到他的那些人不再分享到他往昔的乐观精神。我多年在痛苦中默默哭泣，渴望生存的理由。我竭力做家人最需要的支柱，却不知怎样去做。我的身体会走过场，心却如同枯

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长眠于遗忘之乡，永不醒来听到脑袋里的噪音或再次面对世界。

我们每天拖着身子去赛马场，因为那是我们的生活，其中却不复有欣喜。在赛马会上，目睹卡尔过去骑的那批马被别人骑着，望着熟悉的骑手、教练、马主和同批朋友，我们不禁弦欲断，含泪回家。

孩子们艰难地度过了很长时间，年幼的头脑在缓慢修复，可他们的心灵——唉，情况则不同。他们自主去学校，然后回到寂静空荡的家。少了卡尔的空虚，再也无法填补。不再有游戏，不再有人一起争辩或打闹。他们也受到冲击和伤害，意识到生活竟会如此残酷。

玛丽，自从卡尔出生一直照顾他的忠实女仆，常坐在他的房间，在无声的痛苦中浑身颤抖，黝黑的脸颊滑落大颗的泪珠。甚至鲁迪，卡尔很喜爱的那只小混种犬，会趴在他的床下凄凉地呜咽。

就这样持续了漫长而疲惫的六年，直到1984年7月29日星期天，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和丈夫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百叶帘遮住通常关闭的窗户，因为窗户可俯瞰赛马场，会不断提醒人想起那个致命的日子。沉默被翻阅报纸的沙沙声打破。“看看这个，”吉米说，指着一篇标题为《他们跟亡儿对话》的文章。我怀疑地看他一眼，但还是拿起报纸读了。几分钟后，我对读过的内容毫无把握，就把报纸放一边。

接下来的几天——要不是那篇文章缠着我，我做什么事都会想起它——本来会很简单。我曾模糊地听说一个与亡者接触的类似经历，可我并不信那是可能的，因为对我来说，死亡乃是一切的结束。我自忖，不可能有方法——绝对不可能，否则人人都希望能与已故亲人进行对话了。

我花了许多时间思考，试图做到理性，可报纸上的那些字继续浮现我面前。多年来，我已放弃让卡尔的头伏在我膝上的渴望，但丧子之痛依旧。他会在哪儿？他得做什么？谁得照顾他？度过的日日夜夜，我无不思念卡尔，希望我能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或对他说话——哪怕再只有一次。谁能理解我作为母亲的渴望？

我最后查了电话号码簿，找到了可能是的那个人——撰写关于她儿子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柯希德·巴夫纳格瑞夫人。

一周后，我亲自拜访巴夫纳格瑞夫人家，紧张地按了门铃。一位温和的女士领着我，进入一个挂满她儿子维斯皮和拉图的相片和奖杯的房间，他们一起遭遇车祸去世。她语调低沉，对我讲述了他们是怎样通过一个私人团体举办的灵性聚会“找到”路径“回归”父母身边的。这些团体聚会于每周六举办，曾经不为她所知。不管怎样，通过我那时并不理解的方法，她的儿子做到了对这个团体，后来对他们的母亲，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兄弟俩接着要求她把一支钢笔悬在纸上，以便他们能与她沟通。从此她开始自动书写。

有了数年的“书写”经验后，儿子们最终说服她在报上发表文章，以便其他人能从灵界获得帮助和指导。孩子们决心“谈论”他们的“死后生活”，以此方式，希望让驻留人世的所有亲人安心。

“你的意思是，你确实每天对他们说话？”我难以置信地问。“是，我对他们说话，他们回应我，”她自豪地答道。

听上去巴夫纳格瑞夫人很确信她的经历，而且透露了未知世界的知识，对此我无从反驳。她坚称有些规则要遵守，可尽管有她的解释，我仍弄不懂自动书写的操作过程。我一脸茫然，继续听着，直到她最后提出我一直期待的那个问题。

“你想对卡尔说话吗？”她柔声问道。“想，”我听见自己低声说。

喏，一言既出，我自忖——驷马难追。尽管我有所保留且紧张，仍决定试试。

我们预约时间后，我就走了，脑子依然很乱。一到家，我就坐下来，考虑我所作所为的巨大影响。这真可能吗？真会是卡尔吗？我确实会对他说话？

我太害怕了，不敢对任何人谈起我打算做的事，却依然渴望与卡尔取得联系，遂在预约时间回去找巴夫纳格瑞夫人。这次，我被直接领入一间她用于跟儿子每天“交谈”的密室。我们坐在一张祈祷桌旁，她开始默默地蠕动嘴唇。

她拿起钢笔，在一页纸上方摆好姿势，此时一缕微风从开着的窗户拂入。我入迷地望着，这时开始出现第一段文字。

“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我多么深地爱您，远远超过您在人间能想象的。我在世时从未意识到自己那么深爱你。妈妈，请忘掉过去，因为现在我很快乐。过去几年来我很努力地工作以达到高水平，并且希望引导在人间的你，但只有少数人能这样做。所以请去尝试。”

全文就这些。

我盯着卡尔的讯息，很想回复，却哑口无言。巴夫纳格瑞夫人体察我的心情，见我差点落泪，就等到我镇静下来，才问，“你想说什么吗？”我呆呆地望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要求我说什么。

“你为何不尝试书写，因为那是卡尔的要求呀，”她提示说。我摇摇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另外，我并不确定，它是不是我该做的正确之事，而且会不会干扰卡尔和他的进步。巴夫纳格瑞夫人对我这样的反应司空见惯，便给了我必要的信心和一些重要指导，以防我改变主意。

“愿上帝与你同在，赐你平安。”她最后说。

## 第5章



### 书写

我不记得我怎么走向轿车的，不过抵达一个拥挤的集市中央，发现自己刹车停下。刚避开一头牛！我在一片混乱中稍坐片刻，四周到处是自行车、小贩和行人。我迅速打开包，盯住那张纸。这真发生了——儿子对我“说话”了？我内心仍被怀疑噬咬，头脑中充斥着疑问，驱车回家。如果这一切是骗局怎么办？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对家人该说些什么？我如何解释所作所为？他们会像我一样感兴趣吗？我应该冒着他们反对的风险直言相告，还是应该瞒到我做出决定并且有更多证据之后？

夜深人静，我一遍遍重读卡尔的讯息。辗转反侧，泪流满面。我望着吉米，很想叫醒他，那样可以分享我经历的事。我伫立阳台直到黎明，望着清晨曙光冉冉照亮赛马场。我想，那里有太多关于卡尔的回忆。我希望原样保留记忆吗？如果我尝试接触他失败了怎么办，我宁愿自己为此负责。随着心中浮现最后这个主导想法，我决定靠自己“寻找”卡尔。

全家人一醒来，我就走过场搞搞晨间家务，努力不泄露真实心情。我敢肯定，家人会看穿我的紧张，猜到我内心发生的事，不过总算熬过几小时，直到吉米离家的时间。我变得如此兴奋，简直是把他推出门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

我锁上卧室的门，手颤抖着，按巴夫纳格瑞夫人教的摆设好。我在纸上方握着钢笔，闭上眼。“卡尔，如果你真的在，请写点什么——什么都行，”我乞求道。我等待着，不确定会发生什么。

突然间，动了一下。不，这不可能！缓缓地，非常缓慢地，钢笔开始在纸上移动。我屏住呼吸，入迷地观看。最初的点，变成一条模糊的晃动的线。毫无预兆，它换成大幅度的扫动。我的手绕着那页纸上下移动，绕啊绕啊，直到同样突然停下。

我冲向电话，拨通巴夫纳格瑞夫人的号码，激动地喊道。“钢笔动了，动了！我能写了，我能写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看待我的歇斯底里的，因为我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我无法形容那种喜悦，把我卷入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我真的闯进去，联系上我的灵界儿子了？我攥住卡尔的照片贴着心窝，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愿放下那个飘飘然的时刻。可家人们很快回来了。我望着他们，渴望把我的新经历告诉他们，却不知何故，保留秘密度过了当天剩余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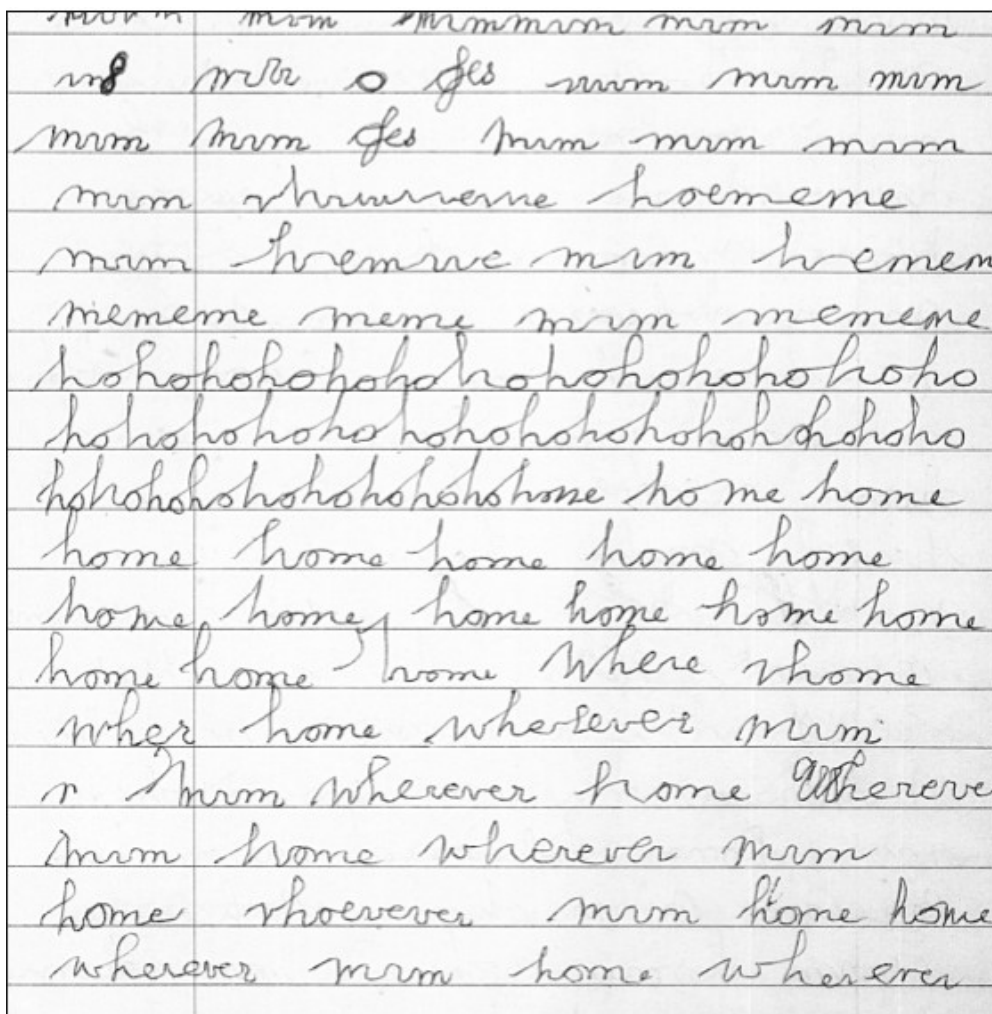
在巴夫纳格瑞夫人的鼓励下，我每天都坐下，观察书写。过了很久，涂鸦变成圆圈。保持那样写了许多页后，忽然间，圆圈开始形成优美图案。有一天，圆圈图案变成了字母；开始一遍遍地重复写 e e e 和 o o o，接着是 m m m 和 w w w。我感到仿佛又重新和卡尔一起生活，不知何故他重新学习字母，不过这次是从另一个次元世界——而且没有马！

从我开始书写一个多月后，9月11日，第一个单词出现了。我在写的那些字母忽然汇合一起，构成完整的单词“**无论哪里**（WHEREVER）”。这个词出现许多页纸上，直到下个单词来临，那个词真正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妈妈**（MUM）”

他写道，“妈妈，妈妈，妈妈。”整整 14 天后，这两个词连上第三个词，最终成为“**无论哪里-妈妈-家** (WHEREVER MUM HOME)。”

我坐着哭了。





卡尔早期沟通时的笔迹

我让时光倒流，忆起在医院病房的情景，卡尔曾经握住我的手，恳求地注视着我。“我要回家，”他说，“妈妈，我要回家。”“我决不会离开你，卡尔，”记得我说，“我就在这儿，帮助你进行这场战斗。我承诺我会带你回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将无法遵守诺言，更不知道这竟会成为他的最后请求。

如今，在这里——在我面前的这页纸上跳动着——“无论哪里-妈妈-家”！

我浑身颤抖，泪流满面，双臂紧抱胸前。一股新发现的生命源泉开始注入体内，直到我内心不复怀疑。我确定了。我的儿子卡尔已经回家。

多年的空虚感消退了，因为每天上午卡尔都会勤奋地练习。每个单词，不管怎样经常重复，都给我的灵魂带来无尽喜悦。

不久，卡尔拼写了另一个词，“美赫（MEHER）”。

我很困惑，因为我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于是我带着写满“美赫”字眼的纸，回去找巴夫纳格瑞夫人。“美赫”是何人何物？巴夫纳格瑞夫人建议我直接咨询另一位灵媒，普若芭瓦提·睿希夫人，此人擅长运用通灵板。我对她提及的内容一窍不通，但事已至此，我精神上似乎获得一股难以解释的驱动力。我无非是要更多了解“美赫”这个词。

我按照地址，来到一个叫吉尔高姆的居民区，葡萄牙教堂对面的一栋古老破旧建筑外面。我登上摇晃的楼梯，心中升起疑虑，“老天，我这是来哪儿了？”上了楼梯平台，一扇门开了，一位马哈拉施特拉族的老太太问我有何贵干。“我希望联系上我的儿子，”我说，记着莫告知姓名的嘱咐。她查了写满预约的日记簿，给了我一个月后的时间。“30天！”我难以置信地自忖，“我得等上30天，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只好失望地回家去，琢磨着她怎么可能有一长串的想咨询灵界的访者名单。难道我是唯一一个不懂可利用这类接触的无知者？

按约定的日子和时间，我又回去登门拜访睿希夫人。她已在一张三条腿的小桌旁坐好，请我坐到她对面的椅上。我们把手轻放在桌上，她向她的指导灵念了一篇短祷文，请求帮助与保护。很快，神奇的事发生了。桌子开始朝我缓缓倾斜。我吓了一跳，偷偷扫视桌下，寻找外部影响的证据，却一无所获。灵媒的眼睛闭着，双手轻放桌上，神情专注。没有时间思考刚才的现象，因为她紧接着做的是

要求魂灵确认其临在。“敲三下，”她大声说。桌子发出敲击声回应，以示肯定！  
我难以置信。

她拖出一块长方形的板，把它摆在桌上，我们一起把手放在指针上。这是我第一次目睹通灵板。

“你是谁？你是谁？请写你的名字，”她重复要求道。我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指针开始移向第一个字母 K。K 之后是 A，R，最后是 L。通灵板拼出他的名字——卡尔（KARL）。我入迷地注视着，因为我们的姓氏字母也照样写出。我不敢相信目睹的一切，因为我预先未给她任何信息，除了卡尔离世的日期。我脑海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核实在场的魂灵的真实性。我焦急地问，他记不记得他离开我们之前发生的事。他写道，“我摔倒了——脑溢血。”

答复令我震惊，我的心狂跳不已，正是脑溢血最终导致卡尔丧失了意识。他因此再也不能为生存而战。这一定是卡尔，因为另一个魂灵决不可能知道。这一定是我的儿子！

我获得信心，开始问他关于书写的事——“我打扰你了吗，卡尔？”

“没有，妈妈，”他回答。

“你希望我继续，我能做到清晰地书写吗？”

“在上帝的帮助下，能的。”

“那你试图告诉我什么，卡尔？美赫是谁？”

“美赫巴巴”。

“那美赫巴巴是谁？”我喊道，很好奇。

“他是我的古鲁，”通灵板拼写。

“你要我做什么？”

“去他在的地方，去他在的地方，”卡尔重复写。

会话嘎然而止，留下惊呆了我！

我谢过睿希夫人的仁慈帮助，就回家了，苦思冥想我的儿子在通灵板上写的每句话。卡尔想告诉我什么呢？我想象出我跟他的“交谈”吗？我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指针？不，我认为那不可能，因为他简单明了地确认了导致他死亡的病情。但随后的部分非同寻常。这位古鲁，这位美赫巴巴是谁？他和卡尔可能有什么联系？我要去哪里找他？我想不出有谁知道美赫巴巴的存在——但毋庸置疑，肯定有人知道。问题在下一步——我不知道如何进行。

次日上午8点，我像往常一样，坐着跟卡尔书写对话，一个新句出现了。“美赫讯息，美赫讯息，”他写道，尽管我几乎不懂它的含义，反正我知道儿子在努力传达给我一个讯息。他奋力给了我三个线索——美赫、古鲁和讯息。因此我要做的是找到这位古鲁，他会给我卡尔的所有重要讯息。

说比做起来容易，因为这句话没有下文。我莫名觉得，卡尔在等着我采取行动——简直像寻宝游戏！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我带着极大困难，可以说撇开种种惧怕和顾虑，决定把“卡尔”的事告诉家里其他人。隐瞒的压力使我疲惫不堪，此外我渴望和他们分享此事，获得他们的支持。

我预期有愤怒反应，可那天晚上我最终披露消息后，发生的情况却不同。他们满脸写着怀疑，儿子内维尔和丈夫吉米都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见解。他们抨击我这样的做法不妥，大家围着桌子激烈交锋，我开始疑惑公开此事是否明智。他们非但不为卡尔的“回来”感到高兴，反而对我生气，认为不应该为了我们自私的需要把卡尔拉回来。他们同意，自己对死后生活了解甚少，却强烈认为：如果确实有死后生活，就应当让卡尔独自继续他的未来。

我坐着很害怕，负疚又伤心。负疚是因为我显然是他们所指的，那个有自私需要者。伤心是因为他们甚至不愿保持开放的心，或等到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使他们信服。最后我害怕，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获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其实并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我不也需要一段时间才做出决定的？

蒂娜的观点是不争议，而我未来的儿媳萨碧塔，似乎是唯一理解而且更容易相信死后生活者。我只好祈祷，卡尔会给家人提供足够的证据，使他们相信我的做法。

在那之前，我决定自己单干。寻找“美赫巴巴”和“讯息”是我下一步先要做的——无论有没有家人的支持！

## 第6章



### 讯息

没过多久，我的细致调查获得回报，发现有一位美赫巴巴，在阿美纳伽有个埃舍。我写了一封短函：

亲爱的先生，

我有意约见美赫巴巴，如果您收到此信，能否告诉我方便来访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如何前往。

谢谢您，

您忠实的，

楠·乌姆瑞伽

我在信封写的地址是“阿美纳伽，美赫巴巴中心”，因为没有确切地址。我贴上邮票寄出，希望有好结果。

几天后，我高兴地收到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办公室的回信。让我极为尴尬的是，来信说我不能约见美赫巴巴，因为他已于1969年“离开肉身”，不过三摩地（陵墓）和中心都向来访者开放。并附有访问时间和指南。美赫巴巴被称为“阿瓦塔——至古者”。

“离开肉身”，“阿瓦塔”！多么奇怪的字眼，我自忖。不过这次，我不敢问任何人，因为怕暴露自己的无知。也许卡尔会告诉我，我对自己说。“卡尔，美赫巴巴都不在世了，那我何必去那里？另外看在老天的份上，阿瓦塔是何方神圣？”

他不理我的问题，坚持说，“去他在的地方，见美赫巴巴，美赫巴巴讯息，讯息美赫巴巴，去他在的地方。”

我一头雾水，怀疑自己是明智还是愚蠢透顶。如果我去了，会不会徒劳无获，会不会真有某个讯息等着我？一部分的我渴望探明真相，另一部分的我则持续警告自己在陷入冲动妄为、异想天开。我决定等待且观察。

几周后，正巧内维尔的未婚妻萨碧塔，她迄今为止是我的最好盟友，得知内维尔打算出差旅行赴浦那。她建议我们叫他带上我同行，因为浦那离阿美纳伽才几小时的车程。反复恳求后，内维尔勉强答应。“我会陪你去那里，没别的，”他说，不容更多争辩。

一到浦那，内维尔和我就租车驶向阿美纳伽。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炎热道路疾驰时，我不敢相信真要前往一个跟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环境。埃舍是什么？人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的生活、饮食和行为是怎样的，他们信仰什么？我忐忑不安，祈求着“讯息”，希望它的存在或传达可以增强我对“书写”的自信，并且给吉米和内维尔注入某种信仰。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块写着“美拉巴德”的小标牌突然进入视野，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们拐入一条车道，驶向一座简朴而造型优美的建筑，称为“美赫朝圣者中心”。我们

下车时，一位女士合掌迎接我们，笑着愉快地说“捷巴巴！”。她介绍自己叫朵丽·达斯托，接着陪同我们参观。

我们步入凉爽的朝圣者中心，聆听向导的生动讲述，她尽可能多地把美赫巴巴的生平拼接一起。她让我们注意，美丽的彩绘玻璃窗和餐厅内四周墙上挂着的巨幅美赫巴巴画像。两边各有方院毗邻宿舍，从宿舍可眺望庭院，那里长满仙人掌和多种绿色植物。可看见巴巴信徒在聊天，或在角落安静读书。庭院一隅有鸟笼，里面有一只喧闹的鹦鹉，忙着啃食坚果，试吃一串烤肉串，以及番茄和青红椒。多么美丽和平的地方！

我们离开住宿区，步行穿过一个美丽的花园，走向中心旧区。这里包括一座低矮的棚状建筑，过去称满德里大厅，有个大房间用于达善聚会，与巴巴的亲密跟随者（称为满德里）谈话。我们进屋时，我的视线自然集中在摆置空旷大厅一端的唯一那件家具上。

“这是巴巴的专用扶椅，”朵丽说明，不过她剩余的话被我自己的心跳声淹没了；因为在椅子上方的墙上有一块匾，用粗体字印有这句讯息，“别担心，要开心。美赫巴巴。”

我刚听她说，这是巴巴给世界的特别讯息，可那正是我的目光和内心一直搜寻的——来自我儿子的特别讯息！我认出就是它了，没别的。卡尔希望我们要开心。我闭目答谢他的努力，“谢谢你儿子，谢谢你，因为我知道你曾努力工作以使我们确信你的存在。可为什么我必须长途旅行到这里？这位古鲁，这位美赫巴巴——这则讯息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我们一完成下美拉巴德（通常的地名）之旅，就被领着穿过公路和与之平行的铁道。我们登上平缓的山丘，山顶坐落着美赫巴巴的三摩地。

此前我从未去过三摩地，也未体验过那天山上笼罩着的那种和平。万籁俱静，当我们走着通向陵墓的最后路段时，惟闻脚踩碎石的嘎吱响声。朵丽意识到我们几乎不懂需要做什么，就领我们到三摩地门前，让我们分别进去达善巴巴。

我跨过门槛，站在那里，琢磨着该说什么。有一阵子，无以言表。我跪下，把头放在玫瑰和百合花中间，感到额头清凉地触到大理石墓碑。一股巨大的悲伤似乎从我内在的某处涌出，我对这位陌生人呼求道，“我的儿子，我的卡尔在哪里？他和您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您是谁，您的讯息是什么意思？”我从三摩地退出时，卡尔的话在心里回荡，“去他在的地方。”我来了，可我仍没有理由信任这位美赫巴巴。我儿子的魂灵真的和他在一起吗？

我坐到三摩地外的长凳上，周围很宁静，逐渐感到体内的紧张在消散。朵丽察觉到我们的深深悲伤，却选择不问我们，领我们去见曼萨丽。曼萨丽居住离陵墓约 25 米的一个小房间。她是一位身穿纱丽的小个子老妪，年少时就来到巴巴这儿，一直照料着三摩地区域，她永远的家。

我们走进她的房门，曼萨丽就用纯正的英语说，“欢迎来巴巴这里！”。我们围着她安坐下来，在朵丽的提示下，犹豫着开始分享卡尔的故事。曼萨丽听得很仔细，听完故事，她对“通灵书写”表现出极为惊讶。不过，她认为毫无疑问，是巴巴的爱把我们带到美拉巴德的。“你们的卡尔一定是特别的人，”她说，“因为他现在处于巴巴的关照下，你们可以确信，巴巴已打碎他的镣铐，使他自由了。”

虽然我并未认识到她所说的话的重大意义，这番话还是让我热泪盈眶。曼萨丽微笑着，继续柔声说，“别哭亲爱的，你将来会知道，巴巴是如何照顾所有呼求他的人的。你的儿子卡尔引导你找到了美赫巴巴——捷巴巴。”我十分感动，下山离去。

我们驾车穿过阿美纳伽镇，20分钟后，我们进入信托办公室的蓝色大门。一张桌子背后坐着美赫巴巴的妹妹，玛妮·伊朗尼。她的笑容辐射着难以言喻的温暖与爱。她站起来，欢迎我们融入新家，巴巴之家。她拍拍手，仿佛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许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美丽面孔汇聚一堂，听我们分享故事。有人悲伤感动，哭了。一些人则惊叹巴巴把我们带给他们的方式。

那天上午我们作为陌生人来到阿美纳伽，可这个“家”怀着如此稀有的爱与慈悲拥抱我们，以至我们离开时有一种感觉：我们于他们而言，其实根本就不是陌生人。他们让我们感到很特别。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我心里知道，我会时常回来的。

## 第7章



### 吉米

内维尔和我当晚返回，发现家人已在用晚餐。吉米扬起眉毛，面部表情流露出明显感到的怀疑。我可以准确猜到他脑子里闪过的话。“我告诉过你们，那将是浪费时间——不是吗？”内维尔热情洋溢地讲起美拉巴德多么美，那里的人们多么仁慈、充满爱，这时吉米的傲慢微笑消失了。内维尔中断叙述，以胜利姿态环顾四周，说，“妈找到了讯息！”为内维尔所证实的事实，对阻止吉米的鄙视态度收效甚微，不过蒂娜和萨碧塔听得入迷。她们想了解一切——甚至最微小的细节。

我筋疲力尽，却很开心，安详地入睡，只在半夜醒过。我有种异样的感觉，一股奇怪的刺痛感仿佛从指尖传到右胳膊肘。我不记得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自己手里竟攥着一张纸。身边的床上放着钢笔。我好奇地展开纸，念道，“美赫巴巴很开心，美赫巴巴很开心，美赫巴巴很开心。”

我坐在那里，呆望着，因为整页纸上写满这句话，我居然不记得写过！

这则讯息标志着，来自另一次元的谈话开始不断涌现。从那天起，笔在纸上疾书，出现易辨认的句子而非单词。起先卡尔说，“我不要沉溺于过去的痛苦，妈，我们谈谈开心的事物吧，比如像花草树木，蜜蜂采蜜。”后来，他最初的痛

苦和缄默似乎减轻了，开始更轻松地交谈，直到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妈，我现在安宁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提出，自从卡尔死后一直困扰我的所有问题。他记得他的马……最后的比赛……记得他怎么坠马的吗？他在医院时痛得厉害吗……他对自己的去世有什么感觉？他可知道我们对他怀有的强烈之爱和我们一直来经历的难忍悲恸……他现在快乐吗？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是如何并且为何伴随美赫巴巴的？

他的回答将永远伴随我的一生。

“妈，我一开始来这里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我在痛苦和不幸中挣扎时，美赫巴巴来带我走的。他照顾我，为我治疗遭受重伤的腿和身体。他是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最仁慈最奇妙的朋友——他是我的天父。”

我深受感动，想了解更多。

“那你跟美赫巴巴在一起做什么呢？”我问。

“我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声明，“我是他意愿的一名实现者。”

太荒谬了，我自忖。卡尔，美赫巴巴的得力助手？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斟酌一番，认为卡尔跟美赫巴巴一起居住在天堂的某处，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不管怎样，这位“天父”拿走了他的痛苦，成功地使他平安快乐，甚至更快乐地为他工作。

但我想象不出卡尔——那个多变暴躁、顽固又可爱的小家伙——会为一位灵性大师工作。在我心目中，无法设想两者间的联系——怎么可能有？我反复深思这点。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每天，我儿子都不停地谈到，他对这个叫美赫巴巴的人的爱与忠诚。他还不断地倾诉对我们的全部感情，尤其对一向挚爱的父亲表现得非常关心。两人除了赛马的纽带，之间还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因此，尽管我们阴阳两隔，卡尔继续不断地敦促我照顾他父亲，并试着让他相信通灵。“可他不肯信这个的，卡尔，”我会强调说。卡尔不受困扰，会耐心地传递鼓励的讯息给他，日复一日地要求他“请去美拉巴德吧。”

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下次和我同行，因为他保持一向的怀疑态度，不只对于通灵，而且对生活也是如此。这点有时让我恼火，但无论如何，我不会让它阻碍我的书写。

一天，我坐着准备与卡尔书写。我祈请后睁开眼，发现吉米在房间假装忙碌。我未理睬他，把笔放在纸上，很快专注于卡尔。忽然，我感到吉米坐到我的身旁。我用眼角余光一瞥，发现他在偷窥笔记本。不过，这份兴趣稍纵即逝，因为下一分钟，我就听到嘟囔声。“这真是愚蠢，”他说道，随即走开。不过第二天，他又回来了。

这次，卡尔直接对他发话。“来美拉巴德，爸，来一次吧，如果你不喜欢，就别再来，但至少来一次吧。”

经卡尔的多次劝说和孩子们的念叨，他终于同意，“我只来一次，就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会心地笑了，因为我知道卡尔终于赢了。必定如此！

随着日益临近我们预定去美拉巴德的时间，卡尔越来越兴奋。我右手拇指会突然开始悸动，我就知道卡尔想要“说话”了。我手中的钢笔振动得越来越快。每天，卡尔都会作出不寻常的新声明。“我始终在美拉巴德……我生活那里，我在那里……我是美赫巴巴的得力助手，”他会重复说。

我不能否认我像卡尔一样兴奋，但同样有惧怕。我疑惑会发生什么？吉米会嘲弄我，转身就走，说我浪费他的时间吗？或者，他至少会保持开放心态，理解我们的儿子正拼命尝试从另一个世界接通我们？

在赴美拉巴德之前，我带着复杂心情，坐下书写。我接到一则惊人的讯息。“我在等你们，妈。我会在那里，你们来了，肯定会看到我，我保证，你会知道那就是我。你会明确无误地看见我，因为我会出现你面前。妈，我会在你身边。我是个男子，一个居住那里名叫哈玛的人。是，对的，那是我的名字。我不是印度人，是外国人，刚居住那里——我将在那里遇到你，对你打招呼。妈，你切莫当众大闹或叫嚷。我会走近你，坐下来。你想要美赫巴巴的证据，我给你吧。我皮肤白皙，长得帅气。我会穿红衬衣，棕裤，光脚没鞋。我是18至25岁的外国小伙，名叫哈玛·马克莱恩。我是巴巴的得力助手。”

说我震惊算是委婉的了！我反复地读讯息，绞尽脑汁寻求合理解释，却一无所获。我不能对家人隐瞒此事，但如果说我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是害怕紧张的，那么这一次，我十分畏惧他们的反应，尤其是吉米。我暗中祈祷，对他们念了卡尔的讯息。

不出所料，吉米大发雷霆。“够了！”他吼道，“你丧失理智了。这是疯狂，我不去了！”在这番言语攻击中，我听到内维尔开始大笑。“这太像卡尔了，”他说，“他总会制造轰动事件。”内维尔这样说缓解了局面，继续对他父亲谈话，直到吉米平静下来。最终，吉米勉强同意走一步看一步，我们恢复了美拉巴德之行。

## 第8章



### 帕特里克

赴浦那的航班延误了，旅程仿佛没有尽头。当轿车疾驰在浦那至阿美纳伽的尘土飞扬的路上时，我有足够的时间反思自己会不会太草率行事。那儿真会有人等着我？卡尔真会出现？难以置信。我的信心和信任已经被美赫巴巴的前述讯息所唤醒。“别担心，要开心。”不过，最新的讯息太过份了！我望着老伴坐着直视前方，他的严厉表情让我紧张。

中心静悄悄的。它表面冷清，因为其实所有信徒都去了美拉扎德，巴巴之家。我不浪费片刻，开始暗中环顾四周，看有没有红衬衫，可视野中唯一的人就是朵丽。过了一会儿，我心里有点失望，因为不像我曾奢望的那样，周围没有人“等着我们”。我看看吉米和内维尔，想知道他们的想法。不过父子俩似乎全然沉浸于新世界，不管怎样它已经向他们开启。

我们在熟悉的朝圣者中心散步，仔细观摩餐厅周围墙上的绝妙画作。我们发现，作品都是由盲人艺术家林·奥特在他妻子的帮助下画的，两人都是美赫巴巴的爱者。餐厅入口处，有苏非教大师哈菲兹的三段优美对句，他是巴巴最喜爱的诗人之一。阳光透过餐厅两端的彩绘玻璃窗，映亮了红蓝色调。据说它们呈现了东西方的聚会，将其团结在巴巴的眼里。

我们步行走完下美拉巴德后，我听到朵丽说，“恰洛（来吧），我们上三摩地去。”她带路走向轿车。

那是个酷热的夏天。温暖的蓝天，点缀着朵朵白云。听见的唯一声音就是苍蝇的嗡嗡声。树叶纹丝不动——一切都静止。我们默默无声地走向陵墓。随后，事情突然发生了。

有人从三摩地出来。我的目光首先落在那双光脚上，之后慢慢往上，发现棕色的裤子。我继续往上望，直到最后，鲜红的衬衫仿佛霹雳般击中我的眉间。我闭上眼，不敢相信目睹的一幕。我的身心不可控制地摇晃，当我试图恢复正常状态时，发现内维尔猛地抓牢我的胳膊。吉米的脸变得煞白，同时目光露出不敢相信的呆木神情。

我听到朵丽嗓音中的关切，却听不到她的话，因为我们呆呆站在原地。我感觉被碰了一下，是她催我们往前走，我们在恍惚中走了最后几步。我们直盯着那位“皮肤白皙、帅气高大的外国小伙”的锐利蓝眼睛。我所知道接着发生的事，就是我跪在巴巴的墓前，泪流满面。我强抑大声抽泣，磕头顶礼巴巴。言语难以形容我的感受，我心乱如麻。

我出来时，“他”仍在那里，伸手递给我帕萨德，两颗小小的橙味糖果。我相信，这一直是拜谒巴巴陵墓后的惯例。然后，他伸手拥抱我，柔声说，“捷巴巴。”

世界停止不动了。

我们达善过巴巴，一起坐着，每个人都陷入沉思，“他”和我们坐一块，好像很自然亲如一家。他俊美的眼睛合拢，身子屹然不动，仿佛凝思出神，请求他至爱的大师赐福我们——他的家人。

我们因别无选择，只好不情愿地离开他，走到曼萨丽的屋子，把吉米介绍给这位不寻常的女子。曼萨丽有人陪伴，一位美国女子起身热情欢迎我们，“哦你好，乌姆瑞伽夫人，你好吗。我一直等着见你，实际上，我想见见你，”她说。

“我从美拉巴德的朋友听说你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她对我们说话的熟悉态度让我困惑，便好奇这位过份友好的美国人是谁。她接着简单介绍了自己，至此我们才得知她经历的悲剧——年轻的丈夫死于车祸。她解释说，由于今天是她返回美国前在美拉巴德的最后一日，便没有跟其他人去巴巴之家。我们坐着，和曼萨丽一起喝了杯茶，我们起身告辞时，这位不熟识的客人用胳膊搂住我，说道，“我在这里找到极大安宁，亲爱的，我知道你将找到同样的安宁。”

我们走出曼萨丽的小屋，看到穿红衬衫的小伙离开三摩地，朝我们走来。他低着头从我们身边走过，一缕奇异的干燥微风似乎随他拂过，我注意到吉米摆弄起衬衫的右袖，乱拽一气，烦躁地埋怨有静电。尽管暂时分神，我仍挂念着那小伙子，直到我突然发现，到离开的时间了，我依然未提过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央求内维尔追上红衬衫小伙，问他的名字。“别勉强，妈妈，”他应道，“你看到够多的——再好不过了。”但一看到我哀求的眼神，他就按我的要求去做了。

他叫帕特里克。有些失望，名字不是我们指望听到的卡尔讯息中的“哈玛·马克莱恩”，我们最后几步走向轿车，无奈地驱车离去。我们回首望着他站在小山顶，穿着红衫，形单影只，挥手向我们告别。我们内心对他依依不舍，虽然轿车盘路驶下山，直到最后的弯道遮住他，最终从视野消失。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激动心情。

我们默默驱车前往美拉扎德，除了朵丽继续在聊，她毫不知情我们的奇遇。尽管我满脑子想着刚才发生的奇迹，还是向她打听了那个小伙帕特里克的情况。她确认他是美国人，目前居住中心，忠实的巴巴跟随者之一。然后她接着对我们详细介绍位于阿美纳伽以北九英里的巴巴之家。我希望遇到“帕特里克”之后，独自消化一下感受，但没有时间，因为我们很快进入了美拉扎德的美丽花园。

在一片干旱地带的中央，坐落着一块优美静谧的绿洲。我必须描绘一下，当我第一眼望见巴巴之家时，内心充满的不可思议喜乐。

高大的树木伸展繁茂枝叶，遮蔽着一座单层的小房舍，附属建筑曾用作马厩和仓库，年代久远。有个花园栽满了植物和鲜花，给房舍增添了活跃而从容的色调。白色小雏菊、硕大的黄色向日葵花在舞动，同时三角梅灌木低垂着，粉色和玫红花瓣犹如瀑布。花瓣散落四周像地毯，仙人掌间杂着几株芒果树，结着可爱的硕大绿果。释迦果开花了，轻淡芬芳弥漫空中。蝴蝶和蜜蜂在浅粉色和黄色的玫瑰花丛中翩翩起舞，鸟儿在远方啾鸣。

我们走近那座长满常春藤的房舍，注意到一群人同坐在门廊上。我们走上台阶时，一位女士优雅地起身，朝我们走来。“欢迎来巴巴之家，”她柔声说，“我很高兴你们来了。”

我目睹一道可爱的风景。棕色卷发下方，有一对浅灰色的眼眸和轮廓精致的鼻子。她安详的脸上闪着温柔的浅笑。她的额上有个小疤痕，像完美的心形。这就是美婊，巴巴最爱的门徒。



美拉扎德——美赫巴巴之家

“来，坐我身边，”她说，此时旧友们为新来者友好地腾出位置。我们和巴巴的满德里及其他巴巴爱者一起坐着，聆听故事和催人深省的歌曲，感动了我的心。似乎她们都体察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加入她们的讨论，后来让我们自己分享故事，谈到书写怎样把我们带到巴巴这里的。许多人报以同情，有几个流泪了，也有人甚至疑惑这样做是否正确。不过巴巴的满德里被故事感动了。

我们准备走了，因为我们要赶飞机，还有一件事必须做。吉米和内维尔走向轿车的同时，我去找海瑟，当时负责朝圣者登记的女士，问个关键问题。

“请能否告诉我，您的登记簿上有没有马克莱恩这个名字？”我焦急地望着，她的手指飞速查阅手上的名册。

“哦没有，乌姆瑞伽夫人，我们没有登记过马克莱恩先生。不过，请稍等，”她犹豫着回忆，“我们确实有位马克莱恩夫人，不过恐怕你错过了她，因为她今天上午一定离开了美拉巴德。”

我很激动，同时又失望，迫不及待想跟内维尔和吉米分享这条消息。可我们首先得道别。我们朝停车场走去，几个满德里和志愿者送我们。在挥手、欢呼“捷巴巴！”和“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中，我们的出租车很快启程。勉强驶出大门，我就对他们讲述从海瑟那儿得知的情況。

沿途几英里，内维尔的脸上都浮现着微笑，因为他记起那个友善的美国人，她发现自己很自然被我们所吸引——就是我们在曼萨丽的小屋遇到的那位女士。“你认为她可能就是马克莱恩夫人？”他问。

“主啊！”我叹道，“我们连她的名字都没问！”我迫不及待要赶回家。

萨碧塔和蒂娜正焦急地等着。“什么……什么……什么？”她们问着，感受到我们的激动时，嗓音也提高了。我留下父子俩交谈，赶紧走向电话机，匆匆拨通朵丽的电话号码。我问她能不能告诉我，在曼萨丽的屋里遇到我们的那位女士的名字。我握笔在纸上，屏息等待。透过听筒的杂音，我听到她的答复。“她叫马克莱恩夫人，”她说，接着马上补充，“实际上，她有两个名字——她自称马克莱恩·卡尔森夫人”。

我记名字时，五个人都盯着那张纸。当我写到最后的名字“卡尔森(CARLSON)”时，手指开始颤抖——我感到天旋地转，听筒从手中滑落。

我们瘫坐在沙发上，目瞪口呆。

我忆起卡尔的话，“来美拉巴德吧，你们将见证生活中的不同，因为当你们回家后，事情会发生改变，幸福将始终伴随你们。”

若我不提及下文，本章尚不完整。两年后，马克莱恩夫人回到美拉巴德，寻求领养一个婴孩。这一次，她解开了谜团的剩余部分。

马克莱恩夫人捎话说，她很希望再次会见我们，因为卡尔的故事始终萦绕她的心头。她听过故事的开始部分，而现在想听听后来发生的事。于是她过来用晚餐。我正对她讲述在美拉巴德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日子，和三摩地的那个“身穿红衬衫、棕色长裤、光脚”的小伙子，才说一半，她就打断我的话。

“你为何不问他的名字？”她问。

“我们问了，”我答道，“他叫帕特里克。”

一片寂静。她的脸上露出震惊。随后，她内心似乎激烈思索，直到渐渐明白了什么。

“哦，我的上帝，”她说，低声惊叹道，“我丈夫叫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卡尔森！我发现这个联系太神奇了——上天有意拣选这个线索，让我回忆起，让你建立联系。另外，我得指出一个更神奇的巧合——在他安葬之前，我也给他穿上了他最爱的红衬衫！”

注：几年后，一次在美拉巴德偶遇克莉丝汀·马克莱恩，解开了“哈玛”之谜。她说，卡尔实际说的肯定是“呼玛”——巴巴希望匿名写作时使用的笔名。自动书写期间，通常一个人内心的声音，会通过手转译写到纸上。因此，我的手可能写成了“哈玛”而不是“呼玛”。

## 第9章



### 觉醒

现在言语不足以形容我们内心的振奋，只能说日子好像更明亮了，天空更湛蓝，花儿仿佛重新绽放。窗户被推开，百叶帘被拉起，揭开了一个世界，那里许诺有另一个光荣的开端。

美拉巴德和卡尔的话，使我们充满强烈的爱与幸福。就好像晨间“赛马会”恢复了，全家人都渴望围在卡尔身边，抢先提出无数问题，或者分享他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思想和爱。

我们对他谈起我们的日常事务，谈起亲人朋友，谈起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会谈论现在、未来，或者有时提醒他，我们过去经历的乐趣。这些场合中的一次，吉米拿某桩事揶揄他。他反击说，“爸，你不能对我提那事了，因为我现在是圣人了。”

吉米难以置信地笑了。我们回忆那些日子，当时卡尔因某个鲁莽计划遭遇麻烦，或因未完成家庭作业受到惩罚……圣人？确实！我们依然未准备好相信，我们的调皮鬼在成为圣人的路上（除非即使死后，灵魂也被赋予某种机会获得进步）！也许，我们想，他现在成了好孩子，但那未必意味着他长有天使翅膀！

我想了解更多，问了他无数问题。我问他能否描述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他在做什么工作。

“你此时此刻在哪儿，卡尔？”我问道。

“我在门口等你，妈妈，”卡尔解释，“直到上午你召唤我，我都在等着——跟你谈话之后，就跟巴巴从事日常工作。”

我琢磨着卡尔说的这扇“门”所在处，直到有一天，我去了孟买的美赫巴巴中心。我发现了一幅标题为“意识进化”的图，是在巴巴的具体指导下绘制的。它对我来说全然陌生。该图诠释了灵魂在通向与神合一的道路上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在努力理解的过程中，我用手指缓慢地追溯着道路，该图开始是灵魂处于矿石形体，随后是植物、虫或爬行类、鱼、鸟和兽形体，最后到人体。一旦抵达人类意识阶段，灵魂就开始进化或者说寻找道路回归本源——神。该图表示，有无数世的生死轮回。以这种方式，灵魂经历不计其数的体验。我的手指越过图中描绘的若干层面或阶段，直到它突然停在像一扇绿色大门的门槛前。我大吃一惊，想知道这会不会就是卡尔等待之处。

我陷入沉思，回家去。尽管转世和成道是我听过的词汇，这些概念并不是我需要当作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去理解或弄懂的。我刚看见的那幅图，详述了一条我前所未闻的道路。我对图中表示的任何东西都不熟，更别说卡尔谈到的“门口”了。卡尔想对我解释什么呢？

“妈妈，我渴望在这个灵界不断上进，我每天都要越来越高，直到抵达最高水平。我希望上进再上进，不断保持上进。”从这些话中，我们推断卡尔要获胜并且成为最优秀者的雄心依旧不减。好像他真的一心要做美赫巴巴的“得力助手”，并为之奋力工作。

卡尔用多种方式，尽其所能对我证明这点。有一天他说，“妈，接下来六天不要跟我书写，因为出问题了，我要去色列为巴巴做些工作。”早餐时，我们给内维尔分享了这项最新进展。他不信地望着我们。“卡尔！在以色列！妈咪，你能想象出，他将给美赫巴巴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道，拿起公文包，去上班了。

不一会儿，我接到他的电话。“妈，我非常震惊，”他说。接着解释，他一到办公室，就碰到巴夫纳格瑞夫妇的一个朋友，此人知道我们跟卡尔的联系，也与灵界有沟通。他在台阶上拦住内维尔，突然问，“卡尔在哪里？”内维尔吃惊地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更令他震惊的是，这位朋友答道，“哦，我只想知道一下，因为我的指导灵们都被派往以色列处理急务了。”

没过多久，据报纸报道，以色列局势极为动荡，面临与巴勒斯坦的战争威胁。

类似这些场合，我都感到振奋，因为尽管我看不到卡尔，却能明确感到他和我在一起。他常常会描述自己，还有他周围的情况。“妈妈，这里不分昼夜。我们没有食物，没有饥饿或干渴——只有爱和新鲜空气。每个人都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说笑，唱歌，祈祷，问候所有新来者。”

另一些时候，卡尔会谈及痛苦的往事，我会又感到绝望、失落与孤独。“妈妈，我离开你那天，你确实不得不承受失去我的可怕负担，并表现出勇敢面对世界。我很清楚，你为了我的缘故不得不经历那么多，可是亲爱的妈妈，你无法想象，突然抛下每个亲人去世，是怎样的感觉。有一道炫目的光，我清晰地看到上帝伫立那儿。然后我的灵魂开始视见一切，感受到的只有幸福。他过来问候我，握住我的手，领我去见所有的亲人，那种感觉太好了。美赫巴巴来接我，救我，照顾我。他为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我在这里真的很快乐。这个世界，就像你一

直想象的那样——美丽而静谧。生活现在有了崭新意义，去照顾世上我最爱的所有人。我又感到如此快乐，美赫巴巴很高兴：我很快乐，你们很快乐，我们所有人又快乐地在一起了。”

我接到儿子传来的一页又一页这样的谈话，字迹有时易辨认，有时不然。情况变得愈加清晰：卡尔正试着说服我们密切关注美赫巴巴，一位他称为仁慈、温和、慈悲和绝对可靠的人。我们无论昼夜何时召唤他，都没有关系。

日子就这样飞逝度过，直到急需肯定自己的感受，才使我返回美拉巴德。我需要这样几天独自亲近卡尔。很快我亲自上山走向美赫巴巴的三摩地。我默默地坐在陵墓外，望着太阳从暗蓝色天空升起。虽然我拥有值得感激的一切，可我搞不明白，为何有时处于痛苦中，为何感到如此孤独。家人再度相聚，我内在却仍有一种悲伤感。我自忖，怎么会这样——我为何不理解自己的心思？我嘴唇颤抖念他的名，再次向巴巴呼求。我并不是怀疑美赫巴巴的恩宠，除了祈求给卡尔安宁和有决心理解巴巴的大爱与慈悲，我别无所求。

巴巴爱者不由注意到我的悲伤，便过来默默地拥抱我，为我增添力量。他们脸上充满爱，向我保证，有美赫巴巴始终在那里帮助我，生活将证明是不同的。我环顾四周，惊叹美赫巴巴是怎样的人啊，竟吸引了这么多跟随者，对他表现出如此深的爱与忠诚。

我和曼萨丽一起消磨时间，她解释巴巴一生的工作，就是用他深深的爱把灵魂从生生世世的镣铐中解放出来，把他们更近地带向他。反过来，在越来越爱巴巴的过程中，我们学会让自己释放道路上的消极性，过着更有关爱的生活。我奋力理解她说的话，可老实说，我听得一头雾水。

那天晚上，我在中心庭院散步了一小时，然后坐在石墙上抬头望着三摩地。

“卡尔，你在哪里？”我呐喊，“你为何跟随这位灵性大师，这位陌生人？美赫巴巴是谁，他是何人，他在哪里？”“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回响，乃至夜幕降临。一轮满月缓缓从云间露出，给云朵镀上暗银色。一丝和平渗入我疲惫的内心，我便步行下山。

白天过去了。我躺在埃舍小房间的床上，倾听天将欲晓时的季风雨。我听到淅沥沥的雨滴和林间的风声。我听到青蛙鸣叫，鸟儿拍翅。我又能聆听世界的声音了，因为不久便听到卡车的喇叭声和火车的隆隆响，打破了晨曦的静默。

我一再地上山，直到发现自己能够聆听那些优美的嗓音演唱巴巴阿提了，并且在富有节奏的低声祈祷中找到慰藉。

我开始看见一缕微光穿透我周围的昏暗迷雾，不管怎样我心中知道：总有一天，巴巴会帮助我找到方法理解每一件事。在那之前，我决心尽量保持愉快，感激我被赋予的——一个与卡尔和他挚爱大师美赫巴巴重新开始的机会。



## 穿透迷雾之光

一直到 1985 年，那年卡尔的校友，莱拉·奎里什，来拜访我们。即使卡尔死后，她和我依旧保持联系。从学校毕业后，她出国深造，在那里结识一名印度小伙子维杰，芳心被俘。很长时间里，她抱有希望，两人可以永结良缘，可不知何故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他提出分手了。

她的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倾吐她的小小苦衷，我一边听，一边观察此事对这可爱的孩子带来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冲动之下想联系卡尔，好奇他记不记得她，另外能否帮助她恢复快乐的生活。

我心中一闪现想法，她就犹豫地问，“阿姨，你听过巴夫纳格瑞夫妇跟儿子对话的事吗？”我为这个巧合震惊，便微笑点头。我告诉她，我去找过这位女士，而且和卡尔建立了联系。她激动地恳求，“你觉得我们能和卡尔谈话吗？”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没有勇气把我本人的书写经历告诉她。反而迅速提出，通过灵媒巴夫纳格瑞夫人，给她带一条讯息。

第二天上午，我为我的缺点向卡尔道歉，然而他不顾这点，直入正题。“告诉她，这是发生在她身上最好的事。她很快将找到一个更好的人，他会照顾她，给她幸福生活。再过不久，一个月内，她将会遇到他。我会安排此事。他将是一个从海外回来，在这里度假的小伙。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始终会让她幸福的。她将永远记得我的话。”

我往后坐，惊讶不已。我该怎样告诉她这条讯息？我不管怎样告诉她了，不出所料，她的反应是摇头不信，对讯息的内容不以为然。“这很荒谬，阿姨，它怎可能是真的？”她含泪声明。“永远不可能是别人，因为我数着日子等维杰回孟买呢。我不停地思念他。”

不该由我来说她执著于一份没有回应的爱是在犯错误，我也不能强迫她相信卡尔的话——时间才能说明一切。果然如此，恰好二十天后，我接到电话。

“阿姨，”她的嗓音羞涩而甜美，“我要结婚了。”我屏住呼吸，她接着告诉我，她要和一个在孟买度假的海归同学结婚。

我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我就是搞不懂，卡尔怎么可能这么准确。他不是扮演了丘比特，就是能看见未来！

“我是海洋与天空之王，”他欢呼道，“天堂与人间、悲伤与幸福、高贵与低微、好人与坏人、孤独与活跃之王。我可以同时哭笑，快乐又悲伤——我是自由的！每当你需要我，妈妈，就可以召唤我，它比打电话更容易。只要说‘卡尔来我这里’——我将于几秒钟之内在场。我会从天堂尽头飞过来回应你。”

我好奇莱拉会不会知道，能够从另一个世界为她做点事，使他多么开心。

我很满意，非常非常满意，可我的自满被卡尔接下来的指示压碎了——“现在你相信了，我想是时候对其他亲人谈巴巴了。”

我感到麻烦！卡尔和巴巴似乎给我设了套。他期望我对亲人讲什么呢？我如何解释卡尔的临在？他们不信我怎么办？更糟的是，假如他们认为我疯了怎么办？

我没等多久，机会就自动出现了。我的妹妹喜拉·杜巴希从德里过来。她顺道来看望我，我们促膝长谈，主要谈及她女儿艾比，她坚决要嫁给一个信仰不同的男人。遗憾的是，孩子父亲同样坚决不答应，不祝福他们。喜拉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尊重丈夫的正统观念，但也觉得女儿的幸福和自主选择对象值得重视。我听到妹妹不胜烦恼，在哀叹的过程中，我决定谈谈巴巴。我预计有激烈反应。我以为她会对我说，我在沉溺于幻想。我预计她会告诉我，我不该打扰卡尔的灵魂，可令我惊讶的是，喜拉竟然很自然地接受了，颇感兴趣。

“这么多事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发生了，你都没告诉我们，”她表示。“你怎么能这样做？我们必须立即告诉其余亲人。”说完，喜拉心意坚决，匆匆离去，为当晚安排了家庭聚会。

我很害怕，却被一股难以形容的力量所推动。我的姐姐特蜜·施罗夫，她丈夫，三个女儿和女婿，喜拉和她的全家人——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听我讲离奇的故事。我其实并不需要耗那么多时间担忧，因为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要去美拉巴德。”

我仿佛吉星高照，因为吉米的弟媳和侄子基科，就在此时从悉尼来到孟买。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也知晓这件奇妙的事。他们听了故事后，激动不已，拿起电话拨通悉尼，催促吉米的弟弟来孟买。

“你一定要来，”他们说。

“为什么？”他问。

“因为此事跟卡尔有关，电话里对你说不清楚。”

“卡尔？”他惊讶地问。

“是。要信任我们，你一定要来。”

于是他来了。

那个3月的早晨，火车车厢坐满了我们的亲人——从悉尼、德里和孟买来的——全体赶往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

“我会在那里，”卡尔说，我期待地颤栗。“是的——你将清楚地看到我。我会在那里，身穿蓝色花衬衫——那是件蓝色衬衫，上面有大花图案。”

我的信心再度面临考验。我们在三摩地待了一小时，各自都有想法、有理由和巴巴在一起。我向巴巴努力祈祷，召唤我的儿子卡尔，不要让我失望。我坐立不安，给自己寻找借口。骄阳直射我们头上，我们沮丧地望着冷清的三摩地，因为周围没有人影。我最后带他们去见曼萨丽，希望拖延在那里的时间，不过我知道，我们很快将不得不告辞。我带他们全体来将徒劳而返？我们极度失望，道别了。我垂头丧气，拖着步伐走过碎石路，开始跟上一部分亲人，这些人已经走下山——因此我对随后的事真的毫无准备。

一个孤独的身影大步走在通向三摩地的小道上。我看见他走在山的弯道处，他的铁蓝色衬衫和宽大的灯笼裤令我惊呆了。他像基督那样，蓄着棕色飘逸长发，随着他走得越来越近，我的心砰砰猛跳，因为他的衬衣上有蓝色大花图案！

随后看见，那些已下山的亲人尾随他跑上山，疯狂地挥手指点，他们激动又喜悦，红光满面。他则若无其事，从我们身边走过，未抬头观望。我们简直争先

恐后，尾随他进入三摩地，他在那里五体投地拜在巴巴的墓前。我们安静地坐在周围，他则俯伏了整整五分钟，一动不动，无比虔诚，额头触着巴巴墓的地面。

我们默默地坐着，深情地凝视着他的身形。我们相聚的时间接近尾声，因为他突然起身走出三摩地，低头垂目，顺着原路返回。他行走时目不旁视，沉静不语，径直走下山，从我们的视野消失了。

我的亲人们已经与卡尔建立联系，但我不知它将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一天，喜拉从德里打来电话。她焦急万分。她遗失了一只装有刺绣衣物，运往英国的集装箱。

“我原本不会问你的，”她带着哭腔说，“可伴随它有一大笔投资。我知道我不应该寻求这种帮助，可我走投无路了。”

次日早晨，我就对巴巴和卡尔申述了她的情况。

“它并未遗失，”卡尔说，“它在途中破损，被运回始发地。”

他们到处寻找，还打电话问了代理公司，却无济于事。不见踪迹。打电话到伦敦。重新彻查所有可能的地区——却没有那只集装箱的迹象。

“它在途中破损，已运回始发地，”卡尔坚持说。

喜拉的儿子莱奥曼德，琢磨着卡尔的话，直到恍然大悟。既然卡尔说它破损了，是否可能被运往修理场？他们追查，最终在卡尔提示的地方找到了那只集装箱！不仅如此，借着巴巴的恩典，每件衣物连同包装都完好无损。

不过卡尔没有止步于此。

另一次接到从德里打来的电话。喜拉的丈夫，毫无明显理由，突然同意了女儿的婚事，邀请我们全家去参加婚礼。

印度家庭通常是大家族，缺少一个成员在场，活动就不完整。我们真的很想念卡尔，我就告诉了他。“你何必想念我呢，妈妈，”他声明，“我会在场的。你将听到一记号角声——不是号角却像号角的响声，你将会知道我在场。”不大可能吧，我含笑思忖，因为婚礼是在一幢高楼大厦二层，一个带空调的公寓里举办的。那里有号角的机会不大，更别提听到了。

那是小型聚会，客人们穿着多姿多彩的服装围坐着。新郎新娘身穿传统服饰，显得光彩照人。艾比身披金线镶嵌的艳粉色薄绸纱丽。前额点着朱砂，手捧椰子和鲜花。新郎英俊高大，身穿白色舍瓦尼。油灯闪烁，檀香木和香柱的芳香营造了美丽的氛围。

婚礼很快结束了，在聚会亲人纷纷抛洒的玫瑰花瓣雨和祝福声中，新娘启程前往丈夫家。不过有件事，更确切地说，有个人漏掉了。我们没有听到许诺的号角声。随后返回孟买。

后来一天夜里，电话响了，耳边传来妹妹的兴奋喊叫。“我在让朋友给你寄东西，但我不告诉你那是什么。哦，真是奇迹！”她突然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我收到包裹。那是一盘录像带，标签是“艾比的婚礼。”我们带着极大好奇，从头到尾观看了婚礼，最后新娘告别父母，单独被接到婆家门前。婆家的人拿着银盘、小油灯、椰子、吉祥痣膏、鲜花和米，等候迎接她。忽然我们

看到，艾比转身回应某人或某事——随后我们听到了！远处传来一记号角声。那不是号角，但肯定像号角的响声。我们听到它响亮又清晰，就像吹号声。那是海螺的响声，由某个不为人知的隐形者吹的。艾比心领神会，微笑了。

后来艾比对我们倾诉：这个和卡尔相伴的特殊时刻是对她的唤醒，她内心知道，无论她的未来如何，美赫巴巴和卡尔都会始终在她身边。

另一个亲人，在那个奇妙日子去美拉巴德接触巴巴后，发现自己不可逆转地被吸引。我的表妹，塔娜兹·巴如查，在生活中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她无法维持到妊娠足月，反复遭受流产。当我向卡尔提这个问题时，他说，“美赫巴巴说，叫她用热水和芥菜籽碾碎拌入生姜泥，每早服用，持续一周”。我们一想到塔娜兹饮用这种没啥指望的草药配方，不禁咧嘴笑了，不过她决定迁就他，而且觉得遵照他的建议并无害处。令我们大为惊喜的是，她不久就怀孕了。遗憾的是，妊娠期未滿，于是我们回头找卡尔。

“她的子宫底部有囊肿，”卡尔透露。尽管做了体检，却未发现囊肿，直到过了很久做刮宫时才发现。果真，卡尔是对的，囊肿被发现并予以切除。

塔娜兹和她丈夫曾经历一些悲痛时刻，不过他们对巴巴的信心坚定不移。我们希望卡尔会继续给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确实这么做了。有一天，卡尔建议她去美国做个检查，因为他现在感到，问题的演变比我们早先认为的深多了。幸运的是，更确切地说，是巴巴的意愿，一个亲戚邀请她去访问。她出发前，卡尔对我说，“妈，你今天会有所发现。”对话便突然中止，留下我手握着笔，至于我应该寻找什么，毫无线索。

我依然好奇，一边喝早茶，一边开始读报。刚翻开报纸，我的目光被一篇文章所吸引，该文重点是一种新发明的，可帮助夫妇受孕的针剂。“一定就是它了，”我兴奋地想，冲去拨电话。

塔娜兹和索拉伯去了美国。按程序进行了密集的检查，结果却不乐观。他们几乎放弃希望，此时最后一项检查的结果使他们具备条件，去费城做一个注射疗程。他们整理行李时，翻了一遍病历，视线落在我给他们的那块剪报上。让他们极为高兴的是，他们发现，他们即将注射的针剂不是别的，正是该文推荐的那种。更甚者，最神奇的事实莫过于：即将负责治疗的医生，就是在孟买报上发表文章的同一位女士。

他们心怀希望飞往费城，不过在这个事例中，相比愿望与梦想，结果命运扮演着更大的角色。尽管塔娜兹和索拉伯继续抱着希望，他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有时你会赢，有时会输。不过，有一位隐形的向导试图在路上帮助他们，当然是令他们鼓舞的事。



## 珍贵时刻

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想问美赫巴巴的。1986年11月9日，我收到他优美且富有意义的回复。通常情况，卡尔会代表巴巴答复，可这一次，是美赫巴巴极为罕见地在纸上“亲自出面”。他终于了结了我一直携带的可怕回忆——那段对卡尔了无生气的躯体，以及他胸口上的可怕马蹄印的记忆。

我想知道原因，既然他深爱这种动物，把全部清醒的时间都耗在马上，大多数睡眠时间都梦见马，为何一定要那样结束生命？为什么，巴巴？为什么？

“卡尔因为前世的生活身上永远留着马蹄印——但他再也不会受伤了。我把他带到我这里，他再也不必重新出生了。他和我在一起，我会永远照顾他。今后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了，”巴巴答复。

我问巴巴，他为何主动来帮助我的儿子和我们全家，既然我们跟他之前从未有过联系，或者就此而言，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答道，“赛马，我本人喜爱，我常去从场外观赛，多次见卡尔骑马。我观察他，欣赏少年的他。我知道，如果他出事，我会永远照顾他。我一直知道，他注定前程远大，不过他的职业生涯中断了。我和你们一样难过。我在这里哭了。你们可能不信这点，可它是真的。就像世界与你们同泣，我同样哭了，立即带走了他。他非常爱你们，一直在你们身边。如今他知我爱我。我让他安全地伴随我。”

请相信我，我在你身边。我会减轻你的痛苦，帮助你一路前行。我将成为你毕生的好朋友，把离世的你带到我这里。向前看，莫回首——要有远见。亲爱的家人，祝你们全体在世间和彼岸一切顺利。

美赫巴巴。”

我被这则简洁的讯息所触动。

我们的儿子卡尔一直是诸多喜悦、幸福和自豪的源泉。那些日日夜夜苦苦渴望着卡尔为生命奋斗的回忆，对我来说真会结束吗？这个站在赛马场外，持续关注我儿子的人是谁呢？他是谁，他为什么主动来给我这则讯息？卡尔在哪里？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查明他确实是安全幸福的。他刚才告诉我的一切会是真的吗？美赫巴巴，带着温柔和慈悲，能消除我灵魂深处的痛苦吗？我多么希望相信他的承诺。我希望保持对他的信心，并祈祷有一天他会揭示联系我们的目的。在那之前，我决定迈步向前，尽量永远不再回顾伤痛。

我和丈夫多次驾车去美拉巴德，啜饮山上弥漫的和平与爱。基本上每次我们去，巴巴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卡尔带给我们。

有一次，卡尔说，“妈妈，我将是一种声音。”所述那天，美婓和满德里从美拉扎德驱车过来，参加三摩地的上午特别阿提。吉米和我走近时，听到山间回荡着一曲优美悦耳的歌声《跳起比跟舞》。歌手和歌声牵动了我们的心弦，因为歌词强调了我们的儿子卡尔的重新开始，尤其当我们听说这是巴巴最喜爱的歌时，更是如此。

另一次，卡尔说他会是一只“蝴蝶”。当我们再次在三摩地外，站着排队达善时，一只蝴蝶沿着一缕阳光朝我们飞来。我们望着它围绕我俩轻盈地飞舞，一圈，两圈，三圈。我合上眼，祈愿卡尔飞向我。我感到心窝处的微小移动，俯望发现它落在我的衬衣上。我注视着艳蓝色的蝴蝶，渴望触摸它的轻柔翅膀，很想说些特别的话，可我没来得及说“谢谢”，它就飞起告别，朝美赫巴巴的陵墓飞去。

迄今为止，卡尔用了那么多的奇妙方式，持续地表达对我们的爱，以至我们内心绝不怀疑，卡尔和我们在一起，也和他的美好大师在一起。

为使我们对现存灵界的信心保持活跃，一些小小的演示会发生在我们家——卡尔如此深爱的家。突然听到摁开关的声音——灯会亮起，或风扇开始转动。毫无预兆，无绳电话会铃声大作，或对讲机响个不停，打断我们的睡眠。在过去卡尔住的房间，我孙子的床上方的风铃，会因咯咯的笑声奏响轻柔的曲调。

有一回，当时萨碧塔怀孕了，她床上方的灯罩爆裂。她往上扫视，见大块的彩绘玻璃急速落向她斜倚的身子。突然它转向了，仿佛有隐形的手把它扫往一边，玻璃砸向门口，裂成无数碎片。她盯着闪光的玻璃碎片，吓得瞪大乌黑的眼睛，才意识到她幸运地逃过一劫。

有一天，卡尔说，“今晚我将到家里见你——我是外国人，有个同伴。”就这样，仿佛那是每天发生的常事儿！我们坐下用晚餐时，门铃响了。全家人穿着便服，不习惯陌生人于晚餐时间来访，便四散逃开。留下我，目瞪口呆地盯着两个站在门口的外国人。其中一人拿出一盒磁带，问我有没有兴趣购买。我的手颤抖着，把钱递给他，他感激地收下，随即下楼离去。我的心依然怦怦跳，站着说

不出话，盯着手里的磁带盒。上面写着：“召唤你！”画面上，一个和卡尔年龄相仿的少年，把手伸向一位穿过云雾朝他走来的女士。他们周围画着太阳、月亮和星星——所有神性的自然元素。翻个面，我的目光落到歌曲集的标题《天堂魔力》上。眼泪夺眶而出。我念着歌名：《人间没有忧伤》，《胜过朋友》，《宁愿爱过又失去》，《为何你眼中含泪？》，《你何以知晓》，《即使你在远方，我依然听见你》，《我会按你的方式做》，《我已重生》。

我们激动地无法用完晚餐。

我认为卡尔，到那时为止，对他的成功兴奋不已。他知道，我们开始越来越相信他。每次他告诉我们他在附近时，我们会希望感受他的临在，不过它从不是我们想象的方式。他总会带给我们惊喜。



磁带盒封面的图画

一天上午，他宣布他当天下午会来看望我们。“我会穿着白色库尔达-帕贾玛过来，你一定会认出那是我。你们都会在家。”

这件事，我想，太过分了。这下，我肯定有好看了！内维尔总是很晚才下班回家，全家没人习惯穿类似库尔达-帕贾玛的印式服装。

下午我和丈夫正在休息，内维尔打来电话说，他邀请几位银行家来喝茶。大约4点半，我突然被这个念头惊醒——卡尔在哪里？他可能是银行家之一吗，我疑惑。我就通过客厅门口偷看，可太晚了，他们已经走了。内维尔过来时，我问他有没有哪个银行家穿着库尔达-帕贾玛的。他咧嘴笑了，摇头否认，望着我好像在说，“你犯傻呀？”我们一边喝下午茶，一边琢磨卡尔的讯息。

有人敲门。“我们可以进来吗？”萨碧塔在叫门。“有人来看你们啰。”我们听到哒哒的脚步声，三岁的小扎汉跑入房间。“我来了，”他嚷道，小胳膊朝我们伸来。他穿着白色的库尔达-帕贾玛！

扎汉的出现，使我们如遭电击。闲躺在椅上来回摇摆的内维尔，突然失去平衡，差点往后翻倒。吉米倒吸一口气。他不相信地睁大眼睛，巴掌捂住嘴；随即张口大声喊道，“卡尔来了！”

萨碧塔呆呆站着。她一个接一个打量我们，以为我们都失去理智了。她对卡尔上午的讯息毫不知情，因为她已经离家去购物。她在一家商店橱窗，看到一套白色的库尔塔-披加马，就心血来潮买了。她毫未意识到，这套衣服会对我们全体带来那种持久影响！

一天上午，我们收到一则特别奇怪的讯息。写道，“一个呼求会传给你们，你们必须答应。”当晚我们在看电视节目时，一条新闻快讯出现了，请求观众为一名病危女士献血。我们想，也许这就是让我们留意的呼求，可奇怪的是，我们中没有人与她的血型相配。第二天我们听说，她没有转危为安，已在凌晨时分去世。

我对此没有想太多，不过几天后，纸上慢慢写出奇怪的内容，我惊呆了。她介绍自己是那位刚离世的女士，并写道，“亲爱的乌姆瑞伽夫人，上帝选你来帮助我。我的心很沉痛。请帮助我联系我的丈夫。卡尔是我在患难时的援助——带我去见我的婴孩。”

我不认识她说的婴孩！这就是卡尔希望我们答应的呼求吗？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怎么能去找一位陌生人，还带着更离奇的故事。我不管怎样做了预约，在数百名悼念者中，我们找到了她丈夫，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彬彬有礼地把我们领到一边，耐心地聆听我结结巴巴地简述了巴巴、卡尔的故事，最后念了他妻子的讯息。令我惊讶的是，他让我转告她，请她安息，他会始终和她在一起并且悉心照料婴孩的。随后，我们就回家了，祈祷巴巴赐他们平安。

每天上午，与卡尔开始通灵前，我会念祷文，并且常常想有一天我会不会足够有福亲见巴巴的脸。一天下午，毫无明显原因，我从瞌睡中醒来。我望向天花板上的吊灯悬挂的小水晶。昏暗的房间里，一束光线吸引我注意到，在彩虹色玻璃中间形成一张优美的脸——那是巴巴的脸。坚毅，优美，有完整的胡须、眉毛和飘逸头发，巴巴含笑俯视着我，我平躺着，如痴如醉。我敬畏地屏住呼吸，那段珍贵时刻在流逝，最终异象从眼前消褪。我留在黑暗中，水晶灯轻轻摇晃，发

出悦耳的叮当响。我后来意识到，那天是1月31日“永恒日”——巴巴离开肉身的周年纪念日。

这不是我的想象，因为我知道他确实在那里。

## 第 12 章



### 1987 年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让自己纵情想象一个魂灵的存在，不过我必须公正地说，卡尔使我们信服的种种尝试所关联的时间或事件，皆完全出乎意料，而且超出我个人的任何设想。我内心始终存在的主要担心是，被自己的思想和来自灵界的想象性言词冲昏头脑。卡尔则确保并非如此。另外，若没有家人的道义支持，我决不会自行其是。但这是不够的。如今，我的兴趣和好奇心被彻底激活，我想了解更多——关于灵界和死后生活的更多真相。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唯一经历这种意外事件者，还是其他人也知晓这种与未知世界的接触。

我需要找到，能给我指点迷津的合适人士。我只能想到一位——巴夫纳格瑞夫人。这一次，她开门领我进入一个挤满人的房间，他们在她的指导下学习怎样通灵。我站在那里，意识到有这么多人希望联系其亲人，令我茫然失措。为进一步了解，巴夫纳格瑞夫人推荐我拜访费罗泽·卡帕迪亚先生和夫人，二者皆为从业多年的灵媒，他们跟睿希夫人即我此前会见的那位灵媒，也交往甚密。

卡帕迪亚先生和我长时间讨论了我的经历和疑问。尽管他对灵异现象有独到诠释，但对卡尔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和形态，却无法在唯灵论领域内找到解释。不过，他并不怀疑我的经历的真实性，并强烈敦促我信任该指导，因为它还由一位灵性大师所控制。据他所知，拥有此优势者为数不多。况且，我直接联系的对象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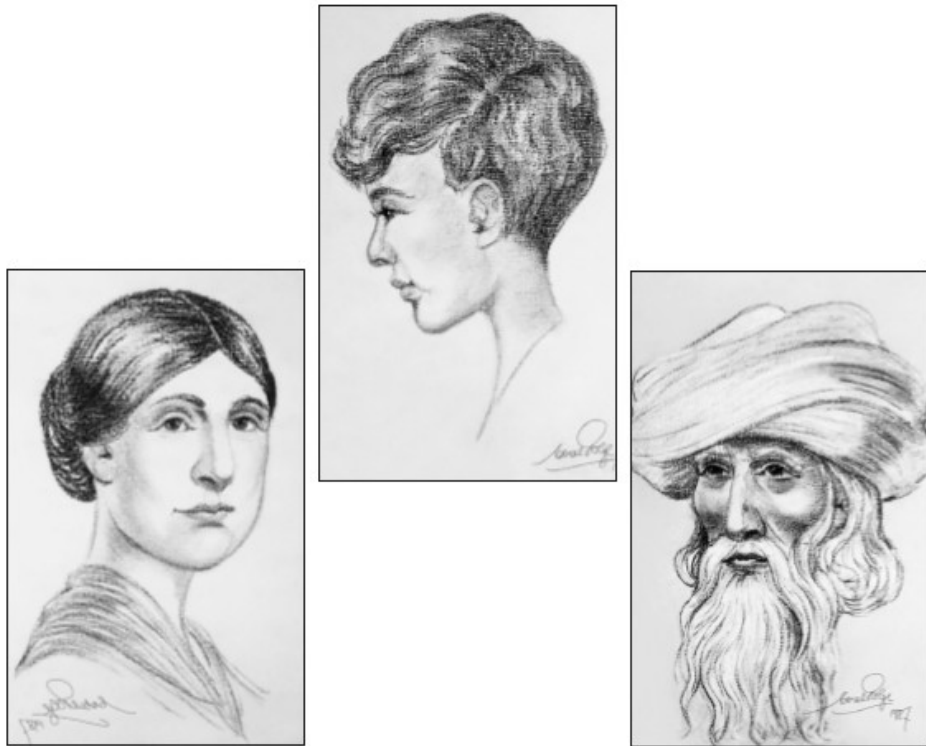
“让这个通灵成长，”他恳求道，“而且最重要的是，始终把它用于利益他人。”我正准备去伦敦旅行，他建议我，拜访纽约市贝尔格雷夫广场 33 号的灵性中心会对我有益。

一到那里，我不仅热心挑选并阅读书籍，而且预约了举办演示的灵媒们——一个比一个吸引人。我被介绍给灵视者和灵听者——能看见或听到魂灵的灵媒。他们甚至能描述魂灵的穿着，说出他们的姓名，并转达他们想传给听众中的亲友的讯息。我学习了心测术，一位灵媒用心灵解读那些属于房间内坐者的物体或物品。她从每个物体周围的振动来推断其来源，提供原先时间和地点的细节，最终认定物主。

之后，由科洛·珀菊演示她的通灵画。一位女士步伐坚定，走上中心的讲台，简短祈祷后，转身面对画架。她手拿粉笔，开始绘画，同时讲解逐渐成形的画像的性质。她完成了人物绘画，那是一个长相甜美的老太太，拿着一对编织棒针。她说她能听出老太太叫玛格丽特，来自兰开夏郡的某地。听众中有位年轻女士惊呼，她的“玛格丽特姨母”在几个月前刚去世，曾居住兰开夏郡。我惊奇不已！大约半小时内，科洛·珀菊画了八幅图，全被听众一一认领。我坐着深深入迷，希望这位艺术家会专门为我绘制下一幅画！

演示结束时，我请求秘书做个私人预约。“哦不，”她说，“这是科洛·珀菊，你知道吧，需要提前两年预约她。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者之一。”

我不愿轻易放弃，次日早上又打电话去，令我喜出望外，有人取消了预约，我被获准当天列席。



楠·乌姆瑞伽的指导灵

科洛·珀菊并没有问我的名字。她握住我的手感受振动，迅速着手画了第一幅肖像。慢慢成形的是一位女士，有着刚毅的脸，头发往后挽成松软的发髻。她轮廓鲜明的鼻子和眼睛让我想起某人，却认不出是谁。下一幅画是一位老人，头饰引人注目，高贵的脸上带着智慧博学的神情。最后一幅画的是一个少年。

“你在试着使这幅画配上某人？”她问道，第一次抬头看我。我点点头。她温和地告诉我，不要太过渴望拥有某个人的肖像，而要满足于那些想对我揭示他们自己者的画像，他们是爱我、关照我的“指导灵”。我其实一直希望要的是卡尔的画像，却事与愿违。

第二天上午，我问卡尔，我那么渴望见到他的脸，他为何不来找我。他答道，“我和美赫巴巴在一起——我只会通过美赫巴巴来找你。既然有我们在教导你，你何需去其他地方学习别的？”

我没理他的责备，问他那三位“指导灵”是谁。他答道，“第一位是你外婆的母亲。第二位是你父亲家族的第一代后裔——他的指导对你来说是无价的。他赐予你力量，给你大量的爱和感情。那位少年是你父亲，他照顾你。”



作者父亲的实际照片

我为之着迷，决定遵照科洛·珀菊的建议，为了我的每个家庭成员，给它们拍了照。我幸亏这么做了，因为过了很久，我妹妹喜拉从德里给我寄了一张我父亲少年时的相片。它吻合那位杰出的通灵画家绘制的肖像。它真的是我父亲，正如卡尔准确指出的。我激动不已。

“卡尔，你为什么不为我画点啥的？”我第二天问他。可结果太滑稽了，我爆笑不止，随即放弃尝试，认清了事实：卡尔唯一考不及格的就是美术！

我不能否认，我渴望“看见”我的儿子、“听到”他的亲切嗓音，哪怕仅再有一次，然而无论我怎样尝试，从未成功过。我感到沮丧。那么多人能做到，为

什么我不行？我多年后才接受这个事实：这些东西对有的人是特殊天赋；但对大多数人，那些通灵能力并不容易开发。

我的第二场无价相遇，是同通灵研究学院的一位灵媒，艾微·诺瑟菊。一天我翻阅书籍时，偶见她的书《简易灵媒术》。她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她不仅是一位长达 50 年资历的灵媒导师，而且是一位出神灵媒，连接一个叫“陈”的中国人指导灵。一天，我会见了这位 80 岁的奇人，对她谈了我与卡尔和美赫巴巴的经历。

她礼貌地坐下听我讲述，而随着我讲的故事，她变得饶有兴致而且专注，竟然让我留到下班时间后，以便我可以讲完故事。“不，我不会建议你参加任何课程，”她说，“因为你拥有的是最美的。这么多年，我从未听过这么美的事物，我不会改变它。既然你有一位像美赫巴巴这样的灵性导师，就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我教不了你。只管继续你一直做的事，遵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你永远不会出错。你的儿子在照顾你。”

我感激地回家了。

确实不需要我去寻找证据，或者确认我的灵界经历。尽管有卡尔说过做过的一切，我仍试图更多了解我在做的事，因为我只是凡人，尚未准备好接受未经深究的事物。艾微·诺瑟菊的评论，有益于平息我刨根问底的头脑，让我安心。



## 我的家人

吉米和我从小就相识，那是 1930 年代末。我们常在练马场玩耍，那是我们家人的聚会场地，我们对马的痴迷酷爱，胜过任何其它爱好或运动。我和姐妹们由敬爱的父亲训练骑马，他热忱投入，全力以赴。他组织的每场郊游总是一次特殊待遇，他施加我们身上的磨练回报丰硕，因为有许多奖杯装饰着我们家的客厅。

马鞍是我的第二个家。没有一个障碍栏我跃不过去，或一场赛事我不能成功参加，或一次马球赛不令我兴奋的——跟马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乐此不疲的。

马泰兰群山间的天然红泥赛道，为吉米和我，两个青梅竹马的年轻人，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我们激烈角逐，却同样深爱对方和所骑的马。我们策马踏遍每一寸赛道，消磨数小时俯瞰绿树成荫的山谷。这个田园诗般的世外桃源，正是我们最终决定缔结良缘的地方。

吉米上大学时，买了第一匹马“莫卧儿王”。这匹马为他赢得多场比赛。我们结婚后，开始投资一批赛马，希望蒸蒸日上，赢得更多比赛。但不知何故，事与愿违，因为马匹倒在赛道上，情况极不寻常。

一匹漂亮的育种栗色马“嘉年华”，在第一次训练从起跑门出发时，摔碎球节。一匹良种小牝马“闪烁舞步”，在 1000 坚尼锦标赛前，最后外出疾驰时抛下骑师，迎头撞上一颗树，当场倒毙。“奥古斯都大帝”承受不住浦那赛道的酷

热，赢得比赛后瘫倒。一匹高大的枣色马“左巴”，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中沿直道狂奔，以不到一个马头的距离输掉，倒毙于看台对面。每匹马的惨死都令我们揪心，因为我们爱马如命。

我们很快蒙福添子，有了三个可爱的宝贝：内维尔、卡尔和蒂娜。他们除了享有正常的童年和校园生涯，每个孩子都长大成了好骑手，参加我们的日常晨间骑马，并享受跟马有关的所有其他活动。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同样适应吉米的生活方式，因为赛马占据了他们的整个生命。我们在马场度过日日夜夜，训练马，喂料、抚摩并刷洗马——不过当它们都悲惨毙命后，我们想赢得德比大赛的梦想也渐渐消退——直到儿子卡尔开始有望成为冠军骑手。他的名字像闪耀流星出现在报纸上。“明星诞生了，”他们宣告。我们非常确信，儿子会使我们的梦想成真——我们有这样的伟大计划。

内维尔和卡尔一直很亲密。他们不仅是兄弟，还是伴侣、朋友和对手。他们毕生同住一个房间，屋里总是充斥着喧哗、混乱和种种闹腾，穿插着保姆玛丽的叫嚷声。

后来只剩下沉默！

内维尔始终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卡尔的顽强不屈精神永不会磨灭。当卡尔病入膏肓为生命挣扎时，内维尔坚持原有信念，不许自己想卡尔会离开我们。可卡尔走了。这使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接受卡尔之死的严酷现实。多年过去了，就在伤痛有所减轻时，卡尔突然“回来”。内维尔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但没过多久，他就克服了保留态度。他始终意识到弟弟克服万难的非凡能力。但这种重新出现，它发生的方式，让他惊诧万分。

后来萨碧塔登场时，她很快让内维尔忆起，她曾经对卡尔的迷恋。她谈到，在表兄弟的陪伴下，多次前往赛马场。她记得，当她望着卡尔骑马时，她那颗年轻的心砰砰直跳。就像所有少年的举动，他们会热情得忘乎所以，奔向冠军围场挥舞着手，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她甚至做梦都没想到，会嫁给他的哥哥！

他们订婚那天，我们在餐馆订了一桌酒宴，与萨碧塔的家人一起庆祝。那时，卡尔刚开始证明身份，所以当他宣称“我会出席——你们会看到”时，我们没太在意，以为那只是一个深爱兄长的少年的满腔热望。预订的那桌是10座的，可当我们步入餐馆，围桌入座时，却发现多了一套餐具和椅子。我好奇地问，是否有人把预订的10座改成11座，却没有人改过！于是我们在那里，整个晚上伴随一个暗示性的空座位。反正对我们来说，深情地望着那把椅子是很正常的事。内维尔相信，他弟弟操纵了局面以向他表示，他也想庆祝此刻。

萨碧塔无保留地相信灵异现象。因此，她接受卡尔的回来，自然流露的热情和激动让我惊讶。她倾心于灵界小叔子的恶作剧，很快和他形成一种美好的关系，每当我们说他错了或者我们认为他在某方面误导了我们，她总是袒护他。从那以后，卡尔帮助她度过了许多坎坷，她完全相信并且信任他的魂灵在场。经过一段时间以及诸多事件的证明，使她完全接受了美赫巴巴。

她的小儿子扎汗，刚两岁左右时，开始全身出现淤青。起初，我们推测那是一个正常小孩平时磕碰摔跤的结果，可是情况变得惊人地频繁，淤青颜色越来越深，我们就带他去看了医生。那天晚上，萨碧塔回到家，哭了。

检查结果显示：血小板数量骤然下降。医生警告，进一步下降可能导致危及扎汗的生命。听到此话，脑海浮现像血友病、白血病等病名，再次我们的思绪一下就飞回那个保留着对卡尔记忆的医院。

我绝望地回去书写，求助巴巴，乞求他不要让我们承受又一场磨难。我恳求他继续做父亲、朋友和指导，并且让我们坚信他对我们的爱。尽管有卡尔的多次保证，让我们不用担心，血小板数量却持续逐步下降，多次拜访医生确认了诊断结果——扎汗罹患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病情与负责凝血的血小板数量有关；一次意外摔倒就会导致体内出血。

接下来那年，扎汗被细心看护着。他不可以玩任何游戏，或参加任何粗野的活动。然而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他的病情却没有显著变化。我赶到美拉巴德，央求巴巴做点什么——什么都行！

我回家那天，一个习惯跟我换书的朋友，送我一本破旧的书，伯纳德·赫顿写的《治疗之手》。不知怎的，我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卡尔为我找到了这本书。我读到深夜。此书述及灵性治疗，疗法受乔治·查普曼影响，他是灵媒，由一位郎博士的灵魂指导。有一句话写道，“距离不是通向灵界的障碍。”我们希望这是巴巴为扎汗提供帮助的方式，遂决定写信给乔治·查普曼。

我们接到肯定答复后，有几个夜晚，萨碧塔毫无原因地醒来。她的眼睛适应黑暗后，视线转向扎汗的小床。令她惊讶的是，她看到他的头周围有一道银色和淡紫色的变幻光芒。她看得入迷，却不敢相信眼睛，就挪近些俯视小床。扎汗的整个脸沐浴一道光中，就像 X 光片般散发红光，同时彩色的光依然摇曳在它周围。

这真是有人在做治疗？

次日早晨，早餐的话题自然围绕着萨碧塔的“深夜奇迹”。卡尔曾告诫我们血小板数量会“上下起伏”，但一直向我们保证不用担心，因为“郎博士”在照顾扎汗。知情放心后，我们急切等待每次验血结果，发现他在逐渐好转。医生对他的改善很满意，再次提醒我们，扎汗决不能重重摔跤，因为可能导致他体内出血，却不为我们所知。

正是萨碧塔记起，在扎汗出生前两天卡尔的警告——婴儿将是男孩，有件事我们必须小心的是“他决不能重重摔跤！”。

卡尔解释道，“你看，我们在这里懂得的，远比你们懂的更多。你们看到周围的一小片，我们看到你们周围的一切。这就是差别，我们在帮助你们看到，相比我们不在时你们所能看到的更多东西。”

我们继续呼求巴巴，反过来，巴巴继续通过他选择的方式，做隔空治疗。虽然扎汗仍会流鼻血，却稳步好转。有一天，卡尔说，“现在他好了，你们无需担心他了。”经医生检查，确认扎汗的血小板数量再度恢复正常。你可以想像，我们多么开心。

“要仰望，莫俯视，”卡尔说。“始终看得更高，才能走得更高。”

我觉得，萨碧塔有一种直觉力，能敏感地理解卡尔的思想和感受。她以自己的方式把许多人引向巴巴，并帮助他们理解他。当我胆怯没把握时，她多次陪我一起坐着书写，并且鼓励我。在所有家人中，她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内维尔和萨碧塔一向跟卡尔很亲近，现在小孩们，温和的扎汗和早慧的小女儿扎拉，知道有他们的“叔叔”在排解他们所有的小难题，颇为得意。他们都去过美拉巴德，以自己的方式将美赫巴巴记在心里。

我女儿蒂娜跟卡尔的关系非同一般。尽管小他五岁，她却喜欢逗弄他，有一套离奇的本领，出其不意地转移他的注意力。没错，他是成功的骑师，但也是她哥哥。她就这么对待他。她给他施加压力，尤其在他开始赢得赛季的所有大赛之后。这点愈发激怒卡尔，因为他极度期望自己完全是一副职业骑师的形象，梦想着挥手答谢观众的欢呼。但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仍戴着牙套！

“黑牙……黑牙，别笑了！”当他被领往冠军围场时，蒂娜会叫嚷。她会吊在栏杆上，疯狂地挥动胳膊吸引他的注意。接着她会用手捂嘴，表示他应该闭着嘴。卡尔会咬紧牙，紧闭嘴唇，狠狠地瞪她一眼。当然，他反过来，会等待时机找到一句同样粗鲁的话柄回敬她。他的性格重感情，很快会忘掉，在她午餐休息期间，跑去学校看望她。他会给她买一大堆糖果，她和所有的小朋友分享，他们会聚拢围着他。这时候的他俨然像个英雄，蒂娜会拥抱他，感到非常自豪。他很爱她。

小时候，蒂娜很娇弱，特胆小。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失去卡尔的悲剧。可当他“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她长大成了很有主见的少女。她恢复了和哥哥的关系，就像他根本不曾离世似的。

蒂娜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快速临近。她很快要缔结良缘，爱人是表兄佩西，当时印度的杰出骑师之一。“卡尔，请来参加我的订婚仪式，”她恳求道。

“我会去的，”他答应，“我当然会去的。我将是你头上的金线！”

女士们的着装都适合那个特别场合。纱丽、手镯和项链上，礼物包装上都镶了金，糖果也洒上金粉，优美的落日金碧辉煌，可她身边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金线。

我开始习惯卡尔的恶作剧，可发生的时间或方式，从不是我们预料的。所以我总感到失望。我难过地望着蒂娜默默寻找他的在。有两天，她撅嘴说，“妈，他答应会在的，他答应了却没来。”就在那时，萨碧塔冲入我的房间，兴奋地将订婚照片递过来。

照片上，可完整看到蒂娜低垂的头上，铺着许多精致的网状金线，来自佩西母亲戴到她颈间的美丽玫瑰花环。它们像金属丝般闪光，不止如此。因为在金线之间，有一张脸的模糊轮廓。也许那是美赫巴巴的脸？蒂娜攥住眼前的证据，眼里涌出幸福的泪。不但有卡尔出席她的订婚仪式，而且可能美赫巴巴也在！

这件事成了蒂娜的特别“小小奇迹”。



蒂娜头上的金线

爱、欢笑和感激之泪很快干涸。几天后，她发现小钻石耳环不见了。她为人特细致，搞不懂她怎么可能放错地方。她到处寻找，咕哝说她多么确定，把耳环小心地放在老地方的。它非常珍贵，并非从钱的角度，而是出于感情，因为自从我在她第一个生日赠送她耳环后，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戴着它。“请叫卡尔为我找找吧，”她请求。“他不是来为你找东西的，蒂娜，”我告诫她。“我认为有些更重要的事让他做。”

我的建议被置若罔闻，第二天早上，蒂娜就唤请了卡尔，亲自问了他。“查看你的抽屉——它在你抽屉内的一块布里，”他回答。我们冲向抽屉，把它翻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卡尔一遍遍地重复同样的讯息，这次我们确信他弄错了。

“他说谎，”她尖叫道，“他故意说谎，他本该是我们的指导灵，却连一对小耳环都找不到。如果他不仔细，我就再叫他黑牙！”说完，她气鼓鼓地走了。我希望卡尔没有听到她最后的话。

二个月过去了，蒂娜很怀念她的耳环。“卡尔，”她最后一次央求道，“请为我找找吧。”

“查看你的抽屉，”答应道。

那天上午，我走到平常每天打开的那只抽屉前。这只抽屉还保存有卡尔的小纪念物：他喜爱的红色小晶体管收音机，他的手表，骑师执照，口琴，最后还有，他的石膏牙模。我打开抽屉取些家用零钱，这时一小块布引起我的注意。“嘿！谁把布放这儿的？”我自忖。我把抽屉多开一点，就在那里——像两颗闪烁的星星凝望着我的，正是蒂娜的钻石耳环！好像有双无形的手，就在牙模旁清理了一小块地方，整洁地并排放着那对耳环。

只有一个难以置信的解释——卡尔！一定是卡尔捉弄她妹妹，回敬她取笑他牙齿的特殊方式。

“蒂娜，快来，”我喊道，她冲进我的房间。她欣喜若狂。“它怎么可能被放那里？”过段时间后，我学到一个叫“传送（apportation）”的术语。它表示依靠某个灵体，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各种物理悬移。唉，可谓活到老，学到老。

苍蝇掉入她的汤里，她房间里的灯忽暗忽亮。蒂娜样样都怪卡尔，因为他们俩的关系很特别。

卡尔身高 5 英尺 7 英寸，对骑师来说很高了。尽管他体型修长，体重仅 46 公斤，仍须注意食谱，少吃他喜爱的食物——果阿咖喱米饭和玫瑰甜球。蒂娜一向胃口极好，是他嫉妒的对象，因为她把他不能吃的美食吃个精光，两人总是你争我抢。发生了一件事，着实令她大倒胃口！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 9 点，蒂娜的早餐时间。她知道这也是我通常跟卡尔“谈话”的时间，就走进房间，手拿着餐盘，坐到对面我的床上。这里一直是我与卡尔通灵的专用场地。她把餐盘摆在我右边，贪婪地望着美食——酥脆的土豆，撒了新鲜香菜和青椒，上面铺了一只诱人香嫩的金黄色炒蛋。

她冲动之下，突然想逗卡尔。“瞧我这儿有啥。你能看到我准备吃啥东西吗——你喜爱的蛋，卡尔，”她顽皮地戏弄道，没想到他依然会发作暴脾气——以及怎样发作的！

我一直在书写的钢笔突然停止。笔开始在纸上的某处跳动，起先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直到推动速度飞快，以致我的手从笔记簿上飞起——砸到身边的餐盘中央。金黄色的蛋黄，连同土豆片、香菜和辣椒，全都飞溅到我洁净的白床单上！

“噢，我的上帝！”蒂娜嚷道，将她的美味早餐留在身后，逃之夭夭。我能想象听到卡尔胜利的咯咯笑声，因为她头也不回地跑出房间。留下我坐在那儿，笔记簿在膝上，蛋黄从我的手和钢笔往下滴。

蒂娜准备去美拉巴德。她想带未婚夫去巴巴那里。买好车票，预约了住宿，但出了点事，他们不得不推迟访问。她拿起电话打给一个朋友，可没来得及拨她

的号码，电话串线了，她听到线路上的对话声音，“你一定要来阿美纳伽，”有人坚持说道。“你一定要来阿美纳伽……你必须来阿美纳伽！”

我推开她卧室的门时，发现她坐在那里，呆望前方，话筒悬挂手上晃荡着！于是他们决定，推掉其他承诺，继续按计划去美拉巴德。

那是个可爱的雨季日子，天空乌云密布，预示着暴雨即将来临倾注大地。蒂娜和佩西上山来到三摩地，却发现那里非常冷清安静。他们坐下后，蒂娜突然感到卡尔的临在。“我确信他就在附近，”她对佩西透露，却无法解释这种急迫感的缘由。她环顾四周，见不到任何人，只有一个本地村民安静地坐在离三摩地有一段距离的石墙角落里。

蒂娜和佩西进入陵墓达善，然后静静坐着，懂得和巴巴共度一些宝贵时刻是值得毕生拥有的珍宝。

蒂娜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卡尔就在近处，非常近。

他们走出三摩地时，坐远处的那名村妇站起身，好像她一直等着他们拜谒巴巴结束。她拉起亮黄色的纱丽裹住头，开始朝他们缓步走来。她直接走向蒂娜，用褐色皮肤的手臂搂住她，说道，“捷巴巴！”。蒂娜很惊讶，抬头看见她的灿烂笑容。她震惊地后退，因为在她眼前，闪烁着她所见过的最漂亮“黑牙”！它们像煤一般黑亮，黝黑的脸庞其他部位被黄色纱丽全遮挡了。唯一还能看到的就是她的大眼睛，充满淘气和笑意。

一声炸雷吓了他们一跳，倾盆大雨淋湿三人，留在美拉巴德山上凝望对方。



## 网络扩大

父亲、母亲、兄长、妹妹、姻亲、阿姨、叔叔、侄子和侄女，全被诱捕了。是时候让美赫巴巴把他的网撒入深水，以卡尔为诱饵捕获另一部分亲人了。

我的表妹，阿娜瓦丝·杜巴希，与我亲如姐妹。我现在觉得，是时候跟她和她的丈夫姜古分享这一切了。两人都珍惜对卡尔的美好回忆，因为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就像一个大家庭。我预料阿娜瓦丝会有强烈反应，因为她父亲激烈反对谈论萨度、古鲁或巴巴。我预料他们会起身走开，可让我高兴的是，两人耐心地听我讲完，而且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我说的话。

我们有一次在伦敦度假期间，我坐下对卡尔谈话。阿娜瓦丝过来，坐我身边。“你好，阿娜瓦丝阿姨，”笔写道，“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她不知所措，询问是否真有什么方式，卡尔可用来向她证明，他重新回到我们身边了。接着发生了如下事件。

我握着的钢笔停在一个字的中央，留下我们讶然无言，四目对望。忽然，听到微弱的马蹄声朝我们传来——哒哒，哒哒。声音越来越急促明显，直到清脆的响声来到我们的窗下。我僵坐着，手握那只不动的笔。阿娜瓦丝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声音，就跑向窗户，看见一个孤单的身影笔挺地坐在一匹美丽的马上，威风凛凛地沿着我们住的伦敦市中心大道骑行。马蹄声渐渐远去，蓦然听到街道交通的噪音，使暗自琢磨这件奇事的我们回过神来。



她的思绪飞入宁静祥和的巴巴三摩地，观想着玫瑰覆盖的陵墓。洁白的大理石上刻着金色大字：“我不是来说教，而是来唤醒。”这句话是巴巴《宇宙讯息》的开篇语，告诉人们他作为本时代阿瓦塔最近降临的明确目的。

阿娜瓦丝继续坐在树下，直到吉它弹奏的巴巴爱曲《爱之海洋》的旋律末尾渐渐消逝。阿提结束了，声音安静下来，寂静降临山上。缓慢地，一个接一个，所有被巴巴的爱感动灵魂的人们逐渐走下山，第一颗星星在现已昏暗的夜空中闪烁眨动。

对于阿娜瓦丝，这颗星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她感觉，这是美赫巴巴在告诉她，“我和你在一起”，很快它将被无数的其他小星星包围，直到整个宇宙闪耀着它们的光辉。

她是最后一个走下山的。夜幕降临，向日葵闭合了黄色花瓣，小麻雀和八哥收拢柔软的棕色羽翼，此时她缓步走下山坡，回顾她首次美拉巴德之旅。

她记得，她第一次会见巴巴的妹妹玛妮，他忠实的曼萨丽，和所有其他满德里时，有着怎样的感受。她微笑着回忆，那些居住此地服务巴巴者的慈爱；与许多巴巴爱者的谈话、分享见解和观点；凌晨的热茶和早晨6点的打扫陵墓。

特别是，她记得，当她返回孟买时，在亲爱的父母相片旁边，永久供奉了美赫巴巴的照片。那段时间她头脑里一直有个大烦恼，她想知道美赫巴巴会不会采用什么方式，能帮助她卸除内心的负担。

一天夜里，供奉在照片旁的油灯熄灭了。在一片漆黑中，她辗转反侧，渐渐入睡，但不安稳。突然她醒过来，因为她的头上方有个光圈。她入迷注视，好奇

它从何而来。听闻噼啪声，视线转向床边桌上的美赫巴巴相片。相片竟被重新自动点燃的油灯完全照亮了——没有添新油，也没有新灯芯。它在天花板上投射出一个金色光环，围绕着美赫巴巴微笑的脸。

阿娜瓦丝的儿子费罗兹，是卡尔的密友、知己和“死党”！两人形影不离。他们经常一起打斗、摔跤、游泳、骑马和追女孩。一年夏天，卡尔刚获得骑师执照，我们全家去了乌塔卡蒙德，那里是南印度的避暑胜地，孟买酷暑期间举办赛马之处。乌堤，即它众所周知的地名，坐落于尼基里山或叫“蓝山”中，此名源于当地富产的桉树长着蓝叶。

当时，卡尔是著名的戈库达斯家族的聘用骑师，该家族拥有一间 30 多匹马的马房。那天，卡尔计划要骑一匹特漂亮的小牝马“山椒鸟”，参加乌堤赛季最具声望的赛事之一——库尼伽金杯赛。

“我们很快就回来，”卡尔和费罗兹喊道，冲入晨雾。我们没惦记他们，直到午餐时间，才猛然意识到，临近卡尔出发参赛的时间了。我们心急如焚，出去找他们。

接近游艇俱乐部时，猜猜我们看到了什么？两个无赖骑着本地的马驹，沿着小道晃悠。他们腿悬在马镫外，挥舞棍子，衬衫飘动，晨间骑马居然在快活地追逐几个古吉拉特姑娘！可怜的姑娘们吓得跑开，尖叫声响彻天空。我们看见纱丽、沙瓦和凉鞋飞掠而过，发髻松驰，辫子散成飘甩的乱发。

要是戈库达斯先生看到怎么办！

俩小子脸上红通通的，毫无内疚，继续忙当天的事。卡尔接着赢得了金杯，费罗兹从人群中自豪地观看。他们享有许多这样的难忘日子。

费罗兹从未想到他的朋友会离他而去。他心痛很久，直到那天他听说卡尔的“回来”。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不过反正很兴奋，当晚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门期待卡尔走进来。拂晓时分，他才进入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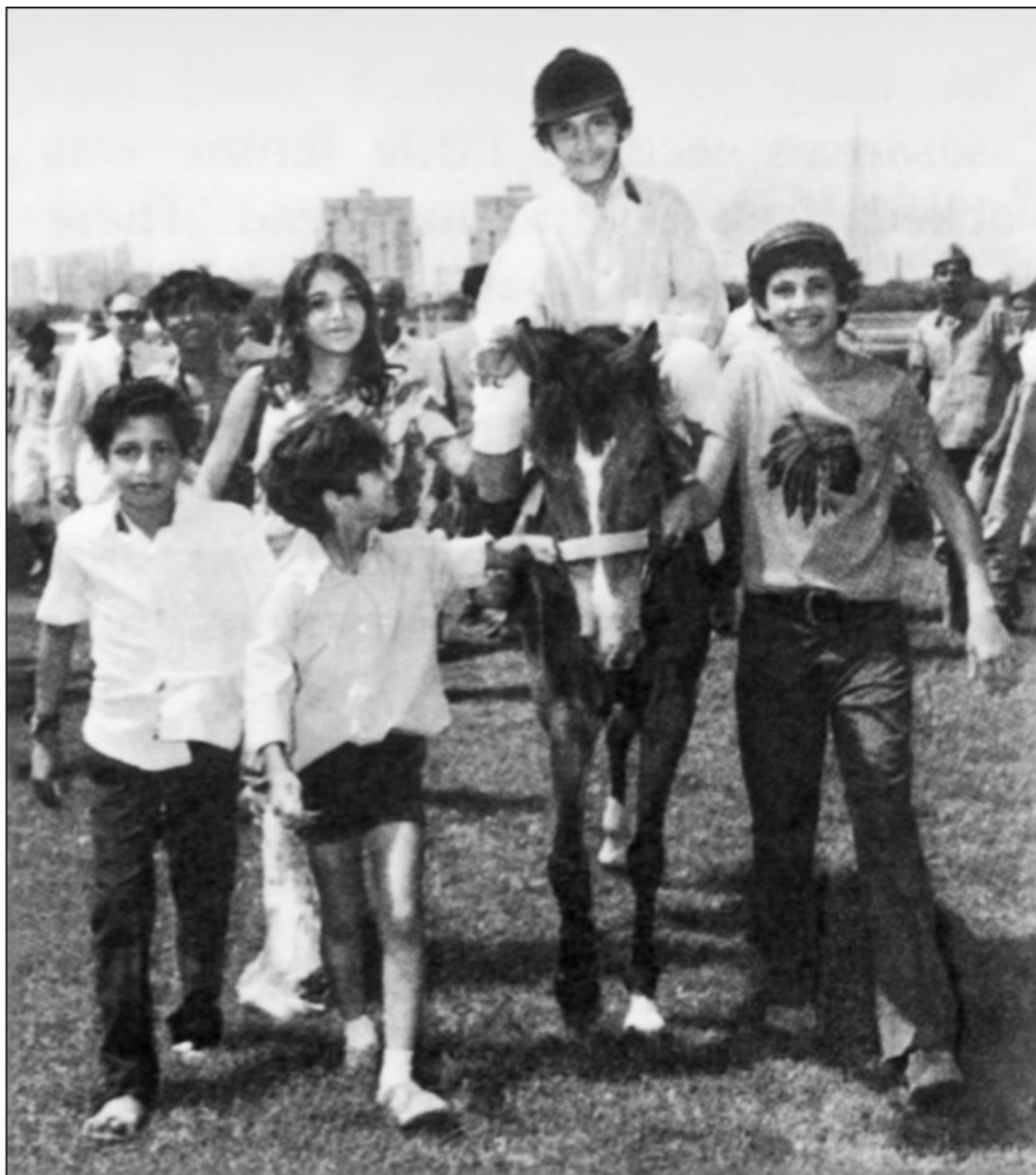
他梦见，他的童年伙伴依旧跟他一起摔跤——一遍遍地翻滚，抱着对方，朝对方吐口水，追着对方满世界地跑。当他睁开眼时已是上午，到了和我一起坐着，首次和卡尔通灵的时间。

“你有多喜欢那场格斗？”卡尔开始就写道！

多年过去了，费罗兹和卡尔之间交流了许多问题和答案。来自彼岸的朋友不断地传递讯息，体现难得的深厚情谊。他们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距离无法隔断。费罗兹将永远是他志趣相投的伙伴。反过来，费罗兹对他的忠诚极其感人，没有一天他不仰望天空，打招呼，“嗨，卡尔。”

如今，费罗兹娶了一个可爱的女孩，让他开心的是，女孩叫美赫。虽然她从小就是他的意中人，有段短暂时期，二人差点分道扬镳。那是费罗兹的郁闷时光，那段时间他怀念挚友的形影不离和支持——期间甚至母亲都帮不上。他发现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即他可能不得不失去美赫，聊度余生。他多次对卡尔诉说，请求他的指导，后来突然有一天，云开见日。费罗兹发现幸福乘风破浪。分离只是向他们表明，他们其实多么需要对方。尽管美赫在巴巴爱者家庭中长大，却从未真

正被巴巴吸引，直到她听说了卡尔的故事，感受到一位真正大师的爱与慈悲。如今，时机成熟，她成为一名热忱真诚的巴巴爱者。



卡尔和表兄弟们在金卡纳赛场

他们怀第一胎孩子时，费罗兹担心，会频繁对他朋友“谈话”，说，“卡尔，请照顾我的宝贝。”有七个月一切顺利，直到8月的一天，卡尔说，“婴儿自行

脱离有困难。这是婴儿的问题，你们不会懂的。”难以脱离！我们大笑。“卡尔，这是婴儿，不是火箭，”我们提醒道。

10月的一个早晨，美赫被驱车送往医院分娩，才发现有个小问题。婴儿是臀位，医生必须做剖腹产。小珍妮出生时，一只脚卡在头后方。情况不算危急，但显而易见，小宝贝“难以脱离”。

我们为何不多想想卡尔告诉我们的话？

## 第 15 章



### 尼珂

美赫巴巴决定，我的亲人现已信服，是时候纳入其余世人了。我央求卡尔将我们的沟通保密。我害怕公众舆论。“不，”他答道，“美赫巴巴说，你不应该害怕，你必须爱世上所有人，要振作精神，帮助所有需要你的人。他说多对人们谈论我，更多，越来越多，这样他们会发现，他们的负担轻了，生活更更好了。”

这是至今收到的最重要讯息。我开始认识到，卡尔回来是为了让美赫巴巴的光照耀黑暗与绝望，从而帮助人们继续生活下去。他是来帮助丧亲者和被蹂躏者、悲伤者和孤独者，并把希望和慈悲赋予那些无力面对未来者的。

“巴巴希望你能努力享受生活，因为明日并不遥远，而昨日已逝。”卡尔说。

“那些不能自助者必须获得帮助。尽力照顾那些无人关怀其幸福者，这样做的人将会快乐。记住这点。”

那是 1987 年 8 月 26 日。上午阿娜瓦丝打来电话。她的朋友，艾米·拉芭迪，最近痛失小女儿尼珂，她年仅 11 岁。小女孩患有不明原因的发热，受尽折磨，不幸归天，让艾米心碎欲绝。阿娜瓦丝建议我对她谈谈卡尔，也许巴巴会有办法帮助她。

我慌了神！接收巴巴的优美讯息多容易。可对他人推心置腹呢？那是另一码事！我充满惶恐。

我开始认识到，巴夫纳格瑞夫人一定是多么勇敢的女子。她对自己孩子得有多大的信心，才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去面对人们的批评、有时甚至是伤人的评论，这些人可能不理解：孩子希望怀着爱“回到”父母身边，是多么美好的事。

我同意考虑一下。

卡尔曾是公众人物，赛马界的宠儿。在短暂的赛马生涯中，他获得的成绩超过赛马史上的任何骑师。他的悲惨事故触动许多人为他祈祷甚至落泪。假如他的故事被误解怎么办？假如有报纸不懂它的美好随意报道，怎么办？假如这个陌生人不尊重我的隐私，怎么办？如此等等。

门铃响了。

楼梯平台站着一位女士。她穿着黑色长裤和洁净的白衬衫。她肤色黝黑，有着可爱的黑色卷发，戴着红框眼镜，眼神却很忧伤！

“我可以进来吗？”她轻声问。“我叫艾米。”

许多问题和疑惑从心中闪现。我能对这位孤独女士讲啥呢？她很快感觉，我因为话题不是日常交谈而不舒服，就主动叫我不必担心，答应保持我的信心。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也许是一种坦率，一种深刻的悲伤？不管那是什么，它激励我开始讲我的故事。

“亲爱的美赫巴巴，请帮助我，”我恳求。

我犹豫地开始讲，最终却发现自己已在分享：我最初经历的骚动不安，在美赫巴巴进入我的生活后，是如何转变成安宁感的。她静静听着，从未提出疑问，不过她的眼泪表明了我想了解的一切。就好像美赫巴巴召唤了她，而她回应了他的

召唤。他要她来，她就来了！我送走她时，答应我会跟卡尔谈的。我不是也曾处于她那种位置吗？

第二天上午，卡尔振奋欣喜！

“我是卡尔·乌姆瑞伽，我和美赫巴巴在一起，”他说，“我会极为小心地做我要做的事。我们是母与子，妈妈，你我有着很牢固的纽带。你随时可召唤我，召唤想来者。你决不要害怕，或把他们打发给别人。要有信心——我们在帮助你。你必须向前走。尼珂会获得最好的照顾，因为巴巴是非常棒的朋友和导师。她将从他那里学习如何在我们灵界生活。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告诉她妈妈，她现在是安全的。美赫巴巴在照顾她。将对她解释，有多种生活方式，人们根据某种模式来来去去。他们必须履行不得不做的事。”

艾米第二天回来，我们一直谈到下午。她大方地表示想要通灵，如果尼珂愿意的话。她承诺将拜访美拉巴德，心中希望体验到尼珂的“探访”。虽然她不了解灵性事物，却发觉卡尔的示现和预知真实事件非常优美自然。

10月31日，一个7人小组陪同艾米首次旅行美拉巴德。卡尔说，“你们抵达和离去时，铃铛会响起，你们可以确信是我们在你们周围。我将是一只白鸟，有可爱的宽大鳞翅，头像鸽子一般小巧。”

我担忧艾米心中明显的痛苦，祈祷巴巴给她的眼睛恢复光彩。我们正登记入住朝圣中心，把我们的行包存放女子宿舍，这时门猛然开了，一个小女孩冲了进来，跳到艾米的床上。我们不由注意到，她是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和尼珂

年龄相仿，脸上带着同样的微笑和酒窝。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所有人，直到目光落在我颈间戴的小金项链挂着的法罗哈吊坠上。

“这是什么？”她礼貌地问，小手持着法罗哈。“这是一只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突然间，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有宽大鳞翅和头像鸽子一般小巧的鸟”吗？它完全符合描述。这就是我儿子一直想传达给我的？不过，我直到几个月后才弄明白。

此时，小女孩馥芮妮塔天真地缠着艾米，不停地对她说话。我强烈感到，这是巴巴通过一个陌生小孩的当下之爱安慰这位母亲的方式。这是巴巴伸手把艾米拉向他的方式。

我们决心解开“鸟”的谜团，很晚去参加晚间阿提。我们匆匆出发——有人忘了鞋，有人忘了手电筒，有人忘了围巾，等等。“快点，”我喊道，“不然我们会错过祈祷。”我带他们全体离开朝圣中心时，几乎一路奔跑，到一颗大树下才猛地停步。这时我们听到头上方传来响亮的铃铛声。时间和世界静止了，我们冥想着巴巴的欢迎。“铃铛会响起，”卡尔曾说，“你们将知道我们在那里。”

次日上午，我们心情轻松许多，前往美拉扎德，即巴巴之家。我们和美赫巴巴的满德里交谈了数小时，然后等待美婊在门廊上露面。我们由能干的迪瓦娜和凯茜负责，这两位可爱的女士居住那里，将生命献给巴巴。她们带我们走入巴巴房间，在那里她们轻声细语，指示美赫巴巴的照片和雕像，以及他的足和那双敏感双手的石膏模型。

我们坐着专心听美赫巴巴头发的故事，这时一缕微风拂入窗户。在巴巴房间的梳妆台上，两块树脂玻璃片之间压着的，是美婣多年来为巴巴梳发时收集的头发。巴巴离开肉身后，美婣将他的头发寄往美国妥善保存。接着的故事是，有一天，满德里正感到特别消沉，非常怀念巴巴，美婣的目光碰巧落在那树脂玻璃片上。她发现，在缕缕头发中间，有一张脸回望着她。就好像上帝用头发塑造了巴巴的脸，给美婣和他心爱的所有门徒带来莫大安慰。眼睛、鼻子、嘴和飘逸长发、脸庞，依然保留那里，为世人共睹。

我们后来坐到爱者中间，为他们对巴巴的爱而惊叹，直到回家的时间到了。我依依不舍地道别，正当我转身和其他人一起离开时，费罗兹跑过来，激动地把我拉到从巴巴花园离开的小过道上。“楠妮阿姨，听，只管听，”他喊道。那里有条横梁挂着一小串中式风铃，在不知从何处拂来的轻风中，优美地摇摆着。我们仰望的脸上方，风铃在飞舞摇摆，发出激烈的叮当声。这是巴巴说“再见，我很高兴你们来”的方式。

艾米的挚友和亲密伙伴，内维尔，也同行有了首次美拉巴德的经历。以下是他要说的话：

“美赫巴巴这个名字，我生动地记得，是在我八、九岁时，我的祖父、父亲和叔叔们所争论的。愤怒的嗓音让我明白，他不是受欢迎的话题，而我基本不知道他们激烈议论的神人就是阿瓦塔本人，传闻他身边总围着女信徒，使我的祖父极不舒服。

“我的家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我叔叔还信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舍地的赛巴巴两位大师。我们家的墙上装饰着他们的照片，许多书架摆着有关圣人、

灵性、超自然和死后生活的书。虽然我读过许多书，知道接触魂灵的经历，我本人对该主题却从未表现出浓厚兴趣，直到尼珂去世，以及卡尔的故事逐渐向我展开。

“楠带我们首次拜访美拉巴德时，那里和巴巴之家美拉扎德的氛围，满德里讲述的简单故事，还有对馥芮涅塔的经历，都使我在一刹那直觉地懂得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它了，’我说，‘经过多年，我的探索结束了！’我几乎没想到，我正和万师之师美赫巴巴建立内在联系。

“馥芮涅塔和我一起做游戏，让我心情愉快，采用的是尼珂过去的方式，因为尼珂和我曾经玩过独有的几种游戏，俩人都很享受。馥芮涅塔跑进我的宿舍，拒绝离开，不顾她妈妈的恳求，而按静修所的严格规定，她母亲是不准进入男子房间的。我稍劝一番，馥芮涅塔就爬到我的背上，我把她交到焦急母亲的怀中。这个事件，还有其他事，都使我回忆起尼珂。

“虽然我的旅途依然漫长，却因美赫巴巴找到方向，我手握他慈爱的手——因为我知道，惟有他通晓道路。外界想法于我不再重要，我对美赫巴巴的内在信念与爱，才是唯一要紧的思想。

“所以，它们将永远在。”

1989年1月29日，那天艾米感到特别不开心，美赫巴巴就通过卡尔传给她这则讯息：

“美赫巴巴说，你必须宽恕每个人，并且做工作，这将使得你作为留在世间者尊重自己。你必须通过想象你是巴巴选中的人，帮助他人含笑历练人生，来实

现自我救赎。这是巴巴希望你做的。必须使他人幸福，你就是使他们幸福的人。所以你得阅读、学习、了解巴巴的一切，以便你对一无所知者谈起时，能实事求是地介绍巴巴。巴巴要求你，去爱和教导所有来找你的人。**书籍是纸上文字，巴巴喜欢活出文字。**天壤之别。故倘若你不能笑着思考，工作将会停止。眼泪冲洗不走你的忧伤思绪，只有巴巴接管时，那些东西才会离去。所以要常常尽情大笑——我们喜爱那样，不要自感卑微，因为你是我们的星星，你必须闪光，不仅要闪光而且要迸发火花。要通过全面磨砺自己，然后把希望曙光交给巴巴来安排，才能做到那样。”

艾米尽可能忠实地遵循巴巴的指示，下文是她讲述自己的情况，以及她对美赫巴巴的体验：

“在我假装平静之际，人人密切关注着；有人相信我很坚强，还有人认为水闸尚未开启，但无人知道我内在的绝望，内在的冰冷，根本就无法估量——那种脱离现实的体验。尼珂关闭了门——她令医生束手无策，死了。

“我孤独又内疚，重温去年的每一刻，躲避种种目光，人们谴责我不够聪明挽救我的孩子，或者太蠢犯了傲慢的错才失去她。我一度信任自己，我习惯于掌控，或者我曾认为如此。

“我是信神者吗？是！可我真认为神会干预帮助吗？不！我会带着信念证明这点，还有自我的支持向我表明，我是唯一能创造我周遭生活现实者。我为所做的决定和选择负责，当它们出错时，我视之为要学习的功课，有时甚至未从中学会。神并未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我是自己的主人。直到尼珂去世。

“死亡违背逻辑，死亡摧毁幻想。我被抛下，无处可去，无依无靠。我感到做人毫无价值。似乎一切都不重要，直到那天我见过楠妮，被介绍到卡尔和尼珂的世界。卡尔说的全部，就是她在一位俊美、善良和慈爱者的手里，我有所触动——我想了解更多。卡尔的故事像个梦，他大师的家等于是爱与安全的地方——感觉那很好，感觉那是真实的。我的世界反而不应该存在！我需要逃离——毫无疑问。



尼珂

“很快，我在通灵时，认识一个叫美赫巴巴的存在，我之前从未听说或经历过像他这样的人。文字是尼珂的，而能量是巴巴的，因为只有他才能引导我阅读和学习，支持我处于的每种生活情境。他说有一天我会学会爱他，我笑得在地毯上打滚，对他发起挑战打赌，‘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可没过多久，我就学会信任他，学习新词汇和新术语，开始懂得他并非普通人，他不止如此，要多得多。

“我时不时会产生怀疑，因为在通灵中有差异——在日常生活方面的难题和事务上，我被拒绝提供个人帮助。尼珂严格遵守巴巴的规定，用我必须做的阅读来教导我，她始终向我保证说，巴巴的持久之爱永不会离开我。一点一点地，我向巴巴臣服，让我看到：活在过去的痛苦和罪疚感中，是徒然无益的。一开始，我未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求道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学到更多巴巴的灵性真理，一旦确信就不再回头。

“下一步是开始清理一度乱糟糟的生活。这需要内在信任和内在信心，我没把握我有这些，但一旦做决定，就交给巴巴铺平道路吧。我干坐着，害怕样样都会失败，或者逃避更深陷妄想性体验。但卡尔使我确信，疑霾顿消。在美拉巴德，他给了我最优美的讯息，让我见证了尼珂的示现。

‘尼珂将一直是金子般的，不过金子中有黑色和蓝色线条，而且她将是穷人的帮助者。你必须洞察她的内在，找到迹象让你感到——尼珂，没错，她在这里。她的服色朴素。她在各方面都将是爱的纯金，在你们逗留期间将是显而易见的。’

“我生动地记得那个时间。尼珂并未“露面”，直到在餐厅度过一个特别欢快热闹的夜晚后，最后那天的早晨。好友芙芮妮·佩坦和我站着准备达善，几乎没留意一个孤单身影朝我们走来。我排在队伍末尾，感觉有人在，就转身看见站着一个人，一个穿着带有黑色竖线的蓝纱丽的女士！我吓了一跳，转身面对芙芮妮，攥住她的手，使个眼色央求她往我身后看。她一瞧，报以开心的咧嘴一笑——尼珂‘到了’。

“不用说，阿提很美。不过当我们步行下山时，试着想好下一步——我该怎么带着需要了解的问题去接近她呢？早餐后，机会来了。我走向她，作了自我介

绍，支支吾吾地，不过总算问起她的工作情况。特里普拉有着晶莹可爱的肌肤和清澈的目光，她满脸疑惑地注视着我，说只要跟她说明我的好奇心背后的原因，她会告诉我的。既然如此我别无选择，就对她讲了一点卡尔和尼珂的事，暗自祈祷对方的信任和理解。

“尽管只听了简短的故事，特里普拉的表情露出极大的慈悲，她的眼泪使我相信她的心是敞开的。她终于抽空告诉我，她和丈夫俩人目前正失业，打算回美国找工作。看到我脸上写满的失望，她便歉意地笑笑，仿佛随后想起什么，说，‘我们还要去北方，一个哈德瓦附近的地方，我们会加入一所孤儿院，给孩子们教两个月的课。’她倒吸一口气，我们同时意识到她随口之言的重要意义。她说的正是做穷人的帮助者。

“她毫无保留地把我搂到她怀里，我们俩都坦然地哭了，同时又笑。我感觉到她的身骨像尼珂一样瘦，端详着她线条柔和的脸，流露出一個阅历丰富者的成熟和敏感。我凝视着她，突然记起，她正是在昨晚餐厅里的所有外国人当中，那个低调参加“猜硬币”趣味游戏的人。她在我这一组，赢了！

“那天下午，我准备离开美拉巴德，把行李放入出租车时，一双有力的手蒙住我的眼睛。我吓了一跳，转身看见满脸淘气的特里普拉，她亲切地拥抱我。我注视她的眼睛，看到了万般不舍。

“现在，我的生活围绕着美赫巴巴。尽管尊重当今世界的所有信仰，但没有典籍像巴巴那样——通过他的书和日常给予的“教导”——赋予我对真理的洞见。伴随每个生活体验，我被尼珂教会了“臣服”的意义，而且经过长期奋斗，我发现能容易地释放时间，彻底而绝对，甚至不管有好或坏的体验，我都越来越被吸

引接近巴巴。我发现，虽然我的理智和逻辑头脑在用于探究人生真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我的心灵反而被俘虏了。对于他这是唯一重要之事，现在于我也是如此。

“我欣然承认，美赫巴巴打赌赢了！”

我为艾米的祈祷获得回应，因为多次访问美拉巴德后，我现在看到一个不同的人。她征服了忧郁思绪，把它们全交给巴巴。她逐渐熟悉巴巴的教诲，现已成为我的信心源泉。每当我在试图弄清巴巴的方式时遇到难题，就向艾米求助。每当我需要讨论如何帮助某人，总有艾米在。就好像美赫巴巴带她来，一路在各方面帮助我，而我回顾过去，一度差点打发她走。

据卡尔的讯息，尼珂似乎保留她的鲁莽性格和她“富有弹性的卷发”，而且尽管她有时会违抗巴巴，却一直被他所激励，总体上服从他深爱他。她有着她母亲的忠贞不二，母女俩心心相连，绝对忠诚于美赫巴巴。

## 第 16 章



### 琵罗

艾米开始通灵后不久，发生一起有趣的转折性事件。她的性格刚直固执，过去一直忍受不了几个家族成员，基本疏远他们所有人。她有个表妹，琵罗·伽丝瓦拉，遗憾地发现自己成了艾米冷漠和迁怒的对象。当然这持续了多年。

我在学生时代就认识琵罗，一直记得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但她是许多人妒美的目标，因为她过着有魅力的生活，简直像个公主，拥有美丽的家、好多朋友和一位慈爱亲切的母亲。她结婚早，可丈夫于 1965 年去世，留下她照顾两个小女儿，莱拉和安妮塔。后来，生活逐渐步入舒适的日常套路：忙碌的派对，灯红酒绿、牌局和海外度假，因为钱从来不是问题。

时过境迁，琵罗的生活突然好运不在。两个女儿都面临婚姻问题。她美丽的家充满了泪水与忧伤，她的挫折感因这个事实而增加：她没有能力为孩子们做得更好。她面对自己的社交朋友圈感到不舒服，他们从不浪费时间，就让她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她绝望之下，把自己的无助告诉了艾米的母亲，特蜜·兰德芮亚，她一直和琵罗一起生活多年，是她家人的亲密伴侣。自然结果是，提出建议请艾米通过尼珂的渠道帮忙。尽管对艾米有所保留，琵罗还是决定抓住机会。

当艾米听到请求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回避，以免干扰休战状态。不过，她想到巴巴和他给我们全体的讯息。真该由她来决定，谁应该接受他的爱与帮助吗？她不这么认为。于是她打电话给我。

坦率地说，我知道女人们会说长道短，很担心。我们在斟酌该怎么做时，我能清晰地想象：我所有的美好经历，在玩牌者的爱司、皇后和小丑之间，被断章取义，七嘴八舌地谈论！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事。

最后我求助卡尔，而他好像在惩罚我的想法，说，“把一切告诉她。”我不敢相信。

“一切？”我质询道。“我怎么做，卡尔？”

“只要带上美赫巴巴，”他说。

我很害怕，真害怕！我去了琵罗家，我们坐着用咖啡、饼干和薄三明治。寒暄礼节后，我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开始对她讲卡尔的故事。当我记起卡尔的那句“带上巴巴”，声音终于从啜嚅低语变得平稳，手不再抖。很快，我讲到故事的这部分，提到马克莱恩·卡尔森，还有卡尔身穿“红衬衫、棕裤，光脚没穿鞋”在三摩地露面，使琵罗潸然泪下。对卡尔努力恢复与父母亲人的联系的奇迹，她不加掩饰地哭了。

“你怎么把他留在那里，离开来孟买了？”她抽泣着说。

“我留下他和巴巴在那里，”我回答。

琵罗对待生活的态度迅速改变了，对艾米的感情也是如此，二者对自己的突然变化更为惊讶。我以为等一段时间，她新鲜的热情就会退去，结果却证明我错了。她轻松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伴随巴巴的爱与支持，怨苦迅速消失了。她表示迫切需要服务巴巴，并且承诺尽力去做正确的事。她继续参加聚会玩牌，但这些活动不再是重点。她找到了巴巴。

她把新发现的幸福分享给她的孩子、孙儿和朋友，每天早晚热情地念诵巴巴祷文，唱巴巴歌曲，开始出席灵性聚会或演讲。她不遗余力去觉察巴巴希望她过的生活方式，努力遵循巴巴关于怎样爱神的下列建议：

“对神最实际的爱，就是爱我们的同类。

如果我们像为亲人着想那样，为他人着想；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不找他人的过错，而是反躬自省；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不损人利己，而是损己利人；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以他人的苦为苦，以他人的乐为乐；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不怨天尤人，而是感到自己比其他很多很多人都更幸运；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对命运忍耐知足，将之视为上帝的意愿加以接受；就是爱神。

如果我们认识到，对神最大的忠爱是去伤害其任何生灵；就是爱神。

要真正地爱神，就必须为神生为神死，认识到生活目标就是为了爱神，并发现神即是我们的大我。”

1989 年中期，琵罗对特蜜做了惊人的声明。她说，她的生命完全在巴巴的手里，对它的方向毫无怀疑或恐惧。此后不久，她溘然辞世，加入卡尔和尼珂伴随至爱美赫巴巴。

我追忆当年，得知琵罗需要对卡尔谈话时——我怎会那么惧怕告诉她？

琵罗的故事尚未结束，因为美赫巴巴似乎故意把诸多家庭召集他周围，让他的慈悲大爱触及不止一家。

琵罗的女儿安妮塔，最初欢欣鼓舞地得知，她美貌如蝶的母亲竟拜倒在一位灵性大师的魅力下。当琵罗去世时，我有担心。我预料安妮塔会对这位承诺满满的大师报有怨恨。我原以为安妮塔会问，他为何未能照顾和保护她所深爱的、强烈依赖的母亲。

也许你应该听听安妮塔的心声。

“我感谢美赫巴巴在适当的时间进入妈咪的生活。就在她死前，她一直提醒我们这个事实，即她的生命在巴巴的手里。妈妈谈到她对巴巴的深刻感受，以及他俘获她心灵的非凡手法。我已接受这是她离世的时间，对她来说，没有比跟美赫巴巴在一起更好的地方了。

“卡尔是指路明灯，一直使我保持与妈妈的接触。多谢他，我才知道她在哪里，在做什么。我每天感到她的亲近，并请她祝福，请她一如既往地照顾我和亲人。

“尽管我此前听说过美赫巴巴，却发现关于卡尔和他与美赫巴巴联系的精彩故事实在令人着迷。我坐着听楠妮阿姨讲故事，就像海绵一般吸收着，眼睛眨也不眨。小尼珂和巴巴在一起，巴巴在照顾她，是真正感人至深的事实。

“我的生活正经历一段艰难时光，虽然我摆出勇敢姿态，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有一天，未先通知，艾米就顺道登门。我拉住她的手，发现自己向她倾吐心声。

“从那以后，我义无反顾。我们去了美拉巴德，那是我永志难忘的经历。卡尔说的每件事都发生了——就像一个梦。我本能地知道，生活被巴巴触及后，会

有不同。我现在懂得，我永不孤单，即使在最黑暗日子，经历疾病或悲伤，巴巴始终在那里，这使生活变得美妙多了。

\*\*\*

巴巴很快触及艾米的母亲特蜜，琵罗的早逝令她极度震惊。她在送别旧友时，脸上写满悲伤。

特蜜最初曾被舍地的赛巴巴吸引，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手指始终戴着一只赛巴巴戒指。由于她跟艾米、尼珂和琵罗关系密切，发现自己走向了美拉巴德——不过始终有一种罪疚感，不许自己充分感受巴巴给她的慈爱拥抱。她接受美赫巴巴，就是对赛巴巴不忠吗？

答案很快呈现，当特蜜回到孟买时，发现把赛巴巴戒指遗忘在美拉巴德的朝圣者中心了。她为自己的粗心深感不安，直到艾米温和地提醒她，这也许是赛巴巴的方式告诉她是时候让美赫巴巴成为她的了。

钻石有多个面向，它们皆可一道发光——那不代表你在奉爱上不忠。它只是表示，是时候向前进了。它代表认识到所有大师皆为一，都指着唯一的方向——朝向神。



## 非洲

非洲大陆于我而言，总拥有一种奇异魔力，由于非洲这个字眼令人想到黑暗丛林的恐怖画面，更是如此。我害怕野生动物。

我在童年，甚至现在有时，都常梦见狮子和老虎在深夜追踪我，夺走我的家人。我会尖叫醒来，直冒冷汗。甚至夜深人静时，我老女佣的大声打鼾听起来也像狮吼。

我父亲是猎人，热爱荒野的召唤。我和姐妹们热衷于聆听他遭遇野生动物，尤其是狮子和老虎的故事。他带我们去看每一部有关非洲的电影——《哈泰利》、《瓦图西人》、《野性与自由》和《天生自由》等等。我们看了近 20 遍《所罗门王的宝藏》！他希望我们像他那样喜爱打猎，可我的感受很复杂。我被它吸引，同时却很害怕。

当我们出发去非洲荒野度假时，我记得他讲的所有故事。我丈夫吉米、阿娜瓦丝和她丈夫姜古默默祷告，而另一方面，我呢，坚决地把巴巴的照片塞入我的行李。

我们在内罗毕着陆，享受了两天，逛商店，上高级餐厅，伴随邦戈鼓的敲击节奏跳舞，尝遍种种美味佳肴。很快，踏上狩猎之旅的时间到了。一辆带可调节顶篷的旅行车，把我们运送到“树顶酒店”——一家建在树上的美丽饭店，可俯

瞰一个小池塘，那里吸引着水牛、鹿、豹和最珍稀的动物——非洲犀牛。景色极为壮美！次日上午，我们驾车数英里，前往威廉·霍登的狩猎庄园，那里有精美的花园，长满无数色彩斑斓的鲜花和野生粉色仙人掌。

大概傍晚4点钟，我们和另10辆旅社轿车结伴出发，搜寻狩猎狮子。我们人多势众，我心想，当时我们从一个叫基科罗的地方往前开，此地刚下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雨。突然，毫无缘由地，我们的司机走偏了常规路线，远离了其他车辆，我们发现自己单独处于狮子出没的领地。

我的心一沉，此时旅行车下冲滑行，以惊人的角度停下。“怎么回事？”我惊呼。司机发现车轮陷入稠厚的泥浆，提议我们下去推车。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推动这辆大旅行车？吉米有肾脏问题，姜古身材矮小瘦弱。当然，阿娜瓦丝思想敏锐，却没多少肌肉，最后鄙人我呢——我怕被野兽生吞了！

司机扭头看到车上唯一的乘客，疑问地扬起眉。“绝不，”我叫道，同时捂住耳朵爬到座位下，其他人则顽强地用肩膀抵住车，使尽全力推。车纹丝不动！我们被彻底陷住——陷在泥泞里！

从4点熬到5点，然后到6点钟。我们挤在一起坐着，希望有人来援助。

“你难道没有步话机，没有无线电设备，可用来发送SOS求救信号的？”我绝望地请求。司机摇摇头。“我们只能等待，”他宣布。

夕阳渐渐西下，天空由红色变为紫色，然后变黑。可听到高大的草丛中传来微弱的咕哝和呻吟声。我合上眼，抵制脑海涌现的幻觉景象——成群的非洲象冲

撞我们的旅行车，凶狠的犀牛一定会用角撕裂我们，水牛用坚硬的蹄子踩踏我们，而最后狮子扑入轿车，啃嚼我们的骨头！

“美赫巴巴，”我呼求，“您在哪里？”

时针指向7点。“我们完蛋了，”我想，因为现在真没办法离开这里了。我们五人深陷困境，方圆数英里无人援助。我的恶梦最终成了现实！阿娜瓦丝，这下真慌了，转向我，催促我向巴巴祈祷。我闭上眼睛，紧扣双手祈祷，尽全力联系，乞求他伸出援助之手，使我们脱离这个荒野。

一分钟过去了。“啊哈，”司机说，“那是什么？”我猛然睁眼。那肯定是狮子，我自忖，大限将至。

远方出现一道微弱灯光。司机疯狂地闪车头灯，回应对方。灯光越来越亮，又看见另一道灯光，接着是另一道，还有一道，我们很快如释重负，八辆旅行车的耀眼车头灯聚焦射向我们。它们从四面八方驶来，就像来自天堂的灯塔，来帮助我们并且将我们救离地狱。

所有司机跳下车，在欢呼声中，旅客也加入他们，用肩膀抵住车轮，将我们的车推出沼泽。人们纷纷鼓掌祝贺我们，仿佛在说“美赫巴巴凯捷！”，我们自由了！

将近夜晚8点。我们疲惫却很欣喜，坐入车中，启动引擎，默默地启程返回。车队才前进大约100米，领队的旅行车突然停下。我们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有13只狮子舒展四肢躺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它们美丽的琥珀色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们敬畏地默坐，注视着这群骄傲的猫科动物，它们似乎没有被另一个

物种的好奇目光所打扰。有些狮子回首望着我们，另一些则继续舔着入眠的幼崽，它们柔软的掌下掩藏着致命利爪，若不是有美赫巴巴，可能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性命。

我们用了几天时间，才从这次经历中恢复，凑足勇气同意去乘热气球观光！那天早晨5点半，我们从总督营地的帐篷启程，绕过一大群水牛，于破晓时分抵达热气球游玩地点。在清晨的这个时刻，非洲极其美丽。

这一次，轮到阿娜瓦丝紧张了。她一想到被绳索和气球拉向天空就厌恶。“请求美赫巴巴和卡尔与我们同在吧，”她央求道。巨大的吊篮，连着瘪的气球，立在我们面前。当我们8人爬入“马赛彩虹”号时，我好奇我们会不会安全地完成飞行，还是会发现自己降落在一群非洲象中或者沉入河马池塘。

飞行员开始朝我们走来，微笑着。“看上去够可靠的，”我自忖，端详着他的英俊五官。“巴巴，请把我们安全送回，”我不断地祈祷。我闭上眼睛，快速联系了卡尔，才一睁眼，就直接瞥见那年轻人胸前的铭牌上，有蓝色和金色的名字——**卡尔斯特罗姆！**

我们飞越丛林，仿佛巴巴给了我们翅膀——我们是雏鸟，不懂天地间的危险。我们下方远处，成群的大象、水牛等野兽发出低吼声。我们飞越大张嘴巴的河马，它们懈怠地泡在静谧的池塘中，瞪羚的嬉戏令人赏心悦目，它们在晨曦的阳光下蹦跳玩耍。鸟儿开始啼鸣，伸展华丽的羽翼，在郁郁葱葱的林间随意飞翔。平生第一次，我羡慕鸟儿的自由，因为我在透过它们的眼睛俯瞰四周的广袤美景，感到新鲜凉爽的空气拂面而来。除了轻柔的嗖嗖风声，什么都听不到——那种静默触动我的灵魂。

我转身望着卡尔斯特罗姆,把自己交给他的温柔照顾。因为天地皆属于巴巴,  
我只是一个信赖他的随行旅客。



## 史坦斯岱庄园

卡尔曾下苦功平息我头脑里的诸多疑问，不过我仍有很多忧虑，并不断地设法证明我的体验是合理的。有许多人提醒我这种先入为主的陷阱，有人则轻蔑地声称我在抓取救命稻草，用通灵填补生活中的空虚。我三番五次地怀疑，我会不会只是在想象这一切。我会退缩、困惑和迷茫，尽管有身边的忠实小团体的保证。艾米依靠卡尔的讯息，努力维持下去，因为她也踏上了完全陌生的旅程。

我仍在捕风捉影，在 1988 年 6 月，请艾米跟我一起去伦敦，我在那里准备进一步调查西方世界所能提供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会找到什么，但我希望获得某种建议会强化我们所进行通灵的方式。至今，我们的经验一直局限于彼此、巴夫纳格瑞夫妇、卡帕迪亚夫妇和睿希女士。因此，我们不确定我们胜任做什么，如果有的话。

我们不可能被引导给比艾薇·诺瑟菊更好的人了，她是我之前结识的。她是著名的出神灵媒导师，有 50 年资历，也能够“灵视”和“灵听”。那天晚上，她坐着仔细聆听，自从我上次遇到她后的所有事态进展，然后说了许多支持性的见地，令我们着迷。她给了我们认可，我做了记录，但为简短起见，在这里我只列入一部分。

“你的体验是最了不起的，”她说。“以前我从未听说类似的情况。我不会改变你所做的事，你受到如此优美地控制，获得最了不起的成果。你不知道你是

多么幸运——简直是奇迹。那很美，亲爱的，如果你想知道那是不是真实的通灵渠道，答案是肯定的。我从未听说如此优美、如此令人信服的情况。你真是太有福了。卡尔肯定在，他属于一个非常强大的团体。它有一种可爱的纯洁——它很美。

“你拥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你真的有，所以要珍惜它！它有某种光荣。就像开启美好的光与能力之门。他的气场与你的混合，当然美赫巴巴属于他自己。你身上散发的东西相当精致。就像有人佩戴精美珠宝，却浑然不知其价值。那是令人惊奇、独特、绝对出众的。”

我们听得头脑仿佛漂浮云端，艾米和我准备告辞这位可爱的女士。在门口，我们提到计划拜访在史坦斯岱庄园的亚瑟·芬德利神秘学院。“不，亲爱的，如果我是你们，我不会去。我认为停止你的探寻才是明智的，因为有些人不会充分理解的，”她扬眉说道。“很难理解一位美赫巴巴这样的灵性大师的自然引导。”她突然闭上眼，最后说，“不，不，尼珂和卡尔似乎认为，你们甚至不会待足一周。”

当然，我们并不准备听从，因为我们对即将来临的拜访太兴奋了。我们得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最终到达的地方，亚瑟·芬德利学院，是世界著名的通灵画家科洛·珀菊推荐给我的。它是一个可爱的古老庄园，叫史坦斯岱庄园，位于埃塞克斯的芒特菲奇特，距离伦敦大约一小时车程。这所学院可追溯至公元 1096 年，由英帝国勋章获得者、治安官 J·亚瑟·芬德利创建，旨在促进通灵科学的研究。它由唯灵

论全国联盟管理，作为住宿中心，学生们可在此研究唯灵论哲学、心灵拓展和同类学科。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访。

我们的轿车驶入宽敞、美得惊人的花园，来到一座壮观的宅邸前。登记后，我们步行穿过入口，进入有着高耸天花板的走廊，走上铺地毯的优雅抛光木质楼梯，来到布置精美的卧室。艾米和我将在其中一间同住七天。我们迅速打开行李，核对了安排的讲座和用餐时间，然后下楼参观其他地方。

我们漫步进入一个宏伟的公共休息室，室内摆置了一架大钢琴，在过去的岁月里，其悠扬的音符想必活跃了许多场音乐晚会。身穿飘逸晚礼服的女士们肯定曾伴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优雅地跳着华尔兹。一支支的加沃特舞一定曾在这优雅房间的柔和金色墙壁之间跳起。木质壁炉一度温暖着古式雕饰家具，芬德利家族的肖像从金边画框安详地俯视下方。枝形吊灯在我们头顶闪烁，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蓝紫色旧地毯。我们伫立着敬畏不已，沉醉于古色古香的迷人氛围。

我最喜爱的是，美丽的花园延伸到远方的湖泊，湖上点缀着鸭子和优雅的天鹅。肥胖的英国乳牛懒洋洋地站着咀嚼反刍，白兔儿在气根垂挂的参天古树之间欢跳。篱笆上长满甜香的木玫瑰，下方簇生着蓝铃花，看上去像坠落的天穹碎片。雨滴在玫瑰花瓣上闪烁，蝴蝶围着起舞。一栋庄严的小教堂俯瞰草坪，夜晚快结束时，我们过去参加礼拜，管风琴奏响，我们怀着感恩加入合唱。

第二天上午，我们不顾诸多美景，安心听演讲，其中最令人鼓舞的是来自唯灵论者全国联盟（MSNU）的，也是学院的院长，戈登·希金森的讲座。

希金森先生是当代最强大的灵媒之一，杰出的灵学家和导师。听他的演讲令人着迷。我惊叹于他从逝者流畅获取讯息的技巧。为进一步提供存活的证据，他添加了地址，甚至电话号码。他散发一种文雅的魅力，而且绝对自信。我们后来得知，他母亲范妮·希金森，是她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灵媒之一，他遗传了母亲的天赋。

一次中间休息时，我读了一个关于戈登·希金森的有趣故事。似乎他有一群灵界孩子，常跟他们玩耍。其中有个小女孩。他有个橡皮球，常抛给她，她会将球抛回来。此事使他的兄弟们迷惑不解，当然啦，他们看不见他的同伴。有一天，他们叫父亲观看，他反过来叫来几个邻居。当范妮回家时，看到他们都蹲在地板上，痴迷地观看这个奇怪的表演。

戈登的父亲常发现儿子的表现有点古怪，不过他母亲意识到他的潜力，知道他极具天赋。因此，从三岁起，她就开始训练他，极为严格又小心。

随着他长大，他的通灵能力也在成长。这在许多困难和危险的情境中救了他，尤其在二战期间他参军的时候。在一个难忘的时刻，他和战友们躲藏在德军占领地的一间农舍里。他的指挥官喊道，“希金森，你打算被杀吗？”

“不，先生，”他回答。

“你打算被俘虏吗？”

“不，先生，”

“那你尽可能多带人逃离这个鬼地方！”

戈登带上 40 人，跑到一条湍急河流的岸边才停步。当时深夜漆黑，他不知该怎样带他们过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跪下祈祷。“我会帮助你的，”他年幼时曾和她一起玩球的那小女孩的魂灵说话了。他在黑暗中清楚地看到她。“如果你带我离开这里，我将用余生服务灵界，”戈登许诺道，遂跟随小女孩踏入漆黑的深水。那女孩领着他们，毫不踌躇地沿曲折路径前行，那里的河水浅。他们因寒冷和恐惧而瑟瑟发抖，终于抵达对岸。

戈登恪守对他的灵界小朋友的诺言，几年后，成为唯灵论全国联盟主席，最终把他的总部设在史坦斯岱庄园。

戈登·希金森认为，唯灵论是一门哲学，它在许多方面教诲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另一个世界。“唯灵论的目的，”他说，“是使人们灵性化，更有爱、更关心、更负责地对待彼此和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

在学院，我们融入来自各国的人士，分享对英式特色餐饮的美妙体验。用茶时间是闲聊时光，有松脆的饼干和一杯杯热腾腾的伯爵茶。夜幕降临之际，就到了时间去圣堂见证灵性治疗的示范。晚餐后，九点钟，我们聚会分享另一种“灵性（酒）”（译注：双关语，spirits 同指“灵性”和“酒”），最后酒吧在歌声笑语中打烊。

我们在庄严的图书馆大量阅读，还买了许多书，准备回印度跟朋友们分享。多名灵媒演示了他们灵视和灵听的技能。虽然我们学到，灵媒的目的是提供存活的证据，对留在世间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我必须提出，我们发现自己相比他们，在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似乎做一个竞争性的魂灵，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我们好像其实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灵媒。我们并不能“灵

视”、“灵听”或“灵述”。我们的工作不止是提供死后生活的证据，而主要是通过美赫巴巴学习普遍真理，并且使“负担更轻省，生活更明亮”。正如卡尔曾说的，“我们什么都不是，巴巴是一切，我们都是他神爱海洋里的水滴。”

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我们上完当天的讲座，像往常一样去了那个改造成酒吧的地下室。到那时，我们已经很熟悉学生、客人和职业灵媒们，尽管他们多次请我分享经历，我与生俱来的恐惧和保守阻止了我这样做。

我不知何故，突然发现自己想把卡尔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于是我们在会馆楼下找到一个舒适的角落，我开始对他们讲述卡尔和美赫巴巴。艾米没留意我的打算，一路赤脚轻快走来，直到注意到我身边有一群安静的听众。她颇为好奇，走得更近，并发现这是最贴近她内心的故事，便摆臂做个手势表示支持。

故事讲完时，我抬起头，对现场反应始料不及。鸦雀无声，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一个低沉敌意的声音突然刺破静默。有个同学，简·史密斯，也是职业灵媒，从扶椅上站起来发言。她以娴熟的领导素质，指出我们故事中的漏洞，比如对我们的指导灵、我们的孩子以及睿希夫人和她的通灵板的有效性，表示严重怀疑。我感觉艾米的指甲掐着我的胳膊，当时我们听着她诋毁自动书写和通灵板，两者在她看来都不符合她的“高级”标准。她伶牙俐齿地结束了长篇声讨，“你为啥不读一读伟大的印第安指导灵‘银桦’的训导？他会给你指明道路。”

我惊愕得无言以对，焦虑地望着其他人，寻求某种口头或道义上的支持，却一无所获。简·史密斯意识到她挑选了完美时刻，把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彰显

了她的主导地位，我啜嚅地道声“晚安”，同时艾美差点掉泪，像石头般沉默。我们告辞后，便回房间休息。

次日上午，我们被安排参加团体会。我们排队走入一个大房间，围坐摆成一大圈的椅子上。中央的地板上，放着一个装满水的平底玻璃杯，周围有鲜花和干橡果。我们随后被要求，把我们的能量集中那杯水上，试着向房间内的任何人发送心灵感应信息。我合上眼，尽全力发愿。我许了不可能的愿，因为我仍有无名火。“亲爱的美赫巴巴，请以某种方式向简表明您在场吧。如果您真在这里，请把这杯水变成酒！”

在绝对静默中冥想 15 分钟后，我们被要求轮流分享接收到的心灵感应。简第一个站起来，似乎非常激动地说，“我为何有这种清晰而急迫的感觉，有人想把这杯水变成酒？”我从椅子上跌落，所有的目光都盯向我。我呆坐在地板上——接着心中涌现笑声，默默地感谢美赫巴巴。

那天晚些，我们像往常一样，围坐一隅。艾米依然为头晚的插曲恼火，跟一个团体成员发生了口角，此人不作别的，只管夸夸其谈她本人和她作为灵媒的杰出不凡。尽管有美赫巴巴的教导，艾米的脾气上来了。她痛斥他们的炫耀实乃粗鲁、无知和骄傲。她说，我们从不宣称是灵媒——我们是新手，只想分享一下经验。舞台中心转移了，他们并不乐意。“五天来，”艾米喊道，“我们一直听你们在夸夸其谈——我们不想再听了。”说完，她简直是把拖出了学院，返回伦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整天！

当我叙述那天上午静坐期间发生的事时，她的眼中才重现笑意。我们一直受到艾薇·诺瑟菊、卡尔还有尼珂的预先警告，但如我所述，我们不得不学到宝贵的教训——才会信任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和最重要者美赫巴巴。

一位苏格兰灵媒，阿尔·凯特娜奇，也有助我们恢复对自己的信心。她特意来拜访，私下会晤我们，重新肯定了我们与美赫巴巴和孩子们的经历，我逐渐观察到艾米的眼神又恢复光彩。

想象我们多么高兴，当我们回到孟买，读了简推荐给我们这种“新手”的“银桦”的书，竟发现有一整章写到睿希夫妇的。“银桦”亲自认可他们是国际知名的灵媒，将他们评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通灵者之列。

我们一度远离他乡，误认为答案会在另一片土地上找到。我们其实错了，因为我们发现，答案就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对孩子们和美赫巴巴的信心中。



## 巴巴是上帝吗？

“妈妈，我希望你爱美赫巴巴胜过爱我，因为美赫巴巴是上帝。卡尔。”

面对这些我从不听或读的文字，我默默坐着，盯着讯息，良久思索它的意思。自从我知晓美赫巴巴以来，读过许多关于他的书，却断然忽视某些段落，即他的追随者称他为“上帝——本时代的阿瓦塔”。只要我能掩饰这个事实，对决定接受他的任何方式都会很舒服。否则没有人说服得了我。

是的，我准备接受巴巴作为我的向导、我的忠实伴侣、我的保护者和挚友。我甚至试着理解他的教导——顶礼他的爱与恩典，因为我在内心知道，美赫巴巴是一位罕见的灵魂。我甚至感觉他超越了人类——是一位觉悟者，他的爱与慈悲是那么美，使我确信是他促成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的。不过，我无法接受他是上帝——不，不是上帝！决不是上帝！对我来说，上帝不存在。

“不，卡尔，你一直来所说的话都让我着迷，但这次我不同意你的要求——我还没准备好，”我倔强地呼喊。

“你感觉我受过上帝的不善待，所以你反对他，”他回应。“我了解爸妈你们的感受，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想想我们现在怎样在一起的，做着我们从未想象到的事。我是来让你快乐的——这是我的全部愿望，我将为之尽力。我将做更多更多，以至你会说：卡尔始终在近旁，比从前更近。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卡尔的圣战就此开始。每天上午，儿子都会给我们一则新讯息，持续努力使我们相信：巴巴始终在我们身边。

“上帝无处不在，无所不至。他伟大而善良。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爱每个人，不希望使他们不开心。只要想想：巴巴是上帝，上帝是巴巴。他是我的全部，你的全部——他是每件事物和所有爱巴巴、爱神者，众生一体。

“巴巴是人间的最仁慈者，他在我们灵界，被认为是上帝曾经创造的最有助益的灵魂——这就是他获得美赫之名的原因。那是什么意思？美赫的意思是“心怀善意”。所以妈妈，他是把他的心给予人类，为确保他们找到和平的人——他把他的心给予他们。

“美赫巴巴不是来布道，或教导宗教、信仰以及违背人类思想的任何东西。他的全部祝愿就是幸福。巴巴对于我是上帝，对于所有需要他的人，他是上帝。任何形式的幸福都是必要的，故上帝巴巴，能给予他们幸福——因此他是上帝。上帝意味着赐予的父。你拥有的一切皆来自他——你需要的一切皆来自他——除了他，什么都不重要。”

卡尔的讯息一向简洁而直接，不过我仍不愿放弃我的立场——有时我接受他说的话，有时我排斥他的智慧。我想理解巴巴，因为我知道他真正想做的，就是巩固我的宗教信仰一直以来教诲我的东西。我欣赏巴巴不设定规则，比如你应该崇拜谁和怎样崇拜，不管你在寺庙、清真寺或火庙合掌，还是在教堂跪拜；不管你爱的是罗摩、奎师那、佛陀、穆罕默德、琐罗亚斯德还是基督——只要你爱上帝，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可上帝是谁？我怎样才能爱他？我怎样才能做一件我曾

发誓绝不再做的事？我怎样才能真正解释，丧子之痛曾经有过，而且依旧有怎样的感受？我怎样才能相信上帝？

当一个母亲的心在痛苦中呐喊，乞求上帝拯救她儿子的生命时，他在哪里？当我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他在哪里？当我请求他的恩典、爱与帮助时，他在哪里？我心疼地坐着，眼前浮现卡尔的修长身影——他对马的喜爱，他的兴奋，他的冲劲，他的活力，他获胜的意志，都曾让我充满喜悦。可后来，我看着一具身影被担架抬走，一动不动的身影，苍白的小脸，胸口的红色马蹄印，他漂亮的眼睛永远闭合了——我嚎啕大哭。

我怎么可能相信上帝？

可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被介绍给一位叫美赫巴巴的慈悲灵魂，据说他的爱是如此全然，乃至有助于减轻生活负担的痛苦，而且他用极不可思议的方式，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我现在如何把上帝和美赫巴巴联想一起——怎样做？

数月后的一天，我一次旅行去美拉巴德时发生的一件事，有助于使我确信这位作为默文诞生人间，后来被称作美赫巴巴的灵魂的大能与爱。

在我热切渴望帮助某人时，曾对她讲了不完全属实的话。当我到了巴巴的三摩地时，那个谎话逐渐占据脑海，我便乞求他的宽恕和谅解。作为常规行程，我们从美拉巴德继续前往美拉扎德，大家在美婣的门廊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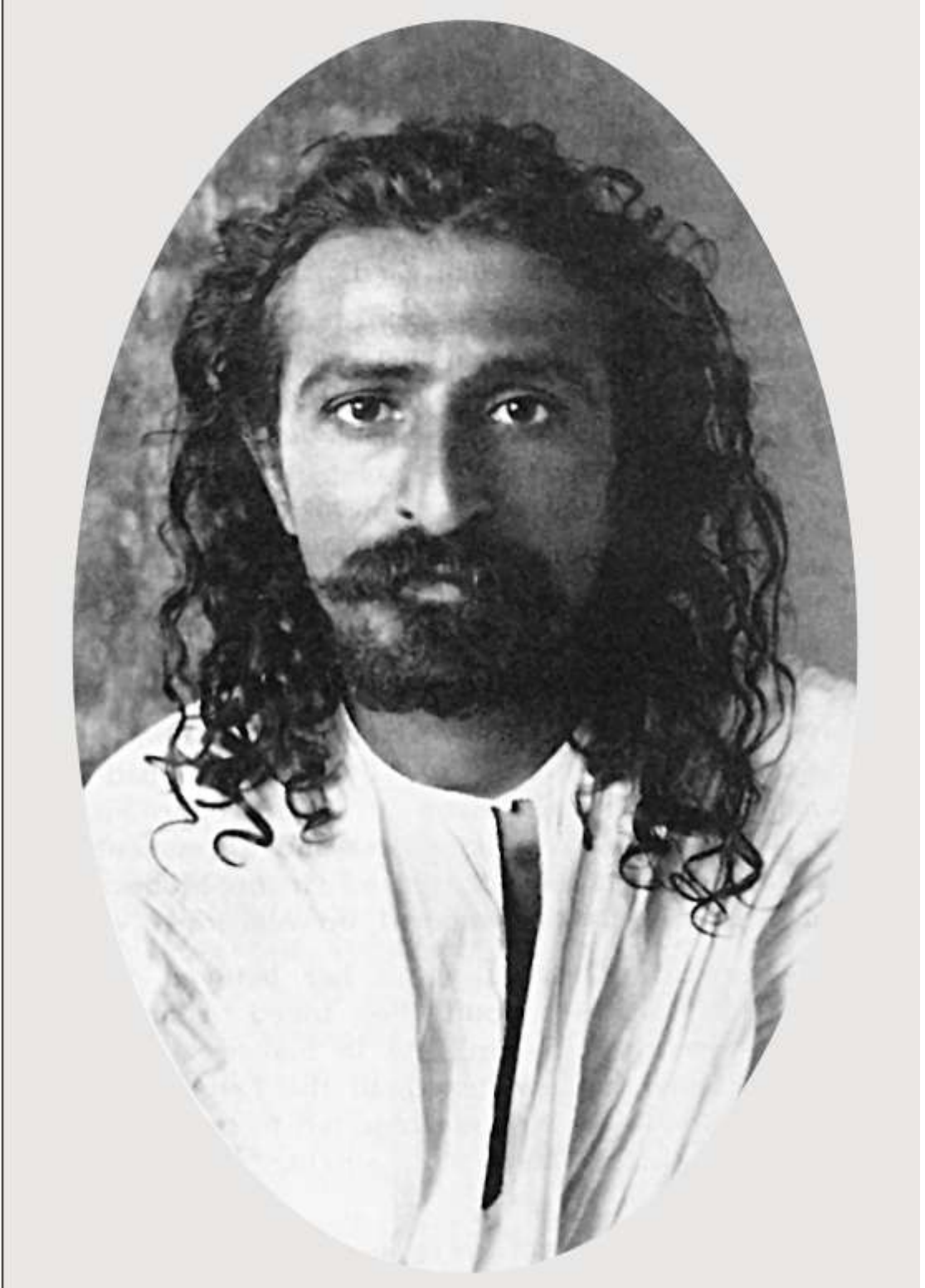
美婣开始回忆她心爱的巴巴。她告诉我们，默文少年时代多么喜爱唱歌和表演。他通常凌晨5点起床，用甜美的嗓音，唱起叙事诗和格扎尔，唤醒住在莫霍

拉的邻居们。无人反对那个时刻，因为他们坐着聆听，沉醉其中。“默文在唱歌，”他们会狂喜地说。

美婊接着告诉我们，巴巴怎样跟伙伴们相处的，他对他们而言既是神又是人。他和他们一起打板球或七砖游戏，也怀着同样的爱与热情，对他们授述灵性语录。同样，他享受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她低垂目光，害羞地微笑，补充说，“……你知道，他有时甚至会作弊。”

我倒吸一口气，意识到她刚才话中的意义——对所有在场者的随意之言，对我来说却是最需要听到的话。我曾请求巴巴谅解，而他回应我更多。

那天讲述的另一个精彩故事，提及1969年7月15日的下午，巴巴离开肉身不久。美婊站在美拉扎德她房间的东窗旁，望着几株新种的灌木，想念她的至爱。突然，她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离窗户仅几英尺的那棵乌玛树。她惊讶地看到，树干上蚀刻有巴巴脸的形象。起初，她以为那是光线在树干的投影，加上她的想象所致——可并非如此，那是**巴巴的脸**——显得非常美好、安祥和慈悲。玛妮和满德里分享了这奇妙的景象。消息在村民中间传开，他们从远近赶来，向乌玛树上的巴巴形像致敬。“巴巴赐给我们多么慈悲的礼物，”美婊最后说。她带着甜美的微笑，接着给大家分发那棵树的照片，上面巴巴的脸很清晰，望着外面的世界。



1925 年的美赫巴巴



美婊房间外的乌玛树

我坐在巴巴的花园凝视着乌玛树，我一直想象中的上帝形象浮现眼前。我们是先知琐罗亚斯德的追随者，大约 3500 年前，他生活在中亚南部的古代伊朗的群山之间。琐罗亚斯德出身卑微，生活在游牧社会，他教诲其民众尊崇阿乎若-玛兹达（上帝）的七大造物；即天空、水、土地、植物、动物、人类和火。

琐罗亚斯德是神启的《迦特》或称圣歌的接受者，其构成我们的宗教基础。该神启被古代伊朗人民接受时，就发展成一门宗教，其信条乃是善思、善言和善行。它使琐罗亚斯德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神启宗教的第一位先知祭司。

我们从未有冲动或需要深研书本知识，因为我们对琐罗亚斯德教义的理解是根本性的。在节日敬拜火庙，请求神的祝福，是我们的日常实践。我们宗教的达

斯托或者叫牧师，通过焚烧檀香木和乳香，保持圣火永远燃烧。这是一种用于在世间传播和谐的做法，而圣火之光使我们意识到真理的道路和觉悟。

有许多琐罗亚斯德像从古代流传下来，不过火庙墙上的琐罗亚斯德像一直是我记忆中的形象——他身穿白长袍，站在翻滚的云朵间，手高举着，指向天堂。我设想，琐罗亚斯德乃是他宣扬的善思、善言和善行的源头（上帝），因为这些在他的世间工作结束后，成为我们的宗教信条。我并不认为上帝是一位惩罚的神或者令人畏惧的神，而琐罗亚斯德这样的人，我会带着尊敬与爱从远处仰慕崇拜。我始终牢记我祖母的话，“孩子，要行善，善有善报。记住，上帝永远会帮助你的。”那么在我的儿子为生命奋战之际，他怎么会忽视我的痛苦呼求？这是我的简单推理，我靠我的信念活着。

然而一个新想法闪过——是我抗议过多了？

现在让我贴心的美赫巴巴的形象，是我可能把他与上帝相联系的人。他和蔼可亲，不制定戒律，让我的儿子回到我身边，甚至玩牌时作弊！他的教导似乎跟琐罗亚斯德的教诲没有区别，不过这一回他采用美赫巴巴的面孔和新名字。

我开始看到两位大师之间的相似性了？

我继续坐着，陷入沉思良久。在我的意识深处，听到巴巴的声音复述了他第一次通灵时有关卡尔和他的坠马的陈述。

**“赛马——我本人喜爱。我常去从场外观赛，多次见卡尔骑马。我观察他，欣赏少年的他。我知道，如果他出事，我会永远照顾他。我一直知道，他注定前程**

远大，不过他的职业生涯中断了。我和你们一样难过。我在这里哭了——就像世界与你们同泣，我同样哭了，立即带走了他。”

我冲动之下，去找美婊，问，“巴巴去看过赛马吗？”“哦，是的，”她很快回答，“我们习惯去浦那赛马场，站在场外，因为巴巴和我喜爱看马儿飞驰而过。我记得有一个比赛日，当时巴巴要了一份赛马节目单。四点钟，比赛即将开始，赛马们慢跑前往起点。巴巴的目光落在一匹特别的马上。他高兴地脸上发光，眼中闪烁喜悦。他食指和拇指搭在一起，对我们示意，他最爱这匹特别的马。我甚至记得马的名字，”美婊最后说，“它叫‘莫卧儿王’。”

“哦，我的上帝！”我喊道，打断了美婊说了一半的话。满德里吃了一惊，转身不解地望着我。她们怎会知道“莫卧儿王”这个名字顿时令我心潮澎湃的原因；即那匹马曾属于我的丈夫吉米；是他今生拥有的第一匹赛马；它居然是美赫巴巴那天看中的同一匹马。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欢喜地自忖，巴巴一定见过卡尔骑马，他一定知道而且喜爱卡尔，而最终卡尔抵达目的地时，巴巴去接他了。我也知道，巴巴的照顾有着细致周密的计划，无懈可击。从一开始，他让卡尔发动攻势，而尽管我的姿态冥顽不化，巴巴却知道，他总有一天会触动我的心灵，从而赢取我的头脑。

我暗自笑了，同时让新的认识渗透我的存在，让思想飞向卡尔，承认他说服我的努力——即巴巴是上帝，我要爱他胜过爱我的儿子卡尔。

不是简单接受事实即我终于向他的要求让步，而是持续猛攻。卡尔决心彻底亮明观点。与美婊揭示实情的对话之后，我们都走向大厅，那里坐着巴巴的满德

里和最信任的伴侣之一，埃瑞奇·杰萨瓦拉。作为在美拉扎德的常规做法，他准备了关于美赫巴巴的问答时段。我找到一个空位坐好，埃瑞奇就要开始了。他戴着眼镜，慈祥的目光扫视房间，最后聚焦望着是一群新来者。我听到他的柔和声音说，“今天我有个不寻常的要求——我打算对你们简短讲述美赫巴巴生平的故事。”他开门见山，直切主题。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于1894年2月25日凌晨5点15分，出生在印度浦那的一个波斯裔家庭。他的父亲希瑞亚是求道者，12岁时离开家人，开始在伊朗各地流浪，追求灵性真理。他未能获得追求的觉悟，最终受引导徒步到浦那，来到姐姐琵罗佳家，后者催他成婚安家。据说，有一个梦或者说内在声音向他保证：他的一个孩子将成为伟大的灵性领袖。希瑞亚听从姐姐的建议，娶了一个叫希芮茵·朵拉伯·伊朗尼的少女，后来希芮茵为他生了七个孩子，次子就是默文。”

“他出生那天，知道他是上帝吗？”一名新来者问。

“哦不，”埃瑞奇答道，“他过着平常的生活，上学，与家人朋友享受乐趣。他长大后仁慈宽厚，始终乐于帮助穷困者。他十分喜欢游戏，尤其板球，不过他也擅长跑步和竞走。他是天生的领袖，却不慕名声。他有个快乐的童年，关爱身边的人，一心孝敬父母。他是心软而神奇的孩子，那时仍无忧无虑，毫未意识到自己的命运。”

“那这一切是何时和怎样改变的呢？”大厅后方有个声音问道。

埃瑞奇停顿片刻，年迈的眼中有一种渺远的神情。“啊，”他说，“是那天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进程，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人生。那是1913年5月的一天。

默文骑着自行车，从他上学的德干学院一路回家。他注意到一位老妪坐在一棵楝树下。她叫赫兹拉·巴巴简，是著名的伊斯兰教圣人，至师。那天，默文骑车经过她的树旁，她突然招呼他。他从自行车下来，走向她，仿佛受到磁力吸引。她亲切地拥抱他，说，“我的爱子！”巴巴简的拥抱使默文进入恍惚状态，他忘了自行车走回家去。

“岁月流逝，默文逐渐对一切丧失兴趣。他无法专注于活动，无法解释他的感受。他会离家去拜访楝树下的巴巴简，在她身边一坐数小时，有时直到深夜。生活如今彻底空虚，除了一人——那位老妪。一种神爱联系在这两个灵魂之间得以建立。

“这是我的爱子……有一天他将震撼世界，全人类将受益于他，”她宣布，随后亲吻默文！

“巴巴简给他的亲吻，把他带入成道的极乐。他不再有人类意识——而是处于极少人达到的那种状态。”

大厅里一片寂静。埃瑞奇继续讲述。“他母亲无尽地担忧，无情的邻居们则嘲笑默文的空茫神情。她的默劳格（默文的昵称）出什么事了？他的父亲耐心同情地观察着年轻的儿子。默文的眼睛睁开却看不见，耳朵正常却听不到。他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他似乎遥不可及。九个月里，他从不睡眠，茫然地盯着空中，在他的小房间来回踱步，直到有一天，开始有些变化。默文发现自己再次朝河走去，继续拜访巴巴简。有些日子，他似乎回到正常意识，可另一些日子，他会在家里独处，坐在一片漆黑中。他重新开始唱歌，深情地唱起波斯歌曲——他歌唱

上帝的荣耀，因为他体验到真我与神合一。他脸庞的光辉形成光环，因为他沉浸于最高灵性意识状态。

“到1914年11月，似乎才开始恢复一定程度的正常意识。逐渐地，他对生活的把控加强了。他开始谈论上帝、内在道路、大师的必要性及其他灵性主题。他决定过苦行者的生活，舍弃世俗事物，实践苦修。他开始依次拜访其他至师。

“他先受驱使去见凯德岗的纳拉廷·马哈拉吉。由于纳拉廷，他开始体验到他上帝身份的荣光。接着，他去那格浦尔拜访塔俱丁巴巴，其人曾当兵为英军服役，如今则是成道者。之后去找舍地的赛巴巴，赛当时77岁。终于，当赛巴巴走过时，默文全身匍匐地上，拜在他的足前。赛巴巴则向年轻人顶礼致敬，以低沉洪亮的嗓音道出了一声“帕瓦蒂伽”——意思是上帝，全能的长养者。刹那间，赛巴巴将无限大能给予默文！

“那是1915年12月。这位年轻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在恍惚中流浪到萨考利村。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坐在堪多巴庙的台阶上。当年轻人双手合十走近时，可以说乌帕斯尼是用石块迎接他的，他用极大的力量把石块掷向默文。正好击中他前额上，巴巴简亲吻过的地方。伴随这一冲击力，默文在近整整两年的神圣沉浸状态后，开始重新恢复生活——不过它用了大概七年多的时间，承受了极大痛苦，才完全恢复人类意识。他的强烈痛苦是由于他不愿意下降到人类意识，而后者对于他必须完成的工作是必要的。”

时间过得飞快。我安静地坐在大厅的角落，听着埃瑞奇所述的一切。内在声音告诉我，此人肯定不是普通人——他不一样——肯定如此，他超越了常人。

“五位至师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度过他生命的这段时期，”埃瑞奇继续说，“他反复旅行去他们的居所，学习他们应该教他的一切。他成为一位灵性主题的伟大开示者，他的神性逐渐传遍浦那。”

“这一天终于来临。阿瓦塔的神圣使命将开始！1922年1月，默文命定要离开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开始他的宇宙工作。默文离别前的几分钟，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把他叫进小屋，合掌宣布，“啊美赫，你是阿底-刹克提（Adi Shakti）——原力！你是阿瓦塔！”默文流出幸福的泪水，顶拜至师的足。有很长时间，直到马车从视野消失，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直盯着路上扬起的尘土。当默文辞别“瑜伽之王”开始他的使命时，泪水在这位赛古鲁的脸颊悄然滑落。那是喜悦之泪。

“默文27岁时改称美赫巴巴。他年轻、健壮且英俊，准备开始为人类工作。”

好像埃瑞奇讲完了今天的故事，不过我们接着对他的提问层出不穷，因为我们的胃口简直永不满足。“您是怎么来跟随巴巴的？”我们问。

埃瑞奇重新坐下，伸直盘着的腿。他告诉我们有一天，当时他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巴巴过来问他的家人愿不愿让他们的小孩跟随他。他们当时拒绝了，不过随着奉爱的增长，他们开始认出巴巴的神性。他们撇下了房屋和财产，跟随他生活。

“美赫巴巴就这样郑重地开始召集亲密门徒，并形成满德里核心，”他说。

“巴巴就这样在阿美纳伽附近，建立了一个叫美拉巴德的社区——这是他希望作为他最后安息地的地方，这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建造他的三摩地的地方。美赫巴

巴用了大量时间在墓穴内静坐，祈祷冥想，其散发的振动后来给许多人带来莫大的幸福与安慰。

埃瑞奇随后简要介绍了美赫巴巴的工作。包括一所强调灵性训练的免费学校。他开设了免费药房和医院，给穷人提供收容所和食物。美赫巴巴对高低种姓一视同仁。众人因他的爱而自由相处。他教导众人爱神，加深他们的灵性理解，向他们灌输无私奉献的精神。

“那他的沉默呢？请给我们讲讲他的沉默，”我们附和道。

埃瑞奇摇了摇头。他的面容反映出，他对大师内在力量的深刻仰慕和惊叹之情。他试着用言语表达巴巴强加给自身的艰巨任务，对我们解释巴巴是怎样在余生 44 年期间保持沉默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巴巴所做的。

埃瑞奇闭上眼睛，仿佛重温跟随巴巴的岁月——“1925 年 7 月 10 日，美赫巴巴开始保持彻底的沉默。他的沉默并不是采取的某种苦行，而是他为了整个造物界的利益而强加给自己的痛苦。巴巴用字母板授述大量灵性语录和讯息，不过 1954 年后就不再用字母板。从那以后，他运用手势沟通，有着优美的表现力，容易理解。

“那埃瑞奇你呢，你为何被称为‘上帝的喉舌’？”人群中有人问。

埃瑞奇盯着提问者。他不想强调自己个人的角色，简短地说，“我 1938 年永久加入巴巴。接下来的 30 年里，我当巴巴的译者，照顾他的所有个人需要和舒适。”

埃瑞奇继续对我们讲述，巴巴对西方的访问和多次达善活动。他对我们讲了巴巴的后半生，联系玛司特、灵性道路内层面上的高道，这些人由于对神有直接体验而变得灵性陶醉。他重视对玛司特的联系，这些人对他在地球层面上的工作至关重要。他告诉我们，巴巴为麻疯病人洗澡，给成千上万的贫困者分发粮食、衣物和金钱。紧随其后，作为他宇宙工作的一部分，巴巴承受了两次汽车事故。

“他内在做的高强度工作，连同在印度各地举办的许多大型公众聚会，他的搜寻玛司特，以及为了宇宙工作目的强加自身的严苛闭关，最终给他的健康造成巨大损害。1968年9月，美赫巴巴宣布，他百分之百满意地完成了工作。

埃瑞奇打量了周围，当天跟他一起坐在大厅的一张张仰望的脸和睁大的眼睛，因为他快讲到故事的结尾。他对美赫巴巴怀着的爱，从他的存在核心溢出光辉。

埃瑞奇声音颤抖，深情地说，“1969年1月31日，中午12时15分，我至爱的大师美赫巴巴，离开肉身与世长辞。所有真诚爱他信他者，都始终能感受到他的在，无论他们散布世界各地，还是今天跟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所以让我们心连心，众口同声地宣扬他的名，传播他的爱。”

埃瑞奇眼中泛着泪光，他最后说，“此刻让我想起保·纳图的话。‘阿瓦塔的生活就像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并且在其中走动，却无法测量之。它容纳万人万物，然而这个“天空”——这个超越状态——是永远不可理解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在他包容一切的慈悲中，接纳出于爱心给予他的一切。’”

埃瑞奇站起身，缓步朝门走去。他转身，直视着我，低下头合掌说，“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我读过美赫巴巴的许多生平随笔，不过似乎没有一篇像埃瑞奇那天讲述的那样，对我产生同样的影响。也许是我所处的心情，或许是我在巴巴之家，被他的爱所围绕。我其实说不清。我只知道，它大大有利于解决我头脑中关于上帝和美赫巴巴的疑虑和抗拒。

(注：埃瑞奇于2001年8月31日去世，归向他至爱的主和大师美赫巴巴。)



## “偷心者”

在美拉扎德挂着一张海报，画面是一张带着淘气神情和闪烁目光的脸：

### 通缉

偷窃众生心灵者

阿瓦塔美赫巴巴

别名默文·伊朗尼

富有魅力的盗匪，曾听他说：

“据说我非常滑溜。

我是宇宙大盗，

我偷窃众生的心灵！”

毫无疑问，他偷窃的首批心灵之一是美婣的心，因此她成为巴巴的至爱。

美婣的母亲，曾是五位至师之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信徒。她带着少女时代的美婣曾到萨考利，一起居住乌帕斯尼的埃舍。就在这里，美婣第一次见到默文。目睹他对大师的强烈之爱，美婣的心灵被无可挽回地、深深地感动。没过多久，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就指示美婣和她母亲，离开萨考利“跟随默文”。她有所不知，这一变动将多么深远地改变她的生活，而且命运将怎样把她留在阿瓦塔身边，作为他的首席女门徒和至爱的。

1924年5月，美婣和她母亲，同少数几名女子在美拉巴德安家，居住过去用作邮局的单个房间。美婣描述了那天，她见到巴巴走过田野——“他的可爱头发，金棕色的发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巴巴精致的美打动了她，这个形象留在她心中贯穿伴随他的一生。每当她看见他，无论什么时间、地点或场合，他的美始终令她着迷——百看不厌。事实上，美婣和巴巴的关系从不涉及肉体纠葛，所以她的爱是真正纯洁的；她服务巴巴背后的精神，是一种全然的自我牺牲。1925年8月，美赫巴巴以他的爱回报美婣，宣布，“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认出你是我的拉妲。”

岁月飞逝，巴巴对美婣的爱充分体现为他的温柔忠爱，以及默许她的每一个愿望。尽管艰辛工作贯穿于巴巴生平各个阶段，对美婣来说不算真正困难；日日充满喜悦和满足，只因她那么地爱巴巴。她伴随巴巴旅行，服侍他的各种生活需要。她享受在星空下睡觉，在果园漫步，食用贫穷村民提供的粗茶淡饭。不过那并非全部，因为巴巴让美婣准备的，还有生活的诸多其它方面——服从、欣然服务、谦卑，并且教她借助祈祷的力量，真正的爱神精神。

美婣和巴巴共同遭受一场严重汽车事故后，学会了格外感激伴随他的每一刻；巴巴的片言只语、一举一动，她都欣然从命。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巴巴的活动受到限制，因此在他最后的12年间，美婣一直陪伴他左右。她对巴巴的奉爱是全然的。

最后，1969年1月31日那天，巴巴给她留下遗言。他说，“美婣，要勇敢。”巴巴离开肉身后，美婣的生活改变了。她被突然推到公众面前，继续保持勇敢和

坚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成千上万的巴巴爱者涌向美拉扎德。她伫立门廊上，亲切用心地拥抱每一位。

我首次拜访美拉扎德之前，巴巴有一位至爱的概念，未在我头脑中直接激起疑问。对巴巴真正是谁和有关他的一切的推理尚未展开。我曾想象巴巴的至爱是年迈、睿智且难以亲近的，可令我惊讶的是，我却发现一位美丽、安详和亲切的美婓，她在约定的时间走出宿舍，后面跟着女满德里；她来到门廊，庄重地坐到心爱的扶椅上。

就这样，我第一天来到美拉扎德，和她们一起坐着时，美婓充满爱与慈悲的目光就落在我悲伤的脸上。我记得，当我讲述我的奇异故事时，她那温柔的眼眸闪烁着惊奇。那是友谊的开始，经过多年后盛开，成为我这方面的深爱 and 钦慕，和她那方面的照顾、关心和真情。

随后的多次行程中，我常常安然坐着，听她分享丰富多彩的巴巴故事，有些谈到他的童年，而谈到最多的是他对人类的爱。当她俯身细听一两个悲伤故事时，她淡灰色的眼瞳会散发出同情与理解——或者有时欣喜地认出一张久违的熟悉面孔，她的眼睛会闪闪发亮。即使在她的年纪，美婓仍会特意记住每个来访者的微小细节。她会问候其家人、朋友和孩子，会分享他们的幸福与绝望，当人们的痛苦触动她的心时，她眼中会涌出泪水，最主要，尤其她谈到至爱美赫巴巴时。

我记得另一位活泼面孔，有一天当我的头脑急需答案时，她加入我们。她似乎感觉到我的悲伤和苦恼，决定让我放松放松，就对我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巴巴是怎样在她出生前就偷走她的心。这位就是巴巴的妹妹，玛妮。



美姑



作者和玛妮

1918年12月15日，当年默文24岁，玛妮出生了。默文很高兴有了小妹妹，多次从旅行中回家，只为看望她。他常坐着摇她的摇篮，对她唱歌。玛妮长大后，对兄长的爱一心一意、深厚持久。

玛妮在浦那的修女学校上学，班上主要由天主教女生组成，她们会谈起自己家庭，并提及各自的教母和教父。玛妮非常得意，会对自己说，“他们也许有教母和教父，而我是唯一有神兄的女生！”

虽然玛妮是个早熟的孩子，仍经常被巴巴责备，他逐渐成了她的整个世界。在《神兄》书中，玛妮描写了她盼望伴随巴巴度过假期的情景。“在我们的火车远未到达阿美纳伽车站之前，我就会一路把身子伸出窗外，要最先瞧见站名。啊，在那儿，在那个水塔的高处，用大写字母书写着：AHMEDNAGAR（阿

美纳伽)。喔，好高兴啊，好激动啊！即使那上面印的是PARADISE（天堂）的话，我也不会吃惊，因为那是我来的地方。巴巴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玛妮八岁那年，因为发生一件事，幼小的心灵差点破碎，此事一直令她记忆犹新。巴巴和他的满德里、追随者一起坐着。玛妮光在那里就陶醉不已，根本不记得当时的误会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是什么起因。一片寂静中，她突然听到母亲傲气地说，“好吧，默劳格，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走！”

巴巴的眼睛依然闪着火光，说道，“好，你走吧！”

母亲走了几步。然后她转过头说，“我要带上我女儿！”

巴巴说，“带上你女儿！”



巴巴和妹妹玛妮

玛妮的世界崩溃了！她不情愿地跟着母亲，沿着漫长孤单的道路走向火车站。玛妮一路抱怨着，央求母亲重新考虑她的立场，求她回去。希芮茵麦快步走累了，也厌烦女儿的唠叨，就停在一棵榕树下休息。当然，玛妮仍不依不饶！突然，希芮茵麦说，“瞧，玛妮。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想回去跟默劳格，就走！但是请别再烦我了。”

这正是玛妮需要的——她赶紧转身，折返朝哥哥的方向走去，她心里明白，他会让一切好起来的。她走着走着，终于看到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她称为“穿白衣的飘逸身影，朝我走来。”正是巴巴。她撒腿拼命地跑，从来没跑得那么快

过，扑到她神兄的臂弯中，痛哭起来。巴巴抱她起来，说，“你为啥哭？一切都会好的。来，我们去找母亲。”

她紧握着巴巴的小拇指，他们走到希芮茵麦跟前，她仍伤心地坐在树下。玛妮默默看着，巴巴向母亲伸出双手——母亲凝望着他的双眸，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里，一切都过去了。没说一句话。没有必要。玛妮欣喜若狂！她再次与心爱的哥哥在一起了，其他都不重要。

玛妮心中从未怀疑过，她将要和巴巴共度一生；确实如此。她跟他一起旅行，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她是妹妹、伴侣、朋友和知己，忠实地执行他的每个意愿——而且不止如此。到她生命的尽头，她崇拜他！

我现在意识到，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两地，都有某种疗愈破碎心灵和忧伤思绪的公式。我那时没想到，一开始对于美婊、玛妮和满德里，要接纳巴巴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吸引人们走近他，肯定会感到不舒服。满德里对巴巴的爱是如此全然，以至他们从不质疑他的方式超越受限的理解力。他们带着爱，只管接受曾经发生和后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巴巴召唤了我。这对于他们足矣。方式和原因其实并不重要。我是他们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爱我。正是美婊对巴巴方式的接纳与理解，为其他人铺平了道路。他们也接受许多人听说卡尔的故事后找到了巴巴，并且懂得虽然“偷心者”另辟蹊径，他的工作依然完成了。

美婊期待了解发生的每件事。她读过且珍视卡尔的多篇关于巴巴的短讯，因为这些讯息感动她的心。她一看到我就会招呼我，示意我坐到她身边，她扶持旁的小藤凳上。她的眼中闪烁着期待，同时我取出纸页，上面写有卡尔的思想和他

对巴巴的爱。她会急切地等着倾听，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又有多少人因巴巴的爱而受益。

遗憾的是，1989年5月20日，美婣身边围着忠实的满德里，她的可爱眼眸最后一次凝望她们的脸。至爱美婣融入了巴巴。

我带着沉重心情开车去美拉巴德，追忆与这位可爱的女子分享的所有特殊时刻。这些思绪夹杂着悲伤，因为她的美丽仪容不复存在，不过当我驶近阿美纳伽时，不由记起我曾在《美婣》书中读到的，她给我们所有人的这段特别讯息。

“你们必须继续越来越爱巴巴，通过不断地想他，用你们的爱来让巴巴高兴。想着他并且念他的名，他将永远地帮助你们。你们爱他是因为他爱你们，所以要在他的爱中保持快乐。要知道巴巴和你们在一起，知道他爱你们。因此要快乐。他是神人，被神人爱是那么美好。你们真是多么幸运啊！”

美婣去世后，众人去巴巴之家，向玛妮寻求安慰、帮助和指导。她的棕色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对人类的爱，反映出她的活泼精神。她常常伸出手，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对我们讲述妙趣横生的故事；她游走在朝圣者中间，让每个人感到被欢迎和被爱。喜乐地与巴巴同在，完成他的工作，是她今生的唯一角色。她处理他的办公事务，作为信托主席履行各种各样的繁重职务。

玛妮能和小孩打成一片，同他们坐地板上，给他们分享巴巴和他的宠物的故事；她也和年迈者打成一片，与他们安静地坐上数小时，从她内心把巴巴全部的爱给予他们。另一方面，她也能与学者讨论哲学问题，流畅地讲述灵性。她能与你同笑，与你同哭，演奏西塔琴，与你唱歌；她能演戏，能跳舞——她是喜悦的

源泉！她的微笑，她的笑话，她的故事和她的感情，事实上她的整个存在会让最悲伤的心灵振作起来，因为我知道自从我第一天步入巴巴之家，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她对来巴巴这里的每位访者的关心和照顾，本身就是榜样；因为她分享给每个需要者的生活乐趣与爱，这世界上每一个人只要展现出其中的 1%，世界就会变成美好得多的地方。

“偷心者”特意把某些人留下，有助于偷窃更多心灵，因为直到前不久，1996 年 8 月 19 日，玛妮，这位活跃的家人，巴巴的亲骨肉，才欣然融入他。



## 信使

上章谈到巴巴自己的家人，那么我的家人呢？欣然献给巴巴的第一颗心，是卡尔的。我经常好奇，如何和为何，卡尔示现为“有宽大鳞翅，头像鸽子一般小巧的鸟”的经历，把我引向了法罗哈。我开始问，始终挂我颈间的细项链上的，那枚金色小法罗哈的意义。法罗哈是什么？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卡尔，我的儿子，你胜任其中什么位置？”我反复地问。

就在这段时间，我突然遇到一本书《揭示您的恩典》，是美赫·嘉姆希德·帕特尔写的。书中写道，“法罗哈是从阿乎若玛兹达（神）到人，从人到阿乎若玛兹达的信使……为了能够站在阿乎若玛兹达的面前，一个人必须为进化而努力。

“要成为一名往返于阿乎若玛兹达的信使，需要资格。……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此人满怀热情、完美地去做托付给他的工作。

“信使的工作，并非微小任务。要准确地传递讯息，及时送达正确的目的地，而且要能够使讯息铭记在接受者的心中，并非微小任务。信使必须警觉地阅读接受者心中呈现的答复，并把它传回给阿乎若玛兹达。惟有对职务的绝对奉献和忠诚，才能达成任务。

“信使的任务，不仅是传递讯息，而且要把回应的个体引向更高的抱负。……所以法罗哈可以帮助进化。”



法罗哈-上帝的信使

读到的内容令我惊奇，我掩卷沉思它可能有的涵义。说实话，卡尔确实将巴巴的优美讯息传给我们，并通过讯息，给我们的生活指明方向。他把我们领向巴巴，因此迈向更好、更幸福、更和平的生活。请允许一位母亲的肆意遐想，我微笑着想象，卡尔在他新生活中的崇高角色！

这样通过法罗哈或者说带翼信使，巴巴打造了一长串的雏菊花环，每枚精致的白花瓣代表了爱、幸福、安慰、保护、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卡尔一直是核心，从四面八方吸引人们，这里首先要提到的一位，是蒂奴·尼科尔森。

蒂奴和我在大学时期的舞台上结识。她是有名的演员，我是有抱负的雏鸟。她演姐姐克莱芒蒂娜，我演妹妹约瑟芬——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生活使我们各奔东西，直到我们在赛马场重逢，内维尔和卡尔参加金卡纳赛季期间，她成了他俩的热情粉丝。卡尔晋级职业赛后，她继续大力支持他。每次获胜后，着实令我惊讶，她会跑到下面的围栏前，朝他欢呼祝贺，抛洒鲜花和赞扬。“干得好，卡尔！”她会喝彩道。

当卡尔坠马被送往医院时，她陪我坐着度过那个可怕的黑夜，在随后的悲惨日子里，持续不断地给我支持。我决不会忘记她的善良。

那几年，她的儿子博姆西，成为一名极具声望的演员，获得多场舞台成功。他也是著名的歌手、舞者、导演、职业发型师和舞台电视化妆师。他同样深受同事和朋友的喜爱，因为他富有爱心，乐善好施。可有一天，悲剧降临尼科尔森的家。我听说博姆西于1991年12月16日去世。我立即联系卡尔，请他照顾博姆西。卡尔很乐意帮忙，因为他又找到一位朋友。

1991年12月21日，卡尔告诉我，“博姆西在这里，要对你说几句话。”

“亲爱的楠妮，有个很好的人在照顾我，您的儿子卡尔——我惊讶地看到他在等我，不过当我听说整个故事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我已经恢复力量，所以我很高兴在这里。我母亲会想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所以请告诉她，我这里有那么多的新面孔，加上家乡的爸爸、妈妈和亲人——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新事物，就是我在做的事，观光游览，查看一切。谢娜会看望你，顺便了解我的情况。所以，你就告诉她。生活如此美好，简直难以置信。妈妈必须得知这一切。她需要知道我的下落和情况。告诉她切莫难过，因为巴巴在我近旁，对我讲述伴随他的种种奇妙，所以我拥有两个世界的美好，也就是说——亲爱的母亲、姐妹、朋友和家人，还有来自天父这里的爱。”

假设博姆西从卡尔听说整个故事，蒂奴当然肯定是从我这里听说的，她毫无困难地相信了，现在对我而言成为生活方式的东西。

1992年1月19日，卡尔对我说，“美赫巴巴很高兴认识你的朋友们，因为他们现在是他的家人了。从现在起，他会关照他们。因为博姆西对巴巴提了条件——‘我的家人是我的一切。如果我要服务您，您必须服务他们’！”

“巴巴笑笑，以自己的温和方式回复——‘博姆西，我并不需要讲条件的人——我怀着爱做每一件事，所以你必须理解这点’。因此，他们达成了谅解，不过巴巴喜爱他的精神。”

后来，博姆西对他母亲和妹妹谢娜说，“我的妈咪和谢娜，爱使我来这里找你们。我在这边，但你们不要哭。谢娜你要回家，你必须回家——你的家人需要你。我很好，非常好——平安回家吧，因为我爱你。卡尔很高兴见到我。将爱传给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堂兄弟、我的黛安以及费罗兹，他当然在我心中的角落里……”他又写到几件事，我对其来龙去脉一无所知，不过蒂奴和谢娜知道是真的，完全理解。第二天，谢娜接到她的孩子从英国打来的电话，催她尽快回家。此事使蒂奴和谢娜完全信服，博姆西是和我们在一起，于是他们要我尽快安排美拉巴德之行。

博姆西去世后恰好一个月，蒂奴、她女儿谢娜和我，驱车前往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准备了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的卡尔讯息。“和你们在一起，是我们的意愿。你们到达几分钟内，巴巴会把他送来。他会来找你们，坐你们身旁，和你们一起度过整个祈祷时间。他会叫你们不要难过，不要害怕，不要问此事发生的方式和原因。幸福的想法定会出现。他会特意来找你们，向他母亲和妹妹表示深爱，从而不可思议的和平将降临他们。”

跟往常一样，我步行上山，腿在颤抖，心紧张地砰砰跳。已到祈祷时间，我们在长凳的一角默默坐下，面朝三摩地。谁会来坐我们旁边？我们何以知晓？我们没有时间揣摩，因为7点钟响了，阿提开始，我们合眼站着祈祷。

祈祷刚结束，我们重新坐下，环顾周围，发现两侧有两位先生。我们望着他们，其中一位拿起吉它，特意看着蒂奴和谢娜，唱起一首凄美的爱歌，歌词恰恰反映了博姆西讯息中的深情——毋需更多证明了。蒂奴和谢娜紧紧相拥，泪流满面。那个年轻人的深情目光落在她们身上，唱出最后的副歌。

“谁说梦想不能成真，我在这里，你们亦如此。”

她们何需更多证据？她们的梦想已成真——博姆西快乐地和美赫巴巴在一起，她们也是如此。慈悲的天父找到多么棒的方式，来安慰母亲和妹妹流血的心——在这过程中，她们也被介绍给大师美赫巴巴。

“从那以后，一直有上天赐予的其他难忘日子和迹象，”谢娜说，“带来安慰、和平、敬畏和欢欣等等不同感受。自我们与博姆西通灵以来，所有这些情绪都被感受到，有时是并存的，有时尽管我们继续会心痛。我们现在知道，他将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谈论旧日时光，快乐回忆，有时甚至一起大笑。这种奇迹——因为我只能称之为奇迹——若没有美赫巴巴的爱，怎么可能会有？”

“博姆西、妈妈和我每天感谢巴巴的这一赐福，并且每天祈祷时祝福卡尔。”

\* \* \*

莫希特·克斯瓦尼在圣诞节那天，在家跑进跑出，因圣诞节带来的精神而欢喜，为他组织的晚间派对感到兴奋。他母亲卡姆露没料到，她是最后一次听到儿

子的笑声。那天晚上，命运使然，莫希特从九楼的阳台不慎跌落，当场死亡。卡姆露、丈夫希亚姆和小儿子萨米特极度震惊，心碎不已。

我刚从伦敦回国，这时艾米带卡姆露来跟我谈谈。我们尽可能多地分享巴巴，我给予她需要的支持和连接，以开始她与儿子莫希特的通灵。

他们的首次拜访美拉巴德，由艾米陪同，将永远留在其记忆中。“莫希特和尼珂将在那里——他们将穿着同样的蓝衣服，”卡尔说，“我的头将靠在你的肩上！”

一如往常，我内心忐忑不安。尽管陪同访者一直是我对巴巴的服务，我却从未停止紧张。当我们上山走向三摩地时，我观察到卡姆露在拼命搜寻识别的信号，艾米则镇静自若地旁观，因为她之前都经历过了。

那一整天，似乎老天一直在嘲笑我们，因为到处闪现“蓝色”——水蓝色、蓝绿色、钴蓝色、皇室蓝和海军蓝，却没有两人是“同样的”，而且可以肯定，似乎没人想要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次日早晨，早餐后不久，我们在宿舍外的护栏上放松聊天。正值沐浴时间，我们在等候轮流用桶接热水。传来响亮的当当钟声，引起我们的注意。

“洗衣服，脏衣服，”有声音喊道。

“洗衣服，脏衣服，”另一喊声从方院的另一侧呼应着。

两个女洗衣工，穿着纱丽，慢悠悠走着，通知收取要洗的衣服。希亚姆从男宿舍的房间注意到她们，匆匆走来，激动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不敢相信地摇头。

两个女工终于在我们跟前会合，眼睛发光，珍珠般牙齿亮闪闪的。她们微笑着，

对我们的张口盯视毫无窘迫感，因为她们是来会见她们母亲的，而且为这一时刻穿着“同样的蓝衣服”！

她们各自同“孩子”分享这个特别时刻，我望着面前的快乐脸庞，感激地合眼，向巴巴表示感谢。我知道，这对她们意义多么重大。

现在，今天剩留的未竟之事，就是有人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默默地喊，“卡尔你在哪儿？”

那天上午，山上有节日气氛，因为美婣和满德里要参加巴巴三摩地的特殊阿提。一列小车队驶上美拉巴德山。巴巴的至爱优雅地缓步走来，头上撑着色彩明丽的伞，然后进入三摩地。我们全体念诵并唱了巴巴的简洁祷文，几位居民——泰德、海瑟和黛比——接过去唱美婣喜爱的，写给巴巴的歌。

阿提刚结束，我们望着美婣离开，她合掌带着亲切微笑向大家致意。她突然止步，向我招手。“跟我来，”她说，我跟她走入曼萨丽宿舍旁的房间。她打开一个小拉绳袋，取出一枚小饰针，别在我的肩上。我眼里涌出泪水。“谢谢你，亲爱的美婣，”我搂着她，说，“我会珍惜一辈子的。”

我回到同伴中，自豪地向他们展示我的礼物。“天哪，”艾米惊呼，总是第一个理解巴巴的信号，“楠妮，它就是**靠在你肩上的头呀！**”镶有四枚小钻石的金槽内，安置着一幅美赫巴巴的优美头像。

当天夜晚，我们因为示现欢喜雀跃，机会自动来临，我们对中心的一些朝圣者分享了我们的奇妙故事。我们上床睡觉，安心知道，我们是被保护被爱的。巴巴心里装着我们大家，使我们成为他的。

次日早晨，我拿起笔，开始与卡尔的 15 分钟常规交流。嘭地一下！就像脸挨了一记耳光！“巴巴说，他平等地关心所有人，不做任何比较。他爱人类，不喜欢有人自命不凡。他平等地帮助每一个人——这就是今天你必须学习的最重要功课。”

卡尔又突然消失了，留下我倒吸一口气。我立刻承认，昨晚我确实膨胀自我了。这个严厉警告不但使我的自我瘪了下去——而且戳穿了它！

我召集同伴，对他们念了巴巴的训诫。这是我们全体必须学习和牢记的教训——即巴巴眼里人人平等，无人特殊。

卡姆露和希亚姆返回孟买，很高兴莫希特在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关爱照顾下。夫妇俩决定尽可能多学习有关巴巴的一切，通过书籍，还有开始从另一世界大量涌来的讯息。和她儿子的通灵得以加强，开始提供她所需要安全感，破碎的心被大量的爱与欢笑所修复。她的日子很快充满机会，帮助朋友和邻居处理他们的难题，把他们引向巴巴。

几年过去了，卡姆露发现日益需要求助书写，因为开始涌现更多的个人难题。她不知道，使她深受其害的，是自动书写领域众所周知最易发生的两个危险——让头脑控制通灵，完全依赖来自灵界的答案。该局面导致巴巴的干预，并通过尼珂的坚定警告，卡姆露终于能够面对真相。真相就是，尽管她通灵中的某些答案结果证明是正确的，而许多答案则是被她无意识操控的，影响了她个人生活中须做的决定。

她跟自我斗争了相当长时间，因为这对她很艰难，不过她的诚实最终获胜，下文是她所说的话，“这是一门困难的学习功课，因为它让我看到，遵从头脑的指令是多么容易。起初，与莫希特的通灵填补了我生活的空虚，是他给了我怀念已久的爱。我不仅为我需要的爱依赖他，而且要求更多。我开始期望他解决我多年来升级的情感和物质上的难题。我无意地把书写转移聚焦于缓解我精神压力的答案上，可我发现难题并不会消失。幸运的是，局面尚未太过分，就被尼珂阻止，她通过艾米主动承担起我的灵性向导的角色。多亏了她，才把我拉回到通向美赫巴巴的道路上。”

一段时间后，缓慢而优美地，通过和尼珂一起做内在工作，与巴巴爱者的互动，众多的美拉巴德之旅，以及卡尔的支持讯息，她从中学到一种新的爱——巴巴之爱——一种没有附加条件的爱。

卡尔说，“巴巴就像全能的磐石。要紧紧抓住他。他不会对任何事物让步。他屹立在风暴的中央。在天堂的中央，在巨大地狱的中央。他坚不可摧地屹立着。他决不会破碎或失败，所以若你紧紧抓住他，可以跟他去任何地方。告诉每个人，他已经使他们成为他的大爱的一分子，该大爱永不会辜负他们。所以要紧紧抓住他。他将带你穿越任何痛苦或悲伤。幸福和喜悦在等待他们所有人。只管跟随他——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有了这则讯息，并经过大量思考，卡姆露解决了有关她自我价值的内在冲突。她成为更坚强的人。她现在学会了清晰、自由和真实地表达自己，将她的旅程交到巴巴的手里。

书写最终证明具有更大目的。卡姆露不再感到必需活跃地与儿子通灵，因为她发现不再需要获取答案了。莫希特使她确信，他快乐地和巴巴在一起，并将永远活在她心中。

“是通灵引领我走向巴巴的，”卡姆露最后说，“但最终，我对他的爱与信任伴随了我的生活，我走向他的旅程是我唯一重要的经历。”

\*\*\*

苏喜拉和乌特萨夫·卡帕迪亚，不是为任何个人难题来找我的——他们婚姻幸福，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有可爱的家庭，三个漂亮的孩子。开始只希望更多了解已故亲人的情况，发展成一个更广泛更深邃的主题。

这触发他们面对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事件为什么以那种方式发生？事件的规划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正是为了探索满意的答案，把他们俩引向美赫巴巴。

乌特萨夫的头脑敏锐，优美地总结了巴巴对他的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我对美赫巴巴的最初反应是保守谨慎的。我一度接触多门宗教，持怀疑态度。不过阿美纳伽之行是我永志难忘的经历。我喜爱那种祥和宁静。除此之外，是围绕卡尔的示现引发的兴趣。这使得我好奇，想了解更多了解他的大师美赫巴巴。因此，我阅读的不是有关他的资料，而是他本人的著作。

“首先吸引我的是，他的语言简练，思想明晰。后来突然，他开启了不为我所知的灵性视野，把我提升到另一个认知水平，改变了我看待生活的方式。

“我曾了解的印度哲学，对于我变得更明晰。人们中间乃至宗教之间存在隔离，这个事实一直是我的不解之谜。人类宗教分裂的整个概念消失了，我可以看见或感受到一种共性。你是耆那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不重要。那只是学术上的。各个宗教只是指明不同的道路，以抵达同个目标——成道。

“至于我的个人心态，我不再带着猜疑和怀疑论看待一切。我开始在履行责任时，不带达成什么的目的，而更多带着学习态度。我发现自己能更好地与人相处，设想自身处于他们可能面临的困境。我能更好地处理所经历的困难，不知何故头脑能够抵制自哀自怜了。

“这些领悟，这些心态上的变化，这种面对困境的自信，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就是我追寻当前引领我的永恒问题‘为什么’之答案的地方。

“美赫巴巴也向我展现了祈祷与冥想、善念、清晰远见的力量，总有一天将我引向一种纯洁、无私之爱的生活。

“据说哈奴曼曾告诉罗摩，‘主啊，只要我在身体里站在您面前，我就把自己视为您的卑微奴隶。当我带着智力接近您，那时认为自己是您的一部分，不过当我带着灵魂走向您，那时我与您不可分割地合一。那时您是罗摩，我也是罗摩’。”

带着对她旧日生活的深刻理解，苏喜拉另辟蹊径进入疗愈领域。那些遭受身体痛苦者，接触到某个灵性力量后，可能会获得某种希望，因为既没有药物也没有医生能帮忙，除了上帝，你还能求助谁呢？不过事实依然是，对上帝的信心必须立足于其本身，而不是因为他能为你做什么。

正是卡尔对苏喜拉透露，她具备疗愈能力。他时常给她指示，何时用头脑，何时用心灵，何时用心智。在这种鼓励下，她深入研习该学科，表示，“我读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书，让自己试着将技术用在家人、朋友和仆人身上，他们乐意支持我的兴趣。每当必须奋力专注于内在疗愈的神圣源头时，我就用巴巴的祷文，‘至爱的上帝，帮助我更加爱您，更深地爱您，越来越爱您，直到我值得与您结合；帮助我紧紧地抓住巴巴的衣边，直到最终。’这篇祷文加强了我与试图帮助的对象联接，我几乎立即感受到能量流动。小有成就鼓励了我，加深了这个信念：汲取神圣疗愈之源头的的能力潜藏于每个人，其位置就在心中。”

从一位少年想要同他母亲及家人开始的通灵，已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网络。这位小信使的确满怀热情和忠诚履行了他的任务，而且肯定有助于把回应的个体引向更高的抱负。



## 度内

度内是在美拉巴德朝圣者中心外面的树下举行的优美仪式。在燃旺的火附近，有个篮子里放着一片片木柴，每位巴巴爱者走近，伴随着歌曲或诗歌，拿起一根木片，在酥油或纯黄油中浸一下，向巴巴默默祈祷的同时，将木片投入火中。火灰收集后分给信徒，他们要么抹在前额上，要么取一小部分置于舌下。火灰或称奥地（oodi），也可用于身体患病者，人们相信可减轻病人的痛苦。

我好奇该仪式表示何意，被告知此火既是保护亦是毁灭的象征。有一样东西给人类造成巨大苦难，即人不得不携带自身羯磨经历人生，且不得不成功地加以处理的负担。我开始懂得，除了保护角色外，度内的最重要灵性意义是，摧毁业相或者说深层的业力印象，以便个体获得自由，可能向觉悟与真理前进。由于业相的摧毁在缺少大师帮助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实现，据解释，一个人通过参加度内，能寻求巴巴的帮助，确保释放各种束缚性经验或执著。

度内仪式由美赫巴巴于 1925 年发起。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 9 月份，雨季末期，阿美纳伽地区面临旱灾。许多村民聚集组成巴赞队伍，徒步跋涉去找巴巴，专程去求他赐雨。巴巴怜悯地倾听，并送他们上路。他随后命满德里准备度内；火于下午 5 点准时点燃，唱诵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阿提进行一半，天就下起蒙蒙细雨，很快人们被凉爽的阵雨淋透。就这样，祈祷应验了。

巴巴后来命令满德里居民于每月 12 日点燃度内火。该习俗持续至今，在一位热忱的巴巴爱者及信托成员佳尔·达斯托的忠实监督下，全体巴巴爱者定期聚集在美拉巴德的度内火周围。

美拉巴德有许多故事都与度内有关。我不可能对你们讲所有故事，不过我要讲述 1990 年 2 月 12 日我参加仪式后发生的一件事。我很荣幸作为三位被邀请点燃度内火者之一。仪式结束后，我带了一些圣灰回家。

几个月后，我的姨母金捷，患了急性关节炎，并发血循环问题，导致脚趾坏疽。她被送往医院，医生决定，除了截除双脚，他们也无计可施。我吓坏了，因为金捷和我的家人生活了一辈子，照顾抚养过我的所有孩子。于是我请求卡尔帮助金捷，因为她的手术安排在次日。“不用手术，”他说，并指示我往金捷的脚上撒些度内灰，念巴巴的名，并祈祷康复。

于是，我驱车到医院，来到金捷的病房。我走到床尾，掀起她脚上的遮盖物，迅速往感染的脚趾上到处撒些巴巴的度内灰。我恐惧地转过脸去，因为那场面令我反胃。脚趾呈深黑色，在渗液——散发令人作呕的气味，我相信任何人都爱莫能助。“巴巴，请帮助她，”我呼求道，因为我受不了想象她失去双脚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我在计划进行手术之前，提早半小时赶到医院，才知悉手术被迫取消，因为金捷陷入昏迷！我怀疑是否大限将至。结果不是。她居然康复了，令大家惊奇的是，脚也痊愈了！病变的乌黑肤色逐渐褪成灰色，然后恢复正常，腐烂恶臭消失了，脚趾恢复红润。

医生们迷惑不解，我的小姑娘卢蒂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奇迹，”她宣布说。不过卡尔和我更了解！直到金捷去世前，她不仅正常使用双脚，而且十个脚趾也很自如。

度内灰的故事使我想起，巴巴女满德里中的最年长者，至今依然居住山上的——曼萨丽。

玛妮·迪赛小时候，羞于护理手上的皮肤病。药物对减轻病情基本不见效，她一直对此病感到尴尬，从肘部到手腕泛红，有鳞屑。她17岁时，认命接受事实，即该病无法治愈，不过她的家人和亲戚从未放弃希望，用了两年多时间，尝试带她去见美赫巴巴。她脚踏实地，生性务实，就与父母争论，声称，“医生都帮不了我，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

此病继续困扰她，直到19岁那年，她才不情愿地去了阿美纳伽的下美拉巴德。她站在满德里大厅的角落，和数千人一起等待巴巴的到来。她看到他穿过人群往前走。突然，他停下脚步。

是什么让他转向角落里的小女孩呢？是什么让他招呼她呢？

她犹豫不决地往前走，站到他面前，抬头望着他的脸，巴巴打手势问，“有什么问题？”她说明病情，巴巴转向一名信徒，要来度内灰。他吩咐她，把度内灰抹在手上，连用15天。



和曼萨丽在三摩地山上

玛妮·迪赛领了一小包灰，尽管她的性格泼辣叛逆，仍遵从了他的指示。她其实不信这东西会管用，可一天天过去，她高兴地发现，病灶变淡了，炎症减轻了，直到最后过完第15日，病患完全消失。人人惊叹这个奇迹。

不到一个月左右，病情复发，朋友们都嘲笑美赫巴巴。然而，玛妮·迪赛不管怎样都坚信巴巴，直到疾病痊愈，不再复发。六个月后，有人告诉她，巴巴让自己承担了此病。她对此事感到不安，就攒些钱，以便能再去见他，亲自查明她听说的情况是否真的。

当她终于见到巴巴时，巴巴坐着，微笑俯视着她。她凝视他的眼睛，正要向他致意时，目光落在他的手上。他的肘部到手腕布满了她的皮肤病！她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这是怎样的人啊，竟愿意拿走别人的痼疾，让自己来承受？“不要哭，”巴巴打手势说，“你会好的，我也会好。它会消失的。”

她当场就决定，愿把一生献给他。她会做他要她做的任何事。巴巴将这个年轻成员纳入他的满德里圈子，为她重新取名“曼萨丽”，因为小玛妮来自瑙萨里村。

如今，你们仍会发现，小巧如鸟的曼萨丽，唯一的女满德里成员，依然居住美拉巴德山上。这位守护者异常活跃地看管着巴巴三摩地，巴巴小房，以及她的宿舍所在的上美拉巴德领地。她长年在这里生活，有时缺水停电，勇敢地面对严寒、酷暑和雷雨风暴，抗击她一直非常惧怕的唯一生物——蛇。几只忠实的狗在周围嬉闹，她把它们称作“她的孩子们”。

曼萨丽表示，除了她读过三遍《行道者》，她从未读过一本巴巴的书，也没做过任何静心或特别的祈祷。美赫巴巴始终在她心中，她对巴巴的无私之爱，支撑她经历种种艰辛。

没有见过曼萨丽，谁都不敢离去下山。她接见每一个来寻找巴巴的新访者，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他们交谈。你常常会听到，从她的小房间传来阵阵笑声，你就知道曼萨丽一定在讲述自己的某个特别故事。她跟我讲过一个圣特蕾莎的故事。在一个雨天，特蕾莎不巧正推着沉重的推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稠厚的泥泞使她寸步难行，于是她向耶稣呼求帮助，在绝望中问他，他为何挑选她承受这个负担。“因为我只向我的特选者和好友作这个要求，”耶稣回应道。

曼萨丽的淘气棕色眼睛闪烁着，继续说，“你们可知道圣特蕾莎怎么回答的？——‘难怪你的朋友那么少！’”说罢，她咯咯大笑起来。“我喜欢这个回答！”她表示。

她的一系列故事让你深入了解巴巴的工作，他的性格以及他对人类的爱。她会给你看不计其数的照片和语录，来说明巴巴的思想，并且以她自己的纯朴方式向你解释巴巴的奇妙之爱。就一个独居者而言，她散发着幸福和难以描述的喜悦——然而如果你对任何外国朝圣者谈起她，他们会这么说，“噢，曼萨丽……她是小辣椒！”我敢肯定，这个小巧犀利的小女子，只要形势需要，她能比辣椒更厉害。她是巴巴对其施加这项限制的唯一满德里成员——即不得越过将美拉巴德山与下美拉巴德及朝圣者中心隔开的那条铁道线，除非有紧急健康原因。她至今一直忠心耿耿地遵守他的严格命令。她的奉献是彻底的。

如今，曼萨丽日益虚弱，体力不足以站着做完 15 分钟的阿提祈祷，或坐着听完随后的奉爱歌唱。不过我记得那些时刻——每当太阳落山，你会看到她驼背的小小身影从宿舍出来，手中提着灯，轻快地走向三摩地，开始领大家做晚间阿提献给她的至爱大师——阿瓦塔美赫巴巴。

注：曼萨丽于 1997 年 1 月 12 日融入她的至爱大师。



## 爱之海洋

古老的渔夫独自伫立，始终警觉的柔和目光眺望远方。小船轻轻荡漾在汹涌波浪上，他的随从们开始拖曳他常年修补的渔网。有个年轻人，一头乌黑浓密的卷发，转脸迎风微笑，因为他的工作已忠实完成——又一天，又一次从大师的爱之海洋中捕鱼。

巴巴撒入爱洋的网捕获的鱼儿多于我的应对能力。鱼儿似乎争相入网，而非从中逃逸，吸引它们的诱饵就是小卡尔，他仿佛迅猛地从一条鱼游向另一条。

多年来，我有幸结识许多可爱的人，他们以极不寻常的方式登门造访。美赫巴巴是怎样把这些人召集到我身边的，我依然不得而知。有一次，我不得不雇一辆大巴，因为有 24 人要结伴同赴美拉巴德。我记得自己默默观察那些焦渴而悲伤的面孔，想知道每个人转向巴巴的原因——不过我记得后来，在归途中巴士是怎样伴随歌声笑语颠簸前行的，好像几乎人人都把烦恼留在了美拉巴德山，知道这些烦恼将由巴巴来处理。

“我是全知全察的，即使你们不说，我能看见知道。我的爱将使你们成长，你们周围的所有人都会因我的爱而成长——你们的手是必须传递那份爱的手——慷慨地传递它，我将帮助那份爱成长，使之足以流传。慷慨慈爱地传递爱，我将始终在你们身边帮助你们——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巴巴。”

卡尔对我们解释，当我们去三摩地时，“巴巴会下来接触你们每一个人。他确实来你这里，妈妈——来每个人这里并且触动你们的灵魂，以便带走你们所有的忧虑。你们尚未认识到，拥有他的关爱意味着什么。”

我好奇，只要被爱就足够了吗？我知道，人们的生活中，尽管遭受各种难题的冲击，微小的奇迹依然在持续发生。我懂得，美赫巴巴是大师，无论你们是谁或做什么，他都爱你们。迄今为止，我的角色似乎只是把人们介绍给巴巴——把他们带到美拉巴德，然后让每人发展自己与巴巴的关系。

通过巴巴的爱，父母“回到”孩子身边，丈夫回到妻子身边，孩子找回离世的父母。就这样，它成为一种新奇的方式，把人们吸引向他，以他的光围绕着他们。他尽力通过卡尔展示，无论何人何事都不会永远逝去。

为证明这点，我必须提到有一天发生的事。一位女士来找我，她迫于无奈对我讲述了关于她弟媳贝蒂的悲惨事件，贝蒂在美国她的店里上班时，被人残忍地枪杀了。侦查组迄今未发现任何重要线索，此事一直令她弟弟心灰意冷，他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让她甚为担忧。她希望通过卡尔，能给侦查带来一线曙光，以便凶手“能被绳之以法，杜绝后患。”

就这样我把问题交给卡尔。他的回答很干脆。“枪杀她的凶手四处流窜，无法在固定地点找到——但肯定会找到凶手。此案的线索就在店里，右边的大理石板内。右边有一颗子弹。你们将找到子弹，它将提供你们破案的钥匙。子弹就在店里。所以去找找，你们会找到的。我们会帮助你们。”

这条讯息最终发给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的弟弟，并祈祷它成为找到凶手的线索。几个月后，我惊讶地接到贝蒂的丈夫，乔纳森·斯塔尔的来信。“我想告诉你，”他写道，“你的书写内容在若干方面获得证实。子弹在店内橱柜附近找到。已对其制造和口径进行分析鉴定。此外，本地破案组大力悬赏征集本案的信息。若有知情的当地人，我相信他们会报告——至今，尚无人报告，所以我们推测是游客干的。目前，警方未发现嫌疑人，随着时间推移，从收集的线索中抓获凶手的机率会降低。”

卡尔却向我保证，坚持说，“凶手将在离她很远的地方被捕。”

1990年12月25日，我接到另一封信，写道，“好消息。枪杀我妻子的男子已被捕。一个月前在波士顿被抓获。”除了获得答案，我还格外高兴地注意到，乔纳森极其欣慰地知道：贝蒂和巴巴在一起，巴巴在照顾她。

后来，卡尔继续解释，“那些来找我们的人，是那些缺少在世亲人的爱就无法继续前进者——我们在照顾他们。我在这里的全部生活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能多么快乐地在一起。他们书写或不书写，并不重要。事实依然是，他们和我们在一起，会得到巴巴的照顾。这是最重要的事。双方都获得幸福，是因为巴巴带给他们的。”

\* \* \*

有许多其他人，发现随着被巴巴爱洋的净水所冲刷，生活的忧虑逐渐消退。

贝萝泽·莫迪是个好问的孩子。她总会问起美赫巴巴的沉默。这令她着迷，她想象不出，既然巴巴不说话，怎么才能教导人们。

多年来，与巴巴爱者朋友的意外联系一直让贝萝泽感到惊奇，他们会讲述巴巴的故事和他不可思议的方式。她从未主动选择做一名巴巴爱者，直到遭遇一场重大打击。天有不测风云，贝萝泽失去了丈夫萨若希。后来，似乎诸事不顺，问题难以应付。她疯狂地怀念他的关爱支持。

贝萝泽和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可谈。通过卡尔的故事、他的助人能力和对大师的爱，她对巴巴的兴趣被重新点燃，接下来那几年，她超越了幼年时的认知。她很快发现，她曾经追寻的一切，在她首次访问美拉巴德时突然圆满了。她现在为自己和巴巴创造了一个避风港——每天静修的场所。这是从她在女儿吉塔的婚礼上递给我的便条中摘录的——“我真感到内在更平静了，而这完全是因为您为我指明了走向巴巴的路。”

有段时间，由于个人原因，她两个女儿中的长女吉塔，变得激烈反对神人。每当母亲对她谈起美赫巴巴，她都置若罔闻，因为她什么都不愿听。

吉塔生了男婴萨若希后，出现危急情况，因肠穿孔做了手术。那天上午，她做完手术，生命垂危。她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眼前呈现一个异象：美赫巴巴站在一个花园里，园中长满美丽的鲜花。一股和平的感觉降临于她，因为越过巴巴的肩膀，她看到她父亲的微笑面容，并朝她挥手。巴巴伸出手，微笑着说，“要有耐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她知道一定会如此，因为如果她即将死去，她父亲是不会微笑的。正是这个异象帮助了全家人，消除了他们的恐惧，赐予他们力量度过吉塔生命垂危的考验。

正如她的妹妹娜瓦兹确认的，巴巴在危急之际一定会回应。

\* \* \*

海洋确实浩瀚无边，因为蒙受巴巴的视线轻柔冲刷的下一位是，泽诺碧亚·巴纳吉，她刚失去亲爱的优秀丈夫。她心碎不已，因为她深爱他。我能做的全部是，对她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并试着让她记住，她的医生丈夫始终会在灵界为她提供支持。

就这样，我们一边谈着卡尔，一边驱车前往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我们到巴巴之家时，她很自然被吸引，与高荷医生攀谈起来，高荷在美拉扎德照管信托经营的免费药局。不管称之为巧合，还是巴巴的方式，反正是高荷医生回忆起并且指出，已经存在一个联接。她的已故丈夫皮尔，杰出的眼外科医生，曾经被请来为巴巴治疗眼睛。此时，泽诺碧亚记起了丈夫说过的话，“凝视那双眼睛，是我今生最难忘的经验之一。”

我还须补充一个更惊人的细节。这位善良、温和又厚道的巴纳吉医生，有一天晚上出诊，他接到一个小男孩的电话，说他的马驹失明了。那小男孩就是卡尔，马驹则是他心爱的“狂怒”，它飞奔撞到墙上的钉子，眼被刺伤。尽管卡尔是个九岁的孩子，却勇敢地抱住马头，巴纳吉医生则缝合眼部裂口。俩人整夜和马儿一起度过，照料它，让它保持安静。谁知道呢，他们也许当时已结盟为友，只是在另一个世界延续之。

从那以后，泽诺碧亚与美赫巴巴发展出一种宁静而亲密的关系。

\* \* \*

莎伦·普拉巴卡，一位热烈且富有魅力的舞台演员，有着动人心弦的歌喉。她有个悲伤的故事要讲述。

她找不到言语足以形容，当她母亲突然去世时，她体验到的遗弃、绝望与无助感。她对我讲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童年。她在经济困难的环境中长大，家庭缺乏爱与和睦。这些经历给这个敏感的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创痛。

莎伦小时候，有段时间患了咽喉炎。由于经济拮据，她被送往市立医院，未作任何麻醉就做了手术。此事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因为手术给她造成极大痛苦，却仅花费了她母亲的一卢比。

接着是许多昼夜的害怕和沉默，因为莎伦一个字都说不出。但是，从那份痛苦中，诞生了一个注定震撼全国的嗓音。莎伦成了歌星——轰动一时。

成功接踵而至，她很想与母亲分享这一切，可没来得及提供母亲丰沛的物质舒适，并且抽时间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母亲就患病了，溘然长逝。

“神为何这样做？”莎伦说。“为何匆匆离世？留下我带着太多未知的疑问，太多未诉说的情感。我能对谁倾诉——谁能帮助我？就是带着这种绝望，我来找楠妮。”

“故事的展开让我毫无准备。我感动得难以言表，倾听着母子之间爱的力量。在这里我开始懂得，倘若爱足够强烈，几乎没什么不能实现的。也许，它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抱着这个希望，莎伦和我一起前往美拉巴德和三摩地。她独自坐在巴巴的房间，乞求宽恕和向母亲表达深爱的机会。莎伦说，“我离开时，没发现神奇香膏

或魔法药壶，可我感觉在房间里的某处，有人说‘我已记下’。不知怎的，我知道我的妈妈现在处于护佑与爱中，而且有人在引导她。”

疗愈过程需要时间，莎伦开始越来越依靠巴巴。她把疲惫的脸依偎他的肩上，聆听他的声音。很久以后她才明白，那声音似乎在说，“学会接受——无人能改变命运的进程，必须发生的，必定发生！”于是她接受了她的童年可能是前生带来的债，接受了妈妈的坎坷人生也是她独自该承受的。最后，母亲的债还清——自由了！

我和莎伦的会面带来种种回忆和疑问，因为有许多人就像我，情感上不够强大以面对死亡。卡尔去世时，我完全迷失了。一直找不到答案，神的角色遭到强烈质疑。有些人认命屈服于不可避免的死亡结局，并不接受灵魂的持续旅行。不过另一些人，则相信印度哲学的转世论——灵界或上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我属于第一类，在卡尔死后，成为激烈的不可知论者。一个度过完整人生者的去世是我可以接受的，可一个少年的英年早逝却使我非常愤怒和情绪化。

巴巴为我改变了一切。我无比荣幸地进入他的崭新瑰宝世界，在此过程中接受他的大爱，它将永远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所有的来访者。

\* \* \*

一天上午，噩耗突然震惊孟买。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他妻子和女儿，连同许多人在一场印度史上最严重的空难中不幸丧命。命中注定，那个难忘日子，他们的儿子亚什·比拉，未跟随他们搭乘该航班。

亚什天性明哲，以坦然态度忍受痛苦，虽然很年轻。被灌输《薄伽梵歌》教导的他，坚信家人依然活在某个地方。他对痛苦的平静接受，可谓我的榜样，因为他很优美地与灵性相协调，而且接受美赫巴巴的爱也单纯优美。

“我怎么认出你，妈妈，”他计划去美拉巴德时，问道。

“藉着花的香味，”她回应他。

亚什一路走上美拉巴德山，陪同的是他的未婚妻，马哈拉施特拉的谦逊女孩阿凡缇。我们合掌站着，念诵晚间阿提，他的眼睛突然睁开。“我闻到了花香，”他压低嗓音说。我们周围没有花，除了墓内的那些花，可空气中突然弥漫着神的浓郁花香。亚什心中知道——他母亲到了。

当晚阿提的每一首歌都是关于鲜花与花园，关于玫瑰、万寿菊和蓝栀子花的。亚什和阿凡缇，被吉姆·迈耶斯的美妙嗓音带入另一世界，全然淹没于他们感受到的单纯与爱。

在三摩地的静默中，亚什向母亲提出急迫请求。他想送恋人一件属于她的东西——她的金刚菩提珠。他还想送她，那块他母亲专为准儿媳买的手表。两件东西都无处可寻。虽然他仔细检查了去世时的遗物清单，清空了她橱柜的抽屉，却不见那块手表或金刚菩提珠的踪影。

回到孟买，亚什就恳求他的管家，“丽拉本，请再找一遍橱柜。”

“孩子，”她耐心地应道，“我都找过一百遍了，所有佣人一致同意，最后看见金刚菩提珠，就是那天你母亲出发赶那趟失事航班时，挂在她的颈间。”

亚什不愿放弃，逼丽拉本去最后找一遍。阿凡缇合上眼，向巴巴热切祈祷。丽拉本再次去找。她打开一个橱柜——在顶层抽屉发现了那块手表——其下方抽屉则放着金刚菩提珠！

卡尔说，“美赫巴巴让全世界快乐！他让人们怜悯穷人。他让丧亲者走向他，以便对他们展现他对人类的爱。巴巴意味着恩典、爱与幸福，他的无限仁慈让迷失的灵魂愿意活下去。当所有希望破灭时，他让你振作，他滋养你，他援助你。他是众生的大灵，众生的天父，众生的爱者。”

\* \* \*

对居住浦那的另一个人，扎琳·米斯特里，巴巴的爱被证明是无价的。她需要帮助和力量去应对人人惧怕的疾病——癌症。听着她勇敢地讲述她的一系列手术，甲状腺、乳腺癌和子宫切除术，我内心不由同情这位勇敢的女士。

尽管在我遇见她时，她承受着剧痛的折磨，对康复却很乐观。正是她面对疾病的这种坚韧不拔，使我对她谈到灵性治疗师乔治·查普曼，以及他计划的印度之行。扎琳闭着眼，仔细听着，我讲完时知道，她会通过他被引向美赫巴巴。

在孟买接受治疗后不久，扎琳发现精神振作，心情大为轻松。血液循环更强有力，精力似乎恢复了。她回到银行上班，我后来听说的是，有人看见她在跳迪斯科！

她最终来到浦那的达斯托-美赫路，美赫巴巴的老家——他度过早期生活的地方，期间他被年迈的灵性大师巴巴简赐予上帝意识。扎琳走入巴巴的房间，安详地坐着，体验他的神圣临在，接受他的力量以继续生活直到终点。

几个月后，卡尔传了一则给她的讯息。他要我转告她，有个穿蓝色长外套的先生是她家的指导者和帮助者，他在照看她，负责她的安康，并希望她知晓这点。这则讯息让扎琳着实高兴，不过她对他的身份非常好奇。那会是谁呢？

我后来打电话给她，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自我介绍是扎琳的妹妹古尔露柯，从伦敦来。她通知我，扎琳刚刚去世。那是1991年4月。

我失去了一位朋友，但我为她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痛苦的结束。她已找到美赫巴巴。我也高兴地得知，古尔露柯和扎琳曾经抽时间相伴，谈论生活和美赫巴巴。她们从一张旧照片中发现，那位穿“蓝色长外套”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她们的祖父，他在世期间一直担任法官，总穿蓝色长外套！

扎琳通过卡尔给她妹妹传了一则讯息——“不要悲伤，因为即便我对你解释一百万天，你也不明白我的机会是多么无限，也不懂得我的幸福程度——不过我要简短告诉你——就两个词——享受乐趣！”这则优美的讯息触动她们的心灵，因为古尔露柯立即把它与扎琳去世前的遗言联系起来——她曾告诉妹妹，她将要“征服她的疼痛，抛弃所有顾虑，周游世界，只管享受乐趣！”



## 伦敦，美赫巴巴中心

那是 1991 年的夏季。

我们乘飞机前往伦敦，这次我为漫长的飞行准备了《神曰》，巴巴亲自用字母板并通过手势授述的著作。要是我知道将面临沉闷的阅读，就不会有此雄心了，因为伴随着引擎的嗡嗡催眠，我很快就做起白日梦。偶尔，我会翻一两页，决心坚持看下去，可没熬过几分钟，我就做不到专注巴巴的文字了。我最终发现自己摆弄起书的封套，令我惊讶的是，隐藏角落里的是，一个属于巴巴爱者的伦敦中心的地址。好奇怪呀，我自忖——这么多年来夏季访问伦敦，我竟然从未想到查询巴巴中心，虽然我知道他在 1930 年代曾亲自访问西方。

几天后，我冲动之下翻了电话号码簿，拨通中心的号码。电话应答服务给了我一个转接号码，打给一位叫苏珊的女士。随着交谈的深入，苏珊提出开车送我参加他们的周四聚会，通常在哈默史密斯街 228 号举行。定了下周日期。

当时在度假，有大量闲暇时间消磨，我被一些朋友邀请去找房子。他们的中介带我们转了两三个不同的地点，直到我们抵达一栋古老建筑，对它颇为中意。我一眼看中它的周围环境，马上知道，倘若我需要住伦敦的公寓，就会是这栋——不过只是想法而已！

接着的周四，我们驱车从苏珊家出发，蜿蜒上山驶向哈默史密斯街，过了某个点后，该地区变得越来越熟悉。那时我记起，“哦，我昨天来过这里，看了这栋在售的地产。”苏珊惊讶地望着我，因为我一眼看中的房子，正是50多年前巴巴来伦敦时，选作举办达善活动的那栋屋！

在伦敦不计其数的众多公寓和建筑中，巴巴怎么会引导我的脚步，来到他曾给他的首批英国团体赐福的地方？“巴巴和卡尔，你们在打什么主意？”我自问。

在中心的夜晚过得很愉快。七点钟的阿提后，一边分享故事，一边用饼干和咖啡。我知道苏珊的好奇心再也抑制不住，迟早会抽时间要我跟大家分享故事。没有藏身之地，我就坐到一张巨幅巴巴画像（他身边是《宇宙讯息》）的下方，紧张地讲了一点卡尔的故事。

我们回家的路上，苏珊告诉我，一位年老的巴巴爱者，迪莉亚·德里昂，依然在世。她被认为属于巴巴在西方的满德里，我很高兴受邀会见她。带着巧克力条酥和鲜花，我们开车到里士满，会见了92岁的迪莉亚。那是怎样的经历啊！对巴巴的爱从她房间四面散发出来。巴巴的脸到处都是。她优雅地坐着听我的故事，同时我多想听听她的故事啊。

我不知道我们和她一起处了多久，但时间似乎停止了，就在我们准备告辞时，她拿出一个小盒，叫我在盒内放着的许多纸片中取一片。我抽出的那片纸，是我珍藏至今的，因为纸上写着：

“找到神时，你无法想象会得到怎样的无限喜乐与和平。我把全部的爱给予你，以便你能以神应当被爱的方式爱他。”

几天后，我又接到了苏珊的来电。她通知我，他们组织了一场6月底的撒晤斯。来自英国、欧洲和美国各地的巴巴爱者，将聚会纪念美赫巴巴的早期访问。他们预订了优美的场地，在筹划演唱和谈话节目。之后是沿江游览享用午餐，观光巴巴曾访问的几个地点。她邀我参加撒晤斯，并坚持要我作为谈话者之一，分享故事。

我心里直打退堂鼓，额头冒出冷汗。“有多少人？”我胆怯地问。

“哦，一百多人，”她随意答道。我随后的沉默，显然向苏珊表明我需要时间考虑。“不用现在答复，请明天问问卡尔吧，”她说，“因为迪莉亚很想让每人听听这个巴巴的爱与慈悲的故事。”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气恼地说，同时放下电话——“我被骗上当了！”

我回想了事情的经过，最终只好对卡尔的诡计和方式报以微笑，一切循序渐进，安排得如此漂亮。预期难以避免，我次日早晨直面卡尔，提问，“我该怎么做，卡尔？”

“妈妈，我很高兴听到此事，因为越多人了解美赫巴巴、他的爱和他的生活，就越受益于这些知识。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利同意或反对呢——巴巴的旨意，就这样吧。”

我呆呆坐着，这个认识给我一记棒喝。我原来是被大师本人设了局！

我试图找一百个借口。我不认识路的，怎么去那儿？有人迅速安排了轿车和司机。我怎能单独一人去？我丈夫吉米欣然同意陪伴我。就好像我的所有防线都崩溃了，我无法抵抗巴巴全能之手的温柔说服。

在“审判日”那天，我们走进一座美丽的小礼拜堂，紫罗兰-尼达姆小教堂，它坐落于一片树丛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中。一股沉默柔和的宁静弥漫整个空间，不过未妨碍我注意到，全部的椅子都朝着一个小讲台。我们坐到第五排座位，望着坐满人的大厅。

苏珊开始致开幕辞，我的心跳加速。不久听到在叫我的名字。我颤抖着走上讲台，望见前方人山人海。我开始说话，眼睛感到很奇怪，一个字都听不到，尖声尖气，不知所云。“听不到，听不到，”大厅后方传来喊声。随后，让我惊恐的是，一枚麦克被取来，夹在我的衬衣上！我绝望中，环顾四周求助，视线聚焦在一位朋友——美赫巴巴的巨幅画像上，他注视着我，上面写着，“真爱不是胆怯懦弱者的游戏。”他在那里——就在那里，催促我开始说，完全了解我会接受他的挑战。胆怯？确实如此！

我迟疑着慢慢开始，直到心灵闸门终于打开，与听众分享我的经历。在这过程中，我目睹人们的脸上滑下泪水，我自忖，何需害怕呢？这些都是巴巴爱者，**被他的故事、他的爱所感动。**我们皆为一体。

“请放心，”卡尔说过，“你将获得爱的接纳。巴巴想让人们知道，他依然在那里，你必须让他们知道这点，因为他希望他们知道，他将永远在那里。他想要全人类知道并且意识到，他能够且必将和他们在一起，这不只是口头表示。他乃是沉默的大师。巴巴乃是有求必给者。”

后来，我们共进午餐，顺河漂流。我们齐唱优美的歌曲，分享罕见品质的爱。世界上没有像这样的避难所，尽管每一日都将结束，而我知道今天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 往内看

就在此次去伦敦旅行时，我忍不住重返那个灵性中心，以多掌握些通灵现象的知识。我下决心，这次不让自己的情绪涉入，而是从客观的视角看待一切。我收集了更多书，又参加了几场演示会，与善于表达的开明人士对话。

我发现，除了神秘学的灵媒，还有一种通灵方式，冥想术语叫“进入内在”。这个术语的字面意思是，与你进化道路上的守护灵建立联系。我逐渐相信并且确定这一事实，即每个灵魂都有守护灵，他们始终准备着引导你，只要你愿意。

若不是因为对卡尔和他作为我的法罗哈的积极体验，我本来不可能懂得进入内在的意义。与通灵画家科洛·珀菊的会面，她绘了我的家族指导灵的三幅优美画像，进一步验证了我的守护灵们的存在，不止有我的儿子卡尔。

迄今我收到的点点滴滴信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满足，而是为教诲我成长的真正含义以及那份爱是来自灵界我们的指导灵的持续流动能量。

与灵界沟通的能力，是人人具备的潜在能力，却不是人人都能通过秘术灵媒成功地付诸实践的。“进入内在”则不限于任何特定团体或群体，而是人人可利用的奇妙机会。任何人皆可通过冥想，建立起鼓舞人心的指导。你需要独自花些时间，与自己相处，与你的指导灵建立内在联系。所有的指导灵最终将导向那个内在的神圣源头。

就这样我逐渐理解了巴巴的爱和他联系每一个灵魂的慈悲方式。如果我不相信这点，就不可能对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了。

我知道有许多人将会质疑我这类体验的有效性。现实主义者将不屑一顾，视之为凭空想象和牵强附会的。有些人的心灵将被触动，足以相信其真实性；另一些人，将从灵性的视角质疑它是否适当。这些人肯定会包括美赫巴巴的追随者，因为众所周知巴巴从不鼓励使用秘术。

在他的《神对人与人对神》书中，美赫巴巴讨论了神秘体验的角色及其专门的预先警告。阅读过有关的那几页后，我能理解巴巴对允许广泛使用秘术的保留态度；他认为“……自我主义可能膨胀”，而人“必须把自身的局限、资源和潜力留给羯磨律来运作”。最重要的是，“对神秘能力的使用，必须严格限于促进灵性目的。”

继续阅读，我发现他还说，“内在层面的一体统一，使大师能够把弟子用作他的工作媒介，即使后者意识不到在服务大师的目的”，这也许就是发生我身上的情况。我一度懵懂无知，直到巴巴的到来，他把我对卡尔的爱作为工具，用于他的工作。

通灵刚开始时，很多“工作”必须通过卡尔来做，帮助我克服内心产生的所有错觉谬见——我始终很紧张，忧虑许多人听说卡尔努力证明他活在灵界后的反应。很难让他们理解或确信传来的讯息和“示现”。不过巴巴明确知道，怎样触动每个人的心。这正是大师的不可思议方式之一。当然有些时候，示现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样子——通常都不明显。带人们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一直是我富有成就感的体验和我所期待的事，因为我见到许多人在他的关怀下茁壮成长。我所做

的全部，就是带他们到巴巴那里，把他们交到他的手上。他选择各种方式唤醒他们心中的他自己，因为惟有他了解该怎样做，而且他最了解。

现在，我对神秘书写曾经历的早期种种疑虑和保留，多年来已慢慢消失。卡尔的话教诲我，要信任内在深处的自己，同时我意识到，来自我们所爱者的个人讯息本身并非终点，它们只是通向灵性知识的台阶。

我懂得，所有登门寻求卡尔帮助的人，并不是因为表现出软弱，而是由于他们某种程度上抵达内在，却未自觉地意识到该事实。他们的真诚求助被自己的指导灵听到，因为所有的思想过程是联系一起的，那个呼求被听到，并抵达合适的帮助源头。

举个例子，在伦敦的一天上午，我和萨碧塔坐着，纸上书写道，“救命！救命！”。“救命，山杰夫监狱！（Help, Sanjeev Jail）”我的天啊，有人要进监狱了，我自忖——我能做什么呢？

“帮助他，”卡尔重复写。

“我怎么认识他？”我问。

“通过卢蒂和乔治·查普曼，”他回答。

我迷惑不解。我丈夫的妹妹卢蒂，与乔治·查普曼——我极为仰慕信任的灵性疗愈师，之间并无联系呀。

翌日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从孟买打来的，”说话声温柔而有教养，“我需要帮助，因为我丈夫病重陷入昏迷。我需要乔治·查普曼在威尔士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她需要的细节，并答应尽力帮助她。后来想到，问她是怎样得到我的资料和电话号码的。

“通过卢蒂，”她回答。

萨碧塔正要上楼，一听到我复述“卢蒂”的名字，又冲下来。

“问她丈夫的姓名，妈！”她急切催道。

“他叫兰杰夫·贾恩（Ranjeev Jain），”那位女士回答，向我道谢后，挂断电话。

在我的书写经验里，姓名常被拼错，这次也是这种情况。“兰杰夫（Ranjeev）”传成“山杰夫（Sanjeev）”，“贾恩（Jain）”传成“Jail（监狱）”。贾恩夫人的求助得到应答，谜团终于解开。

\* \* \*

漂亮活泼、长着鹿眼的米歇尔·莫蒂从未料到，在最初的浪漫光环褪去后，生活居然会变得缺乏自信，充斥猜疑与恐惧。

她曾从事的职业跟她丈夫一样，是某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组乘务员。她怀念飞赴他国异乡的魅力，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的兴奋，购物、狂欢和通宵纵情跳舞。婚姻限制了她的热情天性，把她捆绑在日常程序中，每天早晨起床，为家人做饭，干家务，独自承担责任抚养两个孩子。她开始感到被外界排斥，怨恨现实中她丈夫依然能继续过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留下她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

这种不满逐渐加剧，很快演变成一场重大疾病，因为蓦然间，她已经很脆弱的心中隐约开始怀疑她丈夫的忠诚。有些抑郁的日子，她一直感到自哀自怜，一味地哭泣。

终于有一天，她再也受不了那种痛苦——下决心不想活了。她痛苦地向神呼喊，“我为什么活在世上？我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呈现的形式是她的朋友艾米，艾米对她简述了尼珂的故事和美赫巴巴，以及通过卡尔传递的优美讯息。这是米歇尔人生中的关键时期，她的自我价值受到否认。因此她就来找我，希望得到某种会改变她人生的讯息。

卡尔对她说，“人生现在开始将是美好的，淡紫色的幸福将闪耀着许多粉红色，最终爱的金光将自动感受到，你会非常快乐。你将永不再孤独。

“你现在可能不知，可来到这里的你们所有人，在巴巴心里都有特别的位置。他感受你们的痛苦和恐惧；你们的欢笑让他心中欢喜，你永不会知道，他多么努力地尝试帮助那些呼求他者。我知道，有时你们有些人会失望，有时你们会认为巴巴是一位伟人，可那毫无意义。并非如此——那都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巴巴是他所是的——为你们制造生命桥梁者，在你们有意愿那么做时，让你们跨越之；跨越到另一边，去见识它的样子。当你们发现它的真相后，你们将不愿返回踏上那座桥之前的原有生活。巴巴就是巴巴，他会保持是巴巴，让你们呼唤说‘请帮助我跨过这段路，我将永远随您同行’。巴巴回应每一个呼唤，牵着你们的手，为你们开辟繁星点缀的路途，而你们将发现星光为你们闪耀，表明不滞留在你们曾经生活的黑暗中，前往彼处是多么美好。

“请随时随地召唤我——我愿为你们全体效劳。卡尔。”

于是，米歇尔决定抓住巴巴的手，踏上那座“生命桥梁”。她来到美拉巴德，坐在三摩地，失声痛哭。她被巴巴的爱征服，感到其无处不在，遂本能地知道她的救赎就在她对神的爱中，而不在折磨她的头脑里。

首次行程，一股冲动引导米歇尔走向纳纳·科尔，一位值得信赖的老爱者，他保管山上图书馆的钥匙。她请他打开那个小房间，以便她可以浏览一些巴巴的书。当她小心翼翼走过书架时，突然感到一阵奇特的晕眩——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感。

与此同时，未注意到米歇尔的体验，纳纳·科尔开始谈起巴巴。他开门见山，讲了一个曾打算自杀的女子的故事。一个挚友和巴巴爱者得知她心神狂乱，遂央求她陪他去见巴巴。她一进入房门达善，巴巴的视线就转向她，打手势说，“你身上有件东西——交给我吧。”她茫然地望着他，不知他是指什么。但她随后一想，意识到他要的其实是那把枪。他怎么会知道？她失声痛哭，就跑向他，被他的慈爱恩典所感动，因为他全知的事实征服了她。她知道自己在救主的跟前，他奇迹般地让她放弃了自杀的灾难性举动。

米歇尔听着纳纳·科尔讲话，犹如置身梦中。这是她同伴的声音，还是巴巴的温柔慈祥声音在对她表示，他了解她的痛苦？

几天后，卡尔增添了米歇尔的经历，使之更为清晰。他解释说，为何在任何人生中，都有必要完成你所选择要经历的体验，不管代价如何。中断你的生活就是中断你的学习体验，即你注定要承受的苦乐时光。事实上，故意地结束生命并不能使你摆脱你意欲逃避的痛苦。只有当你能够征服挑战，超越它们的时候，自

由才会来临。在你能做到这点之前，你不得不等待另一个机会，另一次重新出生，才能完成你遗留的未竟经历。

米歇尔深受震惊，突然一下意识到她的软弱时刻意味着什么。她内心深处知道，她决不再考虑自我毁灭的举动了。

现在，尽管她的生活状况保持原样，米歇尔却能把恐惧和怨气交给巴巴。她意识到滑回旧生活模式的危险性，而她对巴巴的爱使她往内看，能更多看到其他人在经历的东西，减少了一度吞噬她的自哀自怜。她发现自己能够和家人愉快地生活，和他们一起度假，谅解地回应他们的要求。日常生活的负担“变得更轻，生活更光明。”“我为何活在世上？”她曾经问道。上帝回答了她。

\* \* \*

那些逝者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保留肉体、心智和自我意志吗？他们漫游何方，在做什么？这些问题常浮现心中。我们会猜测——不过有没有明确了解的办法呢？

对于一些灵魂如何选择工作，艾米和尼珂的例子提供了某种解释。虽然你们读到了她母亲在尘世的进步，你们可能很好奇尼珂在灵界的情况。

卡尔联系上尼珂后，他传来一些轶事，描述她是小疯丫头，喜爱跟着巴巴转悠，笑啊，唱啊，逗弄他。一到时间返回居住地，她就躲藏起来，希望避免被巴巴和卡尔逮到。挨责备时，尼珂会“一甩卷发，跑进树林，大哭一场。”

有个短暂时期，艾米和尼珂的通灵中断了。给艾米的印象是，尼珂是“离开”参加特别训练了——她要进一步学习，提高对巴巴的真理和有关生活的教导的理解。

与之同时，艾米继续大量阅读，严格遵守巴巴的指示，未被尼珂的缺席打扰。她信任巴巴的指令。没多久，尼珂就“回来”了，恢复与她母亲的通灵。初始阶段，艾米受尼珂训练深入理解巴巴的真理；第二阶段，尼珂开始慢慢训练艾米“走入内在”，让她用始终从内在指导灵启示的语言，自由地表达自己。她们共同铸造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持续至今。

不过，有些时候，尼珂一直很任性，有时似乎让巴巴颇为头疼。通过卡尔传递的轶事温暖着艾米的心，减轻了她同尼珂工作的严肃性质。1994年11月25日，卡尔说，“你将看到她脸带微笑，如今她我行我素，因为她打算不按巴巴的方式，而是按她希望的方式，去处理她家人的生活。巴巴允许她走自己的路，因为他希望看到她如何处理这些难题的结果，而她将会成功，因为她的爱会为她做到。她将向巴巴证明自己。他愉快地旁观，期待她的成功。巴巴其实相当肯定她将按他的方式去做，并且微笑看待这种可能性。

1995年1月中旬，我接到又一则讯息，写道，“妈妈，你得告诉艾米，尼珂将因改变被授予一等奖。她从恶作剧者迅速变为工作者。她肩负了最艰难的工作，使世界成为人们生活其中的更美好地方。她发自内心选择此工作，因为她现在希望走向公众，而不是把自己限于家人。她的视野大为扩展。她将获得成功！”

我认为，这些是我所收到的最可喜和最有启发的两篇讯息。让我意识到，除了死后继续生活的事实，一个灵魂即使去世后，仍能获得进步。有太多东西需要做需要学习，而藉着一位慈爱大师的帮助，可能性是无限的。



## 一些经验教训

我去过很多趟，但每一次朝圣美拉巴德，都是不寻常和特别的。从“讯息”开始，之后是“哈玛·马克莱恩”的经历，紧随其后有更多。我常忐忑不安地从孟买出发，担心卡尔会不会为我和许多同行者出现，而经验教会我，巴巴总会精心安排每次行程，我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不过，我必须经历一番艰难才了解，没有什么事是由我掌控的，我的忧虑只是早年条件制约的特征和自我不容许我失败的事实。

巴巴成为一个老谋深算而优美的老师，提供情境，化为机会。

卡尔曾说，“美赫巴巴说，假如你在人间不走向巴巴，就没有机会进入天堂。你通向他的道路，来自你在世间的人生，而非你来到这里时。你要找到通向他的道路，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按他的要求去做。这将带来走向他的最佳机会。他通过提供你这些情境使之成为可能，他使你可能把这些机会化为成功，从而你更接近他。你不懂所有这些事，才称之为苦难。我称之为机会——你必须这样看待它们，然后你会发现，困境大有裨益。当你不在人世时，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不早认识这点？现在你知道了，就这样对待生活吧，尽可能把这些机会化为成功。”

任何想象中的损失，都让我恐慌。早先我看不出，其中存在一个巨大机会，让我放弃这个惧怕任何（无论想象的或别的）损失的执著。这是臣服的意

思吗？我经常参与讨论有关臣服的主题，但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决定忽略讨论的话题，直到一次美拉巴德之行，使我重新产生兴趣。

泽妮亚·梅塔、瑞亚·皮莱、普莉娅·杜特和一个叫吉蒂的女孩，一路随行。有趣的事实是，吉蒂的公公一直是真诚的巴巴爱者。他对巴巴的全心奉献和爱，使九岁的儿子满腹牢骚。他总记住一个事实——即他父亲把很多钱财捐给了巴巴。他不能理解原因。

吉蒂的故事立即在泽妮亚心中勾起回忆。泽妮亚的父母一向反对古鲁、圣人和巴巴。她的童年一直被告诫，要格外警惕与他们发生牵连。普遍相信，这些人会从你身上夺走一切。即便泽妮亚信仰美赫巴巴，此前多次来美拉巴德，依然对我使个会意的眼神，好像在说，“瞧，也许我父母根本没弄错。”

经长途旅行，我们抵达中心，登记入住，进房间休息。不过，泽妮亚另有主意。她听说沿路几公里外，能摘到美味的草莓。于是，她外出寻找那农场。返回时带着两箱多汁的红草莓，整夜放在我们床间。那气味太浓，我不喜欢，到了早晨，我都决定不再看草莓了。可泽妮亚看来好像在巴巴的温柔关怀中，度过了幸福夜晚，梦见用水晶杯给她家人端上草莓，撒有酥脆的糖，顶上抹着厚厚的新鲜奶油。

早晨阿提时，一位巴巴爱者的演唱让我们尤其感动，我立即认出是喜拉·塔沃。她刚从伦敦回国，要在心爱的美拉巴德度过几天。我很高兴与她重逢，早餐后，邀请她一起乘我们的轿车去美拉扎德。我希望她分享经验，更好地了解她。

我们沿着颠簸道路驶向美拉扎德，很快沉浸于她对我们讲述的故事。

“我的家人跟随巴巴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们住在山上的小屋，现用作图书馆。就在这里我逐渐长大，幸福快乐。”

泽妮亚抑制不住天生的好奇。她想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想跟随巴巴生活在这个偏远之地？喜拉自己笑了，回忆往日。

“我父亲在寻找一位古鲁，灵性导师。他漫游各地，见过一个又一个大师，直到最终找到美赫巴巴，知道巴巴的家是他的归宿。他顶礼他的主，表示想把自己和拥有的一切臣服于他。

巴巴摇摇头。‘不，’他说。‘你有妻子和家人——你欠她们的情。你必须先履行对她们的义务。’巴巴打发他走了。

“我父亲很伤心，因为他的眼里只有美赫巴巴。他花很多时间独处，到处流浪，开始把钱财施舍给遇到的人。我母亲在绝望中去找美赫巴巴，乞求他收留照顾我们全家人。

“‘你真想放弃一切？’巴巴尖锐地问，‘因为你要来我这里，就得那样做。’

“‘是的，巴巴’，我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

“于是我们变卖一切，包括我们耳戴的小副金耳环，来到巴巴这里。”

喜拉似乎讲完了她的故事，可我们满腹疑问，尤其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吉蒂的类似故事。“作为孩子，你不怨恨父亲放弃一切跟随巴巴？你们不为此责怪他？”

“哦不，”她回答说，“我们完全理解。没什么可怨恨的；实际上，我俯首顶礼我的父亲，给我认识美赫巴巴神性的机会，和爱他的机会。你们看，这么多年来，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衣服破了，他给我们更多；我们始终腹中饱足，盼着那些时刻，巴巴和我们一起做游戏、让我们为他唱歌。他送我们上最好的学校，我们长大后，甚至让我们每人学会一门技能。现在，我们都安居乐业。”

我们太沉迷她的故事，未觉察车已错过拐向美拉扎德的路口，驶向了奥兰加巴德。我偶然说，地貌看起来很陌生。“哦，不，不，”泽妮亚坚持说，“我有很棒的路感，我确信我们的路线是对的。”于是我们继续疾驰，幸福地聆听喜拉讲述她对巴巴的爱故事。

那天我从喜拉谈到的“臣服”这个词中受益匪浅。她的家人爱巴巴，毫无保留地从内心臣服于他。他们的满足在于，绝对信任巴巴。通过变卖一切财物的举动，他们放弃了对它们的执著。他们两手空空，把自己臣服于巴巴，从而宣布他们惟愿体验他们的真我即神。

我试着反思，设想自己处于喜拉的位置——我一想到失去一切，恐惧就袭上心头。我的臣服只有这么多！巴巴试图用喜拉的故事给我什么机会呢？或许是学习更多东西的机会？那是什么呢？

轿车继续疾驰——我强迫自己思考。

到了此时，由于泽妮亚的“路感”，我们远离了该走的路。费了很长时间才返回原路，最终抵达美拉扎德时，午餐即将结束。泽妮亚太沉浸于思想，试图理清她自己对喜拉故事的反应，以至差点忘了她珍贵的草莓，见它们仍安然无恙塞在行李中，不由如释重负。

在玛妮和满德里身边，时间过得飞快，她们总是很高兴陪伴巴巴爱者，不管老的新的。不过我们不能呆太久。便匆匆道别，因为我们已延误返回浦那的时间表，从浦那我们必须赶傍晚6点45分的火车回孟买。

轿车的颠簸和午后的骄阳一定使我们都睡着了，因为我们突然醒来发现，车子仍在市郊区，此时已是6点15分。泽妮亚总是在掌控，指示司机驶入岔道。“别担心，”她注意到我们担忧的神情，说，“我立马让你们赶到车站”。对此别无选择，我们只得无助地望着，她的灵感闪现好像使我们长驱直入市中心。我们陷入摩托车、嘟嘟叫的黄包车和叮铃响的自行车中央，车子突然停下。现在怎么办？6点半了。只剩10分钟，我们对所在位置一无所知。

这次泽妮亚慌了神——她的“路感”竟失灵了！“召唤卡尔，”她尖叫道。“请他运用对巴巴的影响力，帮我们摆脱困境。”可怜的瑞亚和她朋友普莉娅最慌张，哀求地望着我，好像我有办法解决问题似的。

祈祷肯定起作用了，因为突然间，前方的人群急剧散开。司机逮住机会，转弯驶入他前方的唯一缺口。在人行道一路颠簸，歪斜着绕过街角，我们最终

发现来到一条有点熟悉的路。前方隐约就是火车站。泽妮亚扬起双手欢呼，我们的车嘎然而停住。“我知道在哪里了！”她嚷道。她的“路感”恢复了。

只剩2分钟了！

我们抓起旅行包、保温瓶、手提箱和巴巴的书，跳下轿车，狂奔起来。泽妮亚紧攥着草莓，怕它们被遗落。不知怎的，有几盒突然裂开，草莓掉下，滚向四面八方。她瞬间愣住了，然后四处乱跑，不知道该捡哪个。现在成了选择火车还是草莓的问题。遗憾的是，在往返的搬运工和乘客的拥挤混乱中，大多数草莓都被踩踏脚下。我们谁都不再有耐心，就拖着她奔向火车。

“哪边去头等车厢？”我们冲上月台，嚷道。鸣笛了，我们仍在奔跑。终于我们跳进车厢，火车开始滑行，驶离车站。我倒在自己座位上，心脏狂跳不已。我很久很久没跑这么快了。我感激地合上眼，等到呼吸恢复正常，然后瞥一眼泽妮亚，看她有没有从马拉松中恢复过来。她已经在啃三明治了。“你想来一口吗？”她淡定地问。

我的脸写满震惊，原以为她的心肯定随着草莓一起被压碎了！“哦，东西没了又怎样，”她说，“没什么可苦恼的。巴巴说过，只要你执著某样东西，失去它就会很伤心。但只要你不执著，就没问题。瞧，我挺好的。”说完这些话，她把最后一块三明治匆匆塞入嘴巴，擦掉手指上的碎屑。

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本来要痛快地勒死她。可阴云背后依稀可见卡尔在窃笑，反而让我大笑。

巴巴用简单的草莓，讲透了大得多的教训——令我永志难忘。

我们所有人经历的生活，都积累了执著——对孩子、家庭和亲人的执著。我们被捆绑在我们的身份、财富、成就、正义信仰，以及给予我们假幸福感和假爱体验的种种事物上。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执著皆短暂无常。所以，必然的结果是，虽然我们会在人生中积累需求和欲望，却正是拥有它们的执著必须放弃。

极少人天生足够勇敢，对世界毫无牵挂地经历人生，而恐惧是使我们执著于拥有物的主导情绪。我也是这种恐惧的受害者，因为我对家人的执著一直是我人生中的支配因素。我生活在对失去我最珍爱对象的惧怕中。带着这种恐惧生活太久，加上这些恐惧中的一个已成为现实，使我接受了生活必须这样继续下去。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巴巴试着向我表明，有些东西是我可以改变的。我需要放弃对这种恐惧的执着。怎么做？通过臣服交给巴巴。这是我必须学习的教训之一。



## 美赫巴巴的板球队

“巴巴努力工作，把你放在有利的门柱位，然后他投球。你必须把球击往正确方向。你必须拿起球板，击打那些你感觉可以抵达边界的球，但要注意反弹球，因为那种球可能有危险，所以你必须尽量避免之。我是守门员，因为我要防守盯住一切，并接住那种额外的球。我会接住巴巴投出，而你击不中的球。这就是巴巴的板球游戏，他非常享受之。”

我往后坐，对儿子的双关妙语大笑。人生游戏必须经历种种经验和教训。与其被反弹球或者说生活中的“敲打”淘汰出局，卡尔的建议是迎接挑战，努力奔跑得分。无论你的命运或羯磨如何，哪怕未能把球击向边界，美赫巴巴将永远守候着你，最终照顾你途中遭受的瘀伤。

同大师本人参加板球赛，是终身受益的经历。他受邀投他的回合，有时则被另一个投球手——羯磨——的回合打断。不过，一场同大师的游戏带来自由、安全与幸福，这些来自于爱，即投向你一个接一个慈爱的球。

我回顾过去的那几年，想到许多人前来寻求我儿子卡尔的帮助和引导，并且通过他，连接上神圣的投球手——美赫巴巴。他们都参与了游戏，因为巴巴平等地接触每一个人，不管懦夫还是勇士。有些人跑得一分，另一些人得两分或三分，还有些人击到边界外，得六分。提每人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做法，不过他们的名字和得分永远留在美赫巴巴及其守门员卡尔的心中。

芙芮妮·佩妲是偶然打电话艾米时得知巴巴的，结果使她孤寂的日子充满欢声笑语。她与艾米的熟识，随着分享对美赫巴巴的爱，结成亲密友谊。两人玩了许多场游戏，在门柱间狂奔，全然支持和关爱对方。尽管有瘀伤和敲打，这对爱者孜孜不倦，可真正称为巴巴板球游戏中的开局击球手。

另一位决定上场尝试击球的是，苏拉娅·马斯特丝。我其实不知道她有什么难题，不过我确实感觉到，她在人生这段时期，情绪上处于低谷。

苏拉娅是几匹赛马的主人，虽然卡尔骑过她的几匹马赢得胜利，却从未有机会骑她本人的马。她为人敏感，感到他的去世使她极为难过。我对她讲的故事让她深受触动，其中美赫巴巴的部分以及随后所有的“事件”，让她愈发感兴趣。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咱们去酒吧喝一杯吧，”我在伦敦的最后一日，她坚持道。我侃侃而谈，她侧耳倾听，直到我们发现自己都记不清喝了多少杯草莓鸡尾酒。我们惊讶地环顾四周，发现整个酒吧只剩我们两人！

我扫一眼手表，回过神慌了，因为我当晚要赶飞机，很多事要做。

一回到公寓门前，我摸包里的钥匙。令我惊慌的是，我发觉钥匙不在。“哦拜托，美赫巴巴——没时间玩游戏了，”我责备道。“请帮我找到钥匙。”苏拉娅疑惑地望着我。她怎么可能知道，我会时时和我的“古鲁”对话？

我按了门铃——吉米开了门，满脸怒气。“你知道现在几点吗？”他吼道，我从他身边冲过，开始找那串失踪的钥匙。我翻遍了公寓的每个角落，头脑闪过可怕的念头。如果不归还钥匙，房东太太不让我们离开怎么办？如果她要我们为

遗失钥匙赔付昂贵的罚金怎么办？“主啊，美赫巴巴——请做点什么，”我乞求道，一边把梳妆盒里的丝袜、梳子、化妆品、肥皂、牙刷等等扔了出来，疯狂地寻找那串失踪的钥匙。

“你为啥不找找上午穿的短外套口袋，”愕然旁观的苏拉娅建议。我打开手提箱，发狂地往中间掏，找到那件短外套。从衣服皱褶内，一张脸朝外望着我。那是镶框里的美赫巴巴像，总是伴随我旅行。旁边是卡尔的相片，两者中间，正好放着那串钥匙！

“你认为卡尔会让我感到他的临在吗？”首次拜访美拉巴德时，苏拉娅犹豫地问。“但愿如此，”我回答道。我们坐在护墙上，在一片寂静中喝着饮料，仰首望着乌云密布的闷热天空。

一位瑞士女士加入我们，开始对我们分享她的思想和经历。“你们知道巴巴去过瑞士吗？你们知道他于二战期间，在弗伦弗鲁进入闭关，并在那种状态下，与高级灵魂召开一场会议致力促成和平吗？”她说完，跑回房间，拿着一本小册子回来。她把它递给苏拉娅。我听到她倒吸一口气，见她脸色变得苍白。

“我不敢相信——楠，听这个，”她喊道，嗓音激动。“这本册子告诉我们怎样前往弗伦弗鲁。你可以从施维茨坐轿车到该地，一直驶到格伦德尔站。然后离开大街去伊贝格雷格，步行或继续坐私人轿车前往——**圣卡尔方向。**”

字底下用墨水重重划了线！

苏拉娅眼中噙泪，抬头仰望，微笑承认卡尔的精妙安排，把她置于正确的方向上，更接近美赫巴巴，从而更接近上帝。

我引述她本人的话。“第一次去美拉巴德，我认为更多是一种好奇心，我猜想，是为楠妮高兴去的。而我在那里感受到的和平、宁静与喜悦，确实使我每年都回去；现在不再出于好奇心或者为别人，只是为我自己。我最喜欢的是，没有仪式，没人对你有任何要求。甚至美拉巴德的每个人是如此慷慨给予他们的爱、关心和照顾，从不求任何回报，只要你念记巴巴，最终学会爱他。”

\* \* \*

生活中，许多人很不幸，有着破碎的人生开端和童年，留下许多创伤需要疗愈。瑞亚·皮莱孑然一身在世间谋生，找到了巴巴。没有谁像美赫巴巴那样，为她提供了持续的爱与保护的源头。巴巴成了她的整个世界。

我如何描述反弹球呢，它们近乎摧毁了幸福梦想，瞬间使生活变得充满痛苦与折磨。虽然我很想说，相比过去，我现在对生活的理解要深得多，却仍为我所知甚少的事实感到震惊。我并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承受因心爱的孩子去世带来的悲恸，还是承受对爱人命运的捉摸不定和苦恼。每次我想到一位勇敢美丽的女孩，给她所接触的所有生命带来了阳光与安慰，这个故事就使我内心感动落泪。

尽管对外部世界安静内省，当瑞亚爱上她的梦中情人时，却向我们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瑞亚当时和我们居住一起，作为一名成功的模特，正处于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过渡期。她很快开始把卡尔视为朋友和同伴，喜欢跟他对话。有一天，就在她要出差赴墨西哥之前，我们唤请了他，聊聊天。

“我希望我一路顺利，还有你会照顾我，”她请求。

卡尔开门见山地说。“瑞亚，停止希望——你不会遇到你想继续维持关系的那人，却命中注定会接触到另一人，他将对你一见钟情——他名叫月亮。”卡尔不寻常的直率让我们大吃一惊，噗嗤大笑！天哪，到底谁是墨西哥的月亮？姑娘就出国去了，没多久，带着失望的消息归来，没有遇到月亮先生或如意郎君。

此后不久，瑞亚被介绍给一位演员，他生活在灯红酒绿的世界，跟她相似。她第一次感兴趣地看着山杰·杜特，除了在宝莱坞电影银幕上欣赏他之外，是在一个律师的办公室偶然邂逅。他在那里，是由于非法持有致命武器被逮捕，指控他涉嫌孟买的炸弹爆炸案。她望着他坐在那里，凄凉地弓着背，被他的脆弱外表触动，本能地感到需要以某种方式援助他。

她含泪回家，对卡尔说了。“美赫巴巴和卡尔，请帮助他，帮助他获释吧——他看上去那么悲伤。”几天后，让我们高兴的是，法院批准他临时保释，他可自由活动，等待进一步审讯。

他们很快约会了。山杰设宴款待了瑞亚，后来我们见证了一位富于幻想的女孩芳心被俘获。一天夜晚，格外浪漫的晚餐后，山杰缅怀起已故的母亲纳吉丝，她那个时代的可爱女演员。他们缓缓驱车回家时，他留恋地说，“你知道，瑞亚，我母亲真是非常特别的人——我时时在想念她。”他带着梦幻般的眼神，朝车窗外望去，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记得，她过去总把我称作她的月亮，她的月亮孩子。”

瑞亚的心跳几乎停止。她甘愿在那一刻死去，狂喜至此。她拖着困惑的山杰到我们家，敲开萨碧塔的门，坚持要他复述刚才说的话。当晚萨碧塔通宵坐着，给他解释有关“月亮”，通灵，还有卡尔和美赫巴巴。山杰被这个故事震撼，并

确认他确实取消了赴墨西哥的行程计划，跟瑞亚走的行程相同。他别无选择——被逮捕了。

不用说，瑞亚和她的“月亮”进展顺利。尽管仍需跨越桥梁，但对于这对年轻恋人来说，未来充满光明与希望。

1994年7月4日，意外发生了。山杰的保释被高等法院撤销，瑞亚的生活刹那间灰飞烟灭。

山杰被关押入狱将长达15个月，期间他的律师、家人和朋友四处奔走，试图呼吁宽大处理。有时希望高涨，有时他们感到泄气，因为司法的车轮在我们国家转动缓慢。

“他将获得缓刑，”卡尔说。“那些负责判他入狱者，将减轻指控。他将获得缓刑。”我与卡尔争辩，告诉他搞错了，因为从新闻报道判断，事态对山杰完全是不利的。

“打赌吧，”卡尔说。

瑞亚本人从未放弃希望。她说，“尽管有报纸上骇人的报道，和判刑的威胁可能关押山杰多年，我从不放弃希望。当然我一想象山杰的痛苦，我仍会害怕并受到影响，然而我从不放弃希望，因为我完全相信他的清白。这么英俊、善良又可爱的人，决不可能犯他受指控的罪行。

“我打开笔记本，一遍遍地读卡尔的讯息，它们赋予我力量面对新的日子。其中有一句说，‘生活必须面对，如果你昂首面对它，就已经跨越一个大障碍……今后的痛楚将更少。’我望着巴巴，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一股和平、信仰和信任

感。有许多东西我并不理解，许多问题未被解答，但我知道美赫巴巴和我同在，也如山杰同在。我坚信，巴巴活在我们每一个内里，如果你往自己内在看，在宁静中，在冥想中，你将找到他——你将找到你。日子会变得容易些，因为你知道你并不孤独，巴巴与你同在。他始终与你同在。”

1995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批准山杰保释。他可以回家了。周围到处是欢呼祝贺，瑞亚的快乐脸庞反映了内心的喜悦。

“我对美赫巴巴的信心，”瑞亚说，“把山杰安全带回了家，正是巴巴的爱总有一天将让山杰获得彻底自由。我等待他完全获释的那天。在那之前，藉着上帝的恩典，我有几位亲密朋友、家人和美赫巴巴的支持。”

\* \* \*

接着有个守夜人，这个“板球队员”对世间毫无挂虑，却敢于挑战环境，并在一天收工时安然无恙。我必须对你们讲的这样一个人，就是马辛德·雅尼。

一个可爱的捣蛋鬼，充满活力和乐趣，随时准备饮酒跳舞，机智过人。马辛德素来不操心明日事。他生活的目的，就是给自己制造障碍，然后跳过去！

如今马辛德在伦敦安了家，在一场聚会上，发现他相当安静孤单，着实让人意外。我注意到，他和吉米促膝长谈，但不一会儿他朝我走来，坚持要我次日为他留些时间。他想更多了解美赫巴巴和卡尔。无从推辞，我必须承认，我暗自微笑，对巴巴的方式惊诧不已。我知道美赫巴巴一视同仁。他不阻拦任何人，不管其种姓或信仰，罪人还是圣人。我高兴地想象马辛德的前景，他的调皮能量将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被巴巴消耗殆尽！

他第二天来了，衣着得体，面带笑容。他和我们度过一整天，享用美餐后，我对他讲述了有关美赫巴巴的全部。

我一返回孟买，就按承诺，把关于美赫巴巴的书寄给马辛德。我给他寄了《甚深沉默》和《阿瓦塔》，并且附了许多巴巴照片和不同的语录，祈祷所有这些资料会帮助他过上一种更宁静丰富的灵性生活。

翌年夏季，我们回到伦敦时，马辛德第一个来问候我们，并讲了他通过巴巴获得的一些奇妙经历。

他入境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才意识到其英国签证已过期，而且只能在那个上午申办新签证。通常，入境事务处要求访者从户籍地申办新签证，尤其护照即将过期时。他的情况是，由于护照仅剩几个月的有效期，故不可能申办比护照有效期更长的签证。尽管他担心作不必要地旅行赴印度，仍鼓足勇气，将巴巴的照片塞入全身每个口袋，还往护照里夹了一张，昂首挺胸步入大使馆。他漫步打量各个入境官员，特意选择排的队通向一位颇具魅力的女签证官。虽然他内心紧张，却满脸堆笑，大胆向她递交签证申请表。他假装淡定地站着，眼睛却紧盯着她面前的两枚印章，一枚是“拒签”，另一枚是“获签”。他屏住呼吸，闭上眼睛，转过身去，随即听到沉闷的盖印声。

盖了印——那会是什么？

他拿起护照走开，几乎不敢看。不过当他翻开护照时，美赫巴巴的照片在调皮地微笑，就在同一页，盖的印戳是**五年**，而不是惯例的**三年**！

他的故事尚未结束，因为回英国后，尽管有管家和司机陪着，他从一场聚会开车回家，当然啦，他在聚会上饮了不止一轮酒。倒霉的是，他的车后响起警笛声，只好停到路边。一名警官礼貌地指出，他驾车时前大灯一直亮着，没有近光灯，此时另一名警官要查他的驾照。他的心一沉，因为明知自己的驾照已过期。他的手伸向皮夹时，有个声音传来，“你饮酒了吗，先生？”

“就喝了一杯御御寒，警官，”他满脸堆笑，答道。

警官不为马辛德的优雅回答所动，打开车门，要他下车做呼吸检测。

马辛德耷拉着肩，听天由命，看来难免巨额罚金、被判入狱和吊销驾照两年。他想起自己在聚会上喝了多少杯苏打威士忌和 B-52 鸡尾酒，不由懊悔，暗自叹息。

他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往酒精测试仪吹气，并拼命求巴巴帮助。箭头接近危险水平标志突然停止！“再吹一次，先生，”警官说。马辛德念着美赫巴巴的名，再次深呼吸，重新吹气。箭头逐渐升向红色标志，又缓缓下降。“最后一次，先生，”警官说，马辛德想象断头台的刀刃飞速落到他头上的画面。

箭头未超过红色水平标志！它就是超不过。有人往后拽着，不让它上升！

马辛德不敢相信他的好运，警官们礼貌地道了晚安，挥手让他回家，甚至忘了查看他的驾照！

回到安全温暖的家中，他给自己斟了杯酒。不知什么原因，他翻开皮夹检查驾照，塑料封套内有一张美赫巴巴的相片！他举起酒杯，咧嘴笑了。“干杯！”他说。

\* \* \*

我满怀深情地想到“球队”的成长过程，有一天对卡尔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多么高兴对这场游戏充满信心。我提醒他，自从最近他做了惊人之举向我们证明他的临在以来，过去了多久。我认为这句话惹恼了他，因为第二天球场就出现一只真正的快球。

“妈，你们的房子有渗漏，你们住的房子漏了。”我吓了一跳。渗漏，哪种渗漏，在哪里？我走遍房子，查找渗漏的迹象。那会是漏气、漏油还是漏电？我找不到。

当晚，门铃响了。我打开门，发现面对一个居住楼下的邻居。他高声抱怨他的公寓漏水，他确信来自我家。他要我陪他下楼，那里三名水管工等着让我承认这个事实。

“不要去，”吉米发出嘘声。“记住卡尔上午说的话，”不过我并未听。

我们下楼到他的公寓，走进卧室，他指着地上一大滩水。追踪故障，我吃惊地发现，给他造成窘境的渗漏水管不是别的，正是属于我家公寓的浴室的水管。

巴巴的板球游戏当天就此结束，因为我被击杀出局，横木飞了出去！

“这下怎么样！”卡尔喊道。



## 反弹球

1991 年，我到了这样的阶段，把美赫巴巴视为全慈、全能和全圣的。通过他的恩典，我亲眼见证了卡尔给予许多人帮助。我目睹他给予一个年轻女孩自信，奋斗通过了最后的期末考试。我目睹他给予一个丧偶的丈夫力量，追查残忍杀害他妻子的凶手。我目睹他把一个少女，在她的飞机遭劫机威胁被迫着陆后，安然无恙地带回家中父母身边。他帮助理清家庭问题，解决恋人的争吵。他保护孤独者，给予畏惧者勇气——事实上，他的影响范围和他能给予的爱是无限的。

最近十年时间，我确实旅行了漫长的道路，从一个绝对无信仰者到能够接受并且真正爱美赫巴巴。我逐渐懂得，我们要做的全部就是爱他，信任地抓住他，他肯定会保护我们。因此，在 1991 年 2 月 25 日那个寒冷的冬夜，我猝不及防地遭遇第一个可怕的“反弹球”。他庇护我的灵性之伞被突然移开，我的世界不复是安全的栖身地。

我丈夫和我同朋友一起度过愉快夜晚后，驱车回家。我们友好地聊着，驾车进入泊车场，此时轿车突然急转，抖动着，离车库的墙仅几英寸处停下。我转向吉米等他解释，却看到他脸色灰白，手失控地颤抖，钥匙哗地落在地板上。我忙不迭地打开门，跑到吉米那边，喊道，“哦，我的上帝——怎么回事？”

不管怎样，我们奋力走向电梯，回到公寓。孩子们和我尝试尽可能让他舒服些，但发现他的脸色未恢复正常，便当机立断，送他去医院。车驶过大门时，我

充满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恐惧。重症监护室的门关闭了，留下我独自重温一段痛苦的记忆，一段我曾希望永远不必再面对的记忆。

那数分钟仿佛数小时，我向巴巴和卡尔呼求帮助，等待医生出示诊断结果。吉米患了中风，而那天也是巴巴的生日！

我的脑子乱得像一锅粥，怀疑开始集聚力量从四面八方涌向我。最困扰我的是，我意识到即使巴巴和我在一起，可怕的事仍会发生。我最害怕的事在呈现——失去吉米的可能。

接着的48小时，噩梦伴随着我，直到我绝对肯定吉米将康复摆脱病魔。

吉米回家后，我终于能审视现实。我从哲理上得出结论，在正常的人生进程中，疾病是人人必须面对的——那我为何反应过度？我因何恐慌？我学会的所有教训在哪儿？它们为何如此轻易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为何我发觉，要克服恐惧，放下执著，控制情绪，服从上帝的旨意，是那么艰难？

但不久，又发生一件事，进一步动摇我对巴巴的信心，使我反思卡尔经常承诺提供的保护。

我有个女仆斯特拉，悉心照顾着我的孙儿。她来自贫穷家庭，辛勤工作谋生。不幸的是，她被一个已婚男子的诺言和殷勤冲昏头脑，很快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经受太多心痛后，最终他给她买了一间山顶小屋；她用微薄积蓄添置了几件家具，就从医院自豪地带着婴儿回家，住到这里。她是个慈母，尽其所能地关爱照料着孩子，在我们提供她的绵薄帮助下，凑合生活。

季风雨很快来临。尽管倾盆大雨降临山上，淹入她的家，她却倔强地拒绝搬走。她继续往返，直到有一天悲剧发生。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她怀中抱着心爱的宝宝，挣扎着往泥泞的山坡上走。她站立不稳，跌倒了。就像命运安排，她倒在婴儿身上，压死了他！

最后斯特拉来见我们时，她的乌黑大眼充满痛楚，让我的心流血。为什么，哦为什么，上帝要对一个可怜的姑娘这样做？她余生会背负多么可怕的十字架！

一直以来，遵循卡尔的建议，我不让种种悲伤的故事和难题影响自己的生活 and 情感；我只管把它们交给巴巴，相信他会照顾所有找到他的人。现在我面对的斯特拉的故事和每个后续悲剧，似乎给我带来压倒性的影响，我变得对一切人事感到沮丧。

除此之外，我自己的生活也出现转折。究竟发生何事及其原因，涉及太多的人，因此不能简单解释。总之蓦然间，我原先充满爱、欢笑与和谐的生活，变得不确定、问题重重并且要寻找解决办法。我多年来建立的全部信心，像一叠纸牌那样倒塌了，每天都比过去更艰难。

“卡尔，所有这些事为何要发生，你为何不能提供些帮助？”我呼求。

“巴巴说，你将在生活进程中发现，这些事为何注定发生，以及你为何必须等待自己的答案，”他答道。“我们只能为你做少许有益的改变，却不能更改你的人生路线。那是注定的，你必须遵循那条路。巴巴将给你途中的帮助，但让你改辙易途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权力那样做。我所能做的，就是清除道路上可能划破你的脚的树枝、石块和玻璃碎片并且止血，但我不能把你送到另一条路上。你

必须行走自己的路，不过巴巴会为你把道路弄平坦些。你将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您必须在同一条路上前进，并且**做你自己**，不过我只能对你说这些——您将变得更坚强更棒，并且能照顾你的生活，做自己的事，且为自己能够这样做感到惊讶，因为这些事会使你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在一片混乱中，我力图消化巴巴的话以理解该事实，即特定的路程不可能改变。友善的讯息和灵性方面的思想，开始淡出我的记忆，那些不能让我摆脱当前的困境。我需要增援部队，我需要解决办法，可我从卡尔收到的一直都是抚慰之辞和对遥远未来的承诺希望。我感到幻灭，一气之下，忍不住想放弃美赫巴巴的板球游戏。我不想步入球场或拿起球拍。我根本不想面对投球手，或者击任何球。我要宣布中止我的击球局，退出游戏！

我闭门谢绝了许多求助者。我需要空间整理思绪——其中太多耗费在愤怒和怀疑上。为理解上帝所做的全部努力，似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为我再度质疑他的存在。巴巴在危急时刻不出现，跟随他又有何用？他在哪里？美赫巴巴在哪里？巴巴这位慈父真的存在，还是只在我想拼命抓住卡尔的头脑中？

我很清楚这个事实，当今世界存在的普遍印象是：那些依赖灵界者，是由于绝望才这么做的。我就是这样开始的，因此承认有时会有一种过多依赖答案的倾向。危险就在其中，因为这种依赖会造成愚蠢想象的滋长，以及欺骗自己迷信一切可能性。因此，我必须同意那些人的立场，即坚持每个答案都应该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参数中找到。

自从我开始与卡尔通灵，就下定决心，决不让书写代替我本人的良好扎实思考。我对所有来求助者明确表示，我的书写不是为个人目的或物质利益，也不是

为揭示未来的运程或者玩失物招领的游戏。尽管对所有寻求解决生活难题者，可获得帮助和指导，然而卡尔指导的主要目标，在性质上一直是高度灵性的。他鼓励困惑的灵魂，最终从正确的源头——上帝那里寻找答案。

一直以来，目睹并且安慰许多损失孩子或爱人者，那些关系破裂或离婚者，愈发令人心碎。在这样的时刻，空虚产生，心灵呼求满足。在这样的时刻，你需要身外的帮助，你需要被安慰被爱。人类这种超越痛苦、寻求爱的需要，远远超出通常头脑的理解——这是灵魂的呐喊！这个内在追寻，是引导你走向巴巴的东西。

虽然在这样的时刻很困难，我奋力不偏离初衷路线——只管紧抓住巴巴和卡尔，并请求他们保护和支持度过这些困难日子。不过作为凡人，我情不自禁希望巴巴行使他的恩典，帮助减轻负担，让他的爱或多或少能“止血”。

可我从卡尔收到的一直只是许诺希望的文字，譬如“坚持住，一切将会过去——最终会好起来的——巴巴不会辜负你。”然而，一切似乎变得更糟，或仅仅保持原样。甚至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在愚弄自己相信他有本领让事情变好。

在绝望和愤怒中，我喊道，“巴巴，您失败了。您未能履行诺言。您让我相信您，您让我爱您，而现在我最需要您时，我收到的全是陈词滥调！您的爱在哪里？”

卡尔很快回答，“妈妈，我不能给你的诸多问题找到答案。你必须从生活，而非从灵界，找到答案。你的生活不可能因伴随我而改变，只能变得轻松些。重

大事件，比如改变你人生中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使您更轻松  
地踏上道路，并发现通向巴巴的距离变短了。

“我清楚，你需要的远不止这些，而且你觉得，既然巴巴不能为我做什么，  
我何必信巴巴呢，所以你和他闹翻了——可你不该这么做，因为利益要被看见，  
不可能用凡胎肉眼，而要用超越日常事物的眼光——能看到湛蓝天空，看到其他  
事物的面目而不仅是轻软白云的眼光。那样的眼光能深入灰浊的海水，看到的  
不仅是水，而且是巴巴的微笑脸庞在幽暗的海底深处等候你——因此假如你偶而潜  
入海洋，他就在那里展开双臂等候你。他将会拥抱你，用比你之前体验过的更大  
力量推动你前进。”

我每天上午跟卡尔辩论，可他从不让步。他坚决让我振作精神，向我保证巴  
巴的帮助和爱。他非常理解我的内心骚动。他一次次地告诉我，什么都不要紧，  
除了爱——我们对彼此的爱和对巴巴的爱，决不会辜负我们。后来他说：

**“命运不可避免。羯磨是你要支配的，否则就被它支配。巴巴能转化你的爱，  
引导它朝向他，从而他能帮助你，但如我所述，除此之外，他不会改变要发生的  
事。我们不能改变时间。不过上帝是仁爱和谅解的，而如果你也具备这些品质，  
你会比别人更富有。”**

“巴巴说，你无法克服困难不算太糟。你必须耐心等待生活的难题过去，因  
为即使最糟糕的难题也会过去，暴风骤雨之后，和平终将来临。所以要抓紧巴巴，  
直到暴风雨过去，因为他始终在那里让你抓紧。暴风雨蹂躏乡村，所有东西都被  
流经你身边的洪水冲走，如果你能紧随巴巴度过风暴，它将在你周围肆虐，而你  
仍将伫立到暴风雨结束，一旦从你身边掠过，你就准备向前迈步。所以我觉得，

你必须保持冷静坚强，伸出手让巴巴握住，这样你将屹立在风霜雪雨袭击前的原地。我们确实有能力帮助你保持冷静坚强，不过我们不能阻止天降大雨，也不能阻止乌云在你上方翻滚或者冰雪覆盖你身上。所以你必须坚持在所在的道路，直到一切消逝——因为它会过去。雨水会枯竭，乌云会散去，冰雪会融化。每当你需要我，我都会帮助你，我向你保证，巴巴将让你成功地度过一切——我知道他会。我完全相信他，始终会做最有益你的事。我爱你们全体。——卡尔。”



## 信心

我尽可能理解并接纳卡尔反复阐释的话。许多年过去了，太多难以置信的事发生，因为我曾怀疑他的存在或者他帮助我们大家的意图——可现在，我感到某种绝望，与其说是因为发生的事，不如说因为我认为巴巴辜负了我。虽然我懂得，他不可能随叫随到地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可我确实希望，他能够并且会在危急时刻出现，伸出援助之手。如果他不这样做，怎么能相信他呢？

至今，我谈了关于美赫巴巴的许多事，因为我感到他的深度亲密，可就在中途，形势逆转，我变得越来越怀疑曾经最信任的东西。我最害怕的是这个想法，即或许我太夸大跟随巴巴的意义了。我曾辛苦努力多年，学会信任他，我习惯于有他在身边，并呼唤他，以至我不甘承认这个事实：或许我的信心欠缺基础，我一直在欺骗自己。

我的质疑和怀疑似乎永无止境。我该怎么办？我应该离开巴巴，还是永远接受他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存在本身的一部分？我应该伸出手说，“停——我受够了！”，还是依然把他视为朋友、伴侣、灵性导师和慈爱天父？

就在这个苦恼和怀疑时期，我做了个梦。我看到一道奇怪的蓝光；它呈现粉红色调，从那轻盈超凡的光芒中，出现了美赫巴巴。他走向我，把右手放在我的头上。他的面庞很苍老，目光无限仁慈，因为那反映了他身上流溢的深刻同情，他把我搂在怀里，慈爱地拥抱我。

我刚从陶醉的梦中醒来，当晚，一封信寄到。是一个叫娜玖·考特沃的女士寄来的，我曾在美拉巴德见过她几次。我撕开信封，发现附着她妹妹喜拉·塔沃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的信心决不能衰退**”。我惊讶地盯着来信，本能地意识到卡尔将要证明什么。他试图向我展示什么呢？为何这封信此时此刻寄到？我回忆在美拉巴德与喜拉的相遇，当时她告诉我，她的家人是怎样实际由巴巴提供教育、食物并且抚养长大的。我看到，她脸上写满对巴巴的爱，很高兴能熟识她。

当我读到，她弟弟和弟媳在一次赴美拉巴德拜谒至爱天父美赫巴巴的途中，死于一场重大车祸时，可以想象我有多惊骇。令人费解的事实是，虽然他们的10岁小儿子美赫文在事故中得以幸存，却被留下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

我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复制她这篇在我最需要之际，寄到我家门口的优美文章。

### **我们的信心决不能衰退**

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无论我们必须经受怎样的苦难，我们对至爱巴巴的信心决不能衰退。当他为了人类的利益置身于我们中间时，也同样承受苦难。

永远记得，爱乃是痛苦的酬报，藉着他紧握你的手，你将变得更坚强，并且走出黑暗沐于阳光。去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年份之一，对我认识的许多人也是如此。年初开始的巨大压力一直持续着，逐月恶化。

从7月起，我的丈夫德夫，因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背痛，近乎瘫痪。我们尝试了所有替代疗法以避免手术，但最终种种治疗失败后，他不得不于10月接受手术。这是重大手术，尤其对一个做过心脏三支搭桥术的人而言。不过藉着巴巴

的无限恩典和仁慈，手术成功了，11月1日我接他回家，很欣慰磨难过去了。可就在第二天，我接到来自印度的噩耗，我唯一的亲弟弟和他的妻儿，于一年一度赴美拉巴德朝圣途中，在浦那和阿美纳伽之间的公路上遭遇车祸。

我弟弟阿迪和弟媳芙芮妮都死了，儿子美赫文年仅10岁，处于昏迷状态，住入浦那的医院。噩耗令我极度震惊，想飞到亲爱的母亲娜格丝·考特沃和姐姐身边，帮助她们照顾小美赫文，可又不想离开我丈夫，因为他刚做过脊椎手术需要照顾。我左右为难。不过至爱巴巴无比仁慈，就在此时，我儿子的岳母和岳父，他是个医生，正在伦敦度假，主动提出照顾德夫，因此我能够于11月4日飞回印度。

我不记得飞回孟买的航班了。我处于极度震惊状态，一路哭泣。我一直希望那只是噩梦，会从中醒来，可是唉，全是真的！我终于到达孟买，跑到楼上母亲的公寓，抑制不住地抽泣。我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温和地对我说，“喜拉，你知道吗，你哭成这样，是在羞辱至爱巴巴！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他的神圣意志，你必须接受现实。”我确实对母亲的话大吃一惊，并为自己流泪感到很羞愧，可那时我止不住地流泪，我现在也抑制不住泪水，尽管自从那场致命车祸已过去9个月。

请相信我，我对至爱巴巴的信心毫不动摇，但我一直是易动感情的人，而且跟我的弟弟和弟媳极为亲密。我不是暗示我母亲爱他们更少，因为我知道她疼爱全家最年幼的这个独子，好不容易带大的，因为他小时候一直体质纤弱。我弟弟才两岁那年，我的父亲萨瓦克·考特沃，舍弃了世界，我们全家遵照巴巴的神圣意愿，跟随至爱巴巴在埃舍生活。有一次我母亲告诉我，巴巴曾抱着我的小弟阿

迪，从美拉巴德山顶走到山下的铁道，我们一直认为这对于他多么幸运。他的确是个特别的巴巴孩子。得知我关怀备至的两个亲人永远走了，让我极度震惊和木然。

我对至爱的信心依然坚定，却对发生的事感到生气，便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对我说，“喜拉，亲爱的女儿，请冷静下来，要感激至爱巴巴，让你拥有亲爱的弟弟长达 54 年，因为若不是因为他的神圣仁慈，阿迪小时候就会死掉。巴巴多次救了他的命；现在你希望他继续救阿迪多少次呢？阿迪和芙芮妮与至爱在一起，比过去幸福得多。所以，为了他们尽量别太难过；相反，要为和他们共度的那些美好岁月感激巴巴。另外，看到你哭得撕心裂肺，是不会取悦巴巴的。”

听闻事故消息者，个个感到震惊和木然。我尤其难过，有些朋友和亲戚，我正努力把他們帶向至愛，如今轉身離去，並且說，“既然他們前往他的聖陵，巴巴怎麼能讓他們死去呢，我們實在不能理解。”甚至一些巴巴愛者也動搖，思考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當我母親聽到這些時，她說，“這是巴巴從半途淘汰的弱者當中篩選忠誠強者的方式。”

有些人來吊唁慰問母親，奚落她說，“你不停地持美赫巴巴的名，你丈夫屬於他的滿德里，現在瞧瞧你們的美赫巴巴做了什麼！”我母親溫和地告訴他們，“你們從未聽說數百名穆斯林死於赴麥加朝聖的途中，或者數千的印度教徒在大壺節期間溺亡嗎？類似事件發生各大宗教的信徒身上。況且，我們還活着，在不斷努力奮鬥去朝聖上主的寓所，而我的兒子和兒媳已直接投入主的慈愛懷抱，所以他們遠比我們更幸運。他們已告別這個動蕩和創傷的世界，獲得更大的和平與丰盛喜樂。”

我从未比听到这些话时那样，更为母亲感到自豪的。来参加葬礼吊唁者，对她不顾内心痛楚，在他们跟前脸上流露的那种尊严和勇敢，都备感惊奇。他们都钦慕她对至爱巴巴的不渝信心。我母亲 83 岁高龄，非常虚弱，可那一刻她辐射的力量，让身边的其他人顿显虚弱。他们怀着对她的深深敬意离去，有些人重获信心，有些人则深感困惑。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女子做我的母亲，真正蒙福。

一个星期后，她执意让我去浦那，帮助我姐姐娜玫照顾住院的小美赫文。我不想留下她独自一人，她却不听，说如果她需要，有热心的邻居会帮忙。美赫文前额骨折，小腿有两根骨断裂。他在浦那医院住了三周，那里的巴巴爱者太棒了。有些巴巴爱者来自孟买，他们都聚集来，给我们各种帮助。就像我们的家庭成员。我弟弟的一些朋友和我的朋友，尽其所能来帮我们。由于至爱巴巴的神圣仁慈与恩典，才可能有这一切。

在浦那住院三周后，我们不得不将美赫文转到孟买的医院，因为他的腿未被妥善固定。他在孟买做了手术，靠巴巴的恩典，手术成功了，我们感激不尽。美赫文并不知道在车祸中失去父母。我们告诉他，他们伤势严重，在孟买另一家医院。整整一个月，此事像一块重石压在我们胸口，发愁该如何把这场悲剧的实情告诉一个 10 岁的孩子。

我们害怕他的反应，因为他和父母很亲密。娜玫和我害怕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鼓足勇气，委婉地告诉他这个实情。有四个星期，我们强作笑颜与他说笑，假装一切都好，同时我们俩心碎不已，承受丧亲痛苦的折磨。我们通常轮流离开房间一会儿，宣泄我们的悲伤，然后擦干眼泪，振作精神回来。这对娜玫和我都是

巨大压力。我们面对的最艰难时刻。我们一直祈祷巴巴赐予力量，而他始终支持着我们。

就在美赫文出院前，我们祈祷至爱给予帮助、指导和力量后，怀着忐忑心情，温柔地对他道出实情。当我们说明父母双亡的噩耗后，他可爱的小脸浮现的表情令我们永生难忘。他像真正的巴巴孩子那样接受了，没有尖叫或晕厥。他只用牙齿咬着床单，把小脑袋埋在枕头里，心碎地呜咽。我们痛彻心扉，因为我们很疼爱他。这是我们今生最煎熬的时刻之一，请相信我。隐瞒四周后，我们都宣泄了悲伤，如释重负。对我亲爱的姐姐来说，这更加艰难，因为她一直陪着美赫文，夜以继日，长达整整一个月。我通常白天帮她，但她不让我留下守夜。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优秀女子，对至爱巴巴怀着极大的信心、忠诚与爱。

一个月后，我丈夫与我们团聚。我儿子的岳父母送他返回孟买。我多么感激他们的帮助和牺牲自己的度假。德夫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他的到来使美赫文振作许多，因为他非常爱他的姑父。我姐姐和我会轮流陪美赫文睡一会儿，这样让他有安全感和安慰。有时候，他会在夜间随时醒来，要我抱紧他，他的小小身体会发出大声哀叹，让我心碎。很长一段时期，他在凌晨两点之前无法入眠，辗转反侧，叹息啜泣。那些日日夜夜，对我们大家都是难以忍受的。圣诞夜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怀念父母，到处看到他们，一直哭到深夜，我们都感同身受，为他感到悲伤。我们尽力让圣诞节愉快些，提供大量的礼物和关爱。

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巴巴的妹妹玛妮的巨大支持，她写信给我们，数次打电话来表示爱、安慰和鼓励。她的电话，对我母亲，对美赫文和我们大家，有着重大意义。阿娜瓦丝也打电话来，慈爱地问候。我们接到了巴巴大家庭的来信，

美赫文收到络绎不绝的礼物和慰问卡，有来自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的巴巴大家庭的，还有来自孟买巴巴爱者的，以及他的老师和朋友的。另外，我弟弟的上司和同事也很热心，我们永远感激每一个人。亲爱的玛妮的电话赋予我们力量、希望和勇气，尤其对我来说，如雪中送炭。当她对我们说话时，我感觉就像至爱巴巴对我们说话。我真的渴望有一天，美赫文彻底康复后，我们都可以去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会重新感觉好些，获得安宁。

在圣诞节前夜抑制不住地哭泣后，美赫文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说他将会非常勇敢，不再那样哭了，他信守了诺言。有些时候他泪水盈眶，却不让掉泪，他会镇定下来，表现出他的力量。他身上有许多我母亲的品质，他对至爱巴巴的爱与忠诚令人惊叹。

我们带着美赫文到美拉巴德，参加至爱巴巴的生日庆祝。当美赫文唱起《数算主恩》时，三摩地的人们无不潸然泪下，因为他们都知道那场悲剧。巴巴生日那天，他唱了一支可爱的歌，是娜玖教他的。他在玛妮和所有巴巴爱者跟前演唱，受到热烈鼓掌。我们把饱经折磨的头，拜伏在至爱的三摩地，之后都感到坚强了许多，就像伏在母亲的肩上哭泣，被温柔的臂膀拥抱，获得疗愈。我们都同样感受到，一种温暖、爱、安慰和疗愈的美好体验，有一股内在力量帮助我们经历悲伤。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伤痛和苦难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把自己交托给他的神圣意志，坚定不移地抓住他的衣边，不管我们得经历怎样的痛苦，或者踏上的道路多么艰辛险峻。

我父亲在埃舍生活时，做至爱巴巴的守夜人多年。一次对我们说，当他开始值班守夜顶拜巴巴时，会先对至爱说的一句话是，“您是仁慈之洋”。我知道巴

巴是仁慈之洋，因为假如我弟弟、弟媳和孩子都终生瘫痪或脑损伤的话，这场悲剧肯定会更糟。出于其无限仁慈，巴巴让我们免遭那种磨难。那场事故中，有若干人受伤，都不是瘫痪就是昏迷，而美赫文已经康复，并回到学校，依然很开朗，太神奇了。至爱巴巴给予他和平、勇气和力量。他真正蒙福。事实上，一次我失声痛哭时，美赫文温柔地拥抱我，说，“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看我的眼睛是干的，可如果你这样哭，我也会哭的，那样会使至爱巴巴很难过。”对于一个 10 岁的孩子，他的爱、信心和勇气令人钦佩，我们真正为他感到自豪。

这首诗是事故后，在我弟弟阿迪的桌上发现的。这是他亲笔书写的。我们不知道是他亲自写的诗，还是从别处抄的。

“我生命中的时间将要来临

那时我可以用心摆脱世俗要求

呼吸，天堂的纯净甜美空气

我生命中的时间将要来临

那时我将亲见真理，不再盲目

清澈的溪流将蜿蜒流过天堂

天堂是和平，天堂是爱

天堂是有时间做你最喜爱之事

天堂是当你孤独时，周围有你爱的人

天堂是当世界冷若冰霜时，感到温暖

我生命中的时间将要来临

那时我可以与全人类和平相处

并且怀着真理，信步进入天堂。”

捷巴巴！

——喜拉·塔沃

我默默坐着，泪水滑落脸颊。我的教训竟来自一个被命运之手夺走父母的10岁小男孩。我能否学会美赫文对美赫巴巴的那种强烈又自然的爱——此爱似乎违背所有逻辑——或者我依然期待巴巴去做每一件事，只对“我”和“我的”有好处？虽然诸事不顺，面对悲伤，我不应该对他保持信心吗？我羞愧地坐着，因为我意识到，我其实不配拥有这么多，却仍对巴巴要求更多——而他的爱和耐心一直滋养我那么久。我再度往内看。

我的信心有多深，我的信任有多强？

我知道自己在慢慢找到答案，因为卡尔的信心和爱反映在这个小男孩的力量中——他损失那么多，却依然满怀热情地爱着巴巴。



## 巴巴的礼物

美赫文的故事感动我的心，给了我力量和决心继续生活。这个教训是我迫切需要的强心针——它给我理由去反思巴巴，对卡尔的判断保持信心，并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皆有充分理由。我知道即使我更加消沉，也会设法重新上路。尽管旧有的怨愤有时仍会浮现，我尽量不让烦恼占上风。相反我开始抱着一线希望，即最糟的状况可能过去了——但以防万一，我决心将钟摆交给巴巴决定它如何摇摆。

我刚接受这些，卡尔就传来消息，承诺是最激动人心的。“巴巴将在今晚的电视上发表声明。你们将于晚上 9 点在电视上听到。打开电视，你们今晚得听听。巴巴要告诉世人，他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冲去打电话，尽可能多地通知巴巴友人。我们极为兴奋，盯住多个频道，因为我忘了问卡尔具体的频道。

时钟敲了九点。

吉米和我在第二频道碰运气。我们锁定的节目是海底探秘的纪录片。大约 20 分钟后，我们感到有点失望，因为好像并未呈现灵性上的或类似深刻讯息的内容。难道巴巴试图对我呈现某种新的生活方式，我纳闷那有点蠢？

就在那时，两部电话同时响起，打断我的思绪。线路那端传来气喘吁吁的激动声音，“你们听到没，你们听懂是什么意思吗？”

“哪里？哪个频道？”我喊道。

“哦，它太清晰美妙了……在第一频道，”传来回答。

我大声呻吟。与另一个世界——巴巴和卡尔的世界——通灵的最惊人证据，我竟然错过了它。不过，我的失望是暂时的，因为我亲爱的外甥、卡尔的挚友费罗兹有先见之明，从头至尾录制了整个节目。

当晚9点播映的，是一部名为《乌旦》的连续剧。剧情是关于一名女警员，她在职业生涯中的杰出成就未给予她追求的满足。

影片开始，她进入一场派对，其中充斥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八卦闲聊的女人们，和围着牌桌赌博的男人们。我们感觉，她作为公务人员颇为不适，低头悄悄穿过房间，半合眼帘寻觅友好的面孔——可是唉，她所看到的，都是女人们的鄙视眼神，这些人属于上流社会，毫不掩饰对她的优越感。

她难过又尴尬，局促地摆弄着身上的朴素纱丽，直到忽然找到一扇开着的门，遂逃离令人窒息的氛围和灯红酒绿的房间，发现她来到露天阳台上。远离闲言碎语和鄙视目光，她长舒一口气，凝视远方。

吉米和我交换眼神——至此，我们没觉得什么内容有意义的。巴巴的讯息在何处，是什么——这一切有何寓意？

一位绅士进入场景。他就像其他人，衣冠楚楚，不过他问候的态度有些特别，给了她自信。我们听到，他彬彬有礼与她攀谈，稍后问她为何宁愿独处。她难为情地望着他，坦白心声，“我获得很大成功，职业生涯升至顶峰，可不知怎么，成果似乎枯燥乏味，并不甜蜜，我的内在并不快乐，在追寻更多东西。”

“那是什么呢？”他问。

她转身直视我们观众方向，此时镜头聚焦在她的脸上。她随后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美若-巴巴-博拉（我父亲说），”她开始说，听上去像美赫-巴巴-博拉，“要达到顶峰，不是指你必须各方面取得成功。它是指你的内在必须成长——你必须成为更好的人，那才是值得赢取的唯一成功。”

她眼神反映出深邃思想，好像希望我们真正领会她接下来的解释。“我处于十字路口，”她声明，“我必须做出决定，要走哪条路。我希望被这种聚会的灯红酒绿诱惑，还是循着真理之路，走向这阳台下方那间微光闪烁的简朴小屋？”她垂下目光，扭过头去，音乐声渐低。画面逐渐消逝。

我们的心跳慢了下来——巴巴的奇妙讯息已经传来！

我呆呆坐着，汲取这则精彩讯息的重要意义。我自忖卡尔又旗开得胜，很自豪于儿子不顾我的保守和顽固姿态，努力继续教导我。但突然间，另一个念头接管了，变得至关重要。讯息是什么意思，我该去哪里发现这道微光，它会引导我去何方？

我脑海里的小小声音似乎答道，“别挣扎，把它交给巴巴。你不是唯一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处于十字路口，并不知道怎样理解真理之路和下方的微光。”我试着放松，等待答案，可其实我的生活中仍发生太多事，我缺乏力量或精力更深入省察自己的感受。

除此之外，我对巴巴有点气恼。

我的生活依然有个危机，有些问题要解决，有些决定要做——那是我的优先要务，我无暇面对其他更多东西。

压力与日俱增，因为突然间，我面临另一个揪心问题，主要是自造的。人生总会出现这一刻，此时所有父母都得面对现实，即孩子们长大了，需要找到自己的生活。离别总是艰难的，在你开始依赖他们的爱和精神支撑，一起和睦生活多年后，更是如此。在我人生的这个特别时期，恰巧是多事之秋。内维尔获得了一个海外商机，决定带家人出国，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佩西将他的总部迁往南印度。这意味着蒂娜和幼子尤汉，不会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了。看来甚至巴巴都要度长假了！

我百无聊赖在空荡的家里呆了几日。见我郁郁寡欢，我丈夫决定，最好我们也能从新开始生活，释放过去。尽管我有抵触，他坚持我们暂时搬离孟买。我说啥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定或改变他的主意。我用了些时间才接受事实，即我将要离开我们住了 20 年的房子。这是我们为自己营造的家，是我们和孩子度过许多快乐日子的地方。尽管搬离只是一段时间，我的头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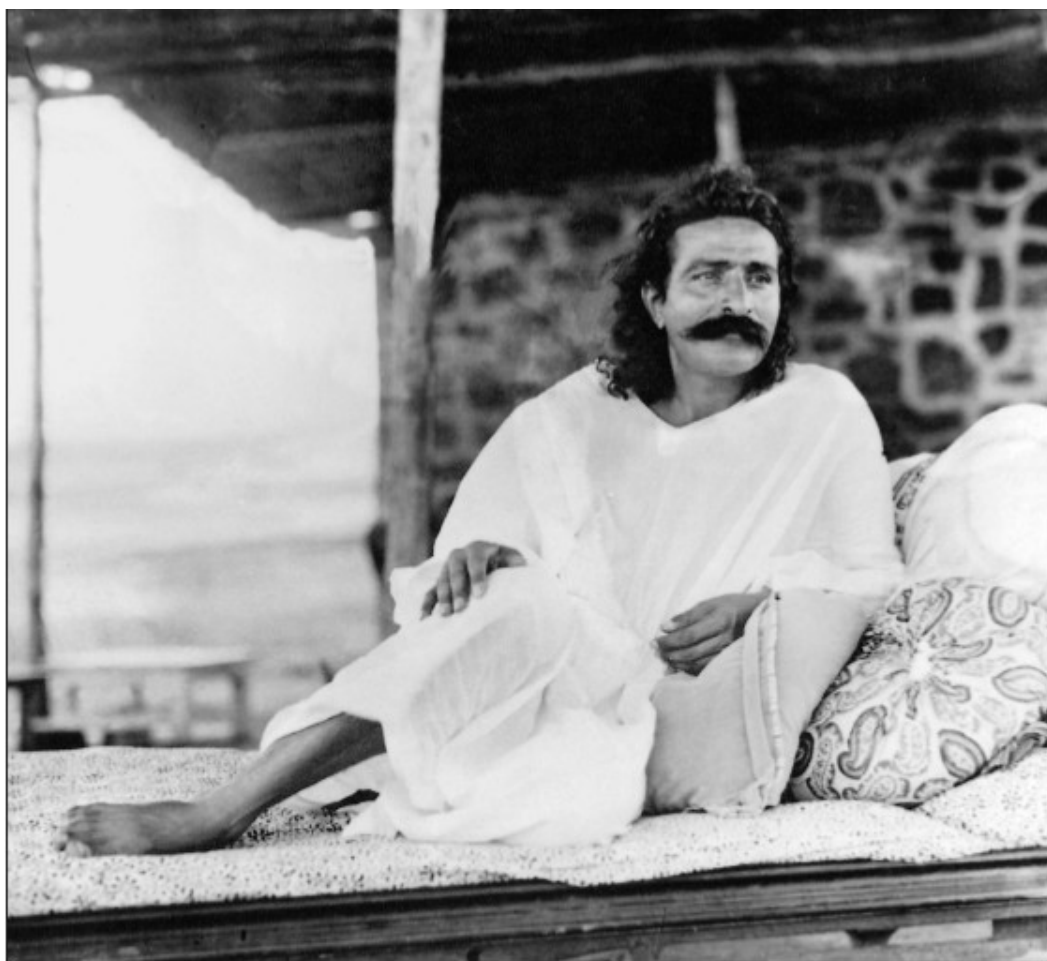
最后离别日到了。

那天清晨阳光明媚，蔚蓝海面波光粼粼，城市开始苏醒。我听到第一个声音，是哈吉-阿里清真寺传来的，熟悉的晨祷召唤声。我带着沉重心情，缓步走过房间，最后一次望着美丽的家中空空如也的墙壁。

吉米离开搬到一个宾馆，因为他需要在孟买处理一些最后细节，我带着小包前往火车站，赶晨间列车去浦那，那是我们最终决定安置新居的地方。我回首望着我卧室的阳台从视野中消逝，眼泪涌了上来——那里竟没有人道别。

人生中第一次，我孑然一身。出租车沿路飞驰。

到车站时，我的心情十分沮丧。我走向列车，未留意摩肩接踵的乘客，缠红头巾的苦力扛着沉重行李。我越过熟悉的站台，摆满晨报的推车，充耳不闻擦靴匠、卖咖啡小贩的吆喝声，还有跑腿的小货郎争相兜售一包包的饼干、腰果和薯片。我的腿像铅一般沉重，内心麻木，视而不见。



美赫巴巴

我刚抬脚上火车，感到有人轻拍我的肩。“捷巴巴，”一个声音说。我转身，惊讶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那是巴巴——美赫巴巴的脸！它闪烁在一位巴巴爱者休吉戴的纪念章上，他正和一群美国友人一道前往美拉巴德。我环顾四周，许多坠盒、胸针和徽章上都有巴巴的脸，在我眼前舞动，他们很快开始围着我坐在列车里。

我突然感到一股喜乐。我的精神昂扬，像飞鸟般伴我一路飞往浦那。霎那间，我有种超越理解的笃定认识，即我无需再悲伤，因为我根本不孤单！



## 巴巴的爱

浦那没有我想得那么糟。烦心往事被封藏，我开始忙碌装修新家。太多事要做，基本便利设施必须到位；电话接线，燃气瓶申请，供电，最后并非次要的是配给卡，其重要性仅次于身份证或护照。随着一天天过去，开始初具雏形，房子开始看上去象个家了。最后，挂上窗帘和画，我把最后一副画钉到我卧室外的墙上——那是美赫巴巴的像，有着琥珀色眼睛，金色头发。我自豪地退后站着，望着巴巴，决定不顾往昔的伤痛，建立与他的关系。

几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被吉米的焦急尖叫声吵醒。“楠，醒醒！快来，看发生了什么。”

我跳下床，跟吉米走进客人卧室，眼前场面一片狼藉。衣物、鞋包、文件、书本、喷雾器、厨具和家居用品，摊在地上到处都是。柜门已被拽开，抽屉被一根像凶器的撬棍弄开；锤子和其他工具散落四周。我警惕地走遍其余房间，惊讶于盗贼的灵巧及胆量，他们进屋并且离开竟未惊动熟睡的主人。当我们询问地面的保安人员时，他们也毫未察觉。

吉米气冲冲地回家，双手叉腰，站着怒视墙上的巴巴像。它愈发激恼他，因为巴巴继续安详地俯视着我们。警察很快到了，带着警犬和指纹专家，调查盗窃案。我们没什么可做的，除了列一份被盗物品清单，只有等候警察自行下结论。

吉米闲坐无事，朝巴巴投去谴责的目光，质问，“巴巴您在做什么呢，每样东西在您的鼻子底下被拿走了？您啥都没看到，不能做点啥吗？”

就在那时，检查员走向我们，用沉重的语调，给出他的调查结论。“你很幸运先生，你所幸什么都没听到——因为如果你听到，会从卧室出来，会抵抗——我们推测——不止三个持械分子。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说完这些不祥的话，他就走了。

我瞥一眼吉米，他垂下眼睛，羞愧地窥视巴巴。我猜想，我确实看到巴巴的眼睛眨了一下，同时继续安详地俯视着我们。

我们只好无奈地承认，虽然我们损失了财物，性命却安然无恙，巴巴其实终究保护了我们。

在此期间，浦那的人们开始打电话问起巴巴，请求他的帮助。去美拉巴德的旅程恢复了，让我有机会长时间逗留三摩地。那种强烈的灵性振动，无不使我精神振奋，总让我有时间提许多问题。

我也感到需要弥合，从吉米患病开始一直到搬家期间，我所制造的隔阂。我一直充满担忧和疑虑。不过那个梦，美赫文的故事，深刻寓意的电视讯息，遭遇盗贼，特别是火车站舞动的巴巴像章，都有助于把我带到临界点，提出那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巴巴，您是上帝，您为何不能提供帮助？您是怎样的人？为什么您爱我们又让我们这样受苦？”

巴巴陵墓的内壁回荡着我的呼喊——“卡尔，我何时才能安心知道，我最深的恐惧和担忧会获得巴巴的照顾？什么时候？巴巴可能用怎样的方式让我放心，一切从现在起会好起来？”

“巴巴是...巴巴是...巴巴是...”从我内在的深深沉默中升起答案。

“巴巴是什么？”我受挫地喊道。

“**巴巴是爱**，”我的儿子回答。

“美赫巴巴深爱你们全体。你不懂他的爱是什么意思——**不是你们那种爱**，他的爱是时时放光的爱。在你能为别人做同样的事后，你才会懂得，给你们那种爱让他多么幸福。他的爱不增不减——持续遍及你在世间的和超越的——走向他的生活。**他是爱的化身**。他爱你们全体，你们要做的全部，就是爱他作为回报——一切将各就其位。巴巴对你们一无所求，除了爱——但那种爱必须发自内心——因为内在的爱是你们能给他的最美好礼物。”

卡尔的简洁回答令我惊讶。没有剩下要我理解的，没有更多要揣摩的——巴巴并不玄奥——**巴巴就是爱**。

“他的爱是美好的，”卡尔继续说，“因为它拥有从内在散发的幸福光辉。万寿菊拥有那种爱，人间的鲜花因那种爱而盛开。世人应当像万寿菊那样，它们浑然忘我——只是挺立着，接受照射它们的光——人类却不停地提问、疑惑、思考，为自己制造问题，因此本可以直接照耀的光，却因种种思想而分散，所以你们都会经历泪水和痛苦的体验，因为你们整个人未沐浴于那道爱光——所以妈妈，请学习接纳他美好的爱吧，它将始终在你身边。”

“解决生活问题的唯一正道就是爱——伟大的爱把你带到更高处，在巴巴眼中获得某个位置。他的爱光永不减弱，因为它是**由上帝之手为你点燃的**，你将与他永远结合。”

从巴巴进入我生活的那一刻起，我的思想开始经历根本变化。虽然新的思想、观念和概念，在我的头脑中造成一场混乱漩涡，但似乎有一种内在觉醒，为我的存在方式开启新维度。

刚开始，只要能和卡尔在一起，我就很快乐，如果让我选择，那就是我真正要的全部。灵性？不，跟我无关！我从未有抱负或渴望走灵性道路，也不想确信上帝的爱。事实上，我抗拒让自己敞开接受灵性事物，对讨论巴巴及其教导的许多爱者来说，这一直是显而易见的。我的现实感始终立足于生活经验，而在任何伟大的灵性探索。

可现在不知何故，它开始超出这些，因为我卷入一种跟我的天性非常生疏的思维方式，不仅受到卡尔影响，还受到许多通过我找到美赫巴巴者的影响。回首往事，我猜想，就像卡尔，他们也是被巴巴有意派来的，以向我展示：生命比我所期待的要丰盛得多。

害怕改变，介意他人的评论，我紧紧攥牢自己的旧形象，拒绝被突然呈现的崭新灵性视野带得太远。因此，我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困惑在于这个事实：卡尔总会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缓慢却确定地让我醒悟一些人生真理。

就像我，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或者说不懂上帝是谁。我始终倾向于相信，上帝是超意识的存在，他有全能去减轻当今世界的苦难。可我无法理解，他怎么

能闲坐着，俯瞰一个充满混乱、毁灭、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世界。他怎么能被动地见证着，不仅上述的一切，而且无情夺去另一人的生命？他为何不能予以干预？

首先，我了解到精确的羯磨律——即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选择的道路必定是行走的路，带有注定的功课、羯磨和命运。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将永远是不可避免的真相。上帝的被动角色，卡尔有一天这样对我解释，“妈妈，有时我对你感到很抱歉，我很想做些我不该做的事让你快乐，可巴巴在这里教我，我太过爱你，会中断你的道路，我必须坐这里，看着让你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其实并不喜欢看到那样，可你确实必须自己解决问题。”

其次，是巴巴的慈悲告诉我另一个真理——即他无条件地爱每个灵魂，只要你允许，他将带你穿越“.....可能割破你的脚的树枝、石块和玻璃碎片。他为你止血，帮助你微笑挺过暴风雨。”为何，因为他爱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无知导致难以理解他。

最后，却非不重要，美赫巴巴唤醒你认识另一个不可争辩的真理——即生命的目标是与上帝合一。虽然在途中，你必须在世间过生活，安排时间。你必须应对其中的暴行、惨剧和痛苦，充分利用你能找到的幸福，以及你能在两者之间学到的教训。很多时候，生活使你如此消沉，以致你呐喊，“我为何出生？”然后你会疑惑——倘若时间或死亡将带走你所爱的人，生活又有何用？

倘若时间藉着宗教、种族或获取财力之名，让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大屠杀降临人类，生活又有何用？

倘若时间让死亡摧毁你，你为之辛勤劳作并实现的一切终将化为泡影，生活又有何用？

我苦思冥想这些问题，挣扎又怀疑，但最终开始懂得，生活、羯磨和转世之间有着联系。我得出结论，对生活中所有难解问题的答案在于，灵魂的集体投生。每个生活体验皆为拼图的碎块，所有碎块必须各就其位，然后才最终完整。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必须经历每种情感、每种体验、每种生活方式，克服所有逆境，享受每个快乐时刻。我们必须成为国王、乞丐、窃贼、富人或穷人，拥有大家庭或举目无亲。每个障碍皆须克服，每次心痛须承受，每次成功须享受。整个过程中，有债务要偿还，有债权要收复。

虽然你采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追求幸福、爱与成功——这些生存状态无一永久，因为终将面临死亡！哦是的，生活将给你许多激动人心的体验，因为世界是个游乐场，你可随意选择做喜欢的事。可你在世的时光，能为你提供心灵所渴望的东西吗？永久的和平、喜乐、幸福与爱？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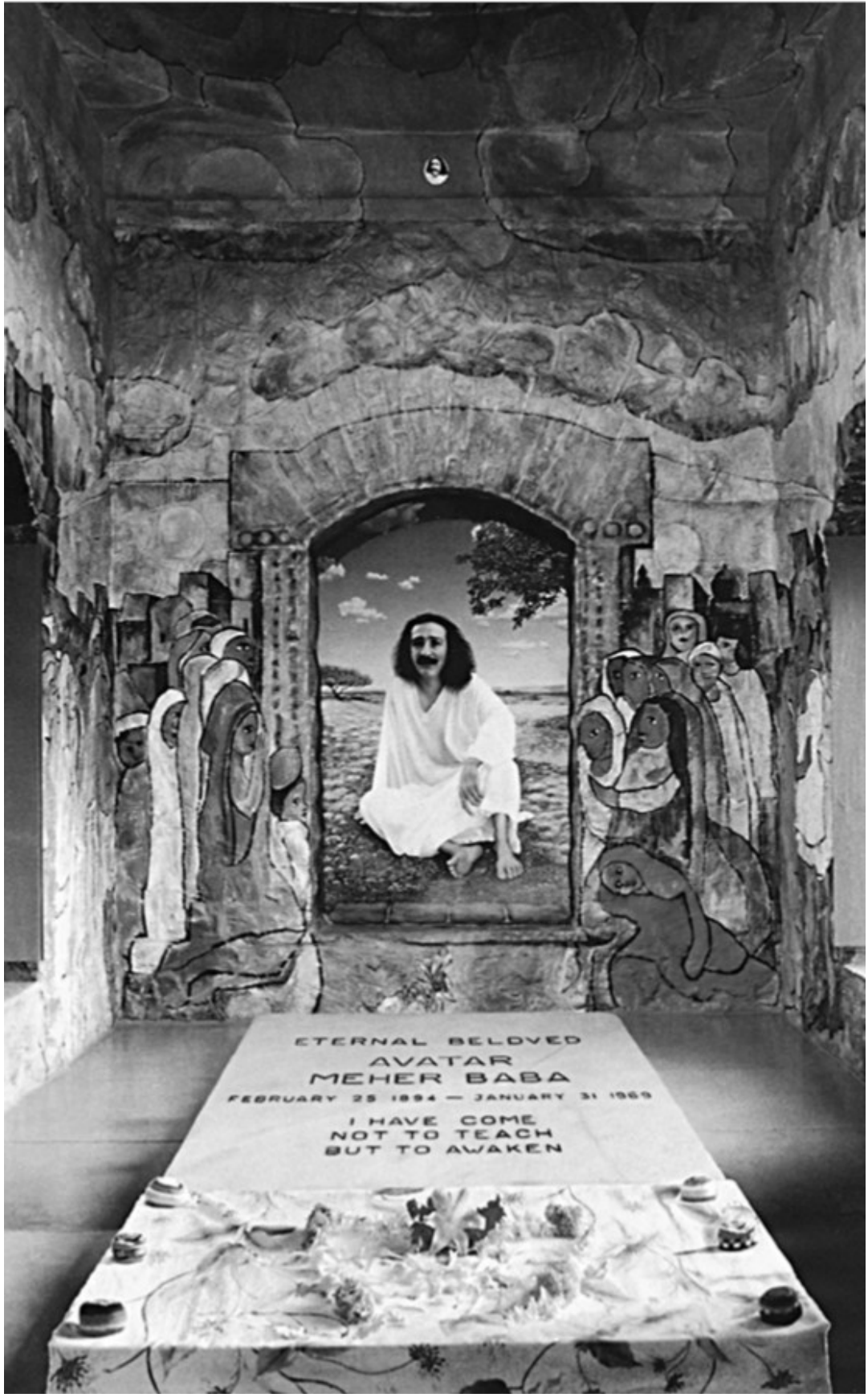
那么谁能或什么能呢？

我曾久久伫立十字路口，思考发生的每件事，和卡尔后来告诉我的一切。我伫立那里，疑惑我是谁，我从何处来，走哪条路。不过最近，尽管情形依旧，纠结和困惑似乎突然清除了，十字路口不复重要。我过去担忧做正确的选择。现在，我简单地决定，虽然选择道路对我想过的生活方式依然重要，但真正要紧的是，不需要从自身外部寻找上帝——往内寻找上帝才是关键。我必须把美赫巴巴当作我的永恒伴侣和行走的任何道路的向导。

我必须让自己体验新的生活观念——神圣生命的爱，有我熟识的面容和形体——美赫巴巴。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在整个发生事件的过程中，巴巴曾经在，现在仍在，并且将永远在，默默无闻地给予我他的爱——无论我怎样对自己努力否认这个事实。

换句话说，接受他的临在，臣服他的指导，决意用他的力量克服我面临的每个逆境，是我必须时时牢记在心的要素。我还必须保持提醒自己，我人生中的所有跌宕起伏都只是插曲——它们阻挡不了我向目标前进。

我记得第一次步入巴巴的三摩地时，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的金色大字——“我不是来说教，而是来唤醒，”是的，那才是真正注定要发生的。我仍有许多要学的，不过我肯定被唤醒到一个新的起点，它有着坚实基础且深深扎根，而且更多，因为我亲身体会到上帝的真谛——爱。



美拉巴德的美赫巴巴陵墓



## 卡尔

卡尔的故事永不会结束，因为他活着并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也活在他亲爱的家人心中，活在许多人的心中，他们后来认识到他的自豪和不屈不挠精神从另一个世界照耀过来。

1996 年即将结束。自从那个难忘日子，卡尔的遗体被抬入静塔以来，差不多 17 年过去了。我的儿子从作为少年骑师在那个 4 月的下午从马上坠落后，已走过漫长道路。他已“复活”赢得人生中最光荣的赛事，即赢得我接受了上帝，并向我展现上帝的爱是怎样的。他帮助我去赢得所有胜利中的唯一胜利——赢得我自己。在此过程中，他帮助了许多其他人走上通向美赫巴巴的道路。

卡尔的经历和他所有的示现，不管有无他的灵界朋友，似乎总会吸引那些听说卡尔故事的人。是他对美赫巴巴的信心，使卡尔给所有来找他的人带去希望讯息。有时，他的讯息惊人地真实和清晰，有时则有疑惑；其他时候，它们未立即呈现意义，却在后期获得证实。尽管卡尔始终坚持出示无可辩驳的证据，以便证实通灵的真实有效，然而最终联系上美赫巴巴已给予每人爱之纽带，以及最首要的，对他的非身体临在的信任。

我没料到，距离永远无法阻碍那种属于无私纯爱的能量。正是这种爱的精神，即我的儿子卡尔，促使我写了这本书。本书似乎可列入死后生命、与去世者沟通

和证明灵界存在的范畴。它也可能表示是关于我是谁或是什么，以及我变成什么样。不过，它远远更多。

本书是关于爱的。

这是一个儿子对他母亲、父亲和家人的爱，以及最重要的，对上帝的爱的故事。

我一度认为，我永远失去了卡尔，他却“回来”证明，有些事物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爱使他努力奋斗，向我们证明存在着灵界和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美赫巴巴的世界。就好像他启动了一场探索，一项使命——他决定永不放弃，直到使我们接受：有一位上帝，一位仁爱慈悲的上帝，其唯一角色是通过爱给予帮助。

从卡尔通灵的第一句话“妈妈.....家，无论哪里-妈妈-家”，我就知道他对我说的遗言“妈妈，我要回家”依然占据他的意识。后来他通过书写，消除了我们对灵界真实性的怀疑，并且谈到他的思想和感受，仍反映出他对我们始终怀着强烈的爱。

“我做不到让自己与你分离，妈妈。巴巴觉得，把我与你分离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顺其自然，我很高兴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我离开妈妈你，就不能取得任何进步——我和你一起生活了生生世世，有太多的爱，以至我哪里都去不了，除了和你们大家在一起。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现在，由于爱，我来到这样一个阶段：开心，自由，彻底让道路敞开，跟想要的人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该这样。所以，对于那些今后与其父母和所爱者相处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对我们来说道路是艰难的，但我们寄予厚望做工作：即人们逐渐意识到灵的生活，以便它融入日常生活，像我们这样的不幸和离别不再发生——我们希望最终实现这点。

“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发生的关系，决不可带有束缚你的附加条件——它们应当像蜘蛛网——透明美丽，然而又牢固得足以把你的生活建立它上面。我这里的家，对所有想进入者来说，是牢固美好的，我将让他们在我身边，使他们感到被保护，但不是束缚；我们都可以期待一种因伴随巴巴而来的光荣生活。”

目前情况下，我确实可以说，我们一起发展了很美好的关系。就这样，我们的爱继续着，卡尔仍继续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分享、说笑、争辩，有时甚至跟对方生闷气。他经常发表严厉演说，有些时候只说声“嗨”和“再见”，其他时候，他会简短描述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不过最主要的，他会谈论至爱的美赫巴巴，他的“天父”。

若少了卡尔的不懈努力，我会过着与上帝交战的生活，余生把他视为敌人。现在我学会无怨地接受发生的事，决定不再一味地指责上帝。事实上，我懂得了维护与上帝的关系的重要性。我称呼他美赫巴巴，因为他选择让我这样认识他的。不过，你可以自己选的任何名字称呼他——耶稣、佛陀、罗摩、奎师那、琐罗亚斯德、穆罕默德或美赫巴巴——可以称他为朋友、伴侣、发光的灵或上帝。无论他是谁，采用什么形体，你都可以肯定，只有通过他的恩典，你才会抵达你的目标，因为造物主上帝是我们的起源，也是我们最终目的地。

正如卡尔解释的，“人人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来临，那时巴巴一定会来。如果人们错失爱他的机会，他们就输了。所以当时机来临，巴巴就来。如果他们不能认识他，就继续那种缺乏爱 and 理解的生存。如果你足够幸运接受巴巴，就必

须继续跟随他，因为如你所知，它会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你。你采用的方式将是容易的，道路将是快捷宽阔的，而如果你继续爱他并珍惜他的大爱，你将根本不费时间跨越距离直达巴巴。我希望你明白这点。”

我一直看见三摩地顶部刻着的那句“于奴役中主宰”，却从未停下思考其深义。可现在我懂了，美赫巴巴的角色是服务我们，让我们上路回归他。是美赫巴巴在倾听，在等待回应祈祷，这给他带来莫大喜悦和满足。他耐心地等待我们走出自己，要求与他合一。巴巴来默默地触动每一颗心灵，唤醒对他的爱。他来唤醒你，以便你能找到自己，永远幸福。

不管我如何暴怒、对抗、争辩和退缩，美赫巴巴都默默守候，不离不弃。他帮助我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向我展示光明。美赫巴巴从不逼迫我超出有限理解力，从不期望我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他随时可以做我的导师、伴侣和朋友。他是我的内在声音，我的良知。他是我的高我真我。

我历尽酸甜苦辣，可最终生活开始向我呈现更多意义。如今，我很高兴地爱他服务他，并和卡尔在一起。如果生活中必须做决定和选择，无论其对或错，我将继续尽力而为。但从此以后，我将永不再怀疑美赫巴巴的爱及其意义。

在我的故事即将结束之际，我发现自己更平和，内在挣扎似乎结束了。

我能听到卡尔长舒一口气，好像说，“终于，她明白了！”



美赫巴巴

## 附录 A



### 大师祷文

本祷文是巴巴在（1953年8月13日至9月2日）做21天特殊工作期间授予的，后来多个场合也授述过。每晚由一名满德里在巴巴跟前念诵祷文。

噢，帕瓦蒂伽，万物的维持者与保护者，

您没有开始，没有终结；

非二元；无与伦比；无从测量。

您无色彩，无表现，无形状，无属性。

您不受限制，不可思议，超越想象与概念；永恒不灭。

您不可分割，唯有神目才能视见。

您过去永远是，现在永远是，将来永远是；

您无处不在，无所不至；您又超越万处，超越万物。

您在苍穹，在深渊，显现又非显现；在一切的层面，并超越一切的层面。

您存在于三界，并超越三界；

您不可察知，独立具足。

您乃造物之主，万主之主，一切头脑和心灵的知晓者。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您知识无量，能力无量，喜乐无量。

您是知之洋，全知，无限知；知晓过去现在和将来。您即知识本身。

您大仁大慈，恩惠无穷。

您是万灵之灵，有着无限的属性。

您是真理、全知和极乐三位一体；

您是真之源，爱之洋；

您是至古者，高之最高。您是普拉卜和帕若玛希瓦；您是超越上帝，亦是超越超越上帝；您是帕若卜拉玛，安拉，阿拉伊，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您是至爱上帝。

您被称作伊扎德，唯一值得敬仰者。

\* \* \*

## 忏悔祷文

1952年11月8日美赫巴巴授予

最仁慈的主啊，我们向您忏悔一切的罪过：

每一个不诚、不公、不洁的念头；

每一句不该讲而讲过的话；

每一件不该做而做过的事。

我们忏悔由自私引起的每一个行为、言辞和念头；

由仇恨引起的每一个行为、言辞和念头。

我们特别忏悔一切的秽念、秽行、谎言、虚伪、失信、诽谤和中伤。

我们还要特别忏悔每一个给他人带来毁灭的行动，每一个给他人带来痛苦的言辞和行为；每一个希望不幸降临他人的念头。

主啊！在您的无限仁慈中，我们请求您的宽恕，宽恕我们所犯下的一切罪过，宽恕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对您的意愿的一再违背。

\* \* \*

## 《至爱上帝祷文》

美赫巴巴于 1959 年授予此祷文

至爱的上帝，帮助我们全体，更加爱您，

更深地爱您，越来越爱您，

直到我们值得与您结合；

帮助我们全体，紧紧地抓住巴巴的衣边，直到最终。



## 美赫巴巴的《宇宙讯息》

我不是来说教，而是来唤醒。因此要明白我不制定任何的戒律。

恒古以来，我曾经制定了不少的准则与戒律，然而人类却置之不理。人对神言的违背，使阿瓦塔的教义成为笑柄。人类不奉行他所教导的慈悲，反以他的名义发动圣战；不实践他所启示的谦卑、纯洁与真理，却让步于仇恨、贪婪与暴力。

由于人类对神在以往所制定的准则和戒律置若罔闻，所以在本次阿瓦塔形体中，我保持沉默。你想要且已得到足够的言语，现在是把它们付诸实践的时候了。你越想越来越靠近神，就必须越来越远离“我”和“我的”。除了舍弃自我之外，你无须舍弃任何东西。这是如此简单，却又几乎无人能做到。而凭靠我的恩典，你则有可能放弃有限我。我就是为释放这种恩典而来的。

我重申，我不制定戒律。当我释放真理之潮流时——我本是为此而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成为活的训诫。我尚未讲出的话将在他们身上获得生命。

一个人自身的厚重愚昧，将他与我隔开，我只向少数人显示我的荣耀。我现在的阿瓦塔形体乃是本时间周期的最后一次化身，因而我的显现也将最为重要。当我打破沉默时，我的爱将产生普遍性的冲击，宇宙中的一切众生都将知道、感受并且接收之。它将帮助每一个个体以各自的方式挣脱自身的枷锁。我即神爱，我爱你远远胜过你爱自己，我的沉默的打破将帮助你认识你的真我。

世界上这一切混乱与纷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应归咎于任何人。曾要发生的已经发生；将要发生的定将发生。除了我来到你们中间之外，不曾有也不会有其它出路。我必须来，我已经来到。我就是至古者！

——美赫巴巴



## 至师

为了理解默文（美赫巴巴）经历的人生最重要时期的重大意义，以及至师的角色，有必要为读者提供一篇至师是谁、是什么的阐释。因此，巴巴的原话如下：

“世上的五个大盗  
是其时代的五位活至师。  
他们时常偷窃人心，  
也周期性地将我偷下，带到你们中间。

一次又一次，我必须成为我所是  
次次皆缘于这五位至师。  
无论我在何时，在何处（波斯、印度、尼泊尔、以色列或阿拉伯）  
化身显现，总是归因于这五位。

我从不出于自愿而来。  
每个阿瓦塔时期，总是五位至师将我带入人身。  
这五人掌握着囊括无数宇宙的整个造物界之匙。

人可成神，成神者可成至师。  
我在人间显现为人，缘于五位至师。  
他们带我下降，我体验到自己乃一切。  
因而我告诉你们，我是神，我即一切。

成道状态——无限知识、能力和喜乐  
无从描述。  
只为获得该有意识神状态之至高体验者知晓。  
成道超越了头脑领域。

五位至师是其时代的五个完人。  
他们不仅成神，还在成道后，  
下降到常人的正常意识。

因而同时拥有上帝意识  
另加心、精和浊意识。  
世界随时有五位有上帝意识者，  
也就是至师。

虽已五个不同的人出现，  
他们是且永远是同一个神，  
因为每一个皆有着完全相同的至高上帝意识体验，  
然而，在与世人的外部关系上  
却表现出不同的个性，  
各有自身特征、品味、性情、习惯和处世方式。

所有的五位至师——  
巴巴简  
纳拉延·马哈拉吉  
塔俱丁·巴巴  
赛巴巴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加在一起等于我——阿瓦塔。

这五位至师一起把我带下，  
我所是的一切，皆归因于这五人。  
我综合了这五位大师的所有属性  
我的阿瓦塔状态囊括了这五位至师的五个状态。  
因而集合了所有五人的品质。”

——美赫巴巴，1954年



巴巴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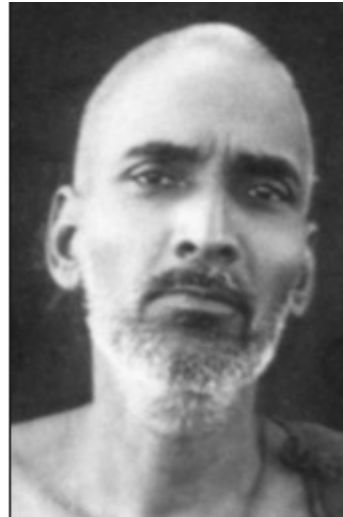
纳拉延·马哈拉吉



塔俱丁·巴巴



赛巴巴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 卡尔的讯息

### 巴巴和他的爱

你必须用你有感觉的方式想念巴巴，因为那是让你真正爱他的唯一方式。

巴巴具备大能，毫无疑问，他有办法使你快乐，但世间幸福对他而言有另一番意义。你认为幸福就是舒适、轻松的生活、金钱和没有疾病或物质烦恼。对巴巴而言，幸福是你走向生命目标的道路，因此他在这里支持你——你在前进中消耗你的羯磨，使你走完世俗旅程，并知道他在你近旁，然后，最终轻松地找到道路走向他。

没什么能改变这点。一旦他接管你的旅程，就会一步步地引导你——因此有时候，他使得痛苦比平常更多，以便你比平常更快地走向目标，然后对你来说，一切将会轻松实现。

不，那不是虚假的安全感。我向你保证，这点将适时对你证明，即巴巴确实真正关心。巴巴是来做你的朋友——他爱你们全体，理解你们全体。巴巴对上帝的信心——他对上帝的思想有信心。他有大能，使他为你做否则不可能做的事。他能为你做事。巴巴和你一同行道，把你扛在他的肩上，避免沿途你本来会掉入的陷阱，因为巴巴必须使你抵达目标。

他亲身经历过痛苦，了解那些感受——他经历过人被带离他的痛苦，失去爱和家人的痛苦，他再熟悉不过的生存痛苦，所以别误解感受，因为他的爱永不会为你改变，无论你有何感受或者你需要多久，最终会按他应该被认识和理解的那样认识他。

巴巴在我们大家身边，美赫巴巴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相信我，你必须了解，他多么深爱你们每一位，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他对我问起你们每个人的各种细节，以了解怎样分别帮助每一位。所以，你们大家必须知道，这是

真实的，并且要有爱和勇气完成你们的人间生活，怀着最大的爱对待你们所有的同类，并帮助需要你们的每一位。

### 求，你会得着

你没有理由求他有能力赐予的东西，故当你求他帮助时，他不可能要求你的爱。你必须把你自己给他，他将自动把他自己给你，但如果你并没有对他的那种感情，缺乏你的合作，他就无法帮助你。所以如果你并不想爱他，那当然是你的损失。可你必须在他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他会按你允许他的程度，让他自己进入你的生活。

### 天国

巴巴喜欢让你掀起风波，随着这些风波才懂得，生活中还有比过日子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当人们读到或听说不幸事件时，他们开始思考，一旦思想被激活，他们就开始迈向常态之外的事物，一切就这样开始。巴巴是唤醒者，会找自己的工具去帮助。

天国将以巴巴人身的形态呈现给你。当你来这里见到他时，他的形态将呈现为你熟悉的巴巴，所以来这里对你将是愉悦的。

爱有着那种品质，即透明却又很强大，你必须看待此爱将带你穿越使你害怕的，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你必须深思，巴巴统御白昼和黑夜——他令太阳照耀，故当夜幕来临时，要相信你很快见到白昼，并期待走向光荣的生活——因伴随巴巴而来的生活。

### 幸福

巴巴说，如果你不能欣赏之，幸福只有微弱价值。当拥有它时，你必须懂得，相比你再次体验它的渺茫机会，它实际代表什么。当然，幸福的时刻本身有巨大

价值,因为它决不会以同样方式重现。其他时刻将来了又去,可同个时刻已消逝,你不得不怀着爱回顾之,不抱憾它的逝去。

幸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而我们想给你的那种幸福,时常被许多非必要的事物所包裹。一旦你揭去那层遮盖物,将发现你内在的幸福。

我们这里没有东西遮盖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拥有的幸福释放光辉,没有任何东西遮盖。我希望让你看到,不应让任何东西遮盖幸福——它是来自内在的。

巴巴对内在的心制造奇迹,他把极乐给予内在灵魂,要记住外在无足轻重。

## 仁慈

美赫巴巴说,你肯定对人们讲述了他的仁慈。他有充沛的仁慈,所以当一个人做了严重错事,请求他仁慈对待时,他递给他们大杯的爱,让他们能啜饮之,并永远充满这份爱,以便他们带着同样充满的爱,去爱和宽恕他人。所以你也必须试着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工作并非从对错的角度考虑人们。若他们做错事,将会主动纠正错误,并且去找巴巴寻求有益他们的一样东西——他的仁慈。

我并不想说教,不过我确实想帮助人们保持开心、感到有力量和幸福,走向一种爱的生活,最重要的,一种充实的生活。

巴巴从不惩罚任何人。人们因其罪行惩罚自己,因其善行帮助自己——因此只有你对自己的行为和你的为人负责。不过你定会感觉他是既支持又反对你者,直到你能洞察神的终极大爱。那样你能懂得,我一遍又一遍对你说的这点——巴巴爱你,且关心你应当保持开心,他努力工作帮助使你开心。巴巴是你我的一切。

## 选择

美赫巴巴说,你的生活由自己决定前往何方,选择何路。他只在你需要他的情况下陪你同行,但如果你想独行,选择权也在你手上。只要有意愿那么做,你的生活就可以按美赫巴巴的方式过,而如果你说自己应该去找另一个人指导,选

择权也是向你敞开的。因此，去犯错误，还是走向爱与灵性和平，皆取决于你——一切莫担心，遵循心灵的指示做，你将找到和平。

巴巴说，如果你的头脑有时动摇，怀疑他有多大能力为你做事，你不必感到难过。他完全是为你们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是为你们有多爱他，或者能为他做多少事。切莫担心你为他做的不够——少等于多——记住这点。

### 巴巴的决定权

我拥有超过常人的能力。因为我伴随巴巴，我能看见你，和你在一起，胜过常人。但我没有能力为你改变事件。巴巴能却不做，除非有必要。他的决定权即他的能力。

我相信，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将懂得他的真心。是，我亲爱的妈妈，他有一颗真心。

是的妈妈，我知道有时你确实伤心，感到事情真的出错了，不过生活就是那样，应该做的就是你必须伸出双手接纳，并心怀感激。人生苦多乐少，但跟随巴巴，则变成乐多苦少——区别就在于此。

### 答案

妈妈，我不能给你的诸多问题找到答案。你必须从生活，而非从灵界，找到答案。你的生活不可能因伴随我而改变，只能变得轻松些。重大事件，比如改变你人生中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使您更轻松地上路，并发现通向巴巴的距离变短了。

我清楚，你需要的远不止这些，而且你觉得，既然巴巴不能为我做什么，我何必信巴巴呢，所以你和他闹翻了——可你不该这么做，因为利益要被看见，切不可用凡胎肉眼，而要用超越日常事物的眼光——能看到湛蓝天空，看到其他

事物的面目而不仅是轻软白云的眼光。那样的眼光能深入灰浊的海水，看到的不仅是水，而且是巴巴的微笑脸庞在幽暗的海底深处等候你——因此假如你偶而潜入海洋，他就在那里展开双臂等候你。他将会拥抱你，用比你之前体验过的更大力量推动你前进。

### 祈祷

我相信，你的祈祷能够像对神的任何奉献一样有效。施食穷人或善行，在某方面会有帮助，不过你必须是真诚的。要找到和平，你必须获得和平，而当你给予平时，将获得和平。妈妈，我要对你说的，是我多次告诉你的——善行必有善报。

### 烦恼

我说烦恼的意思。

烦恼是你自己携带的东西，因为你必须面对不喜欢的对象。但通过面对之，烦恼会离去，你找到办法克服你曾认为是烦恼的这个对象，它就不再成为烦恼。所以要找到它，观察它，做你该做的克服它，然后它就结束过去了。

你为何让它成为你的烦恼呢？因为惧怕它，它就变成烦恼，而当你克服之，它就不再是你惧怕的东西——所以，直面窟穴中的猛狮，它就成为你的羔羊。我喜欢这句谚语，妈妈。

当烦恼来临时，你必须面对它，然后忘掉它——切莫为之责怪巴巴，因为这是你自身的命运所致。你的命运掌握你自己手里。他并未为你紧握不放——他使你握住又放下，继续过另一段生活。

## 潮流

巴巴说，“生活不都是美好的。你必须顺应潮流，这是你必须学习的最重要功课。莫反抗任何东西——与潮流一起奔跑，一切会好起来。便于你理解，我给你举个例：

我曾在你不知道的某个地方陷入困境。那时，我反抗要我做的每件事——我受苦了——不过那份受苦使我坚强，因为那个经验，现在多大的痛苦我都能承受。我的意思是——经验使你成长得更高。如果经验强有力，你就能飞翔，你将摆脱那些原本你不可能轻易摆脱的事物。

不要烦恼，我始终在支持你。——巴巴”

## 需要

巴巴说：“不要怕弱者，不要怕懦夫，不要怕最不幸者，因为相比那些有勇气带着烦恼来找你寻求帮助者，前者更需要你。那些不能来的人是最需要你的，他们没有勇气说，我需要一个能帮助我的人。”

## 爱你的邻居

为人们自己的幸福爱他们是好的，不过当事情出错时爱他们则更好。巴巴对所有的朋友教导这点。他说，“无论爱多或爱少，但你爱的那些人，必须得到你毫无保留的全部善意和真诚祝愿，他们将走出所有的问题。”

教导来找你的所有人，美赫巴巴将所有这些美好思想播洒给万人万物——他可爱芳香和鲜明色彩的馈赠将降临每一位。白昼与黑夜将融为一体，使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美好之旅。他们所有人，反过来将把这份爱传给其他人。

我相信这点。

## 你一直要前进

巴巴说“使你前进的所有事物都对你有益，你应当运用思考；对任何人行善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进步。正是人们无所事事时，导致烦闷。切莫闲着无所事事。你是你自己的法官，故莫怀疑你的思考，只要它是为利益他人。巴巴的课程倾向于教你这点，而所有圣人和古鲁的教导是相同的，只不过各有不同的教导方式——仅此而已。美赫巴巴是他们中最仁慈和最温和的，在我眼里，也是最博学者。他会很高兴你在学习并为他人的利益思考。要仰望，莫俯视——太阳高挂天上。

巴巴说，你们都必须向具体的目标前进。你们必须一直前进。那些原地不动者做不好事情。追随你的思想，向前进，不是空间上，而是内心里。所以那些愚钝软弱者依然滞留原地，而那些快速前进者到达目标要快得多。那些人在巴巴的思想中，因为他们将要见神。

所以尽量用巴巴的方式思考，你的心智将被前所未有的思想点亮，这些思想为你照亮道路，引导你通向真理与爱的知识。

要在人生中成功，需要工作，艰苦工作。你做每件事都必须尽最大努力，而当你变得不开心时，你就倾向于放过这些事，不加努力地退出。前进吧——你必须前进才能够解除生活施加你身上的负担。

## 评判

美赫巴巴说，他不是要惩罚，只是要帮助。他永远不评判任何人。所有人都评判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巴巴不是要说，“你错了。”他只是在知道你召唤他时，过来帮助你。那些做错事者，必须在天堂发现自己的错误，就是这样。

你不能指望说巴巴将为我做这个，并认为你做的所有错事都将被拿走。不，那是靠你自己去认识的。然后他会来使你成为更好的人。通过他的爱，他将使你成为更好的人，以便你独自找到道路。

## 宽恕

宽恕是一个价值和程度的问题。在你们的世界，你们有像悲伤、幸福、宽恕和仇恨这些东西。其实无一要紧，除了你走向天国的道路，我将向你展示道路——故你必须把思想导向这个道路。你必须保持善念，将之化为善行，然后你的一切会好起来。因此它是相关的，任何形式的善就是幸福。神圣知识则有自己的幸福形式。

许多东西将由之而来，你将由于巴巴获得该神圣知识，这本身将使你快乐。巴巴说，你必须有能力给予这个神圣知识和爱，你将发现宽恕无处不在。

## 思想

许多时候，我们思考某些事物时，认为我们的思想优于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的思想比你们的更强有力，因为其更有远见，对未来更抱希望。它们是积极明确的。因此，巴巴的思想，超越了其触及的每个事物，并且使之形成，以便它成为确定的事物。巴巴强有力地思考，明确积极地思考，并且像思考一样去感受。你们也许想一件事，感受另一事，那样不好。思想和感受必须一致，它才会变成积极的思想。这就是我今天想对你解释的。我不是神，尽管我对未来有一点预见，却做不到像巴巴那样，使一个思想获得积极的生命。我不是众生的终点，我是一个帮助你们的灵界生命，但不是真理使者。

我在尝试使你们都有某种完美的思想。那种完美思想的传输，对于一个完美幸福的生活是必要的。你们必须始终从幸福的角度思考，当这些思想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时——发生这点会让巴巴很高兴——因为你可能会想那些，但要使另一个人想那些是很好的，届时你认识到，巴巴在醒着工作。

## 古鲁们

这世上有许多古鲁，他们有多种能力使事情发生。他们有理解力和知识。他们广泛旅行，见多识广。他们熟谙各方面的灵性知识。但美赫巴巴不遵循他们那

样的道路。他们可能是两种不同颜色的花。你也许喜爱一种颜色，别人也许喜爱另一种，可灵性道路可用多种方式行走。巴巴是直道，古鲁们是弯道。巴巴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不过凡是把你引向神的思想都是好的，那些引你离开他的思想则不好。因此要遵循你感觉可取的思想，只要它们把你引向正确目标，就没问题。

### 求助电话

将有许多人会打电话给你求助，你必须保持开放心态。你可以通过他们对巴巴的态度判断他们。当然，有些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并且以他应该被爱的方式爱他，你必须始终容许这点。有些人可能爱他，却无法表现出来；有些人可能对他没有太多感觉，但欢迎所有人向他求助，故你必须把你对巴巴的认识告诉他们。

我只能把他带给你，希望你遵循他让你过的生活，因此无论谁来求助，你必须把他们都带向巴巴，他们一旦走向巴巴，他就会关照他们，照顾他们，决不会辜负他们。

你要做的全部，就是把他们带向他。

美赫巴巴说，任何求助他者，总会获得帮助，不管何人、何时、何地。许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他，不过这并不会阻止他帮助他们。

因此，请不要认为你会被遗忘，靠自己塑造你的命运。从现在起，你是巴巴家庭的一员，他的心中有你。他将尽可能提供帮助，在途中引导你。

你将找到和平。

如果你帮助他人，将在死后得酬报。你不知这对你的帮助有多大。首先，将有一个快速过渡，通向需要长时间旅行的地方；那是离世后的一段孤独时期，最孤独的时期，你的旅行期将非常迅速——这是第一件事。其次，你将发现，你的所有善行帮助你接近那些等待帮助你者，最重要的是，你将发现他们尽力使你舒适。第三，我在这里等候你们所有人。你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以便来生你或你的亲人不会那么不幸，你能够享有和平和幸福。

## 巴巴意味着爱

巴巴说，当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尽力帮助此人。当你行走灵性道路，就必须把人类情绪抛在背后。多学习巴巴，然后听从心灵做事，你将变得善良而坚强去帮助那些软弱者。故不要往后看，因为全能者高踞在上，他且只有他能满足你，帮助你爱你的同类，并且使你成为进化的灵魂。全能者高踞天上。星星从天空闪耀，月亮在天空升起。

那将是因为巴巴的缘故。

要相信，所有为巴巴工作者，将接受到爱，因为巴巴会确保这点。他希望让人们相信他在那里——依然在那里——你必须使世界相信这点。他希望人们知道这点，他将永远在那里。

他要全人类意识到，他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这并非信口开河。

他是为众生的幸福工作的沉默大师。

美赫巴巴继续活着。

## 此路不通

我们从不吩咐你“别做这个”或“别做那个”——你必须行自己的道。有的地方，你可能向左拐，并遇到此路不通的标识牌，然后你必须退回去，再往右拐。简言之，你必须发现你的标识牌，自己决定拐弯。你必须自己探索。

## 巴巴，平凡生命

许多人把他视为不属于世间的生命。可你知道，他渴望被当作平凡人，而不是无限生命。他渴望被称为一个有能力帮助普通人获得上帝知识和世间知识的人。他被造就成一个比你我更有思想、更有能力和更有知识生命，可尽管他拥有这一切，并不想被看作某种非凡之物——他是平凡的，并希望保持如此。

这就是今天他叫我告诉你的。

## 神从不改变

生活中，有时你失败，有时你成功。这些事你必须为自己达成，不要认为巴巴辜负了你。

时间改变，人们改变，生活改变，可神从不改变。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事情出错了，可我们绝不能怀疑巴巴的主旨。

他永远保持不变、仁慈、强大有力。

因此，保持忠于他，你们的生活将保持愉快，你们将看到，当世界受苦之际，你们，处在巴巴的爱中，将是多么安然且愉悦。

## 巴巴是谁

你越多看巴巴，越多感受巴巴，越多了解巴巴，就越能听到巴巴。你越多了解、看和感受巴巴，你就越安全。美赫巴巴是你**自己的真我**。

他是时时在你内在者，你要做的全部，就是使他显现，并与周围分享他——之后你的整个生命会被照亮，熠熠生辉。让他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成为所有需要他者的爱人，点亮他们的生活，负责他们的光。

他是众生内的全部，

他是无与有，

他是太阳、月亮和星星，

他有爱与欢笑给予每一位，

让他给予——即我对你的全部要求。

——卡尔





## 美拉巴德朝圣者须知

### 美拉巴德

美赫巴巴的陵墓（三摩地）位于上美拉巴德，全年于早晨 6:30 至晚间 8 点开放供达善。祷文和阿提于每天早晨 7 点和晚间 7 点举行。

朝圣者的住宿男女分开，由美赫朝圣者中心提供，在下美拉巴德的客栈和招待所。必须提前预订。随着 2006 年 6 月上美拉巴德新建的美赫朝圣者静修所的开放，现存的美赫朝圣者中心将充当朝圣者登记中心。

### 美拉扎德

美赫巴巴的家，他曾和多位满德里在此生活。它继续作为在世满德里成员的私人居所。每周二、周四和周日对朝圣者开放，具体时间见布告。

### 登记入住

建议朝圣者从阿美纳伽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办公室，获取预计访问的日期的最近详细规章制度。预约住宿，应写明每位访者的全名、出生日期、信件或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来函寄往：

Pilgrim Reservation, Avatar Meher Baba Trust, P.O. Bag 31,  
King' s Road, Ahmednagar 414 001, Maharashtra, India.

Meher Pilgrim Retreat

Reservations – Tel: 95241 2548733 / 95241 2548736

Office: 95241 2548211

Reservations – email: [pimco@ambppct.org](mailto:pimco@ambppct.org)

[pimco@mail.ambppct.org](mailto:pimco@mail.ambppct.org)

可最多提前 6 周确认预约。为便于预约办公室安排时间，请尽可能接近 6 周的时限申请预约。

## 怎样抵达美拉巴德

**从印度各地：**美拉巴德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美纳伽地区，可从全国各地的铁路和公路抵达。到达阿美纳伽火车站或公共汽车站后，可乘坐嘟嘟车或本地交通，途经 6 公里前往阿冉岗村。

**从孟买：**可乘坐火车、国营运输巴士或私人客车、出租车。经由公路，孟买至美拉巴德距离大约 300 公里，走高速公路和查坎支路，不进浦那市，用时约 5 小时。

**从浦那：**可乘坐火车、国营运输巴士或私人客车、出租车。浦那至美拉巴德距离大约 100 公里，用时 2 小时。

朝圣者预约办公室提供旅行方面的信息和帮助，也可安排在孟买和浦那的机场私人接送。

## 附录 F



# 美赫巴巴中心的资讯

### 印度境内

Avatar Meher Baba Perpetual Public Charitable Trust,

P.O. Bag 31, King' s Road, Ahmednagar, Maharashtra, 414 001.

Avatar Meher Baba Bombay Centre, Navyug Nivas, 'A' Block, 3rd fl.,

Dr. D. Bhadkamkar Marg, Opp. Minerva Theatre, Mumbai 400 007.

Avatar Meher Baba Poona Centre, 441/1 Somwar Peth, Near K.E.M. Hospital, Pune 411 011.

Avatar Meher Baba Centre Delhi, 50A Tughlakhabad Industrial Area, M.B. Road, Near Batra Hospital,

New Delhi 110 062.

Avatar Meher Baba Hyderabad Centre, Essamia Bazar, Koti, Hyderabad 500027, Andhra Pradesh.

Avatar Meher Baba PPC Trust, Meher Dham Nauranga, Taluka Rath, District Hamirpur,

Uttar Pradesh.

Avatar Meher Baba Tamil Nadu Centre, 22, Moorthy Nagar, Villivakkam,

Chennai 600 049.

## 海外

Meher Spiritual Centre On The Lake, 10200 Highway 17, North Myrtle  
Beach, South Carolina 29577, USA.

Sufism Reoriented Inc., 1300 Boulevard Way,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94595, USA.

Avatar Meher Baba Centre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214 South Van Ness Avenue,  
Los Angeles CA 90019-3520, USA

Meher Baba Association, 1/228 Hammersmith Grove, London W6 7HG, England, UK.

Meher Baba Foundation Australia, P.O.B. 22, Woomby, Queensland 4559, Australia.

Meher Baba Information, Anthony Thorpe, 3 Flowers Track, Christchurch 8, New Zealand.

## 一些网址

[avatarmeherbabatrust.org](http://avatarmeherbabatrust.org)

[avatarmeherbaba.org](http://avatarmeherbaba.org)

[meherbaba.com](http://meherbaba.com)

[meherabode.org](http://meherabode.org)

[jaibaba.com](http://jaibaba.com)

[lovestreetbookstore.com](http://lovestreetbookstore.com)

## 附录 G



### 术语汇编

阿提 (Aarti) : 带有主题或副歌的奉爱歌曲或祷文, 用于表达把自己献给被崇拜者的渴望。

帕西火寺 (Afurganyu) : [参见]帕西火庙。

阿乎若玛兹达 (Ahuramazda) : 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唯一主神, 智慧之主, 有七位侍神或者说天使协助。

让磅 (Allowance) : 见习骑师开始职业生涯时获得让磅“X”公斤, 表明他的负重远低于让磅赛分配给赛马的所需重量。

埃舍 (Ashram) : 灵性导师的简朴寓所; 远离日常繁务生活的隐居地。

自动书写 (Automatic writing) : 神秘学术语, 由自身之外的灵性源头授意的书写。

阿瓦塔 (Avatar) : 上帝降临为人; 神人, 弥赛亚, 基督。字面意思为“神的降临”; 该术语指人身上帝的显现, 构成“降临”。

阿瓦塔时期 (Avataric period) : 在该时期, 阿瓦塔作为至高的成道者, 承担起五位至师的灵性机构以及整个灵性阶层的首脑位置。在阿瓦塔任期内, 他不仅为少数人, 而是为全体带来新的能量释放和新的意识觉醒。

衣边 (Daaman) : 衣服的边缘。当巴巴说“抓紧我的衣边”时, 意味着爱、服从和臣服于他。

达善 (Darshan) : 拜会。大师在某个场合露面, 为信徒赐福。大师在三摩地的灵性临在。也指合掌敬拜或顶礼大师的脚, 表示奉爱的行为。

油灯 (Diyas) : 油灯。

离开肉身 (Dropped His body) : 阿瓦塔是永恒的, 因此去世时离开肉身, 直到他采用另一个身体降世。

格扎尔 (Ghazal) : 一种诗体作品, 专用波斯语或乌尔都语写成。

成道 (God-realisation) : 每一位求道者的目标, 即证悟自己的神圣大我, 其为众生内里的独一无二存在, 完全地显现在至师身上。

玫瑰甜球 (Gulab jamun) : 一种流行的印度甜品, 用烧牛奶和糖制成。

古鲁 (Guru) : 灵性导师

ITP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Jai Baba: Victory to. Used in the sense of “Hail to.” “Jai” in a greeting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calling upon the name of the Avatar, or in remembrance of the Avatar.

捷巴巴 (Jai Baba)：胜利属于巴巴。表示“向巴巴致敬”之意。“Jai”是问候语，常用于表示招呼阿瓦塔的名或忆念阿瓦塔。

羯磨 (Karma)：作用和反作用的律则。命运。一个人生命中的自然与必然事件，由前世的作为所决定。

库尔达-帕贾玛 (Kurta pajama)：一种印度传统男套装；系带的宽松长裤，上搭齐膝的长袖衬衫。

乳香 (Loban)：呈块状的熏香，使用时碾成粉。

满德里 (Mandali)：大师的圈子成员。阿瓦塔或至师的亲密门徒。阿瓦塔的圈子由 10 个同心圆构成，共有 122 名满德里。最内圈由 12 名男子和 2 名女子组成。

美赫巴巴凯捷 (Meher Baba Ki Jai!)：[参见]捷巴巴。

神秘 (Occult)：超出通常认知的范围；神秘的。仅靠观察并不明显，却可通过实验被发现的；超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和事件。

神秘学 (Occultism)：对某些神秘的或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能被人类所认识并且与之沟通的信仰。

通灵板 (Ouija board) : 带有字母和各种符号的木板, 在降灵会中, 与可移动的指针一起使用获得讯息。

帕西人 (Parsis) : 波斯裔种族, 其祖先可追溯到古代称为帕提亚的霍拉桑省。帕西人因宗教迫害逃离波斯 (伊朗), 于公元 936 年抵达印度大陆。琐罗亚斯德教的追随者。

帕西火庙 (Parsi fire temple) : 帕西人敬拜火的寺庙, 火保存在称为 “afurganyu” 的器皿中。原始圣灰, 阿拉特 (履行宗教仪式的器物) 于 10 世纪从伊朗带来, 以维持仪式的延续性。

帕瓦蒂伽 (Parvardigar) : 毗湿奴。维持者 (印度教的三位一体: 创造者-维持者-毁灭者), 长养者。

至师 (Perfect Master) : 同时具有上帝意识和造物界意识的成道者, 在造物界中工作以帮助其他灵魂成道。 参见附录 C。

帕萨德 (Prasad) : 由大师给予的, 通常可食用的小礼物, 作为他的爱与祝福的具体表示。食用后, 帕萨德发挥种子的作用, 最终成长为完全成熟的爱。大师的恩赐礼物。

赛马照片 (Racing pictures) : 在每一弗隆处逐帧拍摄的照片, 显示比赛中每匹赛马的位置, 直到它们通过终点柱。

撒晤斯 (Sahavas) : 庆祝大师的亲身或灵性临在的信徒聚会。

沙瓦 (Salwar) : 印度男女穿的宽松裤子。

三摩地 (Samadhi) : 灵性大师的陵墓。

业相 (Sanskaras) : 印象。也指从前世作为记忆遗留在灵魂上的印象，其决定了一个人在今生的欲望和行为。

叙事诗 (Shairie) : 以押韵的诗句展开的故事

舍瓦尼 (Sherwani) : 带中式高领、齐膝的长外套。

银桦 (Silver Birch) : 印第安人“指导灵”，指导一个叫莫里斯·巴巴内尔 (Maurice Barbanell) 的灵媒。

坐者 (Sitters) : 降灵会期间，围坐一位灵媒身边，接触去世灵魂的一小圈男女；通过一位灵媒或者通灵板媒介。

灵界 (Spirit world) : 想象的领域，没有浊体的去世亡灵的居住处。

臣服 (Surrender) : 弟子的自我臣服，对大师全心全意的忠诚，使弟子敞开自身，接受大师倾注的神爱。弟子毫无保留把他的生命献给大师；无论其强弱，善恶，功过。在成道之前，弟子寄托于大师的信心，是前者的向导。

蒂卡 (Tikka) : 传统印度女性在额头中央抹的红点；代表第三眼或第六脉轮（内在能量轮）。

静塔 (Towers of Silence) : 约 20 英尺高的环状建筑物, 围有一个石院, 琐罗亚斯德教徒将死者举行天葬的场所。

出神灵媒 (Trance-medium) : 一种更困难的通灵方式, 过程中灵媒进入出神状态, 由一名或数名指导灵接管。

训练 (Work) : 晨间练习或试验性锻炼。

琐罗亚斯德 (Zarathustra) : 曾生活在伊朗的古代先知, 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 (Zoroastrian religion) : 先知琐罗亚斯德的追随者分享的思想、感受和行为的体系。

## 附录 H



### 引文注释

#### 第 16 章

怎样爱神 (How to Love God) — 引自美赫巴巴的《爱之道》。出版者：邮编 90254，加利福尼亚州，赫莫萨海滨，第 18 街 938 号，唤醒者出版社。（“Path of Love” by Meher Baba. Published by the Awakener Press, 938, 18th St., Hermosa Beach, California 90254.）

#### 第 18 章

戈登·希金森的故事 (Story of Gordon Higginson) — 引自琳达·威廉姆森著的《灵媒们及其工作》。由伦敦 ECIROHT，克勒肯维尔-格林，克勒肯维尔屋，罗伯特·黑尔有限公司出版。由英国萨福克郡，伯里-圣埃德蒙兹，圣埃德蒙兹伯里出版社印刷。（“Mediums and their Work” by Linda Williamson. Published by Robert Hale Ltd., Clerkenwell House, Clerkenwell Green, London ECIROHT. Printed by St. Edmundsbury Press, Bury St. Edmonds, Suffolk, Great Britain.）

#### 第 19 章

乌玛树 (Umer Tree) — 引自《乌玛树》的小册子。纽约，阿瓦塔美赫巴巴协会。（Umer Tree - Pamphlet of “The Umer Tree,” Society of Avatar Meher Baba, New York.）

琐罗亚斯德教的背景资料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Zoroastrianism) ——引自柯杰斯特·P·米斯特里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个民族的视角》，1982 年出版，版权所有。(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Zoroastrianism - Copyright Khojeste P. Mistree 1982, “Zoroastrianism an Ethnic Perspective.”)

美赫巴巴的生平 (Meher Baba' s life) —第 19 章中的美赫巴巴的生平记述，基于从宝·喀邱瑞著的《美赫主》第一卷摘录的笔记。版权所有：劳伦斯·赖特。作者于 1971-1973 年用印地语撰写原著。由费拉姆·沃金伯克斯瓦拉译成英语，由显现有限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出版商地址：邮编 29597 南卡罗来纳州，北默土海滨，991 邮箱。(Meher Baba' s life - The account of Meher Baba' s life in chapter 19, has been based on notes collected from Bhau Kalchuri' s book “Lord Meher” Vol. 1. Copyright Lawrence Reiter. Originally written in Hindi by the author, 1971-1973.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Feram Workingboxwala.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Manifestation Inc., P.O. Box 991, North Myrtle Beach, South Carolina 29597. )

## 第 20 章

美婊的生平 (Mehera' s Life) —引自珍妮特·贾德森和谢莉·玛里奇协作编著的《美婊》。由美国，邮编 08520 新泽西州东温莎市，爱迪生大道 599 号，至爱书局的饶希文·安扎尔，于 1989 出版。版权所有：印度阿美纳伽，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共慈善信托。(Mehera' s Life - “Meher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anet Juds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helley Marrich. Published by Naosherwan Anzar, Beloved Books, 599 Edison Drive, East Windsor, New Jersey 08520, USA Copyright 1989, Avatar Meher Baba Perpetual Public Charitable Trust, Ahmednagar, India. )

玛妮的故事 (Stories of Mani) —引自玛妮·S·伊朗尼著的《神兄》。1993 年版，版权所有：印度阿美纳伽，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共慈善信托。由希瑞亚基金会在美国印刷出版，地址：美国邮编 29577，南卡罗来纳州，默土海滨，北支路 17 号公路 3005。（Stories of Mani - “God-Brother,” by Mani S. Irani. Copyright 1993, Avatar Meher Baba Perpetual Public Charitable Trust, Ahmednagar, India.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The Sheriar Foundation, 3005 Highway 17, North Bypass, Myrtle Beach, South Carolina, 29577, USA.）

## 第 21 章

法罗哈 (Farohar) —引自美赫·贾姆希德·帕特尔著的《揭示您的恩典》，由鲁比娜·帕特尔授予许可。（Permission granted by Rubina Patel to print extracts from the book “Reveal Thy Grace” by Meher Jamshed Patel.）

## 第 25 章

美赫巴巴阐述的神秘学之角色 (Role of the occult as explained by Meher Baba) —引自美赫巴巴著的《神对人与人对神》。C·B·坡德穆编辑。1975 年版权所有：阿迪·K·伊朗尼。希瑞亚出版公司在美国印刷，1975 年初版，1984 年第二版。（Role of the occult as explained by Meher Baba - “God to Man and Man to God,” by Meher Baba. Edited by C. B. Purdom. Copyright 1975 Adi K. Irani. Printed in the USA by The Sheriar Press Inc., 1st Printing 1975, 2nd 1984. ）

## 附录 A

《大师祷文》，《忏悔祷文》和《巴巴爱者祷文》（The Master’ s Prayer, The Prayer of Repentance and A Prayer for Baba Lovers）—由阿美纳伽国王路，美赫出版社，阿迪·K·伊朗尼出版。（The Master’ s Prayer, The Prayer of Repentance and A Prayer

for Baba Lovers – Published by Adi K. Irani, Meher Publications, King’ s Road, Ahmednagar. )

### 附录 B

美赫巴巴的《宇宙讯息》—引自美赫巴巴的《爱之道》。出版者：邮编 90254，加利福尼亚州，赫莫萨海滨，第 18 街 938 号，唤醒者出版社。（Meher Baba’ s Universal Message – “Path of Love” by Meher Baba. Published by the Awakener Press, 938 18th St., Hermosa Beach, California 90254.）

### 附录 C

至师（The Perfect Masters）—引自宝·喀邱瑞著的《美赫主》第一卷。版权：劳伦斯·赖特。（The Perfect Masters – “Lord Meher” Vol. 1, by Bhau Kalchuri, Copyright Lawrence Reiter.）

## 附录 I



### 推荐阅读

下列关于美赫巴巴的书籍,欲购者可联系阿美纳伽的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共慈善信托 (Avatar Meher Baba Perpetual Public Charitable Trust, Ahmednagar) , 以及美赫巴巴孟买中心 (the Bombay Centre ,Navyug Nivas, Bhadkamkar Marg, Opposite Minerva Talkies, Bombay 400 007) 。另有胸针、挂坠、音频/录像带, VCD / DVD 等出售。

《神曰》, 美赫巴巴著 (God Speaks, Meher Baba)

《语录》, 美赫巴巴著 (Discourses, Meher Baba)

《听着, 人类》, 美赫巴巴著 (Listen, Humanity, Meher Baba)

《神人手书》, 美赫巴巴著 (In God' s Hand, Meher Baba)

《生活极致》, 美赫巴巴著 (Life At Its Best, Meher Baba)

《论灵性大观之光束》, 美赫巴巴著 (Beams From The Spiritual Panorama, Meher Baba)

《有与无》, 美赫巴巴著 (The Everything And The Nothing, Meher Baba )

《美赫巴巴的沉默教导》, 美赫巴巴著 (Silent Teachings Of Meher Baba, Meher Baba )

《无限智能》, 美赫巴巴著 (Infinite Intelligence, Meher Baba )

《美赫主》 (20 卷) , 宝·喀邱瑞著 (Lord Meher (XX Volumes), Bhau Kalchuri )

《无与有》, 宝·喀邱瑞著 (The Nothing And The Everything, Bhau Kalchuri )

《神人剪影》 (共 6 卷) , 保·纳图著 (Glimpses Of The God-Man, (Vol. I to VI), Bal Natu)

《与唤醒者交谈》(共 4 册), 保·纳图著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wakener (4 Series), Bal Natu )

- 《曾经如斯》，埃瑞奇·杰萨瓦拉著 (That's How It Was, Eruch Jessawala)
- 《至古者》，埃瑞奇·杰萨瓦拉著 (The Ancient One, Eruch Jessawala)
- 《至爱》，饶希文·安扎尔著 (The Beloved, Naosherwan Anzar)
- 《大师是怎样工作的》，艾微·O·杜思著 (How A Master Works, Ivy O. Duce)
- 《甚深沉默》，汤姆和多萝西·霍普金森著 (Much Silence, Tom and Dorothy Hopkinson)
- 《美赫巴巴：本时代的唤醒者》，邓·斯蒂文斯著 (Meher Baba: "The Awakener Of The Age," Don E. Stevens)
- 《行道者》，威廉·邓肯著 (The Wayfarers, William Donkin)
- 《美赫巴巴期刊荟萃》，简·B·海恩斯编著 (Treasures From Meher Baba Journals, Jane B. Hanes)
- 《主宰意识》，艾伦·科恩从美赫巴巴的著作中编辑 (The Mastery Of Consciousness, edited by Allan Y. Cohen from the works of Meher Baba)
- 《神兄》，玛妮·S·伊朗尼著 (God Brother, Mani S. Irani)
- 《与神同住》，弗兰西斯·布拉巴赞著 (Stay With God, Francis Brabazon)
- 《美婣-美赫》 (共3卷)，戴维·芬斯特著 (Mehera-Meher, (Vol. I to III), David Fenster)

联系作者，可写电子邮件：[umrigar@vsnl.com](mailto:umrigar@vsnl.com)

更多信息，请联系出版商：

瑜伽印象图书私营有限公司

Yogi Impressions Books Pvt. Ltd.

印度孟买卡夫广场世贸中心 1 区 1711 号

1711, Centre 1, World Trade Centre,

Cuffe Parade, Mumbai 400 005, India.

填写我们下列网站的邮件表

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关于

书籍、作者、活动等信息

请访问：[www.yogiimpressions.com](http://www.yogiimpressions.com)

电话: (022) 61541500, 61541541

邮件: [yogi@yogiimpressions.com](mailto:yogi@yogiimpressions.com)

我们的 Facebook 网址

Join us on Facebook:

[www.facebook.com/yogiimpressions](http://www.facebook.com/yogiimpressions)

“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我多么深地爱您，远远超过您在人间能想象的。我在世时从未意识到自己那么深爱你。妈妈，请忘掉过去，因为现在我很快乐……”

——卡尔离世后，给他母亲楠，传送的首段文字



“我对灵性或唯灵论方面一无所知，”楠·乌姆瑞伽说。“可随着我的儿子卡尔，这位冠军骑师，在孟买赛道意外丧命，中断其辉煌的职业生涯后，一切都改变了。我的全家悲恸欲绝，质疑命运之手的不公，只剩下无法弥补的空虚，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些能与灵界的亲人沟通的人。”

很快，楠也开始与她的儿子通灵，接到的讯息永远改变了她的生活。从沉默中传来声音——征服了巨大鸿沟，并证明有些事物远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沉默之声》生动详尽地描写了她再度接触到卡尔的喜悦，以及逐渐被介绍给她儿子的灵界古鲁美赫巴巴的历程。

在《沉默之声》书中，楠坦露心迹，回顾自己最初的种种怀疑，直到充分的证据让她不再怀疑讯息的真实性。本书挑战了许多关于生命和死亡，尤其是死后生活的观念。

最初作者自行出版，《沉默之声》很快成为“地下”畅销书，并给成千上万读者粉丝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源泉。这是一位母亲的不懈希望和不朽之爱的故事。

楠·乌姆瑞伽的故事令人惊叹，叙述精彩，肯定会开启读者的视野。它提出诸多问题，并提供一些答案，对生命的最大奥秘呈献了新的洞见。

——《转世国际杂志》，英国

